
武俠世界
第38年
30
$20.00

編者話

本期續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八的「蜀川之王」。孔明用「青犂符法」制住孫權「赤龍龍脈」的煞氣，使劉備由弱轉強。本文所述，乃關乎劉備受千人血煞反制，以致在落鳳坡失去「鳳雛」龐統，但亦因此替他化去一半血煞，得以進取益州，再而進駐漢中，最終稱爲「漢中王」……欲知劉備如何在「天機勢格中人」的孔明輔助下，在政通人和，人和國興的情況下奪得三分天下之鼎足之勢的天機呢？這是章回小說之外的玄奇故事，請欣賞。

*　　　*　　　*

本期續刊凌魂先生所著的「江湖一煞」下闕，欲知誤中「蜈龍」劇毒的冷孤的生死如何？請留意。

石中蓮先生撰寫的「三盗六僧魔公子」短篇故事驚心動魄。究竟三盗六僧魔公子何許人也？在端午節賽龍舟會發生甚麼事？故事道出了人性的殘酷卑劣，爲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　　　*　　　*

下期將刊「智取黃金谷」續集「無影殺神」巨型小說，由石中奇先生撰編，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30期
（總號194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三國天機風雲之八

文·寒　玉
圖·蕭可飛

蜀川之王

同宗反目　困守涪城

夜色蒼茫，星斗閃爍。

留守荊州南郡的軍師中郎將諸葛亮，此刻正與他的天機門師妹——雛雪，以及他的義弟「天機福將」——趙子龍和「含笑春花快樂之女」——司馬芝等三人一道，分東、南、西、北四大方位，屹立於軍師府的觀天台上。

忽然，東面遙遙天際，呼地一股赤色龍形之雲氣騰空而起，逕直向西面的荊州方向撲來，其勢十分凌厲。

這等天象異兆，在場中人，均是內力深厚之輩，自然清晰目睹，只是「僅能觀其形，未能察其實」而已。

身為天機門人的雛雪，因功力所限，對此亦僅能若有所思，而未能徹悟，她先忍不住了，連忙向諸葛亮道：「孔明師哥……赤色龍雲起自東面，似隱示東吳異兆啊……但到底是甚天兆呢？」

孔明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赤色龍雲騰升天際，距此觀天台上空目測之距足達百丈，天際一丈，地面十里。由此可判，赤色龍雲升起之地，當距此五百里，而東面五百里外，便即東吳祖脈地吳郡；吳郡富春江畔赤龍峯，乃東吳孫權的祖宗龍脈所在，由此即可判斷，赤色龍雲乃孫權祖宗『赤龍地脈』現眞形也！但為甚忽然如此熾烈呢？」

孔明忽然一頓，顯然他對此天兆尚有不明之處，因此甚為吃驚。

趙子龍見孔明神色有異，忙道：「義兄！孫權的祖宗墓地，子龍不是按你的法計，用『青犁符』鎮壓剋制住了嗎？又怎會沉而復升？」

孔明沉吟道：「是啊！吾正為此而感迷惑呢……」

孔明話音未落，「赤色龍雲」升起的東面天際，突地射出一道青光，形如犁頭，寒光閃閃，如刀如槍般追刺「赤色龍雲」……「赤色龍雲」似十分畏懼，不敢前奔，身形一旋，迴轉身去，飄回原路。

孔明一見，不由暗鬆口氣，喃喃的道：「幸而吾之『青犁符』法力尚在，否則主公進取益州大業必定受挫……三分天機大勢果然不容逆轉……」

趙子龍、雛雪、司馬芝三人驚疑間，東面天際，又忽地射出一道强烈的紅光，赤如鮮血，光華灼灼，直衝天際迴旋的「赤色龍雲」，兩者猛地融合一體，「赤色龍雲」光華暴熾，竟不再畏懼後面追刺的「青色犁光」，身形猛地一旋，迎面向「青色犁光」衝擊！天際中隱隱傳來一陣厲嘯聲，如虎吼，似龍吟，又像金鐵碰撞！忽地又聽「鏗鏘」一聲，「青色犁光」竟被暴熾的「赤色龍雲」衝散，眨眼便如電光劃過天際，又如流星飛墜，無影無踪。

「赤色龍雲」衝散「青色犁光」，變得更為熾烈，形如一團紅色火球，嘯嘯射來，劃過荊州南郡觀天台上空，直向西面的益州方向射去！

孔明見狀，忽地低叫一聲道：「不好，吾之『青犁符剋脈』大法被破解，進取益州大業只怕障礙重重也！」

趙子龍吃驚道：「為甚義兄的『青犁剋脈』大法會被破解？破解之人是誰？為甚因此又阻礙取益州大業呢？好不教人迷惑啊！」

孔明見在場的均是天機勢格中人，便趁機啟發道：「吾當日以『青犁符』剋制孫權的『赤龍祖脈』，才令主公的『弱陽』龍勢擋住孫氏血脈的『强陰』龍氣，因而化解主公的『酒色喪志』劫難。但雖然如此，主公已與孫氏血脈結合，陰陽交滙，孫、劉兩家的祖脈地力，因而相輔相承，又相生相剋。而吾之『青犁剋脈』大法一旦被人破解，孫氏的『赤龍地力』因此暴熾，劉氏的『白兔龍脈』便難逃被剋的劫難也！」

趙子龍和司馬芝均非道中人，雖然孔明詳細解釋，畢竟深奧難明，因而作聲不得。

雛雪卻出自「天機門」，對這等天機地脈之學，雖未能悟到，到底已具六分火候，因此一聽便吃驚的道：「孔明師哥，東吳有破解『青犁剋脈』大法之能人麼？他用甚麼奇法破解呢？」

孔明道：「雛雪師妹，天下之大，臥虎藏龍，豈無能者？就如曾助周瑜施美人計的東吳道士吳中，他的地脈之學只怕便不在吾之下也。雖然尚未能證實是否吳中此人施法破解，但破吾大法之人所施玄術便十分厲害。吾一時間亦無良策反制也！」

雛雪一聽，不由更感驚奇，忙道：「那對手到底施何奇法？」

孔明道：「按剛才天兆所見，『赤色龍雲』一旦與那『熾烈紅光』相滙相合，其龍氣威力便因而暴發，足以衝散吾之『青犁符法』，那施法破解之人，必定以一種道家的精妙『血祭化犁』大法，將吾之『青犁符法』化解……此等『血祭化犁』大法，因需用活人鮮血淋灑墓周，十分殘忍，師傅曾再三告誡，切勿妄施也！」

雛雪驚道：「那這『血祭化犁』大法威力如何？是否另有反制之法？」

孔明歎口氣，道：「雛雪師妹，你可知『血祭化犁』大法，須用百人鮮血淋灑墓地？百人鮮血被抽乾，必死無疑，亦有如用百人生祭！此法殘忍之極，但其威力也宏

大得驚人，吾之『青犁剋脈』大法，亦不堪其一擊也！如此殘殺百人生祭之法，除非施用比之更殘忍的『千人血煞』邪術，或可將其反制。但如此殘酷之法，又豈是吾輩所能施爲！」

此時，一直在靜靜聆聽的「快樂之女」司馬芝，忽然插口道：「是呵！諸葛哥哥，若要用千人活生生的血祭，這種殘毒之法，便有奇功亦不可施也！」

趙子龍却皺眉道：「話雖如此，但這樣一來，若不能反制其法，則劉備的氣運必被孫氏剋制，進取益州，三分鼎立的大業只怕便困難重重了啊！義兄可有其他妙策應付嗎？」

孔明沉吟不語，暗道：天機大勢已演進至「三王鼎立」的奇格，按此天機演行軌跡，又豈會再生逆轉，由此而推斷，孫氏的「赤龍龍氣」突然暴熾，雖然有可能令劉備的大業有所阻滯，但也不過是天機運行軌跡的一段小迂迴罷了，決無可能令其逆轉。

孔明心念電轉，便決然的道：「反制法太過殘酷，吾雖死亦決不爲也！現下之計，唯有向主公及龐師弟示警，令其小心防備吧！」

當晚，孔明從觀天台回返軍師府，便連夜修密函一封，派人奔赴益州，呈送劉備。

此時，劉備在益州，已應劉璋的請求，率五萬大軍，開赴葭萌關，抵禦漢中張魯的進犯。

劉璋留在涪城未走，他屬下諸將均向劉璋進言道：「劉備居心叵測，主公宜下令邊關諸將，各嚴密戒備，把守各處關隘，以防劉備圖謀益州。」

劉璋聽了，尚猶豫不決，衆將又苦苦相勸，劉璋才無奈的道：「如此，楊懷、高沛二將可速赴涪水關，助城中軍兵把守吧！」

涪水關即今日的四川錦陽城，北距葭萌關三百里，南距成都四百里，位於四川南北通衢的正中，地理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而高沛、楊懷二將，是劉璋的心腹愛將，他派高、楊二人赴錦陽鎮守，顯然他對劉備已有一點戒心，但僅此而矣，劉璋仍然相信他與劉備的「漢室宗親」的兄弟情份。

劉備大軍開抵葭萌關。張魯的來犯兵馬，見劉備大軍開到，根本不敢接觸，便立刻退縮回防漢中去了。

劉備本來打算趁機追擊張魯軍，但龐統却堅決反對，斷然的道：「主公切勿輕舉妄動！據偵知，劉璋已對主公生疑，若進攻漢中張魯，萬一失手，劉璋堵住吾等退路，我軍豈非陷入兩面受敵之絕境麼！」

劉備仍不相信，道：「吾視劉璋如弟，他怎會對我起疑心？」

龐統微笑道：「吾已接張松密函飛報，劉璋在吾等開赴葭萌關的當日，即增派手下大將高沛、楊懷二人，趕赴葭萌關後三百里的涪水關扼守。劉璋的用意十分明白，便是防備主公進入成都也。」

劉備派人打探，證實劉璋果然已增兵把守涪水關，他心中不由怒道：「我爲你出兵退敵，你反而對我疑心，全無半點兄弟情份。」

劉備心中對劉璋已生反感，便打消進攻張魯的念頭，轉向穩守葭萌關。一面又積極安撫民心，整頓治安，對當地百姓秋毫無犯，極得益州北部軍民的擁戴。劉備此舉，無疑爲日後進取益州打下堅實的基礎。

不久，曹操獲悉劉備出兵開赴益州，助劉璋抵禦漢中張魯，便趁機起兵四十萬，南下進攻孫權在荊州北部領土。曹操的戰略意圖是，只要攻佔荊州北部，便可再度南攻江南，一舉消滅孫權和劉備在荊州南部的兵力，再從荊州南部，向益州進攻，從而一舉平定天下，赤壁慘敗之辱，對曹操打擊極大，這奇耻大辱，曹操至死仍耿耿於懷。

孫權一面出兵與曹操大軍週旋，一面仍念念不忘奪回荊州。但曹操大軍壓境，强敵當前，孫權又不敢公然進攻荊州，以防劉備投向曹操，聯合進攻東吳。

在此情形下，孫權的大臣張昭獻計道：「主公可親修書二封，一封呈送劉璋，說劉備欲聯合東吳，共謀益州，劉璋生疑，必出兵攻打劉備。另一封呈送漢中張魯，鼓動其出兵攻打葭萌關的劉備。如此一來，劉備兩面受敵，必不能返荊州，吾軍擊退曹操，即可乘勢取荊州也。」

孫權聽了，不由大喜道：「如此，吾可既敗曹操，又取荊州，一舉兩得也！」

他更不猶豫，即親修密函，派飛騎分送益州劉璋和漢中張魯。

另一面，劉備在葭萌關，獲悉曹操進攻江南，不由十分擔憂。他與龐統商議道：「曹操進攻孫權，若勝必取荊州；而孫權取勝，亦必趁勢攻取，荊州被兩大强敵窺伺，處境險惡。若荊州有失，則吾失去退路，勢危矣！」

龐統却從容微笑道：「放心！放心！荊州有孔明師兄及關、張、趙三大猛將鎮守，不但孫權，連曹操亦不敢輕犯也！而主公目下遠隔荊州千里，遠水救不得近火，又何必爲此分心？但却可趁曹操進攻東吳的良機，增强兵力，充足糧草，爲下一步進取奠基也。」

劉備對龐統的前半部分析，深

有同感，並無異議，但後半部份論析，却甚感迷惑。他忙道：「吾遠隔荊州千里，如何可增强兵力，充足糧草？先生大概錯將益州作荊州吧！」

龐統呵呵笑道：「不然，吾非錯將益州作荊州，而是利用荊州目下之勢，取益州之力以壯大也，主公可派人飛報劉璋，說曹操進攻東吳，孫權派人求救，我與東吳唇齒相依，唇亡則齒寒，因此不得不回救東吳，而張魯不足爲患，已退回漢中。我軍目下兵少糧缺，希望念同宗之誼，速撥精兵三萬，糧草十萬斛相助，如此，則吾軍豈非可以大爲壯大嗎？只要主公在益州站穩脚跟，一切便可迎刄而解也！」

劉備微一沉吟，便欣然道：「不錯，只要吾軍實力壯大，又何懼曹操、孫權！吾與劉璋情同手足，料彼必肯增派兵糧相助也！」

劉備於是立刻修書一封，派人飛送成都劉璋。

但劉備派出的使者，抵涪水關時，却被守將楊懷、高沛截住查問，楊懷查明使者的來意，便安排高沛守關，他則親自監送使者，抵達成都。

使者向劉璋呈上劉備的書函。

劉璋此時，已接東吳使者派人送來的孫權密函，說劉備欲舉東吳聯合謀取益州，心中已經生疑。他閱罷劉備的書函，心中不由更添疑慮。

劉璋問楊懷道：「楊將軍爲何陪使者到此？」

楊懷道：「吾已知使者來意，因此特地從涪水關趕來見主公。劉備自屯兵葭萌關，並不肯進攻漢中張魯，只是日夜練兵，積蓄實力；又廣施恩德，收買民心，甚得北部軍民擁戴，由此足見劉備居心叵測也，他此時向主公求增兵糧，主公若答應劉備所求，則劉備必如虎添翼，後果不堪設想。」

劉璋聽了，對劉備的疑心不由又添了三分，但仍有點猶豫，道：「話雖如此，但吾與劉備有兄弟之親，若加拒絕，劉備必怪我不念兄弟情份，却如何應對也！」

此時，帳下一人大聲道：「劉備乃當世梟雄，久留蜀川而不走，乃狼虎之心也！主公切勿再爲虎添翼啊！」此人姓劉名巴，是劉璋的堂侄，劉璋對他十分信任。

* * *

劉璋見劉巴如此判斷，心中不由更感爲難，他思忖良久，才無奈的道：「對劉備部下之人不可不防，但吾與他兄弟之情不可不顧及。這樣吧，對劉備的求助，吾兄答應增兵數千，糧草一萬斛，如此對劉備也算有所交代。」

劉璋一面又派出使者，將他的意思先行告知劉備。同時令楊懷、高沛二將，繼續把守關隘，嚴防劉備突襲攻取要關。

劉璋的使者連同四千老弱殘兵，以及一萬斛糧草，送抵葭萌關。

劉備接着了，眼見劉璋派來的援兵僅四千，而且均是不堪一擊的老弱病殘；糧草亦僅得一萬斛，其中更有霉爛發臭，不堪食用的谷米。這與劉備所求的「三萬精兵、十萬斛精糧」，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

劉璋的使者送上劉璋的回書，劉備也不視閱，便恨恨的罵道：「吾爲汝主抵禦强敵，奔波辛勞數百里。汝主却如此吝嗇，敎吾軍兵如何效力！」他說時，也不拆看，便將劉璋的回函一把兩下的撕碎了，喝令劉璋的使者速速滾蛋。

劉璋的使者大驚，抱頭竄出，飛奔回成都，向劉璋報訊。

龐統待劉璋的使者離開，便立刻對劉備道：「主公入川以來，向以仁義爲重，如今毀書動怒，主公與劉璋的情面便被無情撕破矣！」

劉備的怒火一沉，冷靜下來，他才醒悟事態果然非憑「仁義」可以解決。於是便問龐統道：「目下情勢，先生以爲如何應付呢？」

龐統見劉備終於將「進取益州」的大計擺上議事日程上，不由欣然笑道：「吾有三計，主公可擇一而行。」

劉備聽龐統的口吻，與孔明幾乎如出一轍，不由笑道：「好啊，先生的口氣，與孔明一般無異也！但不知是那三計？」

龐統道：「現下即發奇兵，晝夜兼程，直取成都，一舉平定益州，此乃上計。楊懷、高沛二人均蜀中名將，負責扼守通向成都大道的邊關重鎮，主公可以班師回荊州爲名，告知楊、高二人，彼聞報必來相送，以便就近監視，主公即可趁勢擒殺二人，先奪涪水關，後圖攻入成都，此中計也。下計則是速回荊州，再圖進取。主公宜速作決斷，若猶豫不決，必陷三面受敵之困境也！」

劉備思忖片刻，終於斷然的道：「先生三計，上計太急進，下計太遲緩，吾便決用先生之中計吧！」

此時，劉備與劉璋彼此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曾向劉備密獻「益州軍機圖」的張松，在成都聽聞劉備欲退返荊州，不由大驚，慌忙寫密函給劉備，力勸他先取益州。不料密函未及送出，便被張松的兄長發覺，向劉璋告密。劉璋大怒，立刻捉拿張松，將張松全家抄斬。

至此，劉璋與劉備的所謂「漢室宗親兄弟情份」，已徹底鬧翻了。劉璋亦終於確信劉備不奪益

州，是絕不肯罷休的了。於是劉璋下令，從成都到葭萌關的關險要塞，一律嚴密把守，絕不許劉備再南下益州。

另一面，鎮守涪水關沿線要塞的劉璋大將楊懷、高沛，接劉璋軍令，二人商議，決定假裝送行，內藏兵器，待接近劉備，便一劍將他斬殺。

楊、高二將，懷藏劍刃，率二百軍兵，牽羊擔酒，來到劉備的軍營，說是前來送行。守營的兵士，亦不加查問，讓楊、高等二百餘人進入。楊、高二人見劉備軍中毫無防備，心中大喜，暗道劉備死期近了！

楊懷、高沛二將，率二百軍兵，順利直抵劉備的中軍帳。祇見劉備正與龐統在帳中端坐。楊、高二人便借機走上前去，向劉備揖拜道：「末將等聞知劉皇叔欲返荊州，特來送行，獻上羊與酒。」楊、高二人計算，待會借敬酒之機，接近劉備身邊，便可突出劍刃，將他刺殺。

不料劉備卻含笑道：「二位將軍守關辛勞，理當先飲一杯。」於是有侍者向二人送上二杯酒。楊、高二人不敢拒絕，接酒飲了。

劉備微微一笑，忽神色肅然，道：「吾有機密之事，與二位將軍商議，閑雜人等，一律退避！」

楊懷、高沛二將一聽，心中不由大喜，暗道：既然是商議機密事，自然可以接近劉備身邊！正好趁機發難，劉備的死期至矣！於是毫不猶豫，下令隨行的二百軍兵退出中軍帳迴避。

二百益州涪水關軍兵，剛退出去，中軍帳外，早有大將黃忠、魏延，率兵圍住，一個也沒走掉。

中軍帳內，劉備忽然喝道：「來人！將此二賊捉了！」

帳中暗處，劉封、關平二將，一躍而出，以擒拿手法，扣住楊懷、高沛。二人猝不及防，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不由齊聲叫冤枉。

劉備大笑道：「汝等行藏，早被龐軍師洞悉矣！且搜其身，看看是否冤枉！」

衆侍衛一擁而上，從二人身上搜出劍刃。楊懷、高沛至此再無法抵賴，狠狠的大罵道：「吾等恨汝對益州吾主懷謀奪之心，決意為吾主除害！今日事敗，吾等死不瞑目也！」

劉備尚在猶豫，是否斬殺楊、高二人。龐統見狀，便冷笑一聲道：「汝等奸計敗露，便死不瞑目；難道吾主被汝等殺害，便死得瞑目麼！彼此各為其主，也休怪吾辣手殺戮！來人，將二人推出帳外斬了！」

劉封、關平二將一聽，也不待劉備答應，立刻推楊、高二將出去，手起刀落，將二人斬掉。劉封、關平二將回帳覆命。

劉備目注楊、高二將血淋淋的人頭，不由皺眉道：「如今已斬劉璋心腹大將，彼此已結仇怨，下一步當如何應付？」

龐統微笑道：「勢成水火，主公尚希望有迴旋餘地麼？如今唯有將計就計，先取涪水關，再攻取成都！」

劉備嘆了口氣，道：「劉璋呵劉璋，非吾不仁不義，實是大勢如此，吾不得不為啊！」劉備一頓，才道：「涪水關有重兵鎮守，如何方可攻取？」

龐統道：「帳外現有二百劉璋倍水關軍兵，為甚不加以好好利用？此乃天賜奪關利器也！」

劉備喜道：「先生一計三用，果然妙絕！」於是不再猶豫，將扣留的二百涪水關軍兵將校，召入帳中，先賜酒壓驚，再道：「楊懷、高沛二人，包藏禍心，離間吾與劉璋兄弟情份，又身藏兵器，欲行刺殺，罪大惡極，不得不斬。但汝等無罪，不必驚恐。」

龐統接口道：「如今已勢成水火，吾主不得不決取益州。汝等若肯相助，功成之日，重重有賞；若不答允，則放汝等回去便了！」

衆軍兵知楊、高二人已被殺，就算活着回去涪水關，亦難逃失職查究的殺頭死罪，於是便齊聲答應相助取涪水關。

龐統欣然道：「如此，汝等可依吾計而行！」

就在當晚，倍水關的二百軍兵，即直趨關下，向上面呼叫道：「楊、高二將軍有急事趕回，快開關門！」

關樓上蜀軍認得是自己人，更無懷疑，即打開門。劉備的大將黃忠、魏延、劉封、關平等早已混入二百軍兵中，當下隨二百軍兵一擁而入，奪了涪水關重鎮。

劉備不費一兵一卒，便奪取益州的邊關重鎮，不由大喜，下令重賞涪水關的蜀軍，一律不許殺戮。衆蜀軍近萬人，感激劉備的寬仁，全部降順。

涪水關南下不到三十里，便是另一座重鎮雒城，劉備若要攻取成都，便非先通過雒城不可。

劉璋此時聞悉劉備斬了楊懷、高沛二將，又用計奪取了涪水關，他對劉備已徹底絕望，不敢再存僥倖，立刻調派五萬大軍，由劉璝、張任、冷苞、鄧賢四大將統率，連夜開赴雒城，以抵禦劉備軍的進犯。

龐統指揮大軍，攻向雒城，由黃忠、魏延作左右先鋒，向雒城推進。

半路上即遇上由冷苞率領的蜀軍，雙方激戰一番，雖然活捉了冷苞，但卻不能接近雒城半步。

冷苞向劉備詐降，劉備於是放冷苞回雒城，叫他勸劉璝、張任、鄧賢等投降。

不料冷苞逃返雒城，卻不提投降之事，祇說自己是隻身逃回。劉璝見冷苞損兵折將而回，不由大驚，連忙派人向成都的劉璋求救。

劉璋便派他的舅父吳懿，副將吳蘭、雷同等，率二萬兵力，增援雒城。

吳懿率軍進入雒城，張任、劉璝等接迎。此時，吳懿才知大將鄧賢已被劉備軍大將黃忠斬了。吳懿吃驚道：「劉備大軍壓境，勢不可擋，如何退敵？」

冷苞剛從劉備的軍營返回，因此對劉備的內部地理形勢十分清楚。他為了將功補過，便立刻獻計道：「吳將軍！此間地域，靠近涪江；而劉備軍營屯駐山脚，地勢最低。我願率五千兵馬，帶齊鋤鏟，決涪江之水，一舉將劉備兵馬淹斃！」

吳懿大喜道：「此計甚妙！冷將軍可率吾副將雷同、吳蘭，領軍一萬前去決堤放水！劉備軍必死無葬身之地矣！功成之日，吾自奏報主公，必重重賞賜。」

冷苞聯同吳蘭、雷同二將，率一萬大軍，帶備鋤鏟等物，連夜趕去涪江。

另一面，劉備在軍中正與龐統商議破雒城大計。忽有漢中方面的探子回報，說東吳派人結盟張魯，打算兩面夾擊，張魯攻打劉備的後方葭萌關；孫權則出兵進攻荊州。

劉備接報，不由大驚道：「若葭萌關陷於張魯之手，荊州又失，吾之退路豈非斷絕嗎？進又不成，退又不得，將如何是好？」

龐統微一沉吟，即從容笑道：「主公勿憂，此乃孫權亂吾軍心，破壞我軍謀取益州之計。漢中張魯之軍不堪一擊，祇須派一員精通地理的大將前去鎮守，葭萌關即固若金湯也。荊州方面有孔明師兄坐鎮，又有關、張、趙三猛將助力，孫權便吃了豹子膽也不敢輕舉妄動！而且曹操的四十萬大軍正南下逼近江南，孫權豈會於此時分兵進犯荊州？他抵禦曹操已自顧不暇矣！」

龐統精於謀略，把現下的各方態勢分析明白，頓令劉備信心大增，他欣然道：「先生所論甚是！吾無復憂也。但派誰前去鎮守葭萌關呢？」

龐統道：「孟達乃益州人，深明益州地理形勢，是鎮守葭萌關的最佳人選也。」

劉備一聽，更不猶豫，立刻下令孟達率副將霍峻，率五千降順的蜀軍，趕赴葭萌關鎮守，以保退路不失。

龐統返回軍師營帳，準備歇息。就在此時，帳外侍衛進帳通報，說有一異人求見。

龐統吩咐請入。但見此人身長八尺，形貌奇特，知是蜀川隱士一類人物，便不敢怠慢，招呼酒食。隱士也絕不客氣，大飲大食，食罷即蒙頭大睡，簡直視龐統如無物。

龐統本待發作，但回心一想，蜀川自古多出奇人異士，目下正須借助此等高人異士之力，進取益州，便將怒火按捺住，對這隱士小心侍候。

隱士這一睡，卻一直睡到子時，但剛交子時，他的雙眼便霍地睜開了，瞥一下依然在旁邊守候的龐統，忽然呵呵一笑，道：「吾剛與臥龍先生孔明夢會神交，才知先生即孔明的師弟，別號雛鳳，失敬！失敬！」

龐統眼見隱士一眼便窺透自己的來歷身份，心中不由一怔，暗道：這隱士莫非是孔明師兄派來之人？師兄難道懷疑吾之能力不逮嗎？他心念電轉，不由微感不悅，淡淡的一笑道：「吾乃『雛鳳』，怎及先生與吾師兄臥龍一類高人！」

隱士一聽，卻神秘的笑道：「吾與臥龍先生素未謀面，不過是夢會神交罷了！先生既然是臥龍的同門師弟雛鳳，自然精於謀略，一條『連環計』，燒光了曹操的八十萬大軍；一招『借力打力』，兵不血刃，便克取涪水關；眞不愧為臥龍先生的同門高足也！」

龐統一聽，這才回嗔作喜，呵呵笑道：「區區小計，何足掛齒也！」

不料隱士神色一凜，又立刻道：「雛鳳先生既精於謀略，為甚竟不知地理形勢而佈軍？」

龐統不由又一怔，忙道：「吾如何不知地理形勢？」

隱士微笑道：「先生軍中，有多少兵馬屯駐前寨？」

龐統道：「前寨乃先鋒大營，吾佈軍三萬，由大將黃忠、魏延統率，豈有失策？」

隱士察言觀色，知龐統因順利攻取涪水關，甚為自負，更急於攻陷雒城，直取成都。便微微一笑，沉默不語。

龐統卻沉不住氣，追問道：「先生深夜至此，莫非盡說這等虛無之語嗎？」

隱士一聽，微歎口氣，道：「益州被三面强敵環伺，益州牧劉璋又非守土護民之主，益州百姓眼見將受刀兵殺戮之苦，均思得明主，吾不得不為益州千萬百姓着想也！」他一頓，才又問道：「請問雒

鳳先生，前寨三萬大軍，是否屯於山脚之下？」

龐統道：「不錯！吾如此佈軍，乃利於向雒城作迅猛攻擊也！」

隱士亦無表示甚麼，又問道：「那先生知否，屯軍山脚西面五里，即江水充盈的涪江？」

龐統又點點頭道：「兵貴神速，爲利於迅速的進攻，免汲水食用耗人力、物力，吾軍前鋒自然須靠江屯駐，吾一切均以迅猛進取爲着眼點！」

隱士一聽，却不由呵呵笑道：「用兵之道，欲速則不達也。若蜀軍派兵決堤，先生之軍屯於山脚低地，洪流淹至，方圓百里，必成澤國；蜀軍再以重兵前後堵住，試問三萬大軍往何處逃生？」

龐統一聽，心中一凜，不由冷汗直冒，他不得不承認，自己雖然精於攻取謀略，但於實戰經驗而言，的確難及師兄孔明的精湛，他也不及回話，立刻召人進帳，下令道：「速赴黃忠、魏延前鋒大寨，令二將親率精兵，開赴涪江，嚴密巡察，涪江大堤決不容有失！」

傳令兵領命，火速飛馳前鋒大寨而去。

隱士見龐統已迅速醒悟，心道：雛鳳先生性雖偏傲，但仍不失爲有錯勇改的用兵奇才，的確是劉備的左右臂膀。他心中轉念，便肅然的道：「吾見東面有赤氣罩臨此地，必有血煞之事，雛鳳先生宜小心戒備。」

隱士說罷，也不待龐統回話，便告辭飄然而去。

龐統先是微微一怔，心中思忖，接而又暗道：此人口吻怎的如師兄孔明一般？他莫非眞的是孔明差遣而至嗎？若如此，孔明也太輕覷我龐統之能了！心中轉念，對孔明不由心生嗔怨。

此時，遠在二十里外的涪江之畔，冷苞、雷同、吳蘭等蜀將已率一萬精兵，帶備鋤鏟，悄悄開抵涪江大堤。

冷苞見倍江沿岸靜悄悄的，不由大喜道：「劉備軍毫無防備，此天助我也！吾必令其三萬大軍溺斃於此！」他也絕不遲疑，立刻下令兵士放下兵器，換上鋤鏟，湧上涪江大堤，準備決堤放水。

就在此時，大堤後面及左右兩側，炮聲响起，殺出三面兵馬。原來是黃忠、魏延二將，接龐統密令，立刻率精兵二萬，分三路向倍江大堤火速殺至。

冷苞見了，他已吃過一次大虧，不由心膽俱裂，慌忙回馬逃竄，不料剛奔逃三里路，一員大將已截住去路，正是曾活捉冷苞一次的魏延。

冷苞不由一陣手足發軟，幾乎連兵器也把握不住。與魏延交手不到片刻，便被魏延生擒活捉了。蜀軍的兩員副將雷同、吳蘭，被老將黃忠殺得膽戰心驚，撇下自家兵馬，便逃回雒城了。涪江畔一戰，蜀軍決堤不成，反而損失了近萬兵力，連主將冷苞亦被活捉生擒。

魏延將冷苞押解到劉備的中軍大營，劉備怒斥冷苞道：「吾以仁義待你，汝却企圖放水淹吾三軍，罪大惡極，怎可容你！」他喝令將冷苞推出去斬掉。

劉備重賞了魏延、黃忠，一面向龐統道：「若非先生洞悉先機，吾軍危矣！」

龐統笑笑，並無答話，他本來打算說出「隱士夜訪」之事，但此時他已對孔明生疑忌，料隱士必是孔明所派遣，便將此事隱瞞了。他轉而趁機向劉備進言，說宜趁蜀軍損兵折將之機，向雒城發動攻擊。

兩人正商議攻取雒城的大計，忽報荊州孔明派馬艮前來探視。劉備一聽大喜，連忙吩咐快請。龐統見劉備極看重孔明，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不禁又添幾分疑忌。

馬艮進帳，向劉備拜見，劉備立刻問道：「孔明在荊州一切無恙麼？」

馬艮道：「荊州有軍師坐鎮，一切平安，主公不必憂慮。只是軍師說有要事呈報主公，有書函在此，請主公過目。」說罷呈上孔明的書函。

劉備當即拆視，只見孔明的書函道：「書呈主公、師弟龐統。吾夜觀天象，察江東有異兆，赤紅雲氣起自孫氏龍脈，直犯蜀川。吾料此乃孫氏龍氣，欲剋主公氣運之兇兆也。又吾辨察星斗之兆，見太白星懸於雒城上空，光華暴熾，此乃不利於軍中將帥之兇象。祈小心謹愼爲上。」

劉備閱罷，心中不安，他讓馬艮先返荊州，向孔明回話，說自己亦打算回荊州一趟，細商攻取益州之事。

馬艮拜辭去了。劉備將孔明的書函給龐統看了。龐統心道：孔明忌我取得益州，搶了頭功，才故弄玄虛，欲阻攔我龐統建功立業！嘿，你孔明雖然是伯父龐德公的高徒，怎可如此藐視於我！不知怎地，龐統近日心情越來越煩躁，恨不得立刻揮軍長驅直進，迅速攻取益州，以建不世奇功。

龐統就因這種心態在他身上强烈糾纏，他竟對他平日十分信賴的師兄孔明，亦生猜疑忌怨之心，因此根本不將孔明的忠告放入心胸，相反發生强烈的反應。

只見龐統神色不悅的問劉備道：「主公如何看待孔明書函中所論

呢？」

劉備不假思索，便道：「孔明有洞天徹地之能，他的論析，吾不敢不從也！」

龐統一聽，微微冷笑道：「不然，主公重信孔明之論了！他精於玄學之道，吾又豈會不曉？吾夜觀天象，早知太白星臨於益州，太白星既主兵伐，亦主血煞，主公入川，已連取二關，連斬二將，一切兇兆不是已應驗了嗎？主公不必生疑，可急速進兵，攻取雒城，直搗成都可也！」

龐統再三催促，劉備無奈，只好打消先返荊州商議的主意，下令大軍向雒城推進。

劉備大軍向雒城方向推進，不一日已抵雒城外圍五十里的郊外。

龐統將黃忠、魏延等將領，召入中軍帳內，商議進擊雒城。龐統問從成都投奔而來的法正道：「此地至雒城，有多少路可通？」

法正將通向雒城的路徑，畫出草圖，龐統取出張松所獻的「益州軍機圖」對照，發覺兩者完全一致，絕無差錯。於是心中大定，向雒城進軍之意更熾烈了。

法正道：「此地北行，有大路直取雒城東門；南面有路可取雒城西門，兩路均可直抵雒城。」

龐統想也不想，便決然的向劉備道：「吾與魏延取南面小路進軍，主公則請與黃忠一道，從大路直取雒城東門。吾與主公當在雒城內會合！」

劉備心中疑慮，便對龐統道：「軍師不慣馬步，可走大路；吾與黃忠走小路爲佳。」

龐統道：「爲甚麼？」

劉備道：「小路恐有埋伏，不利於軍師。況且孔明又有不利於軍中將帥之論，吾爲軍師安全計，不得不小心提防。」

龐統一聽，不由大笑道：「原來如此！主公被孔明迷惑了！他不想我獨建奇功，因此才有此惑人之論！主公厚愛之情，吾當以死相報，豈懼甚麼兇兆哉！」

當下龐統更不遲疑，與魏延搶先走小路，向雒城推進而去。

劉備目送龐統遠去，不知怎地，他但感心中一陣悶悶不樂，左臂忽然一陣跳痛。但龐統已決然的遠去了，劉備亦無法再想，只好與黃忠一道，領軍走大路直奔雒城東門去了。

另一面，在雒城中，雷同、吳蘭逃返，向吳懿報知決堤失手，冷苞被斬。吳懿大驚，急召諸將商議。

就在此時，忽報劉備大軍，兵分兩路，已向雒城迅速推進。

張任一聽，便立刻道：「事急矣，唯今之計，當先殲劉備一路，然後集中兵力，阻擊劉備軍的另一路兵馬，雒城或可保也！」

吳懿已無主意，又知張任乃諸將中最善用兵，便立刻答應，由張任統領三千兵馬，速赴雒城西門外小路埋伏，他與劉璋則堅守雒城不出。

張任在小路兩面埋伏，不久便見到劉備軍兵馬馳至，爲首大將是魏延。張任知中軍未到，便下令埋伏不動，放魏延兵馬過去，以便集中全力，攻擊中軍。

此時，龐統率中軍，正緊隨前鋒魏延向前推進。他見魏延已順利通過前面山坡，心中不由甚喜，暗道：蜀軍以爲吾不敢走小路，怕遇埋伏，吾偏反其道而行，吾之兵行險道必又建奇功……

龐統傲然的思忖間，他的眼前忽然一花，但見一隻七彩大鳥，凌空而降，落在前面不到二十丈的坡上。大鳥似鳳如凰，昂起頭來，向龐統發出一陣嘯嘯悲鳴。

龐統見狀，心中如遭電殛，暗道：坡上之鳥，不知是否鳳凰一類，若然如此，眼前所見，豈非隱含「落鳳坡」三字麼？吾之外號「雛鳳」，「落鳳坡」三字，對吾大不利也……他心念電轉，正欲下令中軍火速後轉。

不料就在此時，小路兩旁，忽地响起一聲炮响，隨即箭如飛蝗，從兩面向龐統射來！龐統連迴身逃避的機會也沒有，中箭而亡。龐統死年三十六歲，他身上所中之箭，亦恰好三十六枝，他中箭墮馬死去之處，也恰好是「七彩大鳥」悲鳴的地方——落鳳坡。

蜀軍大將張任，直到此時，才知射死劉備的軍師龐統，不由大喜，乘勢向龐統所率的中軍衝殺，龐統的中軍進退無路，被張任殲滅大半。落鳳坡上，血流成河，十分恐怖，其狀當眞有如孫權祖脈「赤色龍雲」罩臨此地，詭異之極。

龐統軍前鋒魏延正向雒城方向疾奔，忽聽後面殺聲四起，連忙回身救援，但山路狹窄，回旋不得。張任又下令以强弩射來，魏延心中慌亂。

此時，降順劉備的蜀軍士卒向魏延道：「魏將軍，唯今之計，只有續向雒城殺出血路，與主公的大軍會合了！」

魏延已亂了主意，無奈只好依蜀軍降兵的指引，下令前鋒五千兵馬，繼續向雒城奔進。

不料接近雒城時，前面一聲炮响，蜀將雷同、吳蘭引軍殺來，後面張任大軍亦追殺而至，將魏延及五千兵馬困在中間，進退無路。

魏延拚力死戰，眼看氣力不繼。幸而就在此時，一員老將殺到，正是劉備的前鋒黃忠。兩下夾

攻，魏、黃二將殺退雷同、吳蘭，向雒城衝殺。

抵雒城下，劉璋率領大軍衝殺而出。魏、黃二將此時已知軍師龐統遇難，大勢已去，只好火速循大路向涪水關撤退。半路上遇到劉備，劉備得知龐統遇難，心慌意亂，鬥志全失，慌忙撤回。

後面張任、劉璋、雷同、吳蘭，率蜀軍追擊，打算趁勢奪回涪水關。

劉備、魏延、黃忠等，率殘兵退到涪水關下，後面張任等所率的蜀軍亦已殺到。

危急關頭，留守涪水關的劉封、關平二將，率三萬生力軍從涪水關殺出，大敗張任的追兵，將蜀軍趕回雒城，暫時保住了涪水關。

劉備在涪水關，因龐統的遇難傷心不已，如何行動，他已毫無主意。

黃忠見狀，忙勸劉備道：「唯今之計，主公不如立刻派人赴荊州，請諸葛亮軍師到來，重定收川大計了！」

劉備哭道：「吾悔不依孔明之論，力勸龐統切勿急進，才有了今日之敗啊！事到如今，也唯有請孔明至此謀策了！」

劉備於是下令關平，連夜飛馳返荊州請孔明，劉備則堅守涪水、葭萌兩關，張任率軍至倍水關下挑戰，劉備亦堅守不出，決計待孔明到來，再作打算。

＊　＊　＊

荊州南郡城中，孔明的軍師府內，此時正在歡宴。今日是七夕佳節，孔明以軍師中郎將的身份，邀請駐守荊州各郡的大將關羽、張飛、趙子龍，以及留在荊州的雛雪、司馬芝二女，齊集軍師府飲宴，慶賀佳節。

月懸中天，孔明軍師府內，宴席將散而未散。

就在此時，西面益州天際，忽有流星飛墜，劃過西面夜空，一沉而下，光華散裂，隨即寂然。

孔明目光如電，瞥一眼西面天際，微一思忖，神色忽地一凜，隨即雙目垂淚，擲酒杯於地，「砰」的粉碎，仰天長嘆一聲道：「哎！龐師弟恐怕已遇難矣！悲哉痛哉！嗚呼哀哉！」

以客卿身份，與司馬芝同坐一席的雛雪，她內力深厚，目力奇佳，她的心兒又自始至終凝聚於孔明身上，因此孔明的失神，立刻落入雛雪的眼中，她不由大吃一驚，忙道：「孔明師兄！你不是已去信龐師兄，教他小心在意兇劫麼？龐師兄處事精明，怎會遇險？」

孔明長嘆一聲道：「吾早已察覺，龐師弟出征益州當日，他的命宮『太陰』位充斥青赤之氣，青者乃其本命之劫，赤者乃受一股威力無比的『赤龍氣』尅煞；他受兩者侵襲，運命兇險之極！而命宮『太陰』位，主世人之三十六歲年運，龐師弟今日剛交三十六歲，西面益州現此兇兆，龐師弟必已凶多吉少矣！哎，吾雖欲以人謀爲其趨吉避劫，不料天命難逆，龐師弟竟難逃此劫！」

在座人客中，雛雪、司馬芝、趙子龍三人，一聽孔明的悲痛嘆息，又如此論斷，便再無疑惑，確信龐統已不幸夭折了！因爲三人均親眼目睹孔明洞天徹地之能，他既然如此判斷，便決非虛妄的了！憶起龐統一生英明，却如此夭逝，三人均甚感悲痛惋惜。

關羽、張飛却決然不信，關羽尚沉得住氣，張飛却忍不住叫道：「軍師啊！先生的謀略，張飛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如此虛幻之事，隔了千里，判人生死，我張飛怎能相信呢！」

張飛這一嚷叫，在座衆文武官員亦紛紛點頭附應。因爲孔明的判料畢竟太玄幻了。

孔明却微嘆口氣，道：「是否如此，稍後自會明白。」

衆人心中不樂，這一席歡宴最終悶悶而散。

過了三日，孔明正與關羽、張飛、趙子龍等將領論說目下的軍事形勢。

忽報關平從益州趕回，關羽、張飛均大吃一驚。關平倉惶進入軍師府，向孔明拜見，隨即呈上劉備親致孔明的書函。

孔明拆視，但見劉備在書函中道：「本年七月初七日晚，軍師龐統被張任射殺於雒城郊落鳳坡，吾心悲絕，徬徨無計，困守涪水關，一切待先生裁決定奪。」

孔明將劉備的書函給關羽、張飛等文武官員閱視。至此，關羽、張飛等才不得不信，孔明三日前的判料，竟如斯靈驗！軍師龐統的確英年夭逝了！

孔明長嘆一聲，神情十分哀傷，向關羽、張飛、趙子龍等文武官員道：「龐軍師英年早逝，主公的大業喪一有力臂膀也！主公函中雖沒表明，但他目下被困涪水關，進退不得，吾又怎可貪圖安逸，不親赴益州決策啊！」

關羽一聽，吃了一驚，忙道：「軍師欲親赴益州，那誰人可守荊州？荊州乃後方大營，不容有失也！」

孔明道：「主公函中，雖沒言明，但他既差關平送信，主公之意與吾不謀而合。鎮守荊州重任，非雲長莫屬也！但關係重大，雲長宜小心謹慎。」

關羽見孔明如此重用於他，心

中大喜，當即一躍而起，慨然的道：「雲長謹遵軍師令旨！」

孔明取出荊州官印，關羽雙手欲接。孔明手捧官印，欲交而未交，道：「雲長接了官印，荊州大營便落在你身上，擔子重如泰山啊！」

關羽慨然的道：「大丈夫既有承諾，便決以死相守！」

孔明一聽關羽口中的「死」字，心中便不由一凜，他登時有點猶豫，但已表態，怎可在關羽面前收回？他無奈肅然的問關羽道：「雲長，若曹操引兵來犯，你打算如何裁處？」

關羽道：「吾必以力拒之！」

孔明又問道：「若曹操北犯，孫權西攻，又如何應付呢？」

關羽道：「吾屆時分兵抵禦！」

孔明一聽，神色驟變，肅然的道：「若然如此，則荊州危矣！吾有八字眞言，雲長牢記，可保荊州。」

關羽心急接官印，忙道：「請問軍師，是哪八字？」

孔明一字一句的肅然道：「北拒曹操，東和孫權！」

關羽此時亦凜然的道：「吾決遵軍師訓令。」

孔明心中這才一寬，當即將荊州官印交給關羽。自這一刻始，荊州五郡的千鈞重擔便壓在關羽身上了。

孔明即時升帳調令，令文官馬良、伊籍、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等人輔助關羽，留守荊州。其餘文武，均隨孔明征伐益州。

孔明點大軍五萬，決定從益州的東南部巴州（即今四川省東南名地區）入川。令張飛統精兵一萬，從陸路直逼巴州，再從巴州進抵雒城。又令趙子龍統水軍一萬，沿水路西上，直插雒城。孔明自己親率中軍，隨後西進，三路兵馬於雒城會合。司馬芝本想留在趙子龍身邊打先鋒，但孔明知此行兇險萬分，不欲增添趙子龍的負擔，便教雛雪以軍中相伴爲由，把司馬芝留在中軍隨行。

到大軍出發的這一天，張飛臨行時，孔明特地召張飛到中軍，囑咐道：「翼德，巴蜀豪傑衆多，不可輕敵。須警誡三軍，不得擄掠百姓，所到之處，須以民生爲念，不可任意鞭撻士卒，免軍心怨恨，你須切記，希望早日與你於雒城會合。」

張飛見孔明對他十分重用，心中已欣喜之極。他此時不由欣然大笑道：「先生放心，張飛但於路上苦忍，滴酒不沾，頭腦清醒，心平氣和處事便是！」

孔明欣然點頭嘉許。張飛毫不猶豫，統領一萬精兵，從陸路直插益州的東南部。

趙子龍亦率水軍，沿長江西上，向益州東南部疾駛。

孔明隨後率領中軍，向西面的益州進發。孔明所統的入川大軍，兵分三路，部署嚴密，令劉璋的蜀軍摸不清進軍的意向，被逼分兵把守，兵力分散，爲張飛的突襲奇兵創造了有利戰機。單從入川的部署來看，孔明與龐統便明顯分出高下了。

作爲入川陸路前鋒的統軍將領，張飛謹遵孔明的訓示，一路上滴酒不沾，行動神速，對沿途蜀川百姓亦秋毫無犯，被百姓稱爲「仁義之師」。張飛大軍得了民心，沿途有當地人指引路徑，因此進軍十分迅速。入川後的第三日，張飛的大軍便已逼近巴州的治城江郡（即今日的四川重慶）。

張飛接報，說江郡太守李嚴（即野史中的嚴顏）是蜀中名將，雖年近花甲，仍威勇不衰，開硬弓，使大刀，武藝高强，萬夫莫擋。李嚴此時正扼守江郡，誓言決不降順來犯的劉備軍。

張飛心中惱怒，便下令離城十里紮下營寨，派人進城傳話。張飛對軍使道：「汝進城對李嚴說，若早降則饒恕城中軍民百姓；若不降順，吾即踏平江郡，城中雞犬不留！汝去傳吾之話。」

軍使領令，守城大將李嚴，甚有見識，當日劉璋派法正迎劉備入川，他便嘆息此乃「引狼入室」。及後聽聞劉備已攻佔涪水關，心中更怒，三番數次向成都的劉璋請纓，要去攻打涪水關，但均被劉璋拒絕，下令他嚴守巴州。

此時聞悉張飛已率大軍殺到，便調動城中五、六千兵馬，準備迎擊張飛軍。

副將向李嚴道：「張飛在當陽長板坡，一人喝退曹軍百萬兵衆，曹操亦聞風而避，將軍不宜輕敵。可築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城中糧草充足，可守一年；張飛缺糧，不久必退；更兼張飛性極暴躁，吾不與其戰，彼必怒，怒則殘虐兵士，待其軍心生變，再乘勢進擊，張飛必敗無疑。」

李嚴依從副將建議，下令堅守不出。

此時張飛的軍使已馳至城下，大叫「開門！」李嚴令放軍使進城。軍使拜見李嚴，把張飛吩咐的話照直說了。李嚴不由大怒道：「張飛匹夫，怎敢如此無禮！吾豈是降賊之將也！本待一刀將汝斬殺，但須借汝之口傳話！」

李嚴下令，將軍使的耳朵、鼻子割掉，放他出城。

軍使回營，向張飛哭訴李嚴拒

降及無禮。張飛大怒，環眼圓睜，披掛上馬，率三百精兵，便直奔江郡城下，向李嚴挑戰。

李嚴却並不露面，祇吩咐兵士大駡張飛。張飛怒火中燒，被駡得急了，三番數次衝殺到護城河的吊橋前，却均被城上兵士亂箭射退。一直到晚上，城中無一人出戰。張飛無奈，祇好先退回營寨。

一連二日，張飛均無功而退。反被李嚴在城上一箭射中張飛的頭盔。張飛恨得遙指城上李嚴駡道：「老匹夫！吾若生擒得你，必一口生食汝之皮肉！」

到第三日早上，張飛又率領兵馬，繞城駡戰。江郡城四面環山，十分險要。

張飛乘馬登上高山，向山下城中俯視。但見城中兵將披掛備馬，嚴陣以待，欲堅守不出；又見城中百姓，人來人往，搬木運石，相助建築深溝高壘守城。張飛目睹之下，知山城確實易守難攻，急切動搖不得。張飛性雖魯莽，但此時却忽然冷靜下來。暗道：若城中兵馬不出戰，硬攻必死傷慘重，吾軍遠道而來，怎比得上蜀軍就地補充？僵持下去，祇怕被水路的趙子龍，搶先抵達雒城，奪了吾之頭功也！

他心念電轉，忽然思得一計，他下令大軍在寨中嚴密戒備，僅派出數十老弱殘兵，前去城下叫駡挑戰，祇要誘得城中兵馬出來追殺，張飛便即率大軍趁機衝入城。

不料李嚴仍不上當，三數十老弱殘兵，叫駡了三日，城中依然城門緊閉，絕不出戰。

張飛此時却不生氣，他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傳令軍兵在城外四散打柴割草，十分忙碌，却不再靠近城下駡戰。一連三日，均是如此。

江郡城中的李嚴，眼見張飛軍連日毫無動靜，祇是打柴割草，心中不由疑惑起來。暗道：非張飛軍中糧草短缺，軍心將變麼？若然如此，倒是一個痛擊的千載良機！

李嚴心中轉念，但又不敢大意，決定先派兵士，假扮張飛砍柴割草士兵，混入張飛的寨中，查證虛實，以免誤中張飛誘敵出城之計。

李嚴的兵士順利混入張飛的寨中，暗中窺探張飛軍兵的虛實。

這一晚，張飛在中軍寨中飲酒解悶，忽然頓足大駡道：「李嚴老匹夫！汝氣殺我也！」

此時，出外砍柴的兵士向張飛進言道：「我等這數日在城外砍柴，已打探得一條捷徑，可以偷潛入江郡城內。」

張飛一聽，大喜道：「既有此捷徑，爲甚不早報知？」

兵士道：「未探準虛實，不敢報知將軍。」

張飛大聲問明兵士路徑方位，即高聲下令道：「快傳令下去，今晚二更造飯，三更月明，即走小路直擣江郡，活捉李嚴！」

不一會，張飛準備抄小路偷襲江郡的命令便迅速傳遍寨中兵營。

李嚴的探子獲悉，不由大驚，慌忙飛潛回江郡，向李嚴密報。

李嚴一聽，大喜道：「吾早算定張飛這匹夫沉不住氣也！他欲從小路偷襲，以爲吾不知，怎料一切吾已盡悉，祇須於小路埋伏下來，放張飛過去，吾再劫燒張飛的糧草，張飛軍中無糧，必敗無疑！」

當下李嚴更不猶豫，親率城中主力五千精兵，連夜出城，伏於小路兩旁。

到三更時分，月照之下，果見張飛率前鋒悄然從小路過去。

李嚴大喜，即率五千精兵，飛馳到張飛的營寨，又蜂擁而進，十分順利。

李嚴正欲下令放火燒營，不料就在此時，暗影中突現一位黑鐵塔似的猛將，手執丈八蛇矛，快如閃電向李嚴疾刺，一面大笑道：「李嚴老匹夫！汝中吾引虎入陷阱之計矣！」這員猛將，正是曹操聞之而避的張飛！

李嚴一看，才知中計，小路上過去，祇是假扮的張飛而已。他不由一陣心慌意亂，揮刀與張飛鬥了十數回合，手足發軟，被張飛發起神威，蛇矛一挺，刺中李嚴的戰馬，將李嚴掀倒馬下，早被軍兵一擁而上，生擒活捉了。

張飛又下令，對蜀軍追而不殺，蜀軍殘兵，紛紛向江郡逃奔。城上蜀軍，放逃兵進城，未及閉門，張飛大軍已風馳電掣搶入城內。

經過大半日的激戰，江郡城中的蜀軍大半投降，張飛下令不殺一名降卒，又出榜安民，不許軍兵侵擾百姓，由於張飛的恩威並重，江郡城很快便平定了。

* * *

張飛平定了江郡，但他對江郡太守李嚴仍餘怒未息。他下令將被擒的李嚴押入他的帥府大廳，他自己事先高坐案上，祇待李嚴進來，便狠狠消洩心中怒火。

李嚴被五花大綁，推了進來，他怒視高高在上的張飛一眼，決計不肯下跪拜上。

張飛怒目圓睜，咬牙切齒道：「我張翼德到此，汝尚敢不降，更敢抗拒，汝可知罪？」

李嚴面不改容，怒目而向，大聲厲斥道：「汝等無義，侵我州郡，吾力抗强虜，何罪之有？」

張飛怒道：「汝不怕我將你斬成十八截麼？知機者快快下跪降服。」

李嚴哈哈大笑道：「莽匹夫，汝可知在吾心中，祇有斷頭將軍，決無降賊之將也！」

張飛厲聲暴喝道：「刀斧手，將此老匹夫推出去，斬他一百零八刀。」

刀斧手架起李嚴，狠狠的推他出去，李嚴回頭怒喝道：「賊匹夫！要斬便斬，就算多斬一百零八刀，吾亦無懼，發甚怒火！」

張飛但見李嚴毫無懼色，神態從容，不似受死，倒似赴宴，又聲音雄壯，性如烈火。暗道：倒與我張飛有幾分相似。他不禁回嗔生喜，忽地放軟口氣，喝令刀斧手退出。

然後張飛又走下台階，親手替李嚴鬆綁，再將他扶上自己的座椅，俯身垂首，向李嚴拜道：「張飛冒犯虎威，請勿介懷，將軍降與不降，吾均放你離去便了。」

李嚴見狀，不由一怔，道：「你眞肯放我生離江郡？」

張飛決然的道：「放！不但放，且送贈黃金百両，以便將軍安享晚年。」說時，張飛果然令軍士捧出黃金十錠，每錠十両，足一百両，雙手捧呈李嚴。

李嚴心中感動，終於長嘆一聲，慨然的道：「將軍恩義，令人感佩，但吾無功不受賞，留待爲將軍建功之後，才敢領受。」

張飛一聽，不由大喜道：「李將軍肯爲吾效力，同輔我哥哥得成大業，妙之極了，百両黃金，便權作張飛的見面禮吧！」

李嚴決計不肯收下，張飛祇好道：「既然如此，便當張飛替將軍暫時保管吧！待將軍建立奇功，再雙倍奉贈！」

李嚴見張飛意態甚誠，毫無虛僞，這才斷然的道：「實不相瞞，從江郡到雒城各地關隘守軍，皆受吾統轄，感將軍大義，無以爲報，老夫願爲將軍前鋒，沿路將下屬召喚出來，向將軍降順便了。」

張飛大喜，再三的向李嚴拜謝。

李嚴果然言出必行，他率領張飛的前鋒部隊三千兵馬，一路向雒城挺進。沿途所經關隘，守軍將領皆李嚴的舊部，李嚴又極受部屬的擁戴，因此李嚴一到，傳話上去，守軍兵將，多半心悅誠服向張飛降順。但有猶豫不決的，李嚴便慨然的道：「舊主昏庸，新主英明，迎新送舊，爲保益州百姓，此乃大勢所趨，吾亦已降服，何況汝等呢？」因此部屬均向張飛軍獻關隘降順。

張飛有李嚴相助，一路上進展十分神速，而且兵不血刃，根本沒受任何阻延。

此時，劉備困守涪水關，已接孔明的飛報，說各路人馬將於雒城會合。

劉備接報，不由大喜，多日的煩惱一掃而空，他召集軍中將領，將此喜訊宣示，道：「吾已接軍師報示，他與翼德、趙子龍分三路入川，會於雒城，再進取成都。不久將至，祇待孔明抵達，吾便可立刻進兵了。」

黃忠進言道：「主公不宜久待，被蜀軍窺破吾軍心虛怯，必先發制人，向吾發起猛攻，軍師又未趕到，則吾軍危矣！」

劉備道：「龐軍師夭逝，吾已無良策，如何穩定軍心，將軍有甚妙計？」

黃忠道：「蜀將張任，每日均來挑戰，若不向彼示以顏色，則張任必輕視吾軍矣，張任挑戰多日，兵將皆疲，又必疏於防範，正好趁機主動出擊，今晚夜深，引軍偷襲張任，必可令蜀軍不敢輕視吾也！」

劉備同意黃忠的獻計，他下令黃忠領兵從左路殺向張任營寨，魏延從右路進攻，他自己則走中路。

當晚，劉備、黃忠、魏延等三路兵馬殺到時，張任果然毫無防備，被劉備軍衝入營寨，放起火來，蜀軍大亂，四散奔逃，張任無法，祇好率部份兵馬，退返雒城。

劉備乘勢向雒城推進，在半路紮下營寨，第二天即向雒城進擊。但一連攻城三日，張任均按兵堅守不出。到第四天，劉備親自率小部兵馬，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二人合力攻打東門。又故意留下南門、北門不攻，企圖誘張任從南、北門殺出，便可從東、西二面合圍張任，祇要擊潰張任的守軍，則雒城便唾手可得了。

張任在雒城上親自督戰，但見劉備在西門，騎戰馬往來馳騁，親自指揮攻城，便下令堅守不出。當劉備在西門攻城大半日，人困馬乏之際，張任即令副將雷同、吳蘭二人，率軍從北門殺出，然後轉向東門，拖住正攻打東門的黃忠和魏延。他自己則率軍從南門衝出，轉抄西門，圍攻已露疲態的劉備軍，雒城內，則改由民兵守城，又在城上擂鼓助威，以振士氣。

劉備率軍親攻西門，打了大半日，雒城依然固若金湯，而兵將已十分疲困。劉備知危機將至，下令三軍速退。不料就在部隊剛向後移動時，張任率領的大軍已殺到，專門認準劉備，要將他生擒活捉。張任更率一千精兵，風馳電掣的追向劉備。此時大將黃忠、魏延在東門，被雷同、吳蘭拖住，不能前來救援。劉備無奈，祇好親自迎戰張任，拚死廝殺。

劉備軍本已疲困不堪，被張任的生力軍一輪衝殺，登時大亂，四散奔逃。劉備本來就非張任的敵手，此時見軍隊潰散，不由更驚，不敢再與張任苦鬥，當即撥馬而走。

張任一心要生擒活捉劉備，絕不放鬆，從後面策馬追殺，劉備單人匹馬，在山僻小路狂奔，背後張任亦僅得數騎，緊追不捨。

劉備正奔逃間，忽地山路上有一隊兵馬殺出，劉備一見，不由仰天長歎道：「前有伏兵，後有追軍，今日天亡我也！」

就在此時，山路前面的伏軍中，却有一員鐵塔似的大將，手挺丈八蛇矛，馳馬而出，從側面截住張任，大戰起來。張任一見此將，便已心慌意亂，根本不敢纏鬥，僅打個照面，便轉身飛奔，率軍火速退回雒城。

原來此人却是張飛，他與嚴顏迅速進抵雒城郊外山路，正欲直插雒城，與劉備軍會合，半路見蜀兵正圍攻劉備軍，便殺了出來，擊退張任。

張飛趁勢追擊張任，張任見張飛已率大軍趕到，料想張飛既然已從荊州抵達，那劉備的軍師諸葛亮，便必在張飛軍中了，他如何還敢大意，立刻退入雒城，也不管雷同、吳蘭所率的兵馬尚留在東門外，立刻扯起吊橋，緊閉城門。

張飛直逼殺到吊橋下，見吊橋已扯起，城門緊閉，便不戀戰，轉身奔回，與劉備軍會合。

劉備此時已由張飛的先鋒李嚴接迎，進入中軍帳。張飛大步而進，向劉備拜見。劉備與張飛執手道：「若非吾弟趕至，劉備今日幾乎被張任擒捉了。」他一頓，又立刻道：「軍師已抵此地了麼？」

張飛道：「軍師以趙子龍爲前鋒，從水路入川，約定會於雒城，却未趕到，被我奪了先拔頭籌之功。」

劉備道：「山路險峻，關隘重重，你如何可如此神速長驅直進？」

張飛把李嚴引領到劉備面前，大笑道：「沿途關隘果然極多，共計四十五重，之所以如此迅速得過，全靠李嚴老將軍仗義相助之功也，劉備一路上並無花甚大氣力。」他把如何義釋李嚴之事，向劉備述知。

劉備不由大喜，他即時脫下身披的黃金鎖子甲，贈與李嚴，欣然道：「若非老將軍義助，吾弟怎能神速抵此地，於危難之際救吾一命，老將軍當眞義氣蓋山河啊！」

李嚴見劉備如此厚待，亦向他眞誠拜謝。

就在此時，軍中探哨忽然入報，說黃忠、魏延二將，與雷同、吳蘭二蜀將交鋒，雒城中的吳懿、劉璝又率兵助陣，兩下夾攻，黃、魏二將抵敵不住，敗退向東面去了。

張飛一聽，便向劉備道：「哥哥，吾與你兵分兩路，殺去救援！」

劉備欣然答應，於是和張飛各率一軍，殺奔雒城東門而來。

蜀將吳懿、劉璝見有劉備生力軍殺到，不敢戀戰，慌忙退入城中。

吳蘭、雷同二將，却祇顧追殺黃忠、魏延軍，一路向東追擊，其後路便被張飛和劉備堵住了。黃忠、魏延見劉備、張飛援兵殺到，立刻回馬圍攻。雷同、吳蘭二將知難硬抗，祇好下馬向劉備投降。

這一仗，劉備在張飛的神勇助戰下，總算稍有收穫。不過，欲想破雒城，却依然千難萬阻。劉備無奈，祇好先在雒城郊外五里處紮下營寨，待軍師孔明來到，再作下一步行動。

此時，在雒城中，張任因精於用兵，已隱然取代吳懿，成了蜀軍的主帥。他見失了雷同、吳蘭二將，心中不由甚感憂慮。

吳懿是蜀主劉璋的舅父，名義上是蜀軍的主帥，但他深知用兵不及張任，因此督軍大權交給了張任，此時吳懿向張任道：「兵危勢急，若不決一死戰，如何退得敵軍，趁劉備的軍師孔明尚未抵達，宜速用計破之，否則，吾等祇怕死無葬身之地也！」

張任亦極爲敬畏孔明的謀略，暗道：吳懿所言不錯，若孔明趕到，要破劉備便難上加難了。張任心念電轉，便決然的道：「吾明日親領一軍前去挑戰，詐敗奔城北，劉備軍必追，城中再出一軍，截斷追兵退路，劉備軍必敗無疑！」

吳懿欣然答應，並決定由他親自出城助戰。

第二天一早，張任率四千精騎，出城向劉備挑戰。張飛大怒，躍馬挺矛來戰張任。張任與張飛鬥了十餘回合，即詐敗而奔，繞城而走。張飛在後面窮追不捨，追到城北門，吳懿率軍殺出，截住張飛的後路，張任趁勢率兵殺回，將張飛困在中心，進退不得。

張飛雖然毫不畏懼，但苦戰半日，依然難以脫身，兵將已漸露疲態，再鬥下去，必定潰敗。張飛不由有點吃驚，心道：張任這賊匹夫，倒有用兵之謀，張飛今日祇怕敗於他的手下。

正危急之際，一隊兵馬從江邊那面風馳電掣而來，領先一員大將，銀槍銀甲，躍馬挺槍，神威凜凜。

張飛遠遠望見，不由心花怒放，忙大叫道：「趙子龍，見你如見軍師，他必已來到也，吾被張任賊匹夫困住，正兵疲勢危啊！」

那面的銀槍銀甲大漢，果然是從水路挺進入川的趙子龍。趙子龍聽張飛在陣中大叫大嚷，不由呵呵大笑道：「翼德放心，軍師已有萬全之策，吾先來救你脫困。」說時，躍馬挺槍，來勢快如電奔。

張任和吳懿軍，此時被趙子龍和張飛二員猛將裏外一吼，更聽說劉備的軍師孔明已駕臨，軍心立刻渙散，紛紛覓路奔逃，張任臉色亦不由驟變，慌忙搶先退入城中。

吳懿却被嚇得手忙脚亂，逃奔不及，被趙子龍快馬搶近，一槍刺來。吳懿手中長槍嚇丢到馬下。趙子龍趁勢銀槍一抖，將吳懿的腰帶挑住，扔到馬下，兵士一擁而上，生擒吳懿。

張飛大喜，策馬飛奔而近，向趙子龍大叫道：「子龍，軍師的名頭果然驚人，甫於蜀川亮出，便將賊匹夫張任嚇退也，軍師現在何處？」

趙子龍欣然笑道：「軍師緊隨吾上岸，此時想必與主公會合了。」

張飛一聽，連忙與趙子龍一道直奔劉備的中軍大營，他心急難熬，非要當面見到孔明才放心。

趙子龍和張飛同入中軍大營，中軍帳中，劉備正與一位「羽扇綸巾」之人殷殷叙話，劉備欣喜萬分，就如孤兒見了至愛至敬的娘親。

收服馬超　取得益州

張飛見了，大步走上前去，向「羽扇綸巾」之人俯身拜道：「張飛參見軍師先生！見到軍師，吾便心安也！」

「羽扇綸巾」之人，果然是軍師先生孔明。只見孔明向張飛欣然一笑，又拱手賀道：「恭喜！恭喜！翼德已佔先行入川之奇功也！」

張飛自進軍蜀川以來，他試着用計，又義釋李嚴，竟兵不血刃，便速破四十五座關隘，他由衷的確認，戰爭之道，計謀之士，的確能抵百萬雄師，而由此他對孔明更爲傾佩。他見了孔明，心中已十分欣喜，此時聽孔明向他祝賀，不由呵呵笑道：「軍師！吾之成功，全賴先生行前再三囑咐，令張飛亦試着用計行兵，否則，只怕尚被阻於江郡城外啊！」

孔明欣然一笑，暗道：「莽張飛」這名號，只怕須改一改了！他向張飛笑道：「翼德亦曉用計謀，此乃主公之洪福也，如今蜀川東部已平定，應該是進軍蜀川心腹重地成都之日矣。」

劉備道：「雒城守將，有劉璋之子劉璝、劉循等，而唯一的勁敵却是張任。此人極善用兵，又有膽色，不可輕敵。」

孔明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既然如此，吾便定計先捉張任，先克雒城。」

孔明說罷，即不顧遠途奔波疲困，親自乘馬前去雒城郊外，視察地形。趙子龍恐孔明有失，親自護送。

孔明但見雒城東面有一座橋，名「金雁橋」。橋下河水甚急，兩岸有大片半人高的蘆葦草叢。孔明仔細辨察一番，便向趙子龍欣然道：「可矣！吾明日必捉張任。」

他返回中軍大營，即召集軍中諸將，下令道：「魏延、黃忠二將聽令！」

黃忠、魏延深知孔明用兵如神，他的令旨已下，哪敢怠慢，即一躍而出，肅然道：「末將黃忠、魏延聽令！」

孔明道：「雒城東面有座金雁橋，橋下河水甚寬，無舟不可渡也。離橋六里，有大片草叢，魏延引一千兵馬，伏於左岸，以長槍專刺馬上兵將！黃忠引一千軍伏於右岸，專以大刀砍馬脚，敵軍潰敗，張任必走東面小路，翼德可引一千軍埋伏，待張任來到，即生擒活捉！」

張飛一聽，大喜道：「好啊！吾有擒將之機，必不負軍師所托！」

孔明欣然點頭，又對趙子龍道：「子龍率軍伏於金雁橋北面，吾親自誘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陳兵於橋北。張任必不敢北走，轉奔南面，正好中計。」

趙子龍、張飛、黃忠、魏延四將，領令各率兵馬部署去了，孔明毫不猶豫，立刻準備明日一早的誘敵。

此時，在雒城的張任，知吳懿被捉，更已投降劉備，心中不由更爲驚怒，幸好此時劉璋從成都派來卓膺、張翼二將前來增援，張任這才稍感安慰，他爲了先發制人，決定留張翼助劉璝守城，他自己則與卓膺出城退敵。

張任剛出城列好陣勢，便見孔明率一隊凌亂的兵馬，走過金雁橋，向這面而來，在百丈外列好陣勢，但也顯得十分混亂。

孔明坐在一輛四輪車上，手執「天機無爲羽扇」，越衆而出，向張任羽扇一招，笑道：「張任！曹軍百萬雄師，聞吾孔明之名，亦望風而逃，你敢不投降麼？」

張任見孔明陣勢混亂，不由冷笑道：「人說孔明用兵如神，如今看來，虛有其名罷了！」說時，把

手中槍向前一揮，一隊兵馬即向孔明衝殺而來。

孔明從容一笑，座下四輪車忽地無風自動，向後疾退。張任不捨，率軍追殺。孔明退過金雁橋，張任亦追過金雁橋。再追前五里，忽地兩支軍隊殺出，左面劉備，右面李嚴，孔明退入中軍不見。

張任心知中計，欲退回金雁橋入城，但金雁橋竟於片刻間被趙子龍拆斷了，又見趙子龍在橋北面嚴陣以待，張任不敢接戰，只好向南面繞河而奔。

逃奔不及六里，張任兵馬來到河岸左面草叢，魏延率軍從草叢中躍起，長槍齊刺，將張任的馬上兵將刺死無數。右岸黃忠，亦用大刀砍馬脚，張任的騎兵人仰馬翻，大半被殲，其餘的四散潰逃。

張任無奈，只好率數十騎向南面飛逃。不料突然殺出一將，正是猛將張飛，張飛發起神威，丈八蛇矛一挑，便將慌亂的張任挑落馬下，衆兵一擁而上，活捉了張任。

張飛將張任押入中軍帳見劉備和孔明，劉備本來欲勸張任投降，張任却大叫道：「忠臣豈可事二主？今日雖降，日後亦必反也！」

劉備亦不忍殺，孔明道：「張任死志已決，可成全他，讓他英名留人間吧！」

張任被殺後，孔明下令將他遺體葬於金雁橋側，受雒城百姓年年參拜。

劉備令李嚴、吳懿等一班蜀軍降將，領先直抵雒城，向城中守軍勸降。劉璋派來增援的蜀將張翼，在城上斬殺劉璝，開城投降。劉璋之子劉循，則隻身逃回成都去了。

孔明向降順的蜀將打探從雒城往成都的佈防，知除前面的重鎭錦竹佈有重兵外，成都兵力已不到四萬，孔明判斷，只要攻陷錦竹，則成都可不攻而破，於是決定集中全力，攻打錦竹。

由於有孔明用計，又有大將黃忠、魏延出力；而此時蜀軍已人心渙散，人人思降。因此不消半月，劉備軍便已攻陷錦竹，守城蜀軍三萬重兵，大半降順。

孔明正欲趁勢向成都進軍，就在此時，却報說馬超投入張魯旗下，劉璋向張魯求救，張魯便派馬超攻打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難敵馬超，形勢危急。

劉備一聽，不由大驚道：「馬超乃虎將也，若被其攻陷葭萌關，則吾軍前後受敵，其勢危矣！」

孔明微笑道：「主公不必憂慮，馬超雖然神勇，不外是翼德一類的人物，只須先以武懾其志，再用計服其心，馬超不難破也！」

劉備道：「馬超勇猛，如何可以武力懾之？」

孔明笑道：「若要馬超懾服，須用翼德、子龍二將不可。」

劉備道：「子龍在外安撫蜀川各州郡未回，翼德在附近，可急召他趕赴葭萌關救援。」

二人說時，張飛已在外面大叫而進道：「告辭哥哥，便去戰馬超也！」

孔明却只當不聞，對劉備道：「馬超英勇無敵，除非往荊州召關雲長來，否則無人可以抵禦。」

劉備知孔明用的是「激將法」，便點點頭道：「軍師所言甚是。」

張飛聽了，忍不住大聲道：「軍師！你爲甚麼如此輕視我？我曾獨力抗拒曹操百萬雄兵，豈會畏懼區區一名馬超！」

孔明微笑道：「當年翼德拒曹操於長板橋，乃因曹操不知虛實而已；曹操若知底細，他豈會退兵？馬超之勇，天下聞名，與曹操渭水大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豈是等閑之輩？就算關雲長至此，亦未必可勝。」

張飛被激，不由哇哇大叫道：「軍師！張飛决計要去！若勝不得馬超，甘受軍法處置！」

孔明一聽，欣然道：「既翼德肯立軍令狀，必會全力以赴，可作先鋒，再請主公親自押陣，吾留守錦竹，待子龍回返，吾當親赴葭萌關破敵。」

劉備欣然答應，魏延亦向孔明請纓，孔明便令魏延爲前部，張飛作先鋒，劉備隨後率一萬大軍，即日開赴葭萌關救援。

劉備親率大軍，趕到葭萌關。關下馬岱已向關上挑戰。魏延先到，他欲搶張飛的頭功，出戰馬岱，却被馬岱一箭射傷左臂，張飛趕到，殺退馬岱，救走魏延。

第二天一早，關下鼓聲震响，報說馬超兵到，正在關下挑戰。

劉備與張飛上關樓俯視，但見馬超縱馬挺槍而出，頭戴獅盔，身纏獸帶，銀甲白袍，面如冠玉，神威凛凛，儀表非凡。

劉備在關上見了，不由讚歎道：「當眞不愧人稱錦馬超也！」

張飛見劉備讚馬超，不由又忌又恨，他哇哇大叫，決要下關出戰馬超，劉備再三阻止住了，直到見馬超的人馬已呈疲態，已近午時，才向張飛道：「馬超軍已疲困，翼德可下關與他一戰。」

張飛大喜，率五百精騎，飛馳出關，馬超見張飛只率五百軍出戰，他銀槍向後一擺，亦令所率大軍退後百丈，單人匹馬，迎戰張飛。

張飛見馬超膽氣過人，心中亦暗暗稱讚，他手執丈八蛇矛，飛馳而出，一面大叫道：「馬超，認得燕人張翼德麼？」

不料馬超傲然道：「吾關東世家子弟，豈識得你等村野匹夫！」

張飛大怒，也不打話，驟奔上前，挺矛便刺馬超，馬超長槍一橫，震開張飛的蛇矛，兩人的手臂均感一麻，顯然兩人神力不相上下，因此誰也不敢輕覷對方，奮起神威，矛來槍往，激戰起來。

劉備在關上注視，見兩人已激鬥了百餘回合，依然難分難解，他恐張飛有失，便鳴金收兵，召回張飛，馬超也不追趕，長槍一橫，於關下往來馳騁，十分威風。

張飛剛上關，見馬超得意揚揚的模樣，不由大怒，不聽劉備的勸阻，頭盔也不戴，只纏了一條黑巾，又驟衝而出。馬超毫不畏懼，挺槍接住，與張飛又大戰起來。

劉備恐張飛有甚閃失，便親自率兵下關，替張飛押陣。見兩人又鬥了一百回，依然難分勝負。

眼見天色近晚，劉備鳴金召回張飛，道：「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先上關，明日再戰吧。」

張飛殺得環眼血紅，精神倍加，咬牙大叫道：「吾誓死不回！」

劉備道：「今日天晚，不可再戰也。」

張飛道：「點起火把，吾與馬超夜戰，！」

此時，馬超亦縱馬而出，向這面大叫道：「張飛！你敢與吾夜戰麼？」

張飛被激得虎吼連聲，再不從劉備勸阻，換了戰馬，令軍士點起火把，關下如同白晝。

馬超亦換了戰馬，馳出陣前。張飛挺矛而出，大叫道：「馬超，吾不將你生擒活捉，誓不上關！」

馬超亦大喝道：「張飛！吾不能勝你，決不回寨！」

兩人又激戰起來，鬥了五、六十回合，馬超撥馬便走，暗中計算，用銅鎚打張飛，張飛見馬超突然退走，心中也自加小心。

馬超見張飛趕近，忽然回身，右手一甩，一柄流星鎚閃電般擊向張飛。張飛目光如電，立刻窺破，頭一側，流星鎚擦耳而過，絲毫無損。

張飛勒馬而回，馬超不捨，亦回身趕來，張飛忽地抽箭張弓，一箭向馬超射來，馬超目力超羣，亦一閃而過。兩人心中均不由一凜，各自暫回陣中。

劉備知張飛和馬超功力相當，再久戰下去，必定兩敗俱傷。他心中甚喜馬超的英勇，便向馬超叫道：「馬孟起，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詐，你可收兵暫歇，我決不趁亂追擊。」

馬超一聽，暗道：吾軍遠道而來，果然已疲困不堪，劉備必已窺破，他却不趁虛而乘，果然不比曹操的奸險！於是馬超向劉備大聲答應道：「劉玄德，便依你之意，今暫且收兵，明日再戰罷了！」

馬超說罷，即傳令收兵，又親自斷後，待大軍退盡，他才馳回營寨。

劉備見馬超身先士卒，英勇不凡，心中又羨又奇，下令不許追擊，亦退回關上去了。

第二天一早，張飛又欲下關再戰馬超，就在此時，軍中哨馬飛報：「軍師來到了！」

劉備一聽大喜，連張飛亦不再堅持出戰，無奈的道：「哥哥，既軍師來到，戰與不戰，便由軍師裁決好了！」劉備深知張飛對孔明敬若神明，孔明說一句話，甚至比他劉備更有力度，便欣然一笑，不再與張飛糾纏。

不一會，孔明已到，劉備接入，客氣一番，便連忙將連日的激戰情形，對孔明說知。

孔明聽罷，目注張飛一眼，見他環眼血紅，便知他已殺得虎膽暴熾，孔明向張飛含笑道：「翼德鬥志可嘉，已足令馬超不敢輕覷吾軍之武矣！」

孔明這一當面稱讚，張飛不由如吃蜜糖，十分欣喜，他呵呵大笑道：「先生料事如神，張飛怎敢不信？但教馬超知吾軍人材濟濟，不可輕覷，吾願足矣！戰與不戰，一切聽從先生裁決！」

＊　＊　＊

孔明與劉備會心一笑，孔明道：「翼德與馬超，均當世虎將，若惡鬥下去，必有死傷，非吾所願。宜以智取，令馬超爲主公效力，才不失爲兩全其美之道。」

劉備一聽，大喜道：「吾甚喜馬超英勇，但未知如何可令他降服？」

孔明微笑道：「馬超萬般無奈，才投奔漢中張魯，絕非心悅誠服。吾祇須斷其歸路，馬超失去依據，自然向主公降服。」

於是，孔明定計，派人入漢中，向張魯作說客，表面是欲與張魯結盟，以安其心，暗中却收買張魯的謀士楊松，挑撥張魯與馬超的關係，令張魯生疑，將馬超召回。馬超正殺得性起，自然不從。令張魯更懷疑馬超擁兵自重，下令漢中關隘，拒絕馬超回來，又停止供應糧草。

馬超所率的二萬漢中兵，很快便斷糧斷草，又進退不得陷入絕境。

孔明本欲親自走一趟馬超軍營，說服他降順。此時却接趙子龍來信，舉薦一位叫李恢的蜀川人來投奔。李恢恰好與馬超有交情，孔明便派他入馬超營中，勸諫馬超。

李恢初見馬超時，馬超態度尙

很强硬。李恢對馬超道:「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仇，隴西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有閃失，則一生英名盡喪，天下雖大亦無立足之地矣！」

一番話一針見血，說得馬超啞口無言。他思忖良久，終於決定，隨李恢入葭萌關，拜見劉備。

劉備與孔明親迎馬超，待之以上賓之禮。馬超見劉備十分熱誠，心中欣慰，不過，他仍有點不服氣，心道:荊州軍中，能戰者不外是關、張二人而已，但張飛與吾僅不相伯仲，未知劉備麾下，尚有甚猛將呢？

馬超思忖時，忽有探馬報說，蜀將劉俊、馬漢率領大軍包抄葭萌關，馬超慨然道:「吾願為劉將軍斬此二人，作見面之禮。」

此時忽有一員大將大步而進，原來是從錦竹奉召而來的趙子龍。

孔明一見趙子龍，便含笑道:「關下有蜀將挑戰，馬孟起欲斬此二人作見面禮，子龍意下如何？」

趙子龍事先已得孔明密示，召他來此，正是欲進一步令馬超心悅誠服，便朗聲道:「馬孟起乃遠來之客，豈有讓客代吾等征戰之理？且擺下酒宴，吾去取蜀將人頭向馬孟起賀喜！」說罷轉身疾去。

孔明欣然下令，安排酒宴，馬超心中疑惑不定，暗道:蜀將劉俊、馬漢非等閑之將，吾欲斬之，亦須花不少力氣，少說亦須半日苦戰，這趙子龍竟敢自負在酒席安排之間便可成事麼？

馬超心念未了，酒席也尚未擺好，趙子龍已大步再進，他手中挽着的果然是兩顆蜀將的人頭！

馬超這才又驚又佩，向劉備頓首道:「馬超拜見主公！今日得遇明主，如撥雲見青天！」馬超又向趙子龍祝賀，再與張飛握手相見。三員虎將相視大笑，心中絕無芥蒂。從此，馬超便對劉備忠心一片，傾心拜服了。

當下馬超痛飲三杯，隨即一躍而起，慨然的道:「吾不明時勢，領兵救益州，延誤了主公取成都大計。吾願將功補過，與吾弟馬岱親赴成都，曉示劉璋識時務，獻出成都，免多傷無辜也。」

劉備大喜道:「將軍若能說得劉璋降順，應記入川之頭功啊！」

孔明亦向馬超欣然鼓勵，嘉勉其志。因為孔明深知，成都城內尚有精兵三萬，糧草衣物足用三年，若堅決抵抗，短期決難攻陷。而時機拖延，便給北面的曹操，東面的孫權以進攻荊州之良機了。因此成都非迅速攻陷不可，若能和平解決，則是上上之選。馬超英名蓋世，有他出面，迅速、和平克取成都，便極有希望了。

當下馬超、馬岱隨劉備軍一道，向成都挺進。

在成都，劉璋眼見大小將領，非死即降，十克其九，不由十分悲痛。他已失任何主意，祇好下令閉門不出。待探馬報說，漢中派來的馬超、馬岱已抵城下，劉璋才敢登上城樓觀看。

祇見馬超在城下大叫道:「請劉璋答話！」劉璋無奈露面，問馬超有何話說。

馬超伸馬鞭一指，道:「吾率張魯兵本欲救荊州，不料大勢所趨，張魯誤聽楊松讒言，反欲加害於我，我無奈已歸投劉皇叔矣！劉皇叔乃仁義之人，公不如開城納降，免滿城百姓受苦。如若不從，吾祇好先行攻城了！」

劉璋眼見連前來救援的馬超，反而投降劉備，進攻於他，不由又驚又氣，他深知大勢已去，頑抗無益，不如降順，尚可保住生命，於是決計獻城出降。

半個月後，劉璋親捧官印，出城投降。劉備親自迎接劉璋，又與劉璋握手流淚道:「賢弟，並非劉備不仁不義，委實是大勢使然，不得不如此也！」劉璋痛哭無言。

劉備進城後，尚不忍放逐劉璋。孔明道:「既然大勢如此，主公不可再猶豫；益州不可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荊州，讓其安享晚年。」見劉備仍有猶豫，孔明又續道:「劉璋之所以失基業，乃因性太懦弱，主公不取，亦必落入他人手上。主公既已得之，若執着於婦人之仁，恐怕難長保益州矣。」

劉備這才依從孔明的安排，授劉璋以振威將軍的官號，將他的家室，一道遷往荊州南郡居停。

劉備自居益州牧(即益州最高行政長官)，又封法正為蜀郡太守，一班蜀川降將，皆重加委用。

更封關雲長為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遠將軍新亭侯、趙子龍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以及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馬良幼弟)等一班荊州舊臣，均重加封賞。

一面又開倉賑濟百姓，益州百姓軍民大悅，人心很快便安定下來了。

劉備念及諸官將大功，打算將成都有名的田宅，封賞給諸有功官將。

孔明是軍師身份，趙子龍是劉備的屬將，二人對劉備的決定深感不妥，但又不便當面勸諫，便通過雕雪、司馬芝二女，以客卿的身

份，向劉備進言道:「益州百姓，屢遭兵戰之禍，田宅十室九空，將軍宜將空餘田宅，分還百姓，令人人安居樂業，則民心安定，益州可保長久也！」

劉備一聽，微一沉吟，即知此乃孔明和趙子龍之意，他不由欣然笑道:「兩位姑娘所言甚是，吾當遵而行之！且請回去轉告兩位姑娘的知己，說吾所思有欠妥之處，多謝兩位姑娘的知己提醒！」

雕雪、司馬芝回去告知孔明和趙子龍，欣喜的道:「劉皇叔知我等是代表你等去勸諫，他竟然立刻便打消原意，欣然接納，劉皇叔如此聽言納諫，他的基業必可得長久了啦！」

孔明未及答話，趙子龍已略帶迷惑的道:「當日在荊州南郡觀天台上，義兄不是判斷，主公正受東吳孫權的『赤龍氣剋煞』麼？為甚終能取益州，得成大業呢？」

孔明微一沉吟，道:「據吾所知，東吳孫氏的『赤龍煞氣』，部份已落在龐師弟的身上，他因此而有落鳳坡之難。『赤龍煞氣』已消其半，威力大減，主公的『白兔龍氣』雖然稍弱，但亦足以抵禦，因此終可大業初成也。」

雕雪見孔明興致勃勃，便趁機問道:「如今劉皇叔已取益州，又據有荊州五郡，西面全境，連成一體，大有北取曹操，東剋孫權，一統天下之勢，孔明師哥以為，劉皇叔是否有天子平定天下之運勢呢？」

孔明一聽，微笑道:「目下『三王鼎立』之天機大勢仍在演行，並未最終確立，其中尚有微妙變數，又怎可推論繼『三王鼎立』之後的『天下一統』天機演進？一切尚言之過早也。」

雕雪又問道:「為甚到目下之勢，『三王鼎立』尚未最終確立呢？」

孔明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北面曹操，東面孫權，其『王者之勢』早已確定，等閑不可撼搖矣。但主公初剋益州，局勢未定，民心未穩，須艱苦經營，才能穩固。而益州北面乃張魯的漢中之地，與曹操為隣，曹操必窺伺漢中，若漢中落入曹操手中，則益州便有大軍壓境之危矣。再者東吳對荊州必欲得之而後快，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分謀奪的機會，若荊州落入東吳之手，則益州東部立刻便暴露於東吳大軍環伺之下，危機重重。主公有此三大隱患，他的『王者大業』因此遠未確定。而『三王鼎立』天機大勢缺一不可，又怎可判斷為最終確立呢？」

趙子龍接口道:「那義兄以為，吾等該如何自處？」

孔明慨然的道:「吾師龐德公當日已有判斷，我等四人，均乃『三王鼎立』天機大勢奇格中人，既然如此，那便唯有順此天勢而動，先行導引『三王鼎立』天機大勢確立吧！」

孔明深知令「三王鼎立」天機大勢確立的前提，是匡扶劉備成「王者基業」。為此，他作了一番精密的部署。

首先是盡量穩定荊州的局勢，而關鍵人物是鎮守荊州的關雲長。為了穩住關雲長鎮守荊州的決心，孔明破例勸劉備重賞關雲長。

劉備十分贊同孔明的見解，當即從益州的庫房中，撥出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幣五千萬，蜀錦一千匹，派人送去荊州，贈與關雲長。

同時，孔明又不辭勞苦，親自制定治國律例。他定下的律例形法甚嚴，比起劉璋治蜀川時嚴厲。

新任蜀郡太守的法正，向孔明進言道:「昔日漢高祖與民約法僅三章，百姓皆感其德政，終可平定天下。軍師為甚不加效法，以慰民心呢？」

孔明肅然道:「閣下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當日秦以暴虐之法治國，天怒人怨，因此高祖以寬仁之法，以慰撫民心。如今益州舊主劉璋懦弱，德政固然缺之，刑律又十分鬆懈，以至君臣之道盡失；臣屬寵之以位，位高權重則有反心，事事示之以恩惠，恩惠稍減，則生怠慢之心。是故君不能制臣，臣不服從於君，上下皆弱，混亂不堪，弱勢已成，積重難返，日久必敗也。因此吾才以恩威並重，以法治國，革新積弱之政，令上下守法，進退有度，有功者賞，有罪者罰，政通人和，人和國興也。」

法正仔細聆聽，不由傾心拜服。從此之後，法正對孔明十分敬佩，他就算不服任何人，孔明的訓誡，他卻絕不敢怠慢。

孔明在益州處政，不覺又過去一月時光。這天，孔明正與劉備議論天下大勢，府外報說，荊州關雲長派他的義子關平前來拜謝封賜。劉備召關平進來。關平先向劉備、孔明行拜見之禮，又代關雲長向劉備拜謝賞賜，忽然從內中取出一封書函，道:「義父聞馬超武藝驚人，打算入川與他比試高低，着我向伯父稟告。」

劉備拆閱書函，不由大驚道:「吾弟與馬孟起，皆當世虎將，若要比試，祇恐刀槍無眼，兩人必勢不兩立也！」

孔明微笑道:「不必擔擾，吾自有釋慰雲長之法。」

劉備知關羽對孔明十分敬重，見他成竹在胸，這才稍感放心。當

下孔明即疾書一函，交給關平，道：「你回去向雲長呈上，他自會明白。」

關平接孔明書函，即日起程，返回荊州。他去拜見關羽，先說了益州局勢已經初定。關羽却立刻追問道：「吾欲與馬超比試之事，平兒已向我兄長稟告了嗎？」

關平忙道：「兒已稟告，軍師有回函呈上父親。」

關羽拆函，祇見孔明寫道：「吾聞雲長欲與馬孟起比試高下，此心甚壯。但依吾之見，馬孟起雖然武藝出衆，不過是漢高祖時大將英布、彭越一類人物罷了，其祇堪與翼德併列，怎及得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呢！雲長受任鎮守荊州重責，若貿然入川，萬一荊州有失，則雲長罪大也。草草不恭，尚祈明察。」

關羽閱罷，良久不語，關平見狀，不由吃驚道：「軍師回函，令父親不悅嗎？」

關羽將孔明的書函遞給關平，道：「你可閱視，便知是否令吾不快。」

關平細閱孔明的書函，心中稍安，但仍不放心道：「軍師以荊州重任責之，父親並無反感嗎？」

關羽一聽，伸手一捋其美髯，笑道：「不然，吾欲入川，不過是欲與馬孟起分個高下。孔明料事如神，他的判斷豈會有差？既然如此，吾還入川作甚？孔明果然明白我的心意啊！」

＊　＊　＊

孔明洞悉天機，他對天下大勢的判斷亦十分準確。

劉備奪取益州後不到半年，曹操便斷然決定，先攻取張魯的漢中，然後再東征孫權。在此强敵窺伺之下，孫權欲謀奪荊州的意圖，才不得不暫時收斂，改而與劉備暫時再度結盟，以抗衡曹操的强勢。

而「北抗曹操，東連孫權」，自始至終是孔明奉行的戰略大計，因此孔明爲穩住側翼的安全，親自安排將荊州的江夏、長沙二郡歸還孫權，而爭取到孫權承認荊州的南郡、零陵、武陵劃歸劉備統轄，如此一來，便消除了側翼孫權的威脅，可以集中全力抗衡北面的曹操。

在許昌的曹操，自返譙郡祭祖，目睹祖宗靈異驚兆，曹操的心境變得越來越亢奮了，他時常在夢中回味祖宗向他的示訓，醒來却老大不服氣，暗道：假若我曹操亦無「王者之命」，那當今世上誰配擁有！嘿嘿，我倒要與這見鬼的「血煞」狠狠鬥上一鬥！

曹操心念電轉，他欲盡快掃平天下，在他有生之年，開創「王者之業」的雄心竟隨着他年紀的老邁而越來越熾烈了。

此時，曹操身邊甚爲得力的謀臣荀彧、荀攸二人，已因先後反對曹操篡奪朝政、晉魏公封王而死，能夠爲曹操出謀劃策的人已所餘無幾，其中一位是賈詡；另一位是曹操的家臣，丞相府主簿（即主管文書的家官）司馬懿。

曹操先與賈詡商議，賈詡並不善征戰之謀略，因此無奈道：「丞相欲行征伐，須召夏侯惇、曹仁兩將軍回來，商量此事。」

曹操依言派人召夏侯惇、曹仁二將回許都，二人未及趕回，曹操偶然與丞相府主簿司馬懿談及此事，他打算掃平劉備和孫權及天下尚割地爲據的諸侯。

司馬懿一聽便微笑道：「丞相，吳與蜀兩地，急切間未可克取，宜先取漢中張魯，乘勝再克西蜀，然後集中全力，攻取江東，則天下可一舉而平也！」

曹操一聽，不由大喜道：「仲達所論，竟與吾不謀而合！好極了，吾便升任你爲行軍司馬，隨吾西征漢中，參議軍政大事吧！」

司馬懿大喜，此時他年值三十歲，在曹操的丞相府中，一直鬱鬱不得志，他自己也意料不到，他的一番議論，竟大討曹操的歡心，從此便可表現他的非凡才華了！他對曹操不由十分感激，連忙向他拜謝。

直到此時，司馬懿尚不知自己的身世來歷；他只知自己小時便與父母以及一位妹妹失散，從此不知所踪。他後來得許昌的一位大族人家收留，又供他讀書，司馬懿亦十分好讀，年僅十八歲，便將歷代的兵法大著讀遍。他因此極善機謀，而且城府極深，又善於察言觀色，因此進丞相的曹操府任主簿後，處事精幹，甚得曹操的信任。

不過，也不知爲甚麼，司馬懿的運途十分曲折艱辛，他進曹操的丞相府後，整整度過十年歲月，他依然僅是丞相府的一名主簿而已。他自己也意料不到，今年是他三十歲的當立之年，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他竟大受曹操的賞識，從一名家臣一躍而升爲朝廷的行軍司馬（即等如現代的軍事司令部的參謀），這簡直有如天賜良機，供司馬懿施展他的才華，他又怎會不牢牢把握這個千載良機？

不久，夏侯惇、曹仁二將，奉召返回許都，曹操的西征大計也最後確定下來。

曹操下令，西征大軍三十萬兵力，前鋒由夏侯淵、張郃統率，中軍由曹操親自坐鎮，司馬懿爲行軍司馬，隨軍參議軍政大事，而後部則由夏侯惇、曹仁統率，負責押運糧草的重任，曹操平生最善於斷敵

趙子龍施展「六合天象神劍」，救老黃忠……

糧草，深知糧草的重要，因此特派最信任的親將曹仁押陣。

曹操的三十萬大軍，開始向西南的漢中進發，不一日、夏侯淵、張郃所率的五萬前鋒大軍，便逼近漢中的邊關重鎮陽平關（今陝西寧强縣西北）。

陽平關南倚鷄公山，北臨嘉陵江，古稱白馬城，是漢中（甘肅）與曹魏的一座分隔重鎮，地理形勢十分險要。陽平關後面，便是漢高祖劉邦出擊項羽的陳倉險道，曹操此時西征，却反過來從陳倉進逼陽平關。

此時，在漢中的張魯已接警報，說曹操大軍逼近陽平關。張魯即與其胞弟張衛，商議退兵之計。

張衛道：「漢中之地，形勢最險要的，首推陽平關，須全力防守。弟願親赴陽平，在關前關後，依山傍林，扎十餘營寨，迎擊曹軍，先坐鎮漢寧，須多撥糧草供應。」

張魯懾於曹軍的强勢，此時並無甚麼退敵妙計，無奈只好依從張衛的計策，派遣大將楊昂、楊任助陣，率五萬大軍開赴陽平關迎戰。

張衛率大軍迅速趕到陽平關，在關前關後，依山傍林之處，扎下營寨佈防。

不久夏侯淵、張郃亦率前鋒五萬大軍開抵。二人聽說陽平關張魯軍已有準備，又見士卒經連日行軍，已十分疲困，便在離關前十五里處紮寨，歇息一晚，準備明日再行出擊攻關。

五萬曹軍前鋒部隊，正在營寨中熟睡之際，忽然後寨起火，前寨、中寨的曹軍皆亂作一團。就在此時，張魯派來陽平關的大將楊昂、楊任，率兵殺了過來。

夏侯淵、張郃兩將，慌亂中上了戰馬，却無法集合部下。四面張魯軍殺來，夏侯淵、張郃搶先逃奔，曹軍大敗，退到三十里外的中軍大營，才勉强穩定下來。

曹操大怒，召夏侯淵、張郃於中軍帳，斥責道：「汝二人久歷征戰，難道連『兵遠行疲困，須防劫寨』的兵法常則亦不曉嗎？如今挫吾大軍銳氣，罪當誅斬！」

夏侯淵、張郃二將，被連日的險峻山路，艱苦奔波弄昏了頭，此時受曹操痛責，竟無言以對，自忖：今回必死無疑了。

此時，中軍帳中的行軍司馬司馬懿，却忽然向曹操拱手賀道：「恭喜丞相，夏侯、張郃二將軍爲吾軍製造了絕佳勝機也！」

曹操一聽，怒火稍緩，但仍餘恨未息，沉聲道：「仲達！他二人製造了甚麼戰機？」

司馬懿道：「此行征西，出陳倉抵陽平關，沿途山勢險惡，林木

義生，不辨路徑，陽平關乃漢中重鎮，扼西進要道，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若硬攻必事倍功半也。未知丞相以爲然否？」

曹操此番西征，一來他已上了年紀，二來他已位極人臣，享盡榮華富貴，艱苦征戰的雄心已大爲消減了。一路上所遇皆險惡山嶺，心中已惴惴不安，此時聽司馬懿這般一說，不由點頭道：「仲達，你所言不差，的確如此，吾若早知此地如此險惡，怎會出兵西征也！」

司馬懿却微笑道：「丞相，雖然如此，但既然大軍已抵此地，便不可空手而回也，今夏侯、張郃二將，被張魯軍所敗，彼等必生驕心，吾軍可投其所好，主動退兵，張魯軍必定追殺，屆時於半路埋伏，先殲其有生力量，則陽平關可不攻而破也。」

曹操一聽，不由喜道：「仲達此計甚妙，吾亦正有此意也！既彼此同謀，不必猶豫，即依此計而行吧！」

於是曹操下令，夏侯淵、張郃二將，各率三千精騎，悄然逼近陽平關，他所率的中軍大部人馬，即日回身後退，擺出一副兵疲撤退的慌亂態勢。

陽平關下的楊昂、楊任二將營寨，聞報曹操大軍已慌忙後撤，楊昂便要出兵追殺，楊任道：「曹操詭計多端，不可貿然追擊。」楊昂不聽，決要追殺，自率二萬大軍，趁夜追擊曹軍。

楊昂率領的二萬大軍，剛追出陽平關五十里外，便突然被曹操的十萬大軍四面包圍。楊昂猝不及防，先被曹仁斬殺，他率領的二萬大軍，亦無一生還。

另一面夏侯淵、張郃二將，所率的六千精騎，風馳電掣逼近陽平關下楊任的營寨。楊任以爲是楊昂回兵，放夏侯淵、張郃入寨。曹軍即在寨中放起火來，楊任軍登時亂作一團。

慌亂中楊任上馬迎戰，恰好撞着夏侯淵，兩人激戰了二十餘回合，楊任被夏侯淵使「拖刀計」一刀斬於馬下。營寨中的二萬張魯軍非死即降，全軍覆沒。

夏侯淵、張郃趁勢進攻陽平關，只遇到零星的抵抗，便順利攻入關內，原來陽平關的守將，張魯的胞弟張衞，聞報關下的楊昂、楊任已全軍覆沒，嚇得率守城一萬兵力，棄關而逃，連夜奔回漢中的南鄭（即今陝西南鄭縣）了。

此役曹操不但順利攻佔陽平關，而且更重要的是殲滅了張魯的四萬主力部隊，張魯餘下的兵力已根本不足於與曹操的三十萬大軍抗衡，因此曹軍未到，困守南鄭及漢中郡的張魯已信心動搖，軍無鬥志，漢中的失陷，只是旦夕之間了。

因此陽平關一役，司馬懿所獻的「以退爲進、殲敵有生力量、再攻堅取城」的策略，對曹操攻取漢中的勝利所起的作用十分重大，甚至是關鍵性的取勝策略，而司馬懿在曹操心目中的份量亦大大的加重了。

曹操的西征大軍在攻陷陽平關後，稍作安頓，便向漢中郡的外圍重鎮南鄭挺進。在南鄭，張魯的胞弟張衞領兵出戰，被曹操的虎將許褚斬殺，不到三日，便將南鄭攻陷了。

南鄭失守，距南鄭僅五十餘里的漢中郡城中，猶如困獸的張魯，自知大勢已去，自閉倉庫，不加毀壞，然後出城與曹軍決戰，張魯戰敗投降，曹操念其封倉存糧之德，優禮相待，封張魯爲鎮南將軍，送去許昌安置。

在此役中，曹操又收得馬超部屬的猛將龐德，他不由十分欣喜，下令大賞士卒，三軍痛飲三日。

此時，司馬懿却又向曹操進言道：「丞相，劉備以奸詐取得蜀川，蜀人尚未歸服。主公已得漢中，蜀川震懾，何不趁勢攻蜀？吾料劉備必土崩瓦解，此千載良機不可失也。」

不料曹操歎了口氣，道：「爲人最怕不知足也，今既得隴又望蜀嗎？」

司馬懿見曹操意態猶豫，又忙道：「丞相，此非貪心之舉也，若不即時攻蜀，拖延時日，劉備有諸葛亮爲相治國，又有關、張、趙、馬、黃諸猛將，蜀民人心歸附，扼守關隘，便極難謀取了！」

曹操一聽，却肅然的道：「仲達所論，雖有其理，但失於偏激也，吾當日赤壁之戰，攻取荊州，便萌此趁勢進攻江東之念，但由於立脚未穩，兵力疲困，被諸葛亮和周瑜窺破吾之弱點，致有赤壁之敗挫，你今日所言，難道欲令吾重蹈覆轍麼？」

司馬懿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曹操被赤壁一役嚇怕了，他又怎敢再一鼓作氣而進呢？司馬懿心中轉念，便不敢再進言了。

曹操果然被「赤壁之戰」嚇怕，他斷然決定，大軍先行休整，待漢中局勢穩定下來，再作打算。

在曹操攻取漢中的這一段時間，劉備和諸葛亮果然正忙於穩定蜀川，無力兼顧，到曹操迅速攻陷漢中，蜀川百姓均十分驚恐，流言四起，說曹操軍早晚必來攻犯，因此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劉備面對如此險惡形勢，不由大驚，他連忙請孔明前來商議，如何應付目下險惡態勢。

孔明沉吟思忖，向劉備仔細分析了目下曹操、孫權、蜀川三方面的形勢，然後斷然的道：「蜀川未穩，暫時不宜東進漢中，而曹操此番西征，僅率軍三十萬，而留下二十萬大軍，及大將張遼、副將李典、樂進等鎮守合肥，其用意是防備孫權趁機進攻他的後方大本營也，此乃曹操的致命弱點，同時，孫權三番數次，進攻合肥均無功而退，是他一大心病，必欲取之而後快，此亦爲孫權的一大弱點也。吾只須善加利用曹、孫二者之間的弱點，便可保蜀川安穩矣。」

劉備一聽，又忙道：「軍師如何利用曹、孫兩家的弱點呢？」

孔明從容微笑道：「主公可差遣一能言善辯之士，赴江東鼓動孫權進攻合肥，曹操知後方有危，必不敢久留漢中，而迅速回防，他的大軍南回，蜀川軍民，自然人心安穩也。」

劉備大喜道：「軍師妙計，果然鬼神莫測！但未知該派誰出使東吳呢？」

原荊州舊臣伊籍自告奮勇道：「吾願赴江東一行。」

孔明欣然道：「伊籍世居荊州，與孫權相熟，甚好說話，乃最佳人選也！」

於是當即決定，派伊籍出使東吳，實行孔明的「借力打力」抗曹計謀。

＊　＊　＊

伊籍從蜀川成都出發，走水路先到荊州，與關雲長見了面，告知入東吳之事。然後便乘船直駛江東柴桑而來。

伊籍抵達柴桑，帶備禮物，前去拜見孫權。

孫權召見伊籍，伊籍當下趁機發揮他的辯才，雄論一番，令孫權心動。

孫權召朝中文武商議。首席大臣張昭道：「此乃劉備恐曹操攻佔漢中後，趁機西伐益州，鼓動東吳起兵，進攻合肥，以拖曹操的後腿也。」

孫權道：「那吾便拒絕劉備所請便了！」

魯肅却道：「不然，趁曹操留在漢中，其兵力分散之機，攻取合肥，亦不失爲上策也！」

魯肅此議，正合孫權的心思，因爲他三番數次親自進攻合肥，每次均無功而退，早就心中憋了一肚子悶氣，此時眼見有此良機，又怎會放過？

於是孫權留魯肅鎮守江東，自己親率大軍，由呂蒙、甘寧、凌統爲先鋒，孫權統周泰、陳武、董襲、徐盛諸將爲中軍，蔣欽、潘璋爲後軍，浩浩蕩蕩，向北面的合肥進發。

行軍途中，呂蒙接到前線報告，立刻飛馳中軍，向孫權道：「接皖城探子報訊，曹操令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開墾農田，種糧食輸送合肥。因此先攻皖城，可斷合肥的糧草。合肥守軍缺糧，則不攻自破也。」

孫權欣然依從呂蒙之計。不一日，呂蒙、甘寧、凌統的前鋒，已逼近皖城。

皖城守將朱光，聞孫權攻犯，一面派人飛赴合肥，向合肥守將張遼求救；一面下令固穩城池，堅守不出。

不久孫權的中軍亦到，他親自到皖城下視察。朱光見孫權親臨城下，下令放箭，箭如雨下，射中孫權的麾蓋。

孫權祇好回寨，召諸將道：「皖城將堅守不出，如何攻取？」

董襲道：「可先築土山，然後進攻。」

徐盛道：「宜多造雲梯，架設虹橋，居高臨下攻之。」

呂蒙却不以爲然的道：「二位所議之法，皆大費時日；若合肥張遼援軍趕到，便極難攻取矣！吾軍初到，士氣正旺，宜趁此銳氣，奮力攻城，明日勢須將皖城攻取！」

孫權大喜道：「呂將軍勇氣可嘉，吾決依此計而行，明日一早便進攻皖城。」

第二天天未亮，三軍便飽餐一頓，然後即向皖城發起進攻。兵士用櫓木撞城門，又架起雲梯，搶登城牆。城上曹軍箭如雨下，攻城兵士死傷無數。

甘寧見狀，手執鐵鍊，冒箭雨攀梯而上。城上皖城太守朱光，下令弓箭手向甘寧猛射。甘寧舞動鐵鏈、盾牌，擋開箭矢，拚死攀越城頭，鐵鏈猛揮，擊倒朱光，曹軍大駭，紛紛投降。

不到半日，孫權軍便已攻陷皖城。此時，前來救援的張遼及二萬大軍，尚在半路行進。探子飛報，皖城已失，張遼大驚，不敢再進，火速退回合肥去了。

孫權大賞三軍，特別重賞呂蒙和甘寧。前鋒將凌統與甘寧有殺父之仇，心中十分忌恨，但當着孫權和呂蒙的面前，又不敢輕舉妄動，祇好懷恨在心。

第二天，孫權又下令大軍向合肥推進。很快，孫權軍便逼近合肥了。

張遼因皖城已失，糧草供應基地被斷，回到合肥後一直悶悶不樂。

不久探馬報說，孫權大軍已逼近合肥，張遼連忙召副將李典、樂進商議。

樂進與李典相交甚厚，便問張遼道：「將軍打算如何退敵呢？」

張遼道：「主公遠征在外，吳軍以爲必破吾兵，爲振奮軍心，宜發兵出城，奮力迎戰，挫折吳軍銳氣，然後合肥可固守也。」

李典本與張遼不和，聞言默不作聲。樂進見狀，便道：「敵衆我寡，出戰兇險，不如堅守不出。」

張遼不悅，慨然道：「公等皆以私心作念，不顧大局，吾獨自出戰，迎擊吳軍好了！」張遼說罷，便點兵欲出城。

李典心中感動，亦慨然的道：「張將軍如此英勇，吾豈敢因私怨而損大局？願聽從將軍指揮調度！」

張遼大喜道：「好極了！那李將軍先引一軍於逍遙津北面埋伏，待吳軍殺過來，可速斷津上橋樑，吾與樂將軍合力痛擊！」

李典領令，率軍前去逍遙津北埋伏。

此時，孫權軍的前鋒，由呂蒙、甘寧統率，已進到合肥城郊十里之地。樂進率軍殺來，甘寧出馬與樂進交戰，僅數回合，樂進便詐敗而逃。甘寧與呂蒙一齊率軍追殺樂進，眨眼便去遠了。

孫權率中軍推進，此時他身邊祇有凌統一員大將。孫權聽說前鋒已得勝，便下令大軍加速向合肥進擊。

孫權率軍剛抵合肥城郊逍遙津北面，忽地炮響數聲，左面一軍由張遼統率，右面一軍由李典率領，如猛虎出山般殺來，兩面夾擊孫權，勢不可擋。

孫權身邊祇得凌統護衛，不由大駭。他急召前鋒呂蒙、甘寧回救，但援軍未到，張遼已從左面撕開孫權的中軍防衛網，殺了過來。

凌統負責護衛孫權，但他手下此時祇得三百餘騎兵，抵擋不住張遼的强大曹軍，他向孫權大叫道：「勢危矣！主公請速渡逍遙橋！」凌統叫時，張遼的二千精騎，已排山倒海般殺了過來。凌統祇好拚死迎戰，阻擋張遼軍的去路。

孫權心中惶亂，慌得奔上逍遙橋，馬到橋南，却見橋樑南面一端已被拆斷，寬及丈餘，難以逾越，孫權不由嚇得手忙脚亂。

此時，有親兵大叫道：「主公可勒馬退後，再縱馬向前，當可跳越！」

孫權依言勒馬退後三丈，然後猛抽一鞭，戰馬負痛，瘋狂衝前，飛身一躍，終於跳過斷橋抵彼岸。

逍遙橋北面，凌統所率的三百騎兵，已被張遼軍全殲，凌統亦身中數槍，渾身浴血。

呂蒙、甘寧知孫權的中軍被襲，慌忙回救，又被李典率軍截住圍擊。呂蒙的前鋒大軍，來回奔波，十分慌亂，被李典消滅大半。

幸而此時徐盛、董襲二將，駕船從逍遙河上接應，呂蒙、甘寧、凌統諸將，才得以逃出生天。

張遼於逍遙津北一役，殺得東吳鬼哭神嚎，人人心驚，提起張遼二字，連江東小兒亦不敢啼叫。

孫權經此一役，餘悸未消，祇好退回東吳邊關重鎭濡須去了。

濡須位於今安徽含山縣西南，本是一座山名。東吳曾建業於此，令諸葛瑾建「濡須大堤」，大堤左面連濡須山，右面接七寶山，中間鑿石通水；又於濡須山築城，稱爲東關；七寶山築城，稱爲西關。山川險峻，是控扼北面曹操南犯的要塞。

孫權退回濡須，但進取合肥之心仍決計不息。他一面整頓水陸兵馬，一面派人回江南，調兵增援，準備再戰。

另一面，張遼在合肥，偵悉孫權正從江東調兵，料孫權必會再攻合肥。他擔心兵力難於抵敵，便派人往漢中，飛報曹操。

曹操接報大驚，他唯恐後方不穩，便留下了夏侯淵守漢中及屯兵關隘，防範劉備從蜀川進犯。他自己則率軍回師，火速返回中原，親自帶兵增援合肥而來。

合肥距濡須不到百里，曹操深知，若合肥被孫權攻陷，他的後方大本營許都，立刻便暴露於孫權的鐵騎之下，因此他不得不全力援救。

正當曹操在合肥，孫權在濡須，兩軍虎虎對峙之際，法正向劉備進言道：「曹操在平定漢中後，不乘勢直取巴蜀，十分失策。如今曹操已被孫權在濡須牽制住，爲甚不速發大軍，出擊漢中呢？吾料必可獲全勝也！」

劉備猶豫道：「但蜀川初定，人心未穩，是否可以興兵呢？而且曹操留下夏侯淵、張郃二將鎭守漢中，漢中不易取也。」

法正道：「不然，夏侯淵與張郃均非將帥之才，進攻漢中，必可獲全勝！」

劉備猶豫不決，祇好問計於孔明。孔明沉吟道：「法正所論，有其道理，若不取漢中，困守蜀川，則蜀川難以穩固。但現下蜀川形勢初定，未達安穩，亦不可貿然出動大軍離境。而且夏侯淵亦是曹操帳下有數名將，此人深通韜略，善曉兵機，不可大意。」

劉備道：「那先生以爲，吾實施何計爲妙？」

孔明微笑道：「目下翼德與孟起二將，皆位於蜀川與漢中交接邊界，二將均是可與曹軍一鬥也。今可令張飛、馬超二將，進軍巴西、下辦，擺出進攻漢中的態勢，試探曹軍的反應，吾則伺機而動可

也。」

劉備欣然接納孔明的計策，派人傳令張飛和馬超，各率一萬大軍，張飛進逼巴西（今四川閬中縣西），馬超逼進下辨（今四川與陝西交界的七盤關）。

留守漢中的夏侯淵，聞報張飛和馬超各率軍逼近漢中邊關，有進犯之勢，連忙派人馳報遠在合肥的曹操。

曹操聞報大怒道：「吾不謀蜀川，汝却來奪吾漢中麼！」他本欲帶兵親征，但又被濡須的東吳大軍牽制，不敢妄動。

衡量之下，曹操不得不以他的後方大本營爲重，自己留守坐鎭，改派曹洪領兵五萬，趕赴漢中，援助夏侯淵和張郃。

曹洪率軍趕抵漢中，獲悉馬超、張飛果然有進犯漢中之勢。曹洪大怒，令夏侯淵和張郃緊守各地關隘，他親率大軍開赴下辨「七盤關」迎擊逼近的馬超軍。曹洪在潼關，曾吃了馬超大虧，對馬超恨得牙癢癢的，此時身爲漢中主帥，他如何不親鬥馬超洩恨？

馬超率一萬大軍，已進抵下辨。他令原蜀降將吳蘭爲先鋒，先去打關試探。

吳蘭率先鋒部三千兵馬，進抵下辨關前十里，便與曹洪軍遇上。曹洪親自出戰，一刀斬死吳蘭的副將。曹洪乘勢追殺，吳蘭的蜀軍大敗而回。

馬超見曹洪大軍已至，不敢輕出，一面下令嚴守關隘，一面派人飛報成都大本營。

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他曾吃過馬超的大虧，唯恐馬超有孔明的授計，便率軍退回南鄭（今陝西南部鄭縣，與漢中治郡僅隔五十餘里）。

張郃此時正鎭守南鄭，聞曹洪退回，連忙來見。張郃問曹洪道：「曹將軍既已斬將旗開得勝，爲甚不乘勢直取蜀川呢？」

曹洪道：「馬超連日不出戰，吾恐他有孔明授計，爲防萬一，先行退回。」

張郃大笑道：「孔明尙在蜀川成都千里，曹將軍便聞風先退了嗎？別人怕孔明，吾偏不怕他！願率本部兵馬，反攻巴西，若攻陷巴西，便可直搗蜀川也！」

曹洪道：「巴西之將乃張飛，非同小可，不可輕敵。」

張郃怒道：「孔明吾尙且不怕，還怕區區一位莽張飛嗎！吾決進擊！」

曹洪道：「萬一有失，違背主公堅守令旨，却如何善後？」

張郃憤然道：「主公當日，已失直取蜀川之機，今大軍已到，尙不敢進取，乃怯懦之爲也！吾甘願立下軍令狀，若不成功，甘當軍法處置。」

曹洪無奈，祇好與張郃立了軍令狀，讓他率兵進攻巴西的張飛。

張郃原領軍三萬，分守南鄭三大關口。他從三寨中各抽一半兵力，合計一萬五千，南下進攻巴西的張飛軍。

張飛在巴西的大寨，聞報張郃領兵來犯，不由大怒道：「吾未出擊，張郃反來挑撥，汝死期至矣！」

他的副將雷同，是蜀川舊將，對蜀川的地理形勢十分熟悉。他向張飛進言道：「此地形勢險惡，可以埋伏以待。張郃兵至，將軍引軍出擊，吾以伏兵相助，必可取勝。」

張飛微一沉吟，即欣然道：「好極了！便依你之計行事！」當下撥出五千兵馬，由雷同率領，先赴張郃的必經山路兩旁埋伏。張飛則率五千兵馬，直出三十里外，迎擊張郃的兵馬。

* * *

在半路上，張飛便遇上了張郃的一萬五千大軍，此時張飛僅得五千兵馬，但他毫不畏懼，下令擺陣迎戰。張飛驟馳而出，單人匹馬直取張郃。

張郃素未與張飛交手，並不將他放在眼內。張郃見張飛挺矛刺來，振槍向前一架，但感手臂一陣發痳，他這才知張飛的神力驚人，連曹將的虎將許褚等亦稍遜一籌。張郃不敢大意了，小心翼翼的施展渾身解數，與張飛大戰起來，張郃雖然懾於張飛的神力，但欺他招式或許不濟，打算窺中張飛的招式破綻，便一槍將他刺死。

不料張飛竟毫無破綻，而且越戰越勇，越戰越精神抖擻。張郃不由越鬥越心驚，他這才知道，猛張飛之名，決非僥倖而得。

兩人眨眼已鬥了五十回合，正劇戰之際，張郃的後軍忽然一陣慌亂。原來雷同已率埋伏於山路兩旁的五千兵馬殺出，曹軍不由大爲恐慌，未戰先亂，搶着逃亡。張郃收控不住，心中大駭，他也不知蜀軍有多少人馬埋伏，祇好虛晃一槍，望後便逃。

張飛趁勢追殺，張郃大敗，所率一萬五千兵力，折損了大半，僅剩五千人逃返南鄭。張郃會集留守南鄭的兵力，再不敢輕擧妄動，固守不出。

張郃在南鄭的前沿陣地是岩渠山，他在山上集中了大量山石擂木，進攻十分困難。

張飛乘勝進軍，直逼南鄭的岩渠山，他下令於岩渠山十里外下寨。第二天一早，即率軍直抵山下，向張郃挑戰，打算引張郃下

山，加以痛擊。

不料張郃却學乖了，任張飛軍在山下大叫大罵，他却在山上飲酒作樂，誘張飛上山，以山石擂木迎擊。

張飛見張郃不敢下山，他也祇好先退回營寨。

一連三日，向張郃挑戰，張郃亦決不出迎。

到第五日，張飛竟乾脆在張郃的山下紮營，每日飲酒飲至大醉了，便坐在山口向張郃痛罵。

劉備派來犒軍的使者見狀，回去報知劉備。劉備不由大驚，問孔明道：「吾弟素來多飲誤事，他今如此，祇怕被張郃所乘也，先生快想法相救。」

孔明一聽，微一沉吟，便欣然笑道：「也不必救助，祇須再向張飛送上百斤好酒，讓他痛飲。」

劉備大驚道：「吾正憂他飲酒誤事，軍師欲教吾往火上加油嗎？」

孔明微笑道：「不然，吾料張飛必在用計，送上美酒，乃以酒促智生也！」

劉備半信半疑，祇好派魏延親自送酒前去南鄭，以助張飛一臂之力。

魏延送酒抵達張飛在山下的營寨，張飛見有美酒送至，不由大喜，忙問魏延，是誰出的美意？魏延把劉備和孔明的心思說出來。張飛大笑道：「魏將軍看吾似大醉之人嗎？軍師洞悉先機，祇有他才明白吾之用意也！」

張飛暗中下令，魏延和雷同各率一軍，分爲左右翼，在隱蔽處埋伏，但見中軍紅旗昇起，即掩殺而出。然後又下令將美酒擺到帳下，衆軍兵放懷痛飲，又奏起鼓樂，十分浪漫。

張郃在山上窺視，見張飛在帳中痛飲，又有兵士相撲爲嬉戲，奏鼓爲樂，就如於庭中歡宴，根本不將山上的敵軍放在眼內。張郃見狀不由又怒又喜，心道：張飛這匹夫欺吾太甚，他這般痛飲，入夜必醉，吾正好趁此良機下山殺他。

當晚二更時分，張郃趁微亮的月色，率三寨大軍，悄然下山，準備全殲張飛的兵馬。

抵達山下，張郃但見前面張飛的營帳中燈火通明，仍在痛飲。張郃大喜，心道：張飛死期至矣。於是率先向張飛營帳驟奔而入，大喝一聲，一槍刺翻張飛，張飛應槍而倒，却原來祇是一具穿了戰袍的草木。

張郃心知不妙，正欲回身衝回山上。剛出帳外，一員猛將突然殺出，丈八蛇矛當胸刺到，張郃猛見眞的張飛露面，不由心驚膽戰，祇好拚死迎鬥，兩人激鬥了五十回合，張郃氣力漸乏，心中渴盼其餘兵馬前來援救。不料此時魏延和雷同，已率伏兵攻上山去，張郃的三座營寨盡失，他所率的二萬大軍，又折損大半。

張郃見大勢已去，南鄭的前沿關口已不能堅守，祇好殺出重圍，逃到南鄭的第二座關口瓦口去了。

張飛用計奪了岩渠山隘，又乘勝直逼瓦口關。張郃所率的原來三萬兵馬，此時僅剩一萬，祇好派人向漢中的曹洪求救。

曹洪却怒道：「汝不聽吾言，輕率出擊，失了關隘，折損二萬大軍，吾須佈防堅守漢中，何來兵馬前去援救！」曹洪堅拒派兵增援張郃。

張郃大驚，無奈祇好尋思自救之法，將一萬兵力分作三隊，二隊前去埋伏，一隊由他親率，前去誘張飛入圈套殲滅。

不料張郃遇上的却是張飛的先鋒將雷同，張郃與雷同鬥了數合，便詐敗而走。雷同爲建功，又欺張郃剛敗，便放膽追擊。到了半路，張郃的兩路伏兵殺出，張郃回身一槍刺死雷同。

不久張飛率軍趕到，張郃又欲施故技，不料張飛却不追殺，反而先退回寨，張郃知張飛已識破其計，祇好亦先行退回瓦口關堅守。

張飛在寨中與魏延商議道：「張郃用埋伏計，殺死雷同，又來誘吾，何不將計就計？」

魏延道：「將軍有何妙計？」

張飛道：「張郃必會重施故技，用此埋伏之計。明日吾先率一軍出戰，你引精兵隨後，用車十餘輛，各藏柴草，塞住小路，待其伏兵出，即一面放火，一面分兵痛擊其伏兵，吾趁勢斬張郃，替雷同報仇！」

魏延喜道：「此計甚妙，將軍眞不愧跟隨軍師征戰多年，乃甚得軍師兵法之將也！」

第二天，張飛率五千兵馬，向瓦口關推進。張郃果然又僅率小部兵力迎戰。戰了數合，又詐敗而走，張飛此時却催動兵馬，奮勇追殺。

張郃心中又驚又喜，驚的是張飛勢不可擋，祇要被他追上，必死無疑，喜的是張飛有可能中伏，猶如雷同一般，死於他的槍下。

張郃已從預先埋伏的路中奔了出去，他見張飛依然在後面追殺而來，一心祇望後面的伏兵殺出，自己便可趁亂回馬掩殺張飛。

但張飛果然已今非昔比，他跟隨孔明征戰多年，魯莽暴躁的脾性已收斂了一半，代之而會用心思打仗了。他的「莽張飛」之名，在孔明這位一代「天機使者」的循循引導下，其「莽性」漸去，顯得更「勇、

猛」，威力倍增，而應該正名爲「猛張飛」了。

「莽張飛」一躍而成「猛張飛」，而且除「勇、猛」外，更添會用心思，張飛這種性格上的飛躍，自然大大的出人意表。張郃不明底細，以舊眼光判斷張飛，因此顯得「魯莽、輕敵」，此消彼長之下，張飛的取勝，張郃的敗北，便絕非偶然了。

張郃一心盼望他的伏兵殺出，以便施回馬槍，殺敗張飛。不料張郃的伏兵却被張飛預先部署的「反伏兵」困住。魏延率一萬精兵，帶備「火車」，突然殺出，將張郃的伏兵趕入山谷，再在谷口點燃「火車」，塞住谷口，煙火濃烈，不辨路徑，張郃的伏兵在谷中左衝右突，却難越谷口半步，被牢牢的困住了。

張飛奮發神威，縱騎飛馳，追上張郃的五千兵馬，一輪衝殺，張郃的五千兵馬死傷殆盡，僅剩十數親兵，護着張郃拚死逃回瓦口關，幸而被困的伏兵，仍有數千人突出山谷，逃回瓦口關。張郃此時唯有收拾殘兵，堅守瓦口關，死也不肯出戰。

不料張飛不但打仗會用心思，而且學了劉備的「仁義」之道，善待瓦口隘的百姓，取得「民心」，樂意引路攻關。於是張飛令魏延率軍從正面攻打瓦口關，吸引和牽制張郃的殘餘兵力，他自己親率五千兵馬，由瓦口隘當地百姓帶路，繞到瓦口關後，出其不意，攻入關內。

張郃大駭，嚇得戰馬也不敢騎，帶十餘親兵，步行從山路逃回南鄭。他率三萬大軍，與張飛週旋，自忖必勝。不料却全軍覆沒，連南鄭最重要的外圍關口亦失掉。

張飛的大勝，對日後的形勢發展十分有利，甚至可以說，劉備攻佔漢中的全勝，亦是由張飛一手開創了決戰決勝的戰機。

張郃帶着十餘殘兵，步行逃回南鄭，此時曹洪聞張郃戰敗，已從漢中緊急趕到南鄭。曹洪見到張郃的狼狽樣子，不由大怒，痛斥道：「吾已教汝勿輕率出戰，汝不聽從，更立下軍令狀。如今全軍覆沒，漢中勢危，汝還不自我了斷，尚有臉面見吾麼！」張郃羞慚，無言以對。

曹洪餘怒未息，下令將張郃推出去斬殺，曹洪的行軍司馬郭淮勸道：「曹將軍息怒，自古有云：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但他是主公的愛將，未稟明主公，不可隨便斬殺也。」

曹洪恨道：「但他輕率出戰，亂吾軍心，令漢中陷入危局，罪大惡極，怎可輕赦？」

郭淮道：「漢中目下危局，乃由張郃一手造成，應當由他自行挽回，今可撥發一萬兵馬給張郃統領，令他進攻劉備的邊關重鎭葭萌關以便牽制蜀川的兵力，則漢中可保平安也。此乃以攻爲守之上策。若張郃再失敗，則二罪併罰，屆時主公亦不會怪責將軍也。」

曹洪想了想，無奈祇好同意郭淮的主意，派一萬兵馬給張郃，令他攻取葭萌關。張郃得此生機，哪還敢怠慢，慌忙領令，統兵向西面的葭萌關進發。

葭萌關的守將孟達、霍峻，聞報張郃率大軍來犯，霍峻主張堅守，孟達却道：「張郃新敗於張翼德，有甚能耐，形如驚弓之鳥，待吾率兵下關，先殺張郃一個措手不及，振奮軍心，再行退敵。」

孟達領軍出戰，不料很快便大敗於張郃手下，折損了數千兵馬，狼狽逃上葭萌關。霍峻大驚，祇好派人飛赴成都，報告緊急軍情。

此時，經孔明的一番艱苦工作，蜀川的形勢已大致穩定下來。蜀川百姓感受到孔明實施的「仁政加法治」治國大策的好處，人心歸附，視劉備爲賢明君主。

劉備接葭萌關的急報，連忙召集衆文武商議大計。劉備道：「葭萌扼控入川之路，決不容失，公等以爲，該如何應付？」

孔明此時心中已有全盤戰略大計，他爲確證蜀川臣民對新主新政的態度，便有意試探的問法正道：「先生以爲如何定計？」

法正一聽，即毫不猶豫的道：「當日曹操平定漢中，不乘勢進軍巴蜀，反而退回中原，僅留夏侯淵、張郃二將領守漢中，是一大失策也，今張郃新敗於翼德，他進攻葭萌關，不過是欲以攻爲守之計，牽制吾軍兵力而已。因此宜趁此大好良機，由主公率軍親征漢中，漢中若克，則進可進圖中原，退可自保，乃主公建基立業的千載良機也。」

劉備一聽，他久潛的振興漢室雄心，不由又被勾了出來，他目注孔明，與致勃勃的道：「軍師，法正太守所論，你以爲如何呢？」

孔明微微一笑，道：「法正太守所論，吾亦甚爲贊同，但目下先要派出兵馬，穩住葭萌關的局勢再行商議吧！」

孔明一頓，目注在座諸將一眼，故意沉吟道：「目下唯有將翼德調去葭萌關，以擊退張郃也。」

法正道：「軍師，翼德鎭守巴西，兵屯瓦口關，東進即可直搗南鄭、漢中，地理形勢十分有利，吾軍進擊漢中，怎可輕率將他調離？」

孔明微笑道：「但張郃乃魏曹名將，非等閒可抵敵，因此唯有翼

德方可退敵。」

此時趙子龍亦在場，他一聽，便知義兄孔明又在施展「激將法」了，却不知他選用的目標是誰？他心中不由微微一笑，却沒作聲表態。因爲趙子龍深知，孔明與他肝膽相照，他若有意調他去葭萌關增援，根本不必用甚激將法，祇要孔明一聲令下，他自然便會全力以赴。

就在趙子龍思忖間，在座的一員大將，白鬚白髮，但動作依然十分矯健。祇見他猛地一躍而起，聲如洪鐘的高叫道：「軍師爲甚視吾等如無物啊！吾雖老了，但却敢保證，此行葭萌關，必可擊退張郃！」

佔據蜀川　進駐漢中

趙子龍循聲一看，原來却是與老將嚴顏同坐一席的老黃忠。他心中不由暗暗好笑，義兄的目標，原來却是這位白髮老將，但義兄既欲黃忠出征，祇消下令足矣，何必花這許多心思？

此時又見孔明微微一笑，道：「黃將軍勇氣雖然可嘉，但恐怕年紀已老，並非張郃的對手吧？」

黃忠一聽，白髮猛地一甩，昂轟然道：「黃忠雖老，兩臂尚可開五百斤强弓，渾身更有千斤之力！如何不是張郃的對手呢？」

孔明道：「將軍年已七十，古稀之年，不容有損。」

黃忠一聽，慨然走下堂去，取兵器架上大刀，舞動如飛；又取强弓，接連拉斷兩柄。他向孔明呵呵笑道：「軍師呵，吾雖老，弓刀未老也！」

孔明此時欣然一笑，道：「黃將軍果然壯勇，可赴葭萌關一行矣！但須選一員副將，黃將軍有合意的人選麼？」

黃忠大笑道：「人笑吾老，吾便再選一員老將同去！願請嚴顏將軍與我同赴葭萌關一行！」

孔明一聽，欣然道：「很好！那便由黃將軍和嚴將軍，統兵一萬，即日開赴葭萌關！此行不可貪功冒進，祇要保住葭萌關，便算兩位將軍的頭功也！」

黃忠、嚴顏領令，即時大步而出，統領一萬大軍，即日開赴葭萌關。

法正不由皺眉道：「軍師此番調度，似乎有欠妥之處。葭萌關扼入川門戶，更是北征漢中的最佳通道。今派兩員老將前去，萬一葭萌關有失，不但破壞了北征漢中大計，且危及蜀川的安全也！」

劉備亦有點猶豫道：「黃忠、嚴顏雖勇，但兩者均年近七十，萬一有失，祇怕影響軍心也。」

孔明從容一笑道：「吾所以起用黃忠，因知他必邀嚴顏同往。嚴顏乃巴蜀名將，精熟川、漢地理形勢，再配合黃忠之勇，不但可保葭萌關不失，且可作爲吾軍進取漢中之先鋒大將也！」

此時，劉備、法正，以及趙子龍等在座首腦人物，才明白孔明的深遠謀略，他自接張飛攻陷瓦口關，取得進攻南鄭、漢中的前沿陣地的戰報，便已開始策劃北征漢中的戰略大計了。而且，他之所以集中力量，整頓蜀川的政局，亦是爲了先安穩後方大本營，再圖北進。

趙子龍此時已完全明白孔明的用意，他不由在心中嘆道：義兄的謀略，當眞鬼神莫測，十分驚人啊！

當下，孔明即席召開了戰前的軍事會議。經與劉備、法正等商議統一了各人的意見，北征漢中的戰略大計便最後確定下來了。

孔明大計既定，便決不遲疑。他當即登上軍師令台，下令道：「趙子龍聽令！」

趙子龍見孔明第一個便點他接令，深知此行必定十分重要，連忙肅然站起，道：「趙子龍在！」

孔明下令道：「趙子龍速率二萬精兵，緊隨黃忠、嚴顏兩將之後，從小路突出葭萌關；若黃忠勝，不必出戰；若黃忠有失，即前去救應。」

趙子龍一聽，不由略感奇怪，問孔明道：「張郃犯葭萌關，僅得五千兵力，吾軍在葭萌關防守兵力已達一萬，加上黃忠所率的一萬大軍，已足可抵禦曹軍矣，爲甚要投入二萬大軍呢？再說曹洪、夏侯淵派張郃犯葭萌關，不過佯攻，用意乃在牽制吾軍兵力，軍師爲甚反而在葭萌關投入如此龐大兵馬？」

趙子龍此言一出，劉備不由目注孔明，看他如何策劃。原來劉備亦深有同感，急於知道其中的奧妙。

祇見孔明微微一笑，即朗聲道：「子龍問得甚妙！你此行表面上是援救葭萌關，黃忠大軍亦如此也，但目標却是曹軍防守甚嚴的定軍山，定軍山乃南鄭、漢中屯積糧草之地，祇要攻取定軍山，斷南鄭、漢中曹軍糧草，則曹軍必定軍心大亂，克取漢中已成功一半也！」

孔明解釋了奪取漢中戰略大計中的戰術，隨即肅然的下令道：「因此子龍形爲救援葭萌關，實爲吾北征漢中大軍之先鋒也。子龍此行須以克取漢中爲第一目標，你率軍抵葭萌關，不可張揚，宜伺機而動。」

趙子龍一聽，已徹底明白孔明的戰略大計。他當下再無絲毫疑

慮，肅然的道：「是！趙子龍領令！」

趙子龍當即疾步而出，率二萬大軍，從成都出發，抄小路秘密急進，日夜不停，向北面的葭萌關迅速逼近。他抵葭萌關後，却不動聲息，在郊外山地隱蔽下來。

另一面，孔明在成都亦當機立斷，與劉備一道，統率十萬大軍，浩蕩開赴葭萌關。

此時，先期抵達葭萌關的黃忠、嚴顏二員老將，爲顯示自己的「寶刀未老」，二將緊密配合，與張郃第一次遭遇戰，便大勝張郃，將張郃逐退八、九十里，大振了蜀川軍的軍心。

曹洪接報，說劉備的援軍，已源源開赴葭萌關，以爲劉備已中計，他的兵力被吸引到葭萌關防守，便下令派兵增援張郃。再調動二萬大軍，由夏侯惇的侄子夏侯尚統率，進抵葭萌關，與張郃軍會合作戰，以更大量的牽制劉備的兵力。

如此下來，葭萌關的攻防戰，便成爲曹、劉爭奪漢中大戰的契機了。

葭萌關的攻防戰，一方面是曹洪欲牽制劉備的兵力，以保漢中的安全。另一面是孔明利用葭萌關攻防戰的契機，斷然實施北征漢中的戰略大計。曹洪的策略是「以攻爲守」，孔明的戰略却是將計就計，戰術上來一個「佯守實攻」，大軍集合葭萌關，令曹軍產生中計的錯覺，迷惑住曹軍的視線，然後作出其不意的突襲。明顯地，孔明的戰略目光，比曹洪、夏侯淵、張郃等魏將遠大多了。

不過，孔明的戰略大計雖然十分精密宏大，但具體每一場仗的戰術實施，却須依靠各個將領的認眞執行。因此，在戰場上，運籌帷幄的主帥固然十分重要，但具體執行主帥意圖的將領、兵士，其作用亦十分關鍵。孔明深知此點，因此他在「用人選將」的運用上，簡直已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例如孔明對黃忠使的「激將法」，便極大的鼓舞起黃忠的鬥志。他爲了顯示自己「寶刀未老」，在執行孔明的戰略意圖中每一步行動，均悉力以赴，毫不鬆懈。黃忠在葭萌關攻防戰的一役中，取得了大勝張郃的戰果，絕非僥倖而至。

黃忠和嚴顏抵達葭萌關時，守將霍峻、孟達，見孔明派來增援的，是兩位年已七十的老將，不由又驚又奇，暗道：孔明一生精明，今時今日怎地如此失策？派兩位白髮將軍與曹操的猛將張郃對峙？

霍峻、孟達二人的失望神態，如何瞞得過黃忠的銳目？他私下向嚴顏道：「將軍見到了麼？軍中人人笑吾等老邁無用，吾誓建奇功，以行動駁斥衆將輕吾之心！」

嚴顏亦慨然道：「不錯！吾願聽黃將軍指揮便了！」

黃忠安排妥當，與嚴顏密切配合，於關下首仗，便大勝張郃，將他逐退八十餘里。

不久曹洪派來增援的二萬大軍，由夏侯尚統率，迅速抵達，張郃的兵力便增加至三萬，實力比黃忠軍更勝一籌。黃忠軍加上葭萌關的守軍，合計亦不過二萬兵力，更須分兵守關，因此實際可以投入戰場的，不過是一萬兵力，與張郃的三萬大軍對峙，雙方的局部兵力比較，對黃忠軍十分不利。

而且此時孔明派來的趙子龍大軍，因另有戰略意圖，因此隱蔽不出，對黃忠的幫助不大。

黃忠面對如此艱難的局面，却毫不畏懼。他和嚴顏以誘敵之計，與張郃、夏侯尚交鋒時，連輸兩仗。這令快將抵達葭萌關的劉備亦十分吃驚，以爲黃忠眞的不敵張郃的曹軍。但孔明却對黃忠深信不疑，並無任何干擾的行動，一切任由黃忠施展他的智謀。

果然黃忠趁夏侯尚、張郃生驕，防備不周，與嚴顏一道，率一萬精兵，突襲夏侯尚和張郃的屯糧之地——天蕩山。經一番激戰，終於攻陷天蕩山，斷了曹軍的糧草，張郃和夏侯尚大駭，混戰中又折損了近半兵力，祇好火速退到由夏侯淵負責鎮守的漢中糧庫重地——定軍山。

此時，劉備、孔明統率的十萬征漢中大軍，已抵達葭萌關下。孔明下令沿葭萌關險要之地，紮下營寨，並不入關，屯駐待令。

孔明和劉備進入葭萌關。黃忠、嚴顏接報，入關向孔明報捷。劉備大喜，下令重賞黃忠、嚴顏。黃忠道：「吾與嚴顏之能取勝，攻陷天蕩山，全賴軍師用將用兵得法，黃忠拜謝軍師的信任！」

孔明欣然笑道：「黃將軍以一萬弱勢兵力，戰敗張郃的三萬大軍，當眞可喜可賀也！吾非故意陷將軍於險境，而是吾實施北征漢中戰略大計的其中關鍵一環。日後尅取漢中，黃、嚴兩位將軍應記頭功也！」

劉備亦道：「衆人皆言將軍年老，祇有軍師獨信將軍之能，果然不負軍師所望，建立奇功，吾與軍師商定，下一目標是定軍山，因其乃漢中之糧庫所在地，若尅定軍山，則漢中易取也。將軍敢不敢再往定軍山一戰呢？」

黃忠不假思索，即慨然答應道：「黃忠敢去再戰！」

孔明却道：「黃將軍不必答應得太快也。定軍山乃由夏侯淵親自

鎮守，此人深明韜略，非張郃可比也。」

黃忠奮然道：「吾虛度一生，未曾建大功大業，今遇明帥明主，正是黃忠建功立業之時，吾誓趁有生之年，奮戰曹賊，以不辱吾家聲！」

孔明微笑道：「將軍勇氣可嘉，但若要去，吾須派一人隨行，將軍答應麼？」

黃忠道：「祇要軍師讓我再戰，吾一切均會答應。」

孔明欣然道：「如此甚妙！吾便派法正為監軍隨行，遇敵須與法正計議。將軍可大膽出戰，吾已有接應將軍的部署。」

黃忠見孔明肯讓他去再建奇功，又已作了週密部署，心中十分感激。他欣然領令，與法正先行統兵二萬，連夜急進，直搗定軍山。

孔明接着又令劉封、孟達二將，統領三千步兵，前往葭萌關四周山中險要處，遍立旌旗，各處昇起煙火，以迷惑曹軍，以為蜀川兵馬十分壯盛。

孔明又令嚴顏，趕赴巴西、閬中扼守關隘，替換張飛、魏延二將回來，投入漢中戰役。又派人前往下辨，向領守下辨的馬超授計。

孔明調度完畢，劉備却仍有迷惑之處，他忙向孔明道：「軍師，諸將均已動用，為甚獨將子龍隱於山口不出？子龍之能，並不下於吾弟翼德啊！」

孔明一聽，不由微嘆口氣，感慨的道：「吾又豈會不想向曹軍擺出雄兵，以龐大軍勢令其懾服？可惜蜀川初定，尚須留下五萬大軍鎮守，加上各處關隘的守軍，吾軍北征漢中，可以動用的兵力，不過是十五萬而已。而曹軍兵力雄厚，吾怎能不用奇兵取勝呢？」

劉備深知目下是攻取漢中的唯一良機，若此時不能取，祇怕便再無機會了！他因此吃驚道：「軍師親臨北征漢中前線，目下漢中的守軍僅得十萬而已，張郃的三萬兵力，又已被翼德和黃忠殲滅，軍師還憂慮甚麼呢？」

孔明肅然的道：「不然，用兵之道，知敵弱而須料其強也。目下漢中曹軍雖祇得十萬，但若不能迅速攻取漢中的關鍵重地，拖延時日，曹操必率大軍赴援，若曹操大軍西上，必陷吾軍於兩面受敵。一面是漢中正面受壓，另一面是孫權見曹操退兵，必趁機攻擊荊州，如此，則吾軍勢危矣！」

劉備一聽，不由亦大驚道：「若然如此，則不但不能攻取漢中，甚至連荊州亦會失去，豈非危之極了？此番北征漢中，又是否失策呢？」

孔明却從容一笑道：「主公也勿過於憂慮，吾剛才所論，亦是料敵於先而已。吾料曹操必會親赴漢中援救，但他此時身在合肥，與濡須的孫權對峙，曹操就算抽出身來，西上援救，亦必耗一段時日。吾便趁此空隙，突出奇兵，搶佔漢中險要重地。曹操未抵漢中，漢中險要重地已失守，曹操必定心怯，怕重蹈赤壁慘敗的覆轍，必萌退意，吾再趁其猶豫不決之際，迅速平定漢中，則大局定矣！」

孔明一頓，又微笑道：「因此趙子龍這一路伏兵，須用於刀刃鋒口上面，不出則已，一出勢必取勝也！」

劉備一聽，這才徹底明白孔明的整個戰略部署，他不由讚歎道：「先生用兵，部署精密，算無遺策，又處處料敵機先，眞不愧稱一代臥龍先生啊！」

* * *

曹操與劉備的「漢中爭奪戰」，由孔明親手啟導，迅速拉開序幕。

另一面，張郃、夏侯尚逃回定軍山，二人急報夏侯淵。夏侯淵知天蕩山已失，劉備親統大軍抵葭萌關，有奪取漢中的意圖。夏侯淵不敢大意，連忙飛報曹洪。曹洪接報，眼見劉備和孔明均已親赴葭萌關，知此事非同小可，連忙親赴合肥，向曹操報訊求援。

曹操接報，慌忙召集軍中文武，商量軍情，其中包括曹操特地帶在身邊的行軍司馬——司馬懿，以及曹操目下最信任的謀臣劉曄。

劉曄立刻向曹操進言道：「漢中失，必令中原震動！主公宜親統大軍，西上征討！」

曹操猶豫道：「但吾若離合肥，孫權乘虛來攻，吾後方受壓，如何是好？」

曹操此言一出，在座文武均默然不語，就連剛才主張曹操親征漢中的長史劉曄亦無言以對，因為誰都明白，曹操若分兵征討漢中，漢中與合肥相隔千里，孫權目下已在五十里外的濡須屯兵，見勢必攻合肥，若合肥有失，則許昌勢危，這彌天重責，誰敢肩負？

曹操見衆文武面有難色，鴉雀無聲，心中不由十分惱怒，暗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汝等平日口若懸河，到此關鍵時刻竟無人為吾分憂，可恨可惱……

曹操欲發作之時，行軍司馬——司馬懿却從容站起，向曹操道：「主公勿憂，只須略施計謀，必令孫、劉兩家自相殘殺，而不敢輕舉妄動也！」

曹操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司馬懿當日曾進計取漢中，到功成之日，又勸吾趁勢進軍蜀川，消滅劉備，可惜吾當日急於穩定朝政，回師中原，才有了今日漢中之危！看來司馬懿甚有見地，其才華並不下於英年早逝的郭嘉也！曹操欣然道：「噢？司馬仲達有何妙策？」

司馬懿道：「主公只須修書一封，說會表奏朝廷，將荊州全境封讓東吳統轄。如此孫權的注意力必從合肥轉往荊州，合肥必可保無恙。」

曹操一聽，不由大喜道：「仲達所謀，甚合吾意！合肥防守之事，便由你全權負責，吾再留下五萬大軍，及張遼、曹仁諸將相輔，務必保住合肥不失！」

曹操令旨既下，司馬懿立刻便由一位「行軍司馬」，一躍而昇為地方的最高軍政長官了。這無疑是司馬懿個人運命及事業上的一大飛躍，而他這種非凡的際遇，與「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亦是密不可分的。

因為「天機大勢」若非演行至「三王鼎立」的奇格，司馬懿根本不可能有所作為，終其一生，不過是曹操的一名高級秘書而已。不過，另一方面，假如沒有司馬懿此人，那「天機大勢」也就不會由「三王鼎立」演進到「天下一統」的勢格。

或者，這便是「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最佳印證吧。

當下司馬懿不由大喜，連忙向曹操的重用拜謝。

曹操也不敢再有絲毫的猶豫，立刻傳令下去，調兵三十萬，分作三路，前鋒大軍為夏侯惇統率，曹操坐鎮中軍，後軍則由曹休統領。

曹操在中軍，騎白馬、套全鞍、纏玉帶、穿錦衣。近身護衛手擎大紅羅傘，左右金爪銀鎚，護駕龍虎衛隊達二萬五千人，分作五隊，每隊五千人，分青黃赤白黑五色旗號，當眞光輝燦爛，極其雄壯。

曹操自己大概也意識到，這已經是他縱橫天下一生中，最後一次的率軍親征，因此十分隆重，浩蕩大軍，令天下震動。這其中亦有向天下作最後一次示威的含意。

曹操的西征大軍，從許昌出發，一路挺進，出了潼關，便進入漢中地界。

曹操抵達南鄭，曹洪迎入城中，曹洪向曹操呈報張郃輕率戰敗，失去瓦口關及天蕩山，更折兵三萬。

不料曹操偏愛張郃，不以為然的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不關張郃之罪也。吾今統大軍至此，傳令三軍振作精神，痛擊劉備軍，以保漢中不失。」

曹洪又道：「目下劉備令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主公到來，因要待令，固堅守未出戰。」

曹操道：「若不出戰，乃示敵以弱也。吾三十萬大軍已抵漢中，還怕劉備軍嗎？可派人傳吾手諭，着夏侯淵主動出擊，先敗劉備的先鋒部，再趁勢向其大營發起進攻！」

隨軍長史劉曄道：「夏侯淵性太剛烈，不可輕出，恐中孔明奸計。」

曹操大笑道：「漢中之役是陸戰，並非赤壁的水戰，孔明亦無所施其詭計也！不必猶豫，吾今番西征，不但保漢中不失，更要順勢攻取蜀川，消滅劉備，好教天下一統也！」

當下曹操親寫手諭一封，派人送去夏侯淵的軍營。夏侯淵拆閱，只見曹操寫道：「吾今率大軍屯南鄭，欲觀你的將才，勿負吾所望。」原來夏侯淵是曹操的同宗一脈，曹操此時正急欲為其「夏侯」一族，一統天下，建「王者之業」，因此十分希望夏侯淵能建功立業，以振其宗族的聲威。

夏侯淵閱書，領會了曹操的深意，不由大喜，對張郃道：「主公已親率大軍至矣！吾等久守定軍山，豈能不建功立業？明日吾便出戰，務必生擒黃忠！」

張郃却被黃忠打怕了，勸夏侯淵道：「黃忠有勇有謀，又有法正助謀，不宜輕敵，此地險峻，易守難攻，宜先堅守，待彼軍懈怠，再行出擊。」

夏侯淵一聽，不以為然的嘿嘿笑道：「被別人搶佔頭功，吾等有何面目見主公？你便在山上堅守，吾自出戰好了！」

夏侯淵說罷，便決然的向部將叫道：「吾明日決戰黃忠，誰敢為吾先打頭陣？」

夏侯尚一聽，怕折了「夏侯」氏族的聲威，便應聲道：「吾願打頭陣！」

夏侯淵見夏侯尚自告奮勇，大振「夏侯」氏族的威風，不由大喜道：「好極！你明日出戰，與黃忠交鋒，只宜輸，不宜贏，吾自有妙計破敵。」

第二天一早，夏侯尚便率三千精兵，離定軍山大營，向西進擊。

此時，黃忠大軍已抵定軍山口多日，多次向定軍山曹軍挑戰，曹軍却決計不出。黃忠欲攻上山去，又怕山路兇險，遇伏則難於抗敵，便只好在山口紮營，據守下來，再作打算。

這一天早上，探子回報，說定軍山上有曹軍下山前來挑戰。黃忠大喜，正欲領兵迎擊，偏將陳式道：「將軍乃統帥，不宜輕出，吾願先打頭仗！」

黃忠欣然同意，令陳式率一千軍馬，出山口列陣迎戰。夏侯尚率軍趕至，陳式出馬迎戰夏侯尚，鬥

了數回合，夏侯尚却敗退而回。陳式不捨，率軍追殺。走到半路，夏侯淵突然率大軍殺出，陳式手忙脚亂，被夏侯淵生擒活捉，所率一千兵馬，亦全部向曹操投降，夏侯淵初戰告捷，十分得意，返回定軍山大營去了。

黃忠接報，連忙與法正商量，黃忠道：「吾今先折一將，如何是好？」

法正道：「黃將軍不必憂慮，夏侯淵心性浮躁，恃勇而少用謀，不足成大事。現下他既堅守不出，吾可以『反客為主』之計，逼他出戰，伺機破之。」

法正因是軍師孔明親派，黃忠不敢輕慢，忙向法正請教，道：「先生且詳述，何為『反客為主』之計？」

法正道：「客者，遠來之人也。吾軍進定軍山，如外來客，本該謙讓不進，以敬主人，但吾今反其道而行之，主不容進，便化客為主，步步為營，步步進逼，如此，必令主人生怒，出而逐客，吾便可趁機破之。」

黃忠一聽，連稱妙計，於是下令犒賞三軍，鼓舞士氣；三軍振奮，均願出力死戰。

黃忠下令，即日移寨向前，進十里，便紮下營寨；再進又再紮寨。如此步步逼近定軍山，直接威脅曹軍的大營，令山上的曹軍膽戰心驚。

夏侯淵又驚又怒，他再按捺不住，決計出戰，張郃反對，夏侯淵便派夏侯尚先打頭陣。

夏侯尚率五千兵馬，衝下山來，直奔黃忠寨前。黃忠提刀上馬，出戰夏侯尚，不到一合，便將夏侯尚生擒活捉，曹軍敗退回定軍山上。

夏侯淵見夏侯尚被擒，不由大驚，因他是夏侯惇的侄子，夏侯淵非救不可。他派人到黃忠寨中，提議用陳式交換夏侯尚。黃忠一口便答應了。

第二天，夏侯淵親自率兵，押陳式下山，到黃忠寨前，黃忠亦押出夏侯尚。一聲鼓响，陳式、夏侯尚各自奔回本寨。

夏侯淵因擔心夏侯尚的安危，不敢輕舉妄動。但黃忠却窺破夏侯淵的心思，故意將他激怒，趁夏侯尚在回寨的中途，猛地向夏侯尚射去一箭，夏侯尚背部中箭，踉蹌逃回營寨。

夏侯淵見夏侯尚被黃忠暗算，傷及他「夏侯」一脈，不由大怒，驟馬挺槍而出，直取黃忠，黃忠正合心意，毫不猶豫，拍馬上前迎戰。

兩人鬥到二十回合，曹軍營中，忽然鳴金，催夏侯淵收兵。夏侯淵無奈，只好撥馬而回，却又被黃忠趁勢掩殺過來，曹軍死傷不少。

夏侯淵回到山上營寨，怒責山上押陣兩將道：「吾正欲斬老匹夫人頭，為何鳴金收兵？」

押陣偏將道：「吾見定軍山後，有煙塵昇起，疑是蜀軍伏兵，因此催請將軍回營。」

夏侯淵却不以為然，呵呵大笑道：「黃忠技止此也，他何來如此兵力，到吾山後埋伏？不必疑慮，待時機成熟，吾即下山斬黃忠人頭向主公報喜！」

黃忠依然採用法正的「步步為營、反客為主」之計，進逼到定軍山下，直接威脅山上的曹軍。

但夏侯淵却連日並不出戰。

黃忠心中納悶，便與法正商量破敵之計。法正出去仔細審察一番，回來對黃忠道：「定軍山西面，有一座高峯，與定軍山對峙，山中四周均為險道，於山上足可窺視夏侯淵軍中虛實，可先取此山，令夏侯淵心寒，他必定下山出戰，然後可伺機破之。」

黃忠依法正之計，親率二千精兵，攻上定軍山西面的山峯，將守山的數百曹軍消滅，又在山上紮下營寨，遍插旌旗，令對面定軍山的曹軍觸目驚心。

法正又向黃忠授計道：「夏侯淵必坐立不安矣！吾料他很快便會沉不住氣，下山進攻吾軍，將軍又留小部兵力在定軍山下，虛張聲勢；將軍率主力伏於此山山腰，吾則登臨峯頂，若見曹軍攻下山來，吾即舉白旗為號，將軍却按兵不動；待曹軍兵疲無備，吾即舉紅旗，將軍殺下山來。如此以逸待勞，以泰山壓頂之勢，曹軍必敗無疑。」

黃忠大喜，連讚妙計，他當即依計部署去了。

定軍山上，夏侯淵見黃忠佔了對面山峯，不由又驚又怒，道：「黃忠佔了對面山峯，怎能不下山擊之！」

張郃道：「此乃黃忠、法正激兵之計，將軍不宜輕出，只可堅守為妙。」

夏侯淵却斷然的道：「黃忠對定軍山上虛實已瞭如指掌，吾軍心動搖，吾再不出戰，只怕先潰敗了！」

於是留下張郃率小部兵力守定軍山，夏侯淵親率主力，直擊對面山峯，夏侯淵率軍進到山脚，向山上叫罵挑戰，法正在山頂舉起白旗，黃忠任憑夏侯淵百般辱罵，只按兵不動，決不出戰。

到大半日過去，法正見曹軍已疲態畢呈，便猛地將紅旗高擊。

黃忠見了，即立刻躍上戰馬，當先衝下山，蜀軍亦隨後洶湧而下，勢如山洪爆發，不可擋也。

曹軍此時正疲不能興，多半下馬休息。夏侯淵乍見黃忠軍衝下山來，心中不由大駭，連忙上馬，不料黃忠馬快，勢如電奔，眨眼已到面前，大刀閃電般揮出，將夏侯淵連頭帶肩，斬為兩截！

曹軍潰敗，四散奔逃。黃忠也不理會，趁勢率軍進攻定軍山。留守定軍山的張郃，僅得兵力五千餘人，無奈只好出馬迎敵。

張郃拚力與黃忠混戰，不到一會，曹軍便潰敗了。張郃無奈，祇好撥馬打算退上山去堅守。不料他剛回到定軍山頂，山北面突出一隊奇兵，為首一員大將，正是令人聞之生畏的趙子龍，張郃嚇得心膽俱裂，根本不敢接戰，僅率十數騎，突圍下山，收集山下潰敗的曹軍，合計不到五千兵力，倉惶奔到定軍山西面十里的漢水畔紮下營寨，一面急報南鄭的曹操。

* * *

原來孔明事先在定軍山北面伏下的二萬奇兵，由趙子龍統領，隱蔽了十日十夜，目的便是與黃忠的正面進攻配合，奇兵突出，閃電般攻佔定軍山，奪取了曹軍在漢中的一半糧草。不但斷了曹操的一半糧道，而且大大的充實了蜀軍的糧草供應。

曹操統兵三十萬，入漢中防守，兵力大大優勝於蜀軍。但由於定軍山一役慘敗，一半糧草被斷，三十萬大軍立刻面臨飢餓的威脅，戰鬥力便大減，猶如剩下不到十五萬兵力而已。

漢中爭奪戰的勝負，孔明以奇制勝，取得定軍山戰役的大捷，極大的有利於全面的勝利。

曹操在南鄭，聞報夏侯淵戰死，定軍山失守，不由又驚又恨又痛，他對黃忠恨之入骨，決定親統大軍，開赴定軍山地域，為夏侯淵報仇雪恨。

曹操大軍，以徐晃為先鋒，挺進到定軍山西面十里的漢水畔，與張郃的殘兵會合。

張郃向曹操稟告，如何被黃忠、法正用計斬了夏侯淵，孔明如何伏下趙子龍一路奇兵，從定軍山北突然殺出，攻佔定軍山之事，曹操咬牙切齒恨道：「黃忠斬了夏侯淵，吾誓殺此老匹夫，為淵報仇！」他一頓，又向張郃、徐晃道：「可如此如此，必殺黃忠老賊矣！」

張郃、徐晃二將，依計而行。

在定軍山，黃忠、趙子龍二軍會合，兵力增至三萬。黃忠有趙子龍這一路奇兵增援，膽氣不由大壯，他雄心勃勃，連曹操的親臨漢水畔督戰也毫不為意。

就在此時，忽有探子報說，張郃正在米倉山搬糧草，移往漢水北山，日夜十分忙碌。

黃忠一聽，即大笑道：「曹操在定軍山的一半糧草已被吾等奪了，他必定恐怕在米倉山屯積的另一半糧草，被吾再奪，匆忙移往漢水北山也！」

法正沉吟道：「表面看來的確如此，但曹操平生慣斷人糧道，他又豈會不知『糧草露眼，易被敵所斷』的道理呢？吾以為此事宜先探查清楚，再作計議。」

黃忠却傲然的道：「這有甚奇怪？曹操被吾『折其一股』，斬了夏侯淵，又奪了定軍山，惶恐之極，怕米倉山屯糧再失，故急急移往漢水北山，由他親自鎮守。若將曹操的餘下一半糧草再斷掉，他必定迅速敗退無疑，不必猶豫，吾今夜便率一萬精兵前去北山燒糧，斷曹操糧草！」

趙子龍却沉吟道：「斷曹操糧草，的確可令曹軍潰敗，此戰機不可失也，但亦須防曹操奸計，宜留一半兵力作防守接應也。」

黃忠、法正二人，同意趙子龍的見解。於是決定法正率二萬兵力，留守定軍山。部將張著率五千兵力，隨後接應黃忠。趙子龍則率五千精兵，沿漢水戒備，截擊曹軍趁機前來偷襲定軍山。

當晚，月黑風高，四下一片黑寂。

黃忠偷渡漢水，直插漢水北山，到日出時，果見北山糧草堆積如山，僅得少許曹軍看守。

黃忠大喜，毫不猶豫，即率軍攻上北山，看守的曹軍見黃忠兵到，立刻棄糧寨而走。黃忠也不去追殺，下令兵士下馬，搬柴火準備燒糧寨，他正欲下令兵士點火，不料就在此時，一聲炮响，張郃已率伏兵殺出，將黃忠團團圍困住了，黃忠祇好拚死力戰張郃。

部將張著見黃忠被困，慌忙率五千兵力，前來接應。不料在中途亦被徐晃率領的伏軍圍住，無一兵卒可以前去救援黃忠。

眼見黃忠必定全軍覆沒。

就在此時，在漢水沿岸戒備的趙子龍，見曹軍寂然未動，並沒趁機前來偷襲。漢水北山又未見火起，心知不妙。他立刻對他的部將張翼道：「吾去救應黃忠，你可於寨中堅守，多佈弓弩，以作準備！」張翼知趙子龍神勇，連忙答應。

趙子龍毫不猶豫，親率三千精騎，殺向漢水北岸。

趙子龍一馬當先，挺槍驟馬殺向北山，迎頭被一將攔阻，是文聘的部將慕容烈。慕容烈拍馬舞刀來鬥趙子龍，趙子龍也不打話，手起一槍，快如閃電，刺慕容烈於馬下，後面的部卒，仗趙子龍之神

威，手起刀落，將慕容烈斬了，曹兵四散潰逃。

前面沙塵滾滾，顯然是曹軍圍攻黃忠，趙子龍毫不猶豫，率軍殺入重圍。斜刺裏一將殺出，是魏將焦炳。趙子龍喝問道：「快說被困蜀兵何在？饒你不死！」

焦炳不知死活，叫道：「蜀兵已被殺光了！」

趙子龍大怒，目中神光一閃，銀槍飛閃如電，射向焦炳，他連驚叫也沒及發出，便一命嗚呼了。

趙子龍的部屬，殺散其餘的曹軍，一路殺向北山。遠遠地，便見北山山脚方圓十里，塵土漫天，千軍萬馬，正鬥得十分慘烈，又見在重圍中，張郃、徐晃兩將，正圍住黃忠拚殺，黃忠在兩員猛將的圍攻下，已左支右絀，處境十分兇險。

趙子龍見狀，仰天一聲長嘯，挺槍驟馬，射入曹軍的重圍兵陣，隨手拔出背插的「倚天劍」，他獨創的「天象六合神劍」驟施，「三三不盡」，劍光三點，分射三處，曹軍兵將，稍近者立刻三人一堆，連片倒下。

但曹軍兵多，又接了曹操的軍令，非殺黃忠爲夏侯淵報仇不可，擅退者斬。因此死了一批，又衝上一批，猶如洪水，一個兵浪連着一個兵浪的衝擊過來。

趙子龍身周的曹軍雖然倒下一大片，但他統率的三千精騎，却已陷入曹軍的重重圍困中，形勢十分險惡。祇要徐晃、張郃斬了黃忠，騰出手脚，回兵合圍趙子龍，那便救人不成，自己反成了被圍殺的對象了。

趙子龍但感此戰的險惡，並不下於當年的長板坡。他不由豪氣大發，目中精光暴熾，手中的「倚天劍」迎空一抖，乍旋而回，「天象六合神劍」的第三式「九九歸眞」驟然施出，立刻便驚天動地，風雲變色。

趙子龍手中一劍，已化作「九劍」，九道劍光在曹軍的千軍萬馬上空迴旋。劍光所到之處，曹軍兵將第一排倒下九個，第二排倒下八十一個，第三排則倒下七百二十九人，簡直如天將臨凡，直殺得曹軍兵將鬼哭神嚎！

張郃、徐晃兩大猛將，正合力攻殺黃忠，眼見黃忠已氣力不繼，手中大刀越來越慢，正欲刀、槍併舉，斬刺黃忠於馬下。

就在此時，鬼哭神嚎慘烈叫聲已驀地傳入張郃、徐晃二人耳際。二人回頭一望，但見一員白袍白馬銀槍戰將，渾身形如一座太陽烈光，滾滾而來，曹軍兵將如骨牌般倒下，正向自己這面呼嘯而來。

徐晃當年在長板坡，已親眼目睹這等可怕「劍光」，不由心膽俱寒，大叫道：「趙子龍殺人劍光……快退……遲必命喪……」徐晃話音未落，已顧不得張郃，猛地一撥馬頭，斜刺裏衝出，逃命去了。

張郃亦素聞趙子龍的厲害，此時眼見連徐晃亦如驚鳥，搶先逃奔，他哪敢大意，保命要緊，立刻向黃忠虛晃一槍，趁機從側面穿出，逃亡去了。

黃忠此時，已身中數槍，血流披面。他乍見趙子龍，不由如見救星，大叫道：「趙子龍救我……」

趙子龍手中倚天劍「劍光」一回，沉聲道：「黃將軍勿驚，且隨吾身後，我帶你殺出重圍。」

黃忠此時，已不敢再恃勇，拍馬上前，緊隨趙子龍的身後，殺回漢水南岸。

趙子龍的「銀槍、劍光」所到之處，竟如泰山壓海，撕濤裂浪，曹軍兵將，暴退如洪流，無人敢阻擋。

此時，曹操在高處，親眼目睹剛才這驚人一幕，他不由驚駭道：「來將乃何人？」

他身邊的親將道：「他是常山趙子龍。」

曹操不由聳然動容道：「當日的當陽長板坡英雄尚如此神勇，傳令下去，趙子龍所到之處，不可硬抗，先避其鋒芒！」

趙子龍護着黃忠，殺出重圍，抵達漢水畔，有兵士來報，說東南面張著仍被曹軍圍困，趙子龍便要黃忠先渡漢水，返回南岸寨中。

趙子龍再回馬馳奔，殺向東南，曹軍中有不少曾於當陽長板坡參戰的舊將，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便知機先逃，趙子龍殺入重圍，救出祇剩不到三百兵員的張著，回奔漢水南岸，趙子龍令張著先行，他自己親自斷後，曹軍竟無一兵將敢追近前來。

曹操眼睜睜的瞧着趙子龍，在他的千軍萬馬中殺出殺入，先救黃忠，再救張著，左衝右闖，擋者披靡，如入無人之境，不由又驚又怒，暗道：「若不向蜀軍施一下馬威，吾將顏面何存，他不由大喝一聲道：「三軍上馬，隨吾追殺趙子龍。」

徐晃、張郃二將，雖然被趙子龍的神威弄得心驚膽戰，但曹操既然要親自追殺趙子龍，他二人又怎敢落後，於是祇好率前鋒部隊，從後面追擊。

此時，趙子龍已會同張著，殺回漢水南岸寨中，守寨的部將張翼出來接着，突見後面塵土飛揚，知是曹軍大部追殺前來。

趙子龍慨然道：「不可！若關寨門，必示敵以弱，吾當年單人匹馬，視曹軍八十萬仍如草芥，今日

有兵有將，又何足懼哉！你速率弓弩手於寨外壕溝埋伏，刀槍內斂，金鼓不鳴，大開寨門，待吾號令！」

張翼領令去佈置，趙子龍單槍匹馬，立於大寨營門之外，等待曹軍殺到。

張郃、徐晃兩將，率前鋒追殺而來，追近趙子龍營寨時，天色已漸暗黑下來。

張郃戰馬奔至寨前百丈，見寨內寂然，寨門大開，趙子龍單槍匹馬，挺立寨外，心中不由又驚又疑，勒馬向徐晃道：「趙子龍……他到底弄甚玄虛？」

徐晃亦驚疑不定，道：「趙子龍智勇雙全，決非魯莽之輩，他如此陣勢，必有計謀伏後。」兩人駐馬察看，竟不敢再進半步。

正驚疑間，後面曹操已奔到，見前鋒不動，不由大怒道：「吾大軍數萬，尚怕趙子龍區區數千兵嗎？傳令前鋒，速向前衝！」

曹軍接曹操軍令，大喊一聲，殺上前來，見趙子龍依然屹立不動，又大叫一聲，翻身奔回。

趙子龍趁勢銀槍一舉，傳令放箭，張翼伏兵在壕溝中萬箭齊發，向曹軍飛蝗般射去，曹軍猝不及防，紛紛被箭矢從背後射倒。

此時天已黑寂，伸手不見五指，曹操在軍中不由大駭，暗道：莫非又是孔明的「華容道之計」，欲斬我曹操人頭麼？趙子龍並非關雲長，哪還會手下留情哉！他大駭之下，先就撥馬而逃。

曹軍見了，更如退潮般飛逃。背後鼓角齊鳴，蜀軍衝殺而出，曹兵狂逃，自相踐踏，逃抵漢水畔，被水淹死的不計其數。

趙子龍、黃忠、張著、張翼趁勢率軍從寨中殺出，一路追殺，曹軍狼狽而逃，連漢水北岸的糧草亦顧不得保護。被孔明密派劉封、孟達二將，突出北山，將曹操搬到北山的糧草燒光。

曹操又驚又駭，再也不敢停留，連夜逃回南鄭去了。

漢水北山一役，曹操不但爲夏侯淵報仇不成，反折了多員部將，更損失了部份糧草，連漢水北山亦被蜀軍攻佔，所受挫折十分慘重。

趙子龍派人去向孔明、劉備告捷，劉備和孔明率軍親赴漢水，部署向南鄭進攻。

劉備向黃忠打聽，趙子龍如何救援，反敗爲勝，黃忠將經過的情形說了，道：「若非子龍的神威，黃忠這顆白頭早掉在北山脚了。」

劉備不由歎道：「漢昇你是征西大將，而子龍却一身是膽，乃吾軍之虎啊！」自此，趙子龍便被號稱「蜀軍之虎」，令曹軍聞之膽寒。

經定軍山、漢水北山二大戰役，漢中曹、劉爭奪戰，幾乎已成定局。曹操雖仍擁兵三十萬，但須各處分兵防守，漢中的糧草，又被斷被奪大半，從後方許昌運來，千里迢迢，已根本趕不及，曹軍陷入糧荒的恐懼，戰力驟減，面對主動出擊，糧草豐足的蜀軍，曹操的三十萬大軍，反而被逼處於十分不利的困守危局。

* * *

情勢對曹操已十分不利，連一向信心不足的劉備，亦敢從容斷定：「曹操此來已無能爲，吾料必得漢中矣！」

但曹操仍沒有退軍的打算。因爲漢中重鎭——南鄭，仍在他手中；作爲南鄭的屏障，漢水北岸，亦仍在曹操大軍鎭守之下。同時，他已派人飛赴許昌，從許昌調運糧草及兵械增援，祇要堅守到許昌的糧草運到，曹操依然有把握擊敗劉備的區區十五萬蜀軍。

曹、劉兩軍，在漢水兩岸相峙了一段時日。曹操已接報，說許昌的增援，不日將趕抵漢中。曹操的信心又陡增，下令徐晃爲先鋒，先打一場勝仗，重振軍心。但曹操並不知道，此時劉備和孔明已親赴漢水南岸，且集結了十萬大軍，正作進攻南鄭的戰略部署。

徐晃由一位漢中人王平爲副將引導，從僻處渡過漢水進逼蜀軍。

曹操則親率大軍五萬，屯駐定軍山北面，準備配合徐晃，進攻蜀軍。

徐晃在王平引導下，渡過漢水南岸。徐晃忽然下令，在南岸背水列陣。王平吃驚道：「背後乃河流急浪，若要退軍，必兇險極了！」

徐晃却傲然笑道：「吾軍連敗，士氣不振，吾正要學當年的韓信，背水爲陣，來個『置諸死地而後生』，令三軍奮勇作戰，以勝蜀軍！」

王平不以爲然的道：「當日韓信知對手無謀，才敢用此計；目下將軍能勝趙子龍、黃忠的用兵才華嗎？」

徐晃見王平話中有嘲諷意味，不由怒道：「廢話！你若害怕，可在此率步兵阻擊，看吾統馬軍痛擊蜀軍！」

徐晃不聽王平苦勸，決依「背水之戰」爲例，在漢水之畔列陣紮營，他則率一萬騎兵，進逼漢水南岸的趙子龍和黃忠大軍。

黃忠對趙子龍道：「徐晃有勇無謀，乃匹夫之勇。吾等且暫時按兵不動，待其兵疲，你我分兩路痛擊。」

趙子龍欣然道：「甚佳，便依你之計而行吧！」

趙子龍與黃忠，各率一部據守營寨，却並不出戰。徐晃率軍叫罵挑戰，趙、黃二將祇不理會。直到

傍晚，曹軍前軍忽然向蜀軍發箭，箭如飛蝗，向蜀軍營寨射來。

趙子龍派人告知黃忠：「徐晃突然放箭，吾料乃其退兵之兆，可趁勢出戰痛擊！」

黃忠欣然答應，於是趙、黃二將，各率生力軍殺出，向徐晃兩面夾擊。徐晃軍本已疲困，怎抵得住蜀軍的勇猛？當下稍觸即暴退，被逼跳進漢水河中，爭先恐後逃命，哪還有半分「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戰鬥力？

曹軍死傷無數，徐晃退回漢水北岸，才勉强立住陣脚，他斥責王平道：「汝見吾軍勢危，爲何不救？」

王平反駁道：「我若來救，連此營寨亦保不住了！吾屢勸將軍勿盲目仿效古人之計，將軍不聽，致有此敗。」

徐晃心性高傲，被王平如此搶白，心中恨怒，欲尋借口殺掉王平。

王平知徐晃有殺己之心，在當晚便放火燒寨。曹軍大亂，徐晃大駭，棄營逃走。王平趁亂，渡過漢水，前來投奔趙子龍。

趙子龍熱情相待，又帶他去見劉備。劉備見王平精熟漢中地理形勢，不由大喜，當即封王平爲副將軍，兼蜀軍的向導使，負責引路進兵。

當夜徐晃逃回曹操大營，將戰敗的責任推到降蜀的王平身上。曹操果然大怒，他不責徐晃，反而再令他爲先鋒，自己親率大軍，前來搶奪趙、黃二將的漢水南岸營寨。

趙子龍見曹操親統十萬大軍來犯，自己的兵力却僅得二萬，實力懸殊，便主動放棄營寨，退回漢水西面的劉備大營前沿陣地，佈陣列兵。

曹操在漢水東面佈陣立寨，兩軍隔了一道漢水對峙。曹操因未明劉備、孔明大軍的動向，也不敢貿然進攻，在漢水東面暫採守勢，以觀蜀軍的動靜。

漢水西面的蜀軍前沿陣地，趙子龍和黃忠的防守兵力，僅得二萬，與曹操的十萬大軍對峙，兩人心中均有點不安。暗道：若曹操窺透吾軍虛實，搶先進攻，前沿陣地必難堅守，屆時劉備的中軍大營便直接受曹軍的强大壓逼了！

就在此時，孔明忽然深夜蒞臨。趙子龍見了孔明，如見指引北斗星，緊握孔明的手道：「義兄抵臨，吾心安如磐石了！」

黃忠亦大喜道：「幸得軍師降臨，吾與子龍正憂心對岸曹軍兵力强大，此前沿陣地難守呢！」

孔明微微一笑，也不多言，由趙子龍親自護衛，潛行到漢水河畔，偵察地形。

孔明發現，在漢水東面上游處，是一座連綿數十里的山丘，可潛伏兵近千人。且與曹操的前沿陣地相距不到五里路，猶如一柄利刃，直插曹軍的胸腹要害。孔明目睹之下，不由微微一笑，向趙子龍悄聲道：「吾以『疲兵之計』，令曹軍不攻自敗！」

回到營寨，孔明即吩咐趙子龍道：「子龍，你一人可抵萬人大軍，此重任足可肩負也。可即率五百兵員，帶備鼓角等物，伏於漢水上游山丘，然後再或到半夜，或黃昏，但聽營寨中炮聲一響，便擂動戰鼓，炮響一次，便擂鼓一番，但切勿輕出。吾自有妙計安排！」

趙子龍毫不猶豫，欣然道：「是！子龍領令！」說罷，即出營，率五百兵士，乘夜潛行到漢水上游山丘，依計埋伏。

孔明待趙子龍出發去後，即僅率十數親兵，登上就近的高山，居高臨下，窺探曹軍的情形。

第二天，曹操派軍前來挑戰，蜀軍前沿陣地却絕不出戰，就連弓弩也不發一支。曹軍驚疑，到傍晚祇好先退回營。

就在當晚，夜深人靜，孔明在山峯高處，清楚見到曹軍營寨，已熄燈安歇，便令營中蜀軍放一響號炮。

號炮一響，在漢水上游山丘埋伏的趙子龍，即令兵士吹響號角，敲響戰鼓，於夜深之中，格外震耳。

曹軍聽聞，不由大駭，以爲是蜀軍前來劫營，連忙起來出戰。但出到營外，却一片寂靜，祇好又返營歇息。曹軍剛歇，號炮又響，鼓角又鳴，再加吶喊，山迴谷應，驚天動地。曹軍又慌忙出營迎戰，不料却又是虛驚一場。

一連數日數夜，每夜三番數次驚擾，令曹軍兵將十分疲困。曹操部下諸兵將，均吃過孔明妙計的大虧，連曹操自己亦心有餘悸，他爲安全起見，下令營寨後退三十里，以細觀動靜。

孔明知曹軍退後三十里結寨，向劉備微笑道：「曹操雖明兵法，但疑心太重，吾投其弱點，以疑兵之計，令其驚疲，曹操必已心神不定矣！」

孔明毫不遲疑，下令大軍五萬，由劉備親率，渡過漢水，背水紮營。

劉備奇道：「軍師欲效當年韓信，行『背水之戰』計策嗎？但當年韓信兵力不足，對手强大，才被逼行此險着，以激勵士氣，吾軍今日與曹軍旗鼓相當，爲甚以此險着制勝呢？」

孔明微笑道：「吾正欲令曹操視吾軍爲弱也，否則怎可令他放膽

出戰，而用計破之？吾此乃反『背水戰』之計中計也！可如此如此，曹軍必敗無疑。」

劉備聽了，不由大喜道：「先生之能，比之當年的韓信、張良，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孔明淡然一笑道：「吾之所爲，不過順應天機演行大勢而已。」

曹操見劉備親率大軍，渡過漢水，背水紮營。便向諸將大笑道：「孔明軍詭疑之計，欲誘吾渡水出戰，他便可於中途擊之，吾偏不中計，以退爲進，其計自然不攻自敗也！如今却可放膽準備與蜀軍決一死戰！」

徐晃道：「前時不出，爲甚此時却要與蜀軍決戰？」

曹操呵呵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此時吾已破孔明的疑兵之計，他自知兵弱，才被逼擺下『背水之陣』，欲令蜀軍『置諸死地而後生』，以此激勵兵將鬥志。可惜吾已窺破其弱，决以泰山壓頂之勢，一戰而破之！」

徐晃連番吃虧，心中驚疑不定，但也祇好讚道：「主公神機妙算，無人可及！」

第二天，曹操即令徐晃爲先鋒，統領三萬精兵，先向蜀軍發起進攻。他自己親率五萬中軍，準備趁蜀軍潰敗之際殺出，全殲劉備的主力。

徐晃率三萬精兵，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蜀軍的大營發動進攻。蜀軍方面，僅派出劉封迎戰。徐晃不消三個回合，便令劉封手忙脚亂，招架無力，祇好狼狽撥馬而逃。徐晃瘋狂追殺蜀軍，曹操亦在中軍傳下令旨：「誰擒得劉備，便封爲蜀川之主！」徐晃所統的三萬精兵，因而士氣大振，猶如出山猛虎，向蜀軍攻來。

蜀軍大敗，向漢水潰退。沿途掉營棄寨，馬匹軍械，丟滿道上，狼狽之極。

曹軍見了，皆爭相拾取，再顧不得向前追殺蜀軍。徐晃亦被眼前的景象弄得驚疑不定，不知所措。

曹操在中軍得知前鋒情形，不由大驚，向徐晃緊急傳令：「前鋒速退！但有下馬拾取一物者斬！」

徐晃接令，祇好喝令前鋒兵將上馬速退。

不料就在此時，潰退的蜀軍忽轉回頭，成扇形展開，中央殺出兩支生力軍，一支由黃忠統領，一支由趙子龍統率，勢如猛虎下山，向曹軍掩殺過來。徐晃見了趙子龍的白馬銀槍便心驚膽顫，他先就撥馬而逃，根本不敢接戰，曹軍三萬先鋒兵將，更爭相回奔逃命。於是，三萬鐵騎，反成了曹操中軍的尅星，如翻江倒海的衝捲過來，曹操中軍根本站不住脚，被捲着逃奔。

曹操逃近南鄭，忽然接報，說張飛、魏延，已趁城內空虛，一攻而破了！

曹操見背後劉備大軍仍追殺而來，不由大駭，他連漢水也不敢回去，下令三軍繞道逃向漢中的邊關陽平關去了。陽平關後，便是曹操統豁的中原之地。曹操向陽平關逃奔，顯然他已打算放棄漢中，撤回中原。

孔明在追擊曹操的中途，却忽然下令，由黃忠統小部兵力，尾隨曹軍佯追。主力大軍由趙子龍率領，直插漢中城。漢中城的曹軍僅得五千兵力防守，趙子龍僅花一個時辰，便攻進漢中城內，迅速殲滅了守城的曹軍，一舉奪取重鎮——漢中城。

至此，漢中九郡大片領土已多半被蜀軍攻佔。曹操被逼退守與中原交界的陽平關。漢中的局勢已大致平定了。

曹操困守陽平關，進亦不能，退亦不得；因爲若進而再戰漢中，三軍屢敗，鬥志已失，糧草又不繼，貿然再戰，難免再敗。若退出陽平關，後面便是中原地域，若劉備趁勢進攻，則中原危矣。

曹操進退兩難，心神不定，因此連軍中口令亦脫口呼出「鷄肋」二字。不料被行軍主簿「軍中秘書」楊修獲悉口令，窺破曹操進退兩難，有退意的心思，搶先收拾行裝，準備退走。

曹操本來已很討厭楊修聰明而不知收斂，此時又値心煩意亂，聞訊不由大怒，以「擾亂軍心」之罪，下令將楊修斬首示衆。

他斬了楊修，一時又不好轉口退兵，於是祇好繼續留守陽平關，坐困愁城。

孔明對曹操困守的陽平關，却圍而不攻，故意讓曹操回一口氣。因爲孔明深知，若將曹操逼急了，他必定主動與東吳修好結盟，騰出兵力，前來對付蜀中，曹操尚有雄厚實力，若傾他全國之力，進攻蜀中，則蜀中危矣。因此孔明決定，不急於攻取陽平關，令曹操猶豫不定，進退不得，以爭取漢中爭奪戰的全局勝利。

孔明趁曹操在陽平關困守，猶豫不決之機，下令三軍迅速攻取漢中的其餘城池。留守的小部曹軍，眼見曹操已退守陽平關，知他已放棄漢中，因此再無鬥志，蜀軍一到，非逃即降。很快，蜀軍便將漢中的全境攻佔。

此時，孔明又趁勢命令最接近陽平關的大將馬超，向曹操發動連綿的攻擊。但攻而不出全力，以便向曹操保持壓力。

曹操的軍事及心理壓力越來越

大，而且他已年登六十五歲，自知已是入暮之年，時日無多，進取的雄心已失，能夠保全已有的基業，他便心滿意足了，因此下令退兵。

趁曹操退軍之際，孔明又令馬超沿途追擊，令曹操心驚膽戰。直到安全退返許昌，曹操才大大的鬆了口氣。

至此，漢中的曹、劉爭奪戰，以曹操損失十萬兵力，失掉漢中九郡，慘敗告終。

而劉備不但已佔據蜀川，更取得漢中爭奪戰的全勝，穩據漢中，作蜀川的屛障，進可北伐中原，退可固守蜀川，他的實力，已足可與東吳的孫權併駕齊驅了。

天下三分的奇局已經形成，而「三國雄峙、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又將如何演進呢？

三王封號　定魏吳漢

曹操率軍敗退回許昌，不知如何，他的心性竟然大變。當年他從赤壁慘敗而回。終日留在丞相府中託病不出。此時他從漢中慘敗回來，却顯得十分亢奮。

在返回許昌的第二天，曹操便突然帶劍闖入皇宮，也不必漢獻帝相召，更不必事先奏報。

此時漢獻帝正與伏皇后共坐一席，喁喁私語，伏皇后見曹操身帶佩劍，忽然闖入，不由大驚，慌忙站起。漢獻帝亦渾身抖戰，驚駭不已。

曹操詐作不見，也沒向漢獻帝行拜見之禮，更不必說行「三跪九叩」的謁皇大禮，就連拱手揖拜的禮儀也省去了。曹操大步走到漢獻帝面前，劈頭一句便道：「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如何處置？」

漢獻帝心驚膽戰，不知如何回答，但深知不答又不成，無奈只好道：「一切任憑魏公之意處置好了！」

不料曹操一聽，便借題發揮的怒道：「陛下口出此言，外人聽聞，豈非懷疑吾欺負君主嗎！」

漢獻帝無奈只好又道：「魏公肯仍以我為帝，吾亦只好接受；若魏公不樂意，吾便捨此帝位遠避便了。」

曹操一聽，目中兇光暴熾，他欲借勢發作，忽然頭部一陣劇痛，眼前浮現出他的祖宗夏侯海的怒容，一句令他驚駭的話語又响了起來：「阿瞞，你殺戮太多，血煞兇氣久積，你原來連命中的『王者之氣』，已被『血煞』剋化掉！你此生決無『王者之命』了！」曹操頭痛難忍，竟無法說話。

他無奈只好怒目瞪着漢獻帝，好一會，才恨恨的走出去了。

漢獻帝的侍從，待曹操出去，過了好一會，確證他不會折回，才向漢獻帝密奏道：「曹操意，似欲自立為王，不久必篡位而立矣。」

漢獻帝聞奏，根本無言以對，他與伏皇后相擁痛哭，十分淒切。

伏皇后哭了一會，忽然含淚對漢獻帝密語道：「臣妾父親伏完，早有殊殺曹賊之心，臣妾打算寫一封密函，與父謀計，除此國賊！」

漢獻帝一聽，不由嚇得面青唇白，顫聲道：「昔日董承有殺曹之意，謀事不密，反被抄斬九族。若你與國丈相謀之事洩漏，朕與你必難保生命也！吾這掛名皇帝當與不當並不要緊，愛卿生命珍貴啊！」

伏皇后銀牙咬緊，一字一句的道：「如今日夜如坐針氈，提心吊膽，朝不保夕，臣妾但感生不如死！因此請皇上拚死一試！」

漢獻帝見伏皇后已決心以死相拚，出於保衞他自己的帝位，若要加反對，便顯得貪生怕死，連婦人女子也不如了，於是無奈的道：「皇后其志可嘉，但要行事，却靠誰人帶信出宮呢？」

伏皇后道：「皇上，臣妾以為，內侍中唯穆順忠義，可託之大事。」

於是漢獻帝召內侍穆順入內室，喝退左右，獻帝和皇后，向穆順哭訴道：「曹操早晚必篡奪朝政帝位，朕欲令國丈討賊。朕左右之人，皆為曹賊心腹，無一可託，今唯有穆內侍可為朕分憂也。」

穆順叩首道：「皇上所託，奴才萬死不辭！」

伏皇后寫了一封密函，交給穆順。穆順將密函藏於頭髮內，潛行出宮。

穆順潛入大將軍伏完府中，將密函呈交伏完。伏完閱書後沉吟道：「曹操在朝中勢大如天，單靠內宮之力，決難除去，今唯有請皇上出密詔，令東吳孫權、西蜀川劉備二人討賊。待曹操出都征討，則可趁機發難，曹操可一舉除之。」

伏完說罷，再寫一封回函，交給穆順。穆順仍將回書藏於髮內，告辭伏完，準備再潛返宮中。

不料曹操的耳目衆多，早有人密報曹操，說內侍穆順，出入伏皇后父伏完府中，曹操接報，親率武士，在宮門外等候。

穆順回到皇宮，在宮門外被曹操迎頭截住。曹操沉聲喝問道：「汝往何處去？」

穆順心驚，但仍強作鎮靜，回道：「魏公，皇后有病，命奴才出外延醫求治。」

曹操道：「那醫者在甚麼地方？」

穆順無奈道：「回魏公，醫者稍後才進宮。」

曹操冷笑道：「汝非去求醫，而是求兵吧！」他喝令武士搜穆順身上，武士遍搜穆順身上，並無任何發現。曹操冷冷的道：「既無夾帶私藏，讓他回宮！」

穆順暗中鬆了口氣，他慌忙舉步入宮，不料剛走了幾步，一陣寒風吹至，穆順頭戴的帽竟被吹落地上。曹操喝住穆順，令武士搜查落帽，並無發現，曹操令將帽交還穆順。穆順接過帽子，却由後倒戴頭上。

曹操疑心驟起，下令搜穆順之頭。武士在穆順的頭髮中，果然搜出一封密函，交給曹操。曹操即時拆視，見信中內容，不由勃然大怒，下令將穆順收押密室，嚴刑逼供。穆順倒甚有骨氣，拚死不肯招供。

曹操盛怒，令起兵三千，當夜圍住伏完府，入內搜查。終搜出伏皇后致伏完的密函。曹操也不再審問，下令將伏完的宗族收入獄中。

第二天，曹操即令人帶兵入宮，當着漢獻帝的面前，將尚未起床的伏皇后扯住頭髮，押去見曹操。伏皇后向漢獻帝哭道：「皇上難道不能救臣妾一命麼？」

漢獻帝亦哭道：「吾之生命亦不知何時了結啊！」

武士將伏皇后押去見曹操，伏皇后已知生命難保，她此時披頭散髮，玉容慘淡，却嘴唇緊抿，不發一語，並無向曹操哀告求免。

曹操却變得十分亢奮，也不考慮後果，當即向伏皇后戟指痛罵道：「吾令汝等得保帝后之位，汝等不知感激，反欲招引外賊，加害於吾！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容汝不得！」曹操說罷，即喝令武士，將伏皇后當場亂棒打死。

曹操仍不解恨，又下令將伏皇后的父親伏完宗族二百餘人，押去刑場，當衆斬殺。再派人入宮逼漢獻帝與伏皇后所生的兩子服毒自殺。但不知為甚，曹操却下令保留伏皇后所生的兩位女兒生命，不但不殺，反而下令好好照料。伏皇后所生的兩位公主，因此可以保存生命。

曹操殺了伏皇后宗族二百多人，他的性情變得越發亢奮。他將侍中王粲、和洽二人，召進丞相府，密授一番。

王粲、和洽二人奉了曹操的主意，開始在朝中向文武百官動議，尊奉曹操由魏公晉魏王之位。

曾一度是曹操的心腹謀臣，現任朝廷中書令(等同副丞相)的荀攸，聞曹操欲晉位為王的訊息，深感不安，連忙入丞相府拜會曹操。

荀攸亦精於「人相」之學，他自赤壁戰後，獲悉曹操拜祖墓遇異兆，再加當面審察，對曹操的運命已有判斷。他因此深感非要向曹操進言不可。

曹操見荀攸到訪，猛地憶起，當年赤壁慘敗，荀攸曾勸他回鄉拜祖，却於拜祖之時驚聞異兆，令他惶恐不安了數年，心中不由又驚又怒，便沒好氣的道：「既中書令到來，召入便了！」

荀攸心中惴惴不安，進內堂拜見曹操。曹操沒好氣的道：「中書令到訪，有何貴幹？」

荀攸見曹操神色惱怒，心道：此事若向他提起，必惹他反感；但事關曹操的運命前程，却又不得不說，無奈硬着頭皮道：「下官此來，是與丞相商討侍中王粲、和洽二人所議之事。」

曹操一聽，目中不由兇光一閃，沉聲道：「原來乃為王粲等勸吾晉魏王位之事而來，中書令對此有何見解？」

荀攸道：「吾以為，此事萬萬不可！」

曹操微哼一聲，道：「為甚麼萬萬不可？」

荀攸道：「一來丞相已位至魏公，榮加九錫，人臣之極矣，今若再晉王位，於朝廷法度不合。」

曹操冷笑道：「嘿，那二來又為甚呢？」

荀攸道：「二來丞相本命之『王者氣』，已被『血煞』剋化，若勉强逆天運而行，恐大折壽數也！而且……」荀攸忽然一頓，欲言又止，似甚感難言。

曹操道：「嘿！而且甚麼？」

荀攸咬了咬牙，硬着頭皮，道：「而且丞相當日赤壁歸來，往祭祖墓，不是已親眼耳聞目睹祖宗所示的異兆麼？丞相祖靈既預斷丞相絕無『王者之命』，否則必遭天譴。丞相怎可不加提防？再說……」

曹操的臉色此時十分陰沉，道：「又再說甚麼？」

荀攸咬了咬牙，道：「丞相命宮『鵝鴨』位已現青氣，此乃不利壽數之兆也。而『鵝鴨』命宮』主六十五歲位，丞相今年剛好壽登六十有五，不得不小心防備，綜上三點，吾以為，丞相決不宜妄動晉王位之念也！」

曹操一聽，不由嘿嘿冷笑，怒斥荀攸道：「當日汝勸吾回鄉拜祖，說是利於吾之大業，今日却來說三道四，簡直一派胡言，妖言惑衆，若非念汝跟隨多年，此刻便先治汝辱吾之罪！」

荀攸連忙解釋道：「吾大膽進言，乃為丞相的運命壽數着想啊！」

曹操重重的冷哼一聲，道：「汝不必多言，吾既已年登六十有五，正該及時實踐吾之大業目標，吾之目標大業達成，折壽與否，與

汝有何相干，汝出去，勿再在此亂語胡言！」

荀攸長歎一聲，無奈告退而出。他返回中書令府，忽接心腹來報，說曹操在他走後，將王粲、和洽二人召進相府，對二人道：「荀攸此人，想必欲仿效當日的荀彧矣！」

荀彧當年因勸阻曹操晉位「魏公」，被曹操以一個空食盒逼令自殺。荀攸聞悉此事後，心中憂心忡忡，久憂成疾，一病身亡。

荀攸已逝，朝中更無人敢反對曹操晉位爲王，不久，便由王粲、和洽二人領頭，聯合文武百官，向漢獻帝進表，奏請封曹操爲魏王。

漢獻帝怎敢不答應？於是下詔晉封曹操爲魏王，出入車馬服飾，概依天子禮儀，又爲曹操建魏王宮，册立魏王太子。曹操假意三次拒絕受封，最後却欣然受領。於是，曹操位同朝廷天子，奇貴爲王。

曹操既受封爲王，自然便須確立太子「王儲」。此時曹操有子四人，長者是曹丕，次子曹彰，三次曹植，四子曹熊。

曹操的次子曹彰，軍中號爲「黃鬚兒」，神力驚人，可徒手與猛獸搏鬥，是典型的武將，並無繼位爲王者的心思。四子曹熊，因排名爲四子之末，亦知決無太子之份，因此也並無參與太子之事。

能夠而且有意競爭太子位的，便只有長子曹丕，三子曹植二人。

曹植爲人心性聰慧，文章辭彩驚人，又十分乖巧，甚得曹操的歡心，相較之下，長子曹丕便陰沉多了，並不善討好曹操。因此表面上太子之爭，極有利於曹植。

曹丕心感不妙，便向中大夫賈翔求計，賈翔深知曹操已時日無多，日後的朝政江山，必落入太子手上，便趁機匡扶曹丕，讓他順利奪得太子之位。

於是每逢曹操出征或遠行，諸子前來送行，曹植必賣弄才學，歌功頌德，討曹操的歡心。次子曹彰只知請戰逞勇，四子曹熊只會惶恐而立。

而曹丕却於辭別曹操時，一言不發，淚流滿面，殷殷而拜，依依難捨，連曹操的左右亦爲之傷感。

曹操心中便斷定，曹植有才華，但心性浮誇，曹丕穩重，對自己極有誠心。

曹丕又依賈翔授計，買通曹操的近侍，經常在曹操面前說曹丕的好話。於是曹操的心更傾向於曹丕了。

一日，賈翔入王宮見曹操。曹操問賈翔道：「孤欲立太子，你以爲誰爲適合人選呢？」

賈翔沉吟不語，過了一會，才道：「魏王，吾剛才正思袁紹、劉表二人父子之事。」

曹操一聽，即呵呵大笑道：「孤明白了！袁紹、劉表二人之基業，皆壞於浮誇之子身上，能保吾基業的，祇有誠實沉穩者也！」

於是曹操不再猶豫，下旨封立長子曹丕爲太子。至此，曹操的「人謀」似乎已戰勝了「天意」及「運命」，他不但自己晉身爲「王」，且爲他的子孫確立了「王者大業」。不可逆違的「天機」似乎也向曹操這一代梟雄屈服了。

* * *

曹操稱王的消息，迅速傳入蜀川。

此時漢中已全局平定，劉備坐擁益州、漢中、荊州三郡，無論領土、軍力、物力，均足以與曹操、孫權抗衡。三國鼎立的奇格終於在中華九州大地上形成了。

三國奇格既已形成，那「三王鼎立」的大勢亦必定隨之確立。

曹操稱王的訊息傳入蜀川成都，文武百官聞訊，均萌尊劉備爲帝的願望，但誰也不敢向劉備進言，衆人商議之下，派法正爲代表，前來拜見孔明。法正道出文武百官欲尊劉備爲帝之意。孔明道：「吾亦有此意，不如吾等一齊往見主公吧。」

於是孔明和法正齊赴劉備府上拜見。劉備見孔明和法正二人到訪，深知兩人均蜀川的棟樑，不敢怠慢，連忙親自出門口迎進。

孔明、法正二人向劉備拜見了。孔明微笑道：「法正有事向主公稟報，邀吾同來。」

劉備忙道：「法太守有何高見？」

法正再不猶豫，向劉備道：「曹操稱王，其篡漢之心路人皆知矣。今天下無主，主公仁義佈於天下，又已坐擁兩川之地，宜順天而行，即登帝位，以名正言順，討伐國賊，主公不必猶豫，祈速登位！」

劉備一聽，覺得十分突然，他毫無心理準備，因此忙道：「法太守所言差矣！劉備雖爲漢室宗親，畢竟乃漢之臣子也。若登帝位，即屬反漢，與曹操的篡漢自立，有何分別？此事決計不可！軍師洞悉天機，必贊同吾之見解，阻止彼等吧！」

孔明道：「不然，當今天下分崩離析，羣雄併起，各霸一方。四海之內，德才之士，之所以捨生忘死爲主效力，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主公若因守義避嫌，拒絕衆議，恐失衆望，此乃務虛名而招實禍之不智也。」

劉備道：「此議祇怕是法太守一人之意吧！」

法正一聽，呵呵笑道：「是否法正一人之意，主公大會文武百官，便知底細也！」

劉備果然當即召集文武百官，於府中議事大堂聚會。文武百官果然衆口一辭，皆勸劉備進登帝位。

劉備決然的道：「要吾僭居帝位，吾決計不從，一切且從長計議。」

文武百官均大聲道：「主公若再推辭，祇怕人心渙散矣！」但劉備祇是不肯點頭答應。

孔明微一沉吟，便道：「主公平生仁義創基立業，必定不肯於此時僭稱帝號。如今既坐擁荊、襄及兩川之地，可暫稱爲漢中王。當日高祖劉邦，亦是先稱漢中王，再進而一統天下稱帝位也。」

文武百官均齊聲贊同。

劉備猶豫道：「主公等雖欲尊吾爲王，但未得天子明詔，亦是僭越也。」

張飛此時忍不住大叫道：「當今世上，異姓之人，皆欲自立爲君。何況哥哥乃漢室宗親？休道漢中王，便稱皇爲帝，有何不可！」

劉備一聽，斥責張飛道：「汝勿多言，欲陷吾於不義嗎？」

張飛咬牙不語，孔明見狀，便向劉備道：「主公宜從權應變，不必拘執於常理。今可先進王位，然後表奏天子，亦合法度也。」

劉備見孔明一力堅持，知再難拒絕，否則便會引致百官離心，軍心渙散，無奈祇好答應先進位漢中王。

劉備既進位漢中王，文武百官自然須另行封賞。於是立子劉禪（即阿斗）爲太子。孔明爲軍師丞相，總理軍國要事。法正爲尚書令，協助孔明處理朝政。

又加封關羽、張飛、趙子龍、馬超、黃忠爲五大虎將，魏延爲漢中太守。

劉備進位爲漢中王，曹操稱魏王，孫權號吳王。就這樣，在魏國、蜀國、吳國三國併立的同時，劉備、曹操、孫權三王也最終鼎立了。

「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已演進到最後的巓峯，就如孔明等「天機門」中人，於天目山所見，中華九州玉宇雲空，併舞「青龍、赤龍、白兔」三大「龍氣」，如三陽灼灼耀於天際，驚世奇景，神幻詭異之極。

不過，「物極必反」，「陰極爲陽、陽極化陰」，乃乾坤萬物永恆的演進軌跡，虛玄神幻如「天機大勢」的演行，似乎亦難於脫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似乎是天機大勢演化的永恆軌跡。

* * *

就在「天下三分、三王鼎立」的奇格最終形成的一天，在北通曹魏、南連孫吳，西接劉蜀的荊、襄古道一座茶亭中，有男女老少五人，正在茶亭內喝茶。兩位老者俯仰低昂，高談闊論，三位少年男女一面留心傾聽，一面忍不住互扮鬼臉逗笑。

祇見兩老中較年邁的老者，忽地不服氣道：「左老哥！吾決計不信，人之謀力，便不可以改變人之天運與本命！若然如此，爲甚憑龐老前輩的『地脈』之學，可令乞丐變巨富，草野作帝王呢？」

年紀似乎較少的老者一聽，不由呵呵笑道：「管老弟，吾雖不精龐老哥那見鬼的地脈之學，但聽說地力造人，亦須看其人的本命運氣，本命與地脈相配，才能相輔相承，決非等閑的『乞丐』可變『巨富』、『草野』可作『帝王』啊！不然爲甚劉備有一衆天機門中人爲他效力，劉備又以甚麼『仁義』爲本，人謀之力不可謂不强，但他的運勢却最艱難曲折，三王之中其勢最弱呢？」

原來這二位老者，便是當世三大奇人中的「仙靈老人」左慈，「神相」管輅。經多年塵世歲月的磨練，左慈的容顏依舊，反而管輅却滿臉滄桑，因此反而比不知年歲的老左慈顯得老邁了。

而三位少年男女，便是「神相」管輅的嫡傳弟子諸葛均、「仙靈老人」左慈的得意徒弟諸葛慧和笑猴兒。三人之中，諸葛均已是一位青年男子，反而諸葛慧和笑猴兒，因修練的是「仙靈神功」，與老左慈一般，「仙靈妙容」常駐，雖年歲漸長，外表看來，却依然是活潑天眞的少年男女。

此時，諸葛慧聽她的「師傅爺爺」如此高論，忍不住格格笑着附和道：「是啊！管老前輩，若說人謀之力，可以改變天勢運命，那爲甚龐老前輩却斷言，曹操本命中的『王者之氣』，已被他一手造成的『血煞』消解了呢？」

管輅道：「雖然如此，但曹操畢竟已成王者之身，他的魏王宮已建，魏太子已立，一切已成定局，這豈非『人謀勝天』麼？」管輅一頓，目注諸葛均，道：「均兒，你以爲是否如此？」

諸葛均心性嚴謹，十分尊敬他的授業恩師，因此一聽便肅然的道：「師傅，均兒蒙授藝多年，雖有所悟，但與曹操素未謀面，因此不敢妄下判斷，請師傅指教。」

老左慈一聽，呵呵笑道：「管老弟！你我的幫腔似乎不濟啊！你的寶貝徒弟太過執着古板，怎及我的孫女徒弟嬌妙靈慧？」

管輅微一沉吟，忽地斷然的道：「不然，吾道首重嚴謹，均兒不

妄判斷，正是吾道成功的首要條件也。左老哥，在此空泛爭議無益，不如闖入許昌，面見曹操，當面實地印證吧！」

笑猴兒一聽，不由拍手頓足哈哈笑道：「好極了！這叫『五虎將大鬧許昌城』啊，想必熱鬧極了！」笑猴兒跟隨老左慈修練多年，他原潛的猴性，已洗脫，已變成仙家的活潑矯健。

諸葛慧却秀眉緊皺，道：「好個鬼！此行入許昌，祇怕是『羊入虎口』去送死呢！」

笑猴兒奇道：「師妹，爲甚是去送死？」

諸葛慧微嘆口氣，道：「笑師哥，你知道我的二哥諸葛亮，乃當今漢中王劉備的護國大丞相大軍師麼？曹操怎會不恨我二哥入骨？他若知悉諸葛亮的弟妹在許昌城出現，必欲除之而後快！曹操殺人已紅了眼，徐州幾十萬百姓生命，伏皇后的宗族二百餘人，他一口氣便殺光了，他又怎會手下留情，放過他的大對頭諸葛亮的親人？」

笑猴兒道：「雖然如此，但有師傅和管老前輩照護，曹操怎殺得了師妹和諸葛均哥哥呢？」

諸葛慧道：「笑師哥！若是江湖中的單打獨鬥，憑師傅的『仙靈神功』，自然打不過亦逃得了；但曹操出動的必定是城中的千軍萬馬，圍攻之下，師傅的『仙靈神功』也無所施其技也！除非……」諸葛慧忽然一頓，俏眼一亮，心神俱往的怔了怔。

笑猴兒不由大奇道：「師妹！除非甚麼？」

諸葛慧神往的喃喃道：「除非……二哥孔明、子龍哥哥，雕雪姐姐、司馬芝姐姐等四大天機門人，齊集許昌城，加上師傅的『仙靈神功』，管前輩的『神相功』，或可擊破曹操的天羅地網啊！不過，這一天未知甚麼時候會到來了！」

諸葛慧忽發此奇言奇想，在座中人，均不由一呆。

笑猴兒不由又奇又喜，抓耳撓腮道：「好極了！好極了！假如諸葛大哥哥，趙子龍、雕雪、司馬芝四位哥哥、姐姐一齊駕臨許昌城！老天，這才當眞驚天動地啊！」

諸葛均却搖頭苦笑道：「二哥等四人，目下正在蜀川，扶助劉備建基之業，又怎會在許昌城出現呢？」

老左慈呵呵笑道：「好！好！我的乖徒弟孫女，虧你有此妙想！吾亦渴盼重演當日天目山妙窺天機一幕！但管老弟，你以爲這妙想會到來麼？」

管輅沉吟不語，好一會才若有所思的道：「吾雖不精於天機之道，未能判斷目下已成『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將如何演變，因此未能確判孔明等四位天機門人日後的天運走向。但據吾所察，四人中子龍、雕雪、司馬芝命宮的『仙逸氣息』，均延綿不斷，雖然稍弱，但決無中斷夭折之厄，因此三人日後退隱江湖、逍遙快活，倒大有可能。不過……」管輅一頓，神色變得十分凝重。

諸葛慧絕頂聰靈，她一聽管輅的論析，再察言觀色，便知管輅對二哥孔明的運命另有判斷了！諸葛慧平生最敬愛的是她的二哥孔明，此時哪還沉得住氣，急得失聲叫道：「管前輩，不過甚麼？莫非二哥孔明的運命不濟，並無退隱江湖、逍遙快活的『仙緣』麼？哼，二哥乃一代天機隱俠的高徒，可洞天徹地，就算命中逢劫，他亦必定設法迴避，怎會有甚夭折之厄！」

管輅微嘆口氣，沉吟的道：「慧姑娘爲此迷惑，其實吾又何嘗不然？諸葛少俠的神通，已足可與乃師龐老哥併駕齊驅，他既能洞天徹地，又怎會受制於『本命』呢？不過諸葛少俠命宮中的『仙逸之氣』，果然十分濃烈，自幼兒年代，一直縱橫伸展『食倉』之位，絕無間斷，亦無弱勢呈現；而『食倉』命宮，乃主人之五十四年歲，因此可以斷定，諸葛少俠的運命，在此段期間均可一往直前，絕無兇險。不過……」

管輅忽然又一頓，欣言又止，似乎連他這一代「神相」，亦對孔明的「本命」之奇有所惑疑。

諸葛慧不由又急得尖叫道：「說下去啊！管前輩爲甚吞吞吐吐呢？」

管輅定了定神，才肅然的道：「吾今日所判，乃事涉諸葛少俠的本命玄奇，他目下乃『三分天下』天機大勢的導引使者，關係重大，非同小可，因此祇可心悟，不可言洩！」他略一頓，才又斷然的道：「據吾所察，諸葛少俠命宮中的『仙逸之氣』，於『食倉』位之前，十分濃郁，絕無間斷。但却於『祿倉』位上，積聚成峯塔，高達七重，欲走而不直、欲延而緩之，其中必定隱伏絕大的驚天奧秘！」說到此處，管輅忽地戛然而止，再不多洩隻字片言。

在場中笑猴兒心性最急，他一聽便不由抓耳撓腮道：「管前輩！到底是甚驚天奧秘？」

管輅却默然不語，笑猴兒連聲追問，諸葛慧不由嗔道：「笑師哥，你窮追猛索幹麼，你不聽管老前輩說，他的判斷，祇可心悟，不可言洩嗎？你難道眞要聽到我二哥有『運命兇危』才高興，才罷休麼，哼！」

笑猴兒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諸葛慧這位師妹的嬌嗔俏

怒，他因此一聽便嚇得吐舌扮鬼臉，連聲道：「師妹莫怒，是猴兒多嘴，該打！猴兒決計不再追問便啦！」

笑猴兒情急之下，當眞伸手「啪」地打了自家一記嘴巴，他的怪模怪樣，不由又把諸葛慧逗笑了。

* * *

此時，不但是笑猴兒惶恐之極，就連身爲「師父爺爺」的老左慈，亦心中惴惴不安，生怕諸葛慧將憂心孔明的嗔怨發洩到他的頭上，因爲老左慈深知，諸葛慧的心中，視她的二哥孔明簡直有如第二生命，甚至比她自己的小命兒更珍視，她顯然已悟透，她的二哥孔明或有「本命兇危」，她又如何不惶恐憂心呢？

老左慈在心中不由喃喃的嚷道：「老天爺行個好，千萬莫讓我這見鬼徒弟孫女嗔怨到我頭上來了。」老左慈目中神光如電，向四周霍霍的掃視，找尋轉移諸葛慧的視線，他好脫困的物事。

就在此時，南通東吳的路上，遠遠的走來一隊人馬，其中有挑擔役夫，抬着一筐筐密封的東西，正從南面的東吳地域向這面奔來。

這一隊人馬漸近，見到前面有茶亭，大概走得又疲又渴，便紛紛向這面奔來，挑夫歇下擔子，要了茶水，便大喝起來。其中騎馬的兩人，穿武士衣，佩刀劍，大概是負責押運的官兵，此時亦跳下馬來，走前坐下喝茶。

老左慈見了，忽地呵呵一笑，向兩位官兵打扮的大漢走了過去。老左慈向大漢拱手道：「兩位兵大哥請了！」

官兵正在低頭喝茶，聞聲抬頭一看，見老左慈白眉白髮，一副老仙翁的模樣，便不敢怠慢，亦向老左慈拱手還揖，道：「老丈有何指教？」

老左慈呵呵一笑，問道：「兵大哥押運的這批東西，密不透風，又十分沉重，莫非是東吳的特產大柑子麼？」

官兵一聽，不由奇道：「是啊！正是來自東吳的大柑子，但籮筐密不透風，老丈怎的如此好眼力，隔老遠便知是大柑子呢？」

老左慈笑而不答，反而問道：「既然是來自東吳的大柑子，請問運往何處去？」

官兵被老左慈的驚人目力懾住，因此不敢隱瞞，如實的坦告道：「老丈，實不相瞞，我等乃鄴郡魏王宮派出的採集奇花異果使者，以供魏王享用。這四十擔大柑子，採摘自東吳最大的柑桔園，十分有名，是魏王指定的果品。三日後魏王大宴羣臣，正趕着運回魏王宮。」

鄴郡(今河南臨漳縣西面)即曹操建「銅雀台」之地，他再在此地建魏王宮，一方面是供他晚年娛樂，另一方面是爲他的子孫篡漢立魏國作最後的準備。

老左慈一聽，便哈哈笑道：「若然如此，你等死期近矣！」

兩「奇花異果使者」一聽，不由大驚道：「老丈，我等如何死期近呢？」

老左慈道：「此地距鄴郡足達五百里，你等却祇剩三日限期，挑着重擔趕路，如何可在三日內抵鄴郡呢？若過了限期，魏王曹操未能及時享用東吳大柑，你說憑魏王的嗜殺本性，他會饒恕你等，你等的腦袋還長得牢嗎？」

兩使者一聽，不由如夢初醒，臉色發白，惶然道：「是啊！我等怎的便沒想到呢，若不能在三日限期趕回，我等還有命嗎？老丈既知我等不幸處境，必有解救之法，萬請相救一二。」兩使者惶恐之情溢於言表。

隔了幾丈遠的諸葛慧目利耳尖，老左慈和兩使者的對答，兩使者的神色，她立刻便清楚的捕捉住了，她不由格格一笑，悄聲對笑猴兒道：「笑師哥，師父爺爺正在使計，欲進魏王宮見曹操呢！」

笑猴兒一聽，連忙向老左慈那面望去，祇見老左慈哈哈笑道：「老朽一把年紀，如何救得了你等，你等唯有設法自救啦！」

兩使者忙道：「我等如何自救？」

老左慈道：「三日走五百里路，若這般停停歇歇，便三十日也走不到也，因此唯有日夜不停不歇，不休不止趕路，或許勉强可以達到。」

兩使者一聽，却歎了口氣，道：「此法決計不行啊！」

老左慈笑道：「如何不行？」

兩使者道：「日夜不停，不休不歇趕路，我等騎馬，或可勉强支持得住。但那挑擔役夫，每擔均重達百斤，若不休不歇，休道三日三夜，便一日也必累死倒地了，祇要累死一個，我等依然生命難保……」

老左慈道：「挑擔役夫累死罷了，你等又如何生命不保？」

兩使者道：「老丈有所不知，果擔共有四十擔，每擔百斤，共計四千斤，這數目是絕對不可少的，若中途累死一個挑夫，他所挑的百斤，須分給其餘三十九人，每人多挑二斤多，這便非『百上加斤』，而是十分可怕的『百上加二斤多』了，這三十九名挑夫如何支持得住，若再死多一人，便須加倍負擔，如此下去，豈非一人累死，便禍及四十人嗎？若四十人皆累死了，這四十

擔大柑子，就算我等是神仙托世，也難變得到魏王宮去也，這豈非我等亦必死無疑嗎？」

老左慈一聽，不由呵呵笑道：「不料你等如此精於計算，又因此而爲挑夫生命着眼，難得，難得，老朽深受感動，倒不能不救你等一救！」

兩使者大喜道：「老丈如何救我等？」

老左慈道：「這樣吧，老朽會學了一點日行千里的技倆，但挑夫負擔，祇可減半，那便助你等轄下的挑夫日行五百里吧！未知如此可以了嗎？」

兩使者連忙道：「可以，可以，休說日行五百里，便日行二百里也足救我等生命也！」

老左慈微微一笑，隨即跟隨兩「奇花異果」使者，走到挑擔的役夫這面，他先向挑夫笑道：「吾助你等日行五百里，好嗎？」

挑夫一聽，均大喜拜道：「若能得此神通，我等日後便必可多賺數倍工錢也！」

老左慈笑道：「吾此法因物而異，待吾先將每擔的重量估算一下。」

老左慈說罷，便走近果擔，每一擔均挑上肩一會，似在估量斤兩，然後又放下。

他走回挑夫面前，從身上摸出一道黃符，當眾迎空一抖，他手中的黃符便變成厚厚的一疊。老左慈將黃符分給挑夫，每人一道，恰好是四十道，不多也絕不少。

老左慈吩咐挑夫道：「你等脫下鞋子，將黃符貼於脚底，再穿回鞋子，便即立刻趕路吧！」

眾挑夫一聽，將信將疑，但暗道：如此施爲，自家並無損失，先試一試便了，於是每人均脫下鞋子，把黃符貼於脚底，再套上鞋子。

不料眾挑夫剛穿回鞋子，立刻便感一股強大之極的熱氣，從脚心直透心胸，人人均感熱力澎湃，躍躍欲動，根本收攝不住，人人呼地奔到果擔前，伸手抄起果擔，便如飛的挑着，向北面的方向風馳電掣般飛奔而去。

兩「奇花異果」採購使者一看，不由又驚又喜，也不及向老左慈詢問，連忙飛身上馬，追前押送果品去了。

諸葛慧眼尖，她一看眾挑夫肩上的擔子，竟變得輕飄飄的，心中便不由格格一笑。待老左慈走回來，諸葛慧便一手揪住老左慈的手臂，虎着臉孔道：「好啊！師父爺爺！你使計要逛魏王宮，却要人家白白送命！」

老左慈笑道：「慧兒，你這鬼精靈，怎的便窺破師父爺爺在使計進魏王宮，又如何白白送掉人家生命？」

諸葛慧道：「師父爺爺剛才必已施展你的『大挪移神通』，將人家的擔子變空了，若被魏王曹操這大魔頭發覺，負責押運之人，還有命麼？」

老左慈怪笑一聲，忽然向「神相」管輅道：「不好了，管老弟，我這徒弟孫女，竟連你的神相之道亦學到手了……我老左慈說她不過，管老弟便不施援手，救我一救麼？」

管輅知老左慈在與諸葛慧逗笑，不由亦笑道：「老左哥，你那徒弟孫女既如此可怕，我又如何救得你呢？」

老左慈笑道：「我那徒弟孫女不幸學了她二哥天機門的俠義之道，絕不想坐視人家白白送命，否則必找我算賬，因此啊！管老弟唯有助我入魏王宮，救那白白送命的人去了。」

「神相」管輅亦有意入魏王宮，當面審辨曹操的運命奧秘，因此一聽便欣然一笑道：「好！好！既然是前去救人生命，老夫怎敢推辭，這便立刻動身上路好了。」

於是，老左慈、管輅這當世兩大奇人，帶着他們的寶貝徒弟諸葛均、笑猴兒、諸葛慧三人，果然立刻上路，各自施展輕功，向北面的鄴郡魏王宮風馳電掣而去。

那來自魏王宮的「奇花異果」採購使者，押運四十擔「東吳大柑」，經老左慈一番妙法，果然「日行二百五十里」，不消二日的工夫，便順利提前返回鄴郡的魏王宮了。

兩使者十分高興，打賞了挑夫，讓四十名挑夫回去，便由宮役相助，把「東吳大柑」送入宮中，先讓魏王曹操品嚐。

曹操自進位「魏王」後，不知爲甚，他的「一統天下」的雄心已變得十分淡泊。他終日思想的，便是如何趁他有生之年，好好的晚年娛樂。在他的「銅雀台」中，已收藏了天下知名的美女；在他的魏王宮中，金碧輝煌，勝於許昌的「漢獻帝宮」，尚缺的祇是天下的「奇花異果」。他因此聽報「東吳大柑」送到，不由大喜，當即令人送入宮中，由他親自品嚐。

兩使者呈上「東吳大柑」，但見一盤十個，碩大金黃，十分鮮艷誘人。曹操大喜，取過柑子，親手剖開。不料剖開的柑子，皮光色艷，內裏却空空如也，柑不知跑到何處去了。

曹操心中驚奇，又一連剖開其餘九個，均是內裏空空，外表却完好無缺。

曹操亦非等閒之輩，他微一沉吟，便知其中必有怪異。他也並不

生氣，向使者好言問道：「汝等押運途中，可有甚麼異樣？不必驚慌，如實告上。」

兩使者心中大駭，深知此刻兩人命懸一線，祇要稍有差池，立刻便有殺頭之罪，兩人不敢有絲毫的隱瞞，將路上所遇的「白髮老人」，如何助挑夫「日行百里」的異事，小心翼翼的向曹操稟報。末了，兩使者向曹操叩頭告饒道：「小人該死，讓那白髮老人接近柑擔，被他施妖術弄空了柑肉，叩請魏王饒小人死罪！」

曹操沉默不語，神色閃爍不定，兩使者心中更加驚惶，深知此乃曹操殺人的先兆，不由暗地哀歎，自家的生命到底保不住了。

就在此時，宮使匆匆進來稟報，說外面有二老三少，四男一女，自稱前來送還「東吳大柑」果肉，求見魏王。

曹操正將信將疑、驚惑不定，他一聽便斷然的道：「這白髮妖人來得正好，吾要看他如何還回柑肉，召彼等進來，齊集武士，以防彼等妄施妖術。」

魏王宮大殿中，立刻便雲集了三百名刀斧手，在四周嚴密佈防。

一會，宮外的二老三少，亦被押引進來，果然是「仙靈老人」左慈、「神相」管輅，以及諸葛均、笑猴兒、諸葛慧等五人。

曹操喝問那「奇花異果」採購使者道：「汝等快看清楚，彼等是否途中所遇的白髮妖人？」

兩使者抬頭一看，慌忙道：「回稟魏王，途中所遇，正是其中的那位白髮老人。」

曹操也不待兩使者話聲落下，便轉向老左慈等五人，厲聲道：「汝等以何妖術，攝吾佳果之肉？」

老左慈一聽，搶前一步，笑道：「不關彼等之事，一切皆因老朽而起，魏王要賞要罰，亦請單獨對付老朽。」

曹操重重的哼了一聲，道：「那汝即承認，是汝施妖法，壞吾佳果麼？」

老左慈笑道：「柑子皮完好無缺，豈能攝其肉啊！魏王祇怕是看錯了，若魏王不信，祇管由老朽代剖開看看如何，好麼？」

曹操冷笑道：「吾親手剖開十個柑子，內裏之肉皆空，汝祇管剖開看看，吾必教汝死而無怨！」

老左慈取個大柑子，毫不猶豫，欲動手剖開，一旁的諸葛均不由吃驚道：「左老前輩以此法求見魏王曹操，只怕太冒險了！他萬一剖開果然無肉，曹操豈會放過他？」他是以密音向諸葛慧傳話的，因此在場的人，亦只有諸葛慧才聽得到。否則就憑他這一番話，便已惹殺身之禍了。

* * *

不料老左慈却欣然答應道：「既魏王有此雅興，老朽遵從魏王之意便了！」

老左慈說罷，取過「東吳大柑」，即場剖了開來，但見內裏肉厚豐盛，果然是馳名天下的佳果。老左慈自己先吃了一半，再將另一半遞呈曹操品嚐。

曹操見老左慈先吃，料必無毒，便放心吃進口中，他細嚼之下，但感柑肉豐厚甘甜，最妙的是，吃過之後的回味，有如久渴飲甘露，令人心曠神怡。

曹操令老左慈一連開剖了十個，每一個均果肉豐厚。但曹操試再剖一個，却依然內裏空空。曹操不由又驚又奇，深知他今日必定遇上隱世奇人了。

曹操賜老左慈坐下，連帶管輅、諸葛均、笑猴兒、諸葛慧等四人，亦叨光陪坐。

曹操吩咐設宴款待老左慈等。不料老左慈開口便要酒索肉，他一連飲了五斗「五十升」美酒，吃了一隻大肥羊，依然不醉不飽。管輅等人，僅只飲了一小杯酒，吃了三十片肉而已。

曹操驚疑道：「你有甚妙法？竟至如此？」

老左慈呵呵笑道：「老朽此身出自崑崙山腹，於天地間得道，精於『天道』、『地道』、『人道』，即可上天入地達人間也。」

曹操道：「何謂『天道』、『地道』、『人道』？」

老左慈道：「天道者，可騰雲駕霧，飛升太虛；地道者，能穿山入石，深潛九淵；人道者，可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射刀，千里之外，取人首級，魏王忽登王位，恐於自身本命有違，不如跟隨老朽，學道修行，老朽保你長生不老，永享天年，如何？」

曹操一聽，不由大笑道：「吾以人謀勝天，懼甚天運本命！再說人生在世，苦樂無多，吾願轟轟烈烈數十載足矣，求甚長生不老！」

老左慈笑道：「但魏王豈不聞位極而傾，高處不勝寒麼？何不急流勇退，以保本命壽數？」

曹操道：「吾亦有急流勇退之意，可惜天下無我，不知多幾人稱王也！」

老左慈笑道：「蜀川漢中王劉備，亦足攝統天下，魏王何不將天下付託於他？」

曹操一聽「漢中王」三字，正犯了他的大忌，不由勃然大怒道：「劉備妄自稱王，大逆不道，吾正欲起舉國之兵，西征討伐，汝竟敢爲他作說客細作麼！來人，將此老妖人擒下！」

三十名刀斧手一擁而出，分前

後左右將老左慈擒拿，老左慈竟毫不反抗，任由刀斧手將他架住，捆綁起來，準備行刑。

諸葛均一見，不由慌道：「四妹！不好了！你師傅爺爺兇多吉少，我等是不是上前救援？」

諸葛慧格格一笑，以密音回話道：「放心吧！我這師傅爺爺乃金剛不壞之身，曹操怎奈得他如何？我曾親眼見他躍身跳入火山口溶岩中暢游呢！」

諸葛慧說時，曹操已下令刀斧手向老左慈用刑，只見刀斧手取來大棒，即場向老左慈狠狠猛打，老左慈却神色一派安詳，眼眉毛亦沒眨動一下，刀斧手更用力痛打時，老左慈已原地挺立，却呼呼地睡着了。

刀斧手打得心中發毛，無奈向曹操稟報道：「魏王，此老妖人挨打本事奇高，我等打到手軟，他却呼呼入睡了呢！請問魏王，是否向他施刀斧之刑？」

曹操又氣又怒，厲聲道：「老妖人可惡！吾不欲令他就此死去！哼，他來戲弄我，我亦要作弄他呢！此人食量奇大，吾將他囚於鐵牢，餓他十天半月，看他如何抵受得住！」

刀斧手領令，用鐵釘、鎖鏈，將老左慈釘牢於木枷上面，又將他推了出去，押入鐵牢中去了。

曹操仍不解恨，目光落到管輅、諸葛均、諸葛慧、笑猴兒等一老三少身上，霍霍的打轉，正欲下令處置這四名嫌疑幫兇。

就在此時，宮監進來稟報，說：「行軍司馬、太子少傅司馬懿在殿外求見。」原來司馬懿極得曹操重用，不但視他如首席謀臣，更將教導太子曹丕的重任放到他身上，封爲「太子少傅」，即有如太子曹丕的老師。

曹操一聽，即欣喜的道：「吾正有疑惑詢問他，快請他進殿！」

司馬懿大步而進，他並不因寵生驕，在曹操面前，依然是一副小心謹慎的樣子。他依足禮節，先向曹操拜見，待曹操賜座，才口呼謝恩，欠身而坐。

殿中的「神相」管輅，一見司馬懿的形貌，心中便不由猛地一跳。暗道：此人命宮山林位，有「紫氣如花」，一路向下，直達「子嗣宮」，其貴當發於三代之內，而且貴達帝王之份，亦即此人即日後「帝王之祖」，與曹操的命格竟一般無異。而兩人竟又併列於一宮之內，當眞奇特之極……吾倒不可不仔細辨析了！

管輅心中轉念，原來有點討厭曹操嗜殺本性，打算設法救出老左慈，便脫身而去的念頭，不由便改變了。

就在此時，曹操已轉向司馬懿，欣喜的道：「仲達，你到來正好！吾是有疑惑相詢也。」

司馬懿恭謹的道：「魏王有甚賜示？」

曹操道：「今有老妖人擾亂宮中，吾欲令其折服，但未得其法，仲達以爲如何處置？」

司馬懿目注後面的管輅等人一眼，又微一沉吟，忽然微笑道：「魏王，天下之大，果有奇人異士，今日既然遇上，何不善用其異，施展其能，好爲魏王的大業效勞呢？此乃化異爲奇，化奇爲用之法也！」

曹操一聽，不由回嗔作喜，道：「好一個『化異爲奇、化奇爲用』妙法！仲達果然深知我心也，但這等奇人異士，如何可爲我所用？」

司馬懿微笑道：「魏王放心，吾亦正因此事而來，自有辦法令彼等折服。」

司馬懿說罷，即轉向管輅等四人，臉上笑意突斂，肅然的道：「你等須知，魏王平生縱橫四海，歷無數戰陣風波，又怎會被爾等弄虛使幻的伎倆迷惑？但魏王却十分重賢用才，凡有眞材實學者，必加重用，不但不會爲難，反而厚禮相待，你等知道麼？」

座中的諸葛均、笑猴兒、諸葛慧因擔心老左慈的安危，又不知曹操打算如何處置他們四人，因此均悶聲不答，以靜觀其變。

「神相」管輅卻另有主意，他被曹操和司馬懿兩人的奇特運格觸動，豈會錯過目下當面審察的良機？他因而向司馬懿拱手作禮道：「先生所論，令人信服，吾等怎會弄虛使幻？當一展眞材實學便是。」

司馬懿見管輅目中神光炯炯，知他決非等閑之輩，便亦向他還了一揖，含笑道：「如此甚佳！那請問先生，你又有何眞材實學呢？」

管輅一聽，目注司馬懿一眼，微一思忖，便斷然的道：「先生必自幼與親人失散，流落人間，孤苦無依。幸而於十五年歲年，巧遇貴人，悉心培養，終成奇才，可惜至今仍與生身父母失散，因此只知其姓，未得父母所定之名，未知是否如此也？」

司馬懿一聽，不由心中突突一跳，慌忙向曹操偷窺一眼，暗道：吾之不幸身世被此人一口喝破，未知會否令曹操生厭？若然如此，那此人便非殺不可了！

不過，司馬懿却決計意料不着，曹操聽說司馬懿如此身世，却不但不厭棄，反而更加欣慰，因爲曹操的生父曹嵩，竟亦與司馬懿有同一命運！因此曹操對司馬懿不由更覺親密。曹操欣然笑道：「仲達

不必吃驚，吾不問出身貴賤，但重眞材實學！依此人所判，未知是否屬實？」

司馬懿見曹操神色欣然，且對他的態度更爲親密，這才暗地鬆了口氣，因此對管輅不由更加敬佩。他也並不急於回答是否，反而又問管輅道：「先生神目驚人，未知尚可判斷甚麼？」

管輅微笑道：「司馬先生幼年必尚有一妹，但至今仍未遇也。其餘尚須配合先生的根骨、時辰八字，吾未敢妄下判斷。」

司馬懿心中又不由一震，暗道：此人目力，簡直出神入化，不可思議也！他竟可憑一面之緣，便將吾之身世秘密窺透！他若如此厲害。吾心所思所想，豈非亦難瞞他的神目？他因此再不敢向管輅求證了，因爲他深知曹操心性多疑善忌，稍有差錯，便有殺身之禍了！

不料曹操却比當事人的司馬懿更感興趣，他見司馬懿沉吟不語，便急不及待的問道：「仲達！是否如此？快告吾知」

司馬懿心中又驚又奇又疑，無奈只好點點頭道：「回魏王，學生身世，據吾憶及，果然如此……倒教魏王見笑了。」

曹操却呵呵笑道：「仲達不必因身世自羞，吾不但不會見笑，反而更欣喜！」

司馬懿不安道：「魏王，爲甚麼值得欣喜？」

曹操大笑道：「先甜後苦，方知苦之可怕；先苦後甜，才悉甜之珍貴；世人心性，莫不如此，仲達出身悽苦，對今日的際遇，自然更加珍惜，不會樂而忘本也！」

司馬懿一聽，不由大喜，暗道：不料因此人所判，吾反而得福，今曹操更信任於我！他忙向曹操道：「是，學生謹遵魏王教誨。」

曹操心中欣然，對管輅的態度不由和緩下來了。他目注管輅，含笑道：「先生如何判斷仲達的身世？快告知吾，若眞有奇才，吾必加重用！」

管輅此行並非求其榮華富貴，他不過是借機審察曹操的本命運程。因此一聽便微笑道：「司馬先生命宮『火星』前佈滿青氣，一直延伸到『火星』。『火星』主人之十五歲，其『山林』忽有貴氣直達『火星』，由此足證，司馬先生十五歲前，必顚沛流離、歷盡辛酸。但却於十五歲之年得遇貴人，令他學有所成，終有今日之成就。而其『父母宮』隱誨不明，『兄弟宮』僅現一色，色呈淡紅，顯然是其妹，兩者皆隱而不見，足證司馬先生至今尚未與父母、親妹相遇。綜上所見，不難判斷。」

管輅朗朗而談，令司馬懿越發敬佩，曹操却越感興趣，他下令賜管輅坐下，又重新設宴款待。

席間，曹操忍不住問管輅道：「先生既相人如此精確，然則吾之命相又如何呢？」

管輅尚未回答，一旁的諸葛慧却暗地咬牙根道：「這見鬼的神相！千不相萬不相，怎可替曹操這嗜殺暴君察相？相得好時，必令這暴君更狂妄；相得不好，又必惹殺身之禍！你死了不打緊，連累我等一齊陪葬！」

管輅一聽，心中却不由突突一跳，他經此時當面審察，對曹操的本命形格已十分清楚，暗道：曹操雖然稱王，但其起自「山林」位的紫貴之氣，已被一股外侵赤氣沖散，而於「鵝鴨」命宮位消散，至「金縷」再無半分延伸之象。「鵝鴨」乃主人之六十五年歲，曹操今年剛好年登六十五之壽，其「紫貴」已盡，其壽又何存？顯然他因妄自稱王，而折其壽數矣！管輅心中轉念，便淡淡的一笑道：「魏王已位極人臣，尊貴之極，又何必再相？」

曹操一聽，亦不由大笑道：「不錯！不錯！吾已身登王位，榮尊貴極，天下誰敢說吾之命相不吉呢？相如無相，不如不相！」

曹操說罷，已大笑不止。

（全文完）

江湖一煞

大漢鐵騎盟故事／凌魂·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大漢「鐵騎盟」的首領冷孤，爲人講義氣，是黑道霸主。他因探老友「仁心聖手」葉靈山，途經晋境，不料晋地黑道的「斬龍隊」黑吃黑，欲狙擊姬闕奪「碧玉珠」，錯將馮京當馬凉，因此引起衝突……「斬龍隊」二頭領胡心靈請來師兄韓紂，設計用「蜈龍」咬傷冷孤，待他劇毒發作時欲殺之，幸虧冷孤將毒逼住，衝出重圍……

不計生死　患難與共

冷孤快逾電閃也似的騰空轉折，「環刃」起如天極的電火，在一溜溜弧形的晶芒灑映下，一道道如急雨的星芒暴閃，那名執事的呼號尚未出口，冷孤手中的「環刃」已脫手旋飛來回了三次，十七顆頭顱已隨着慘呼哀號抛起來！

暴喝一聲，韓紂、方海已執着兩把劍分從左右兩方猝襲過來，幾乎不分先後，彌斗元的兩柄金芒流燦的利斧已暴劈而至，彷彿佈雷行電之神手中的雷電一樣的威猛！

冷孤的呼吸已逐漸急促，而且經過剛才的猛烈搏鬥已耗力不少，現在已有着力竭不支的徵象——這正因爲冷孤正以大部份的精力來抑制着毒性的發作所致。

冷孤藉着身形的翻滾，轉移閃避着對手的猛烈攻擊，猛然一咬牙，深吸一口氣，雙手所執「環刃」猛然間上下左右連續揮動，舞起一道道燦亮耀目的精光流芒，於是，在瞬息間，一道滚桶似的渾圓光華便環繞着他的全身，他的身體彷彿便與那道晶瑩燦麗的奪目光流化合爲一體了，就像是一條吞吐着豪光的怪龍閃縮，更像是天上的烈陽在地上幻照，那道怪龍也似的光流便在冷孤急旋的身形中，翻轉矯騰着！

不錯，這正是身刃合一，凝氣成形的至高造詣——冷孤的「搏神十絕式」中最高狠毒的第九式——「刃絕滾龍」。

「刃絕滾龍」式是在速度上超越了任何招術變化的動作過程，有若江河的暴捲，惡龍的飛躍，在挾着空氣中的尖嘯怒吼裏，冷孤所化成的渾圓光流已併捲向敵人！

大驚失色，韓紂與方海身形往後急退，急速的在迴旋着，手中劍隨着那起伏不定的身形舞起兩團參差不齊的光輪四射紛飛；彌斗元手中的一對金斧也已舞起了一道光牆；於是，在那道桶形光流閃燦中，突然向四周流濺分裂，彷彿萬點寒星蓬散飛捲，縱橫流曳向四面八方，連續的與劍的光輪、斧的光牆交擊着。

在數次的交擊下，一蓬蓬挾着碎碎的血雨飛濺向四周，於是，在那一連串快速的接觸下，又已經有着數人生命的結束！

那道猶流燦着光芒的渾圓光柱已在那最後一擊之下，搖晃着穿出場外，在一聲刺耳的尖嘯中，挾着一道流星曳尾的光流騰上夜空七丈，再竄向山林間，有若天虹之乍閃，迅速的消失在山林間。

正爲驟然發生的變化刺激得有些呆住了，蕭嵐、胡心靈二人驟見冷孤兔脫，連忙隨後急追……

「斬龍隊」的角兒們此刻正傻了也似的呆立當地，注目四周，天，

那簡直是地獄修羅殿的景象，場上横七竪八的躺着數十具已經沒有生命的軀體，一大灘血肉模糊的是人的內腑；一顆顆彷若血球也似的是人的頭顱，在黯淡的夕陽餘暉中，更顯得可怖至極，令人作嘔！

在地上躺着的正有彌斗元、方海、韓紂三人，如今，彌斗元手中雙斧早已失去，而且左肘以下的手臂更是連同那金斧失掉了，斷肘的部份血糊淋漓的，中間更露出了白慘慘的骨頭，襯上那渾身的血汚更顯得難看已極；另一位方海，如今則是衣衫盡碎，身上血痕斑駁的躺在那兒，不過看他二人胸腹起伏的情形，却是並無大碍！

至於那位韓紂仁兄可就不大樂觀了，他同樣的是衣衫盡碎，身上却自胸至腹縱横交錯的佈滿了深可見骨的創口，甚至連內腑腸臟也幾乎盡顯露了出來，看情形已是祇有入的氣，沒有出的氣了！

忽然間，一聲呻吟聲發自方海的口中，他已逐漸甦醒過來，他緩緩的移動着身體坐起，一眼瞥見了旁邊的韓紂，不由大喊一聲：「師兄啊……殺，殺，殺，我要報仇！」兀自坐在那兒不住的乾嚎着。

這時，蕭嵐及胡心靈二人及數名執事及輔隊郎級的人物已自遠處掠了回來，目睹這個情形，也不由傻了眼，如今，他們一面安慰方海，一面救治彌斗元，這一次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吃了大虧了……

* * *

天色已經是全黑透了，看出去，僅可藉着剛冒出頭的黯淡月下，看出個三、四丈遠。

如今，冷孤正藉着體內的一股流動不息的眞氣在山林間穿躍縱騰，時而側翻，時而斜折，彷佛一抹流電般掠過夜空……

四周婆娑的樹影，漏出一丁點兒的月光灑照下來，在幽黯中顯出一點的光影，更襯托出了一股子陰森、肅煞的景象！

不知奔出了多遠，冷孤方才停下了脚步，喘息着向四周打量着，體內的毒素在這連番的奔騰下已更形擴散。此刻，他祇覺得胸口滯悶、呼吸急促、頭目暈眩，更加上剛才受的外傷內創，傷口有如火燒般痛苦，却又隱隱有着一種痲痺的感覺……

强壓着身體的不適，冷孤緩緩地拖動着脚步向前走着，左邊是山壁，其上雜生着不知多少的野草蔓籐；右邊是一叢叢的矮樹；這地方看來是如此偏僻，一眼就可知是人跡罕至之地，也說不定自亘古以來就從無人到過此地。

一陣强勁的山風拂過，冷孤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

那陣山風拂過樹梢，拂過山壁，壁上的野草籐蔓刹那間吹得糾結纏絞，或散開，或聚結；自那適才聚成一片的亂草堆中，冷孤偶然瞥見在山風吹拂下，山壁間竟像有着一個約有半人高、陰黝幽深的洞口正爲一蓬亂草遮着……

冷孤不由心神一動，對了，在此刻他最需要的是休息及療治傷勢，最重要的還是清除毒素，於是，冷孤身形一弓，驀地身形彈起，在空中一個轉折，翻身撲入洞中。

這邊的彌斗元聞語，果然不敢躁進，先仔仔細細的將則愈寬。

冷孤沿着洞道緩緩前行，深入了約三、四丈後，那洞道忽然向左一個轉折，再沿之而入，再一丈後又是一條洞道，寬可容三人併進，再沿洞道行進七、八尺後，赫然竟有着一座天然的洞府……

冷孤方踏足入那洞府，在那洞府之中，竟然傳出一道冷硬而森嚴的話聲：「你是誰？」

不由嚇了一跳，冷孤連忙一探手入懷中，緊緊摸着「環刃」的刃柄，全神戒備着。

黑暗中，那話聲再度響起：「不用怕，朋友，我不會隨便襲擊別人的，除非你……而且，我更不會主動攻擊別人，尤其是受了傷的人！」

冷孤不由暗下大異，想不到此人竟然連他受了傷也看得見，而他自己却連對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也不知道，祇能自那話聲可以判別此人應該是個男的吧！

黑暗中火花一閃，一道光芒已驀地亮起，藉着那黯弱的光芒，冷孤發覺那光芒的來源是一道火摺子，那火摺子的主人，則是一個斜披一襲紅色披風的白衣人。

那白衣人的臉容清癯而蒼白，濃密而黑的眉毛，挺直的鼻樑，薄削的嘴唇，在黯弱的光芒下，更襯托出他那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凌厲得怕人！

只是那人，沒有其他人在這洞府中，冷孤發覺。

忽然間，冷孤的鼻子中嗅到了一種膻腥的氣息，順着那股腥味的來處看去，已瞥見在那白衣人身側五尺之外横躺着一條五彩斑爛的怪蛇，蛇頭上尚生有一隻獨角，奇怪的是，這條蛇却動也不動，彷彿是死了似的！

暗自輕喟一聲，冷孤疑惑的注視着那人，一邊拱手施禮道：「在下貿貿然進來，有擾閣下，尚祈恕罪。」

安放好手中的火摺子於身邊的石縫中，那人深沉的道：「兄弟顏瀝戈，看閣下負創傷，似曾與人作

殊死之鬥？」

冷孤淡然一笑：「在下冷孤，兄弟所料不差，只不過祗是江湖上的小漣漪而已！」

白衣人顏瀝戈聞言之下，驀地脫口大叫：『煞魂』！」

冷孤安詳的道：「不敢。」一頓又道：「在下正是」

顏瀝戈驚異的道：「不想竟是冷兄當面，我『赤膽鐵掌』早聞大名，今番相逢，眞是幸會！」

冷孤亦微感驚異的道：「『赤膽鐵掌』？」

顏瀝戈豪邁的一笑：「正是！」

冷孤微笑道：「只知『赤膽鐵掌』之名，不識顏兄，想來正因兄台之號太響之故，顏兄，冷孤幸會才是。」

顏瀝戈哈哈一笑：「冷兄太謙了。」微顯遲疑的問道：「恕吾斗膽，敢問冷兄，竟是何人敢能傷你？」

冷孤略一猶豫，緩緩答道：「說來慚愧，在下是被『斬龍隊』圍攻之下受的傷。」

顏瀝戈不禁怒形於色道：「可惡，『斬龍隊』竟敢罔顧江湖道義……只是，此事究竟如何？還請冷兄言明究竟。」

冷孤苦澀地笑笑：「不過是一段江湖過節而已，在下好友曾為『斬龍隊』圍攻之下受創，傷重而死，我巧遇他們，便出手使他們吃了點虧，以待日後尋他們討個公道，不料竟為他們追躡至此，先施用計謀使我中毒受創，再而以衆圍困於我，幸好他們見我中毒，一時大意，被我衝出重圍，故而來至此地……」

顏瀝戈聞言忙道：「如此，冷兄所中之毒解了未曾？」

冷孤坦白的道：「尚未曾解得，不過已為我運功逼在一處，暫時尚無大礙，有勞兄台關注。」

顏瀝戈坦摯的道：「不知冷兄所中何毒？兄弟尚通點醫理，自問不差，未知能否為冷兄解得？」

冷孤沉吟良久，方道：「在下中的乃是蜈龍之毒。」

顏瀝戈不由嚇了一跳：「甚麼？蜈龍之毒，這倒難倒我了，此毒我委實無能可祛除！」

冷孤依舊平靜的道：「縱如此，在下依然感激顏兄。」

猶豫了一下，顏瀝戈忽然一拍手道：「對了，冷兄所中之毒，我雖無能可解，倒可以暫時將毒性抑制一時！」

冷孤冷靜的道：「只是苦無藥物，不知何以施為？」

顏瀝戈笑道：「此抑毒之法所需藥物，此地已有，就是蛇姑草與這條『角蛇』之膽，而角蛇已有，至於蛇姑草更是多的是，你瞧。」

冷孤順着顏瀝戈所指的方向看去，在洞府左側，有着一個淺淺的小洞穴，穴內竟然有着一大蓬叢生着的黑褐色的奇異植物，那種植物約有數十株，每株都僅有尺來高，四塊有若蘭葉的起着鋸齒紋的葉塊伴着中間一條烏黑色的藤狀物，其上更有着形如蛇頭的怪果，整個形體看去，均予人一種不舒服的感受。

冷孤不由暗嘆着造物主的安排，想不到他耗了那麼多時間，更連半株蛇姑草的影兒也瞧不見，如今，却同時見着這麼許多罕見的異草。

顏瀝戈見冷孤不住的點頭又搖首的樣子，不由大異的問道：「冷兄，這究竟是為了甚麼？」

冷孤便將此次為何入山的始末詳述出來，顏瀝戈一聽之下，不由拍掌說道：「葉靈山，你說的是『仁心聖手』葉靈山？」冷孤頷首應是。

顏瀝戈讚嘆道：「原來是此人，據我所聞，此人醫術精湛無比，尤其精擅解毒一技，更幾稱天下無雙，唯是此人不好名利，是以在江湖上無甚名聲，若非是聽此人師弟所言，我猶未曉得，據他所言：葉靈山之醫術比他高明十倍，我所曉的微末之技猶為他所授，是以葉靈山之名我久已聞得，相信冷兄所中之毒，此人定能解得，且請放心。」一頓又道：「且容兄弟班門弄斧，先為冷兄將毒性暫抑一時。」

冷孤道：「既如此，多勞顏兄了！」隨着話聲，緩緩盤膝坐下，聽任顏瀝戈施為。

顏瀝戈探手懷中，取出一個黑色皮囊，將皮囊打開，自其中取出一個小匣子，再自匣子中取出一撮金針，然後一把扯開冷孤衣衫，將手中金針分刺在冷孤胸背十數大穴上……

金針才一入穴，冷孤已驀覺有十數道熱流分自金針入穴處冒起，緩緩進入全身經脈，再與本身眞氣混和，在體內不住的流轉，輕輕的熨貼着、輕拂着內腑，再流經天地之橋，直透小腹丹田……

顏瀝戈立起身子，首先取起那條「角蛇」揣在手中，然後剖腹取出蛇膽，邊解釋着道：「此蛇並未死去，不過被我以蛇藥迷倒，否則其膽便無用了。此蛇雖然極毒，其膽却可祛毒，是以將之與蛇姑草中間所生小果菓搗碎服下，再藉金針度穴之法引開藥力，即可收抑毒之效；不過，此草本身却又劇毒無比，若是誤為其刺所傷，毒性甚為厲害，不過，假如運用得法，卻無疑是一種極佳的藥物……」

於是，顏瀝戈在冷孤服下藥物後，顏瀝戈雙手在冷孤身上一輪拍打，冷孤身上汗下如雨，其汗色烏

紫，更且奇臭無比，冷孤只覺體內毒素逐漸被壓制下去……

經過一番工夫，冷孤體內毒素不但已被抑制着，而且所受的創傷更已包紮停當，幾乎復原如初了！

不知如何，冷孤竟沉沉睡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冷孤逐漸恢復知覺，醒了過來，他一睜開眼睛，一道親切的話聲已在耳畔響起，定睛一看，原來正是顏瀝戈，此刻，顏瀝戈正對他說道：「你醒來了？」

略為活動一下身子，冷孤坐起身子，微笑說道：「大恩不言謝，但願日後能報今日之恩！」

顏瀝戈沉聲道：「不必多言了，你我一見如故，朋友之間又何必盡說些謝甚麼恩之言，若是不嫌顏某托大，就呼你一聲老弟了！」

冷孤連忙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顏瀝戈豪邁的大笑道：「好兄弟。」忽然一整面容道：「兄弟你除了中毒之外，外創內傷也頗為不輕，究竟是何人所傷的？」

冷孤淡淡的道：「他們『斬龍隊』的三名頭領，再加上那『魔心雙傑』！」

顏瀝戈大怒道：「原來是他們，但是我相信他們也佔不了你多大便宜吧？」

冷孤舐舐唇，他道：「不過是宰殺了他們『斬龍隊』的第三頭領，那誘我上當的韓紂已被斬殺，以及十數名小角色而已！第四頭領彌斗元與方海也受我所重創……」

顏瀝戈不由驚疑道：「甚麼？連『陰怪』韓紂也……」

冷孤頷首道：「僥倖而已！」

顏瀝戈猛地一拍大腿道：「好兄弟，果然不差，『斬龍隊』與你結怨，眞可謂太不智了！」

冷孤灑脫的道：「過譽了，只是我也險些兒送命在他們手上。」

沉默了一會，顏瀝戈低聲道：「兄弟，此刻你又受了傷，我瞧，還是讓我來對付他們，至少也與你共同進退！」

冷孤一怔，忙道：「這個……」

一看顏瀝戈堅定不移的神色，不覺暗自一嘆道：「只是我之事却要顏大哥淌這混水，於心難安！」

顏瀝戈大聲道：「甚麼話？朋友間、兄弟間爭的本是朋友之義，兄弟之情，我若不助你，反倒是當眞的於心難安！」

雙方沉默了半晌，四目交投，不由自主的伸出手來緊握在一處，在這細微的動作中，已顯露了太多的關懷與摯愛，更有着同仇敵愾義薄雲天之義在交流着，連周遭的空氣也似感染了這股子眞摯的情誼，而變得更和暖……

＊　＊　＊

如今，已是冷孤中毒後的第二天。

已是一日之中的巳時，彷如閃燦的火輪，更似耀目明珠的一團烈陽已高懸空中，不過，山中的寒意却猶未十分消散，天空上飄浮着幾縷白雲，嗯，又是一個晴朗的日子。

山的周遭長滿着青翠蒼鬱的樹木，一道匹練也似的水流自半山腰裏蜿蜒流出，繞山而轉，青的是山，白的是水，飄的是雲，燦耀的是烈陽，更添上那蒼松翠柏……於是，整座山彷彿都帶着脫俗之氣，似是不染一丁點的人間世俗之味，再看看那——遠近的羣山峯巒被雲霧半籠罩着，就彷彿是飄浮在半空中，此情此景，更加上幾分詩意……

朝出山的小徑上。

這條小徑一直自山腰間蜿蜒向山的南麓，這條小徑的來路，看得出來是被人或獸踐踏出來的痕跡，小徑兩旁僅有着叢叢的野草雜生，冷孤、顏瀝戈二人正就這麼的沿着小徑朝前面走下去。

顏瀝戈道：「不出兄弟你所料，那『斬龍隊』果然沒有停留在山中，不過，是否眞如你所想，他們竟會守伏在山口？」

冷孤含蓄的笑笑，道：「這個，却非我所能預知……」

顏瀝戈冷哼一聲，厲烈的道：「要是他們果眞在那裏，你我聯手之下，定能殺他個片甲不留！」

冷孤低沉的道：「相信他們也在等着要……免除後患！」

顏瀝戈的眉毛一揚，沉聲道：「這倒要看誰吃得住誰！」

冷孤忽然輕嘆一聲，低喟着道：「若是這次遇上了，怕又是一場捨死忘生的血戰，將有生靈又被傷殘，人生有如一場夢，幾許的大好生命，轉眼已成白骨，想來亦堪可嘆……」

顏瀝戈哈哈大笑，他道：「不料江湖上人稱心狠手辣、下手絕不容情的煞星，視人命有如草芥的活閻王，也有如此的慈悲心腸……」

冷孤搖搖頭，低聲道：「處身江湖，為勢所逼，你縱饒人，人不恕你，尤其對那些為非作歹，殺害善良之徒，若是不能以仁恕渡化，唯有殺之以懲，以他們的血來洗清他們的罪，但是對那些為人所愚的，縱是為勢所逼，無法罷手，心中不無惋惜、可憐之念……」

顏瀝戈不由沉默一會，方道：「兄弟之言甚是……」

二人閒談着話，彼此更增瞭解，腳下不停的前進，心與心間也不斷交流着，於是，目的地——山的出口處已是越來越近了……

小徑盡頭處是一片斜坡，斜坡

下是一片窪地，窪地左側長滿了雜樹草叢，四周更蔓生着野籐橫椏，從斜坡上朝下看，却只能得見外面的雜樹草叢，若是埋伏個百來條身材魁梧的大漢，也無法瞧得見的……

窪地右側却有着一條乾澗，一條深約盈丈，寬有二、三丈的乾澗，澗邊生滿了雜草，尚有零散的大小不等的岩石錯落的分佈着，自斜坡上下望，澗中的情形如何？却也是不易知道……

此刻，冷孤與顏瀝戈二人已來至這斜坡頂上，他們靜靜的伏在一塊山岩之後，不言不動的凝眸下望……

皺皺眉頭，顏瀝戈道：「娘的，這些王八蛋究竟躲到那兒去了？別是咱們料錯了吧？嗯，這個地方正是好一個伏兵所在，從這兒看下去，半點人影也瞧不見，光天化日下已是如此，倘若是夜色暗黑之時，更是被人算計了也不知！」

冷孤淡淡的道：「沒有錯，你瞧……」

順着冷孤的手指處看去，除了那一大片雜樹草叢外，甚麼東西也看不見……

顏瀝戈猶豫道：「像是沒有甚麼吧？」忽然間，他雙目一凝，竟發覺那雜樹草叢之中，隱約的映起了兵刃的閃光；顏瀝戈不由怒罵一聲：「他娘的，活脫的一大夥縮頭烏龜！」

冷孤微笑道：「尚有那澗中……我相信『斬龍隊』那夥人都潛伏在那兒，等着叫我中伏……」

顏瀝戈急急道：「尚有我咯！」

二人不由互視一眼，却發覺彼此的眼中都充滿了太多的摯愛與關懷……

冷孤忽然靈機一動道：「我有一個法子，或能將對方殺個措手不及！」

顏瀝戈趕忙附耳過去，細聽之下，不由喝采道：「好主意！」忽又遲疑道：「祇是，你尚受傷未癒，不若由你來引開他們的注意力，我繞到那後面突襲他們。」

冷孤正色道：「不可，一則他們不認得你，若果你突然出現，必能引致他們猜疑不定……若是由我出面，恐怕他們未待打話，必然已包圍着攻上，如此，縱然你展開突襲，恐亦未必奏效；二則由我突襲，他們一時必然陣脚大亂，你再從旁出手相助，如此，則必可收奇功……」

二人計議已定，冷孤立即藉着山岩的掩護，迅速的潛往斜坡左側，再繞下向那片雜樹草叢之後。

顏瀝戈眼見冷孤身形已消失在雜樹草叢之後，略一等待，立即緩緩站起身形，慢慢的朝斜坡下走去。

顏瀝戈的耳目也是頗為靈敏的，這時，他已來至窪地旁，就這當兒，他已發覺那雜樹草叢中彷彿有着人的低語聲，衣服磨擦樹梢的聲音，雖然細微，但已隱約傳出……

料得到他們的目光是猜疑的，他們的心中大概也已有着太多的疑惑，或者，全定睛的看着自己咯！

不待顏瀝戈多想，一聲不似發自人口的慘嗥聲已自那雜樹草叢之中傳了出來，彷彿是響應着那一聲嗥叫般，一連串的慘叫聲，人的哀號聲，垂死前的掙扎聲已此起彼落的不斷傳出……

雖然有着野草籐蔓的掩護，顏瀝戈却彷彿看見有着一抹抹的兵刃反光，一溜溜冒起的血芒飛濺，彈射在叢林間，於是，當「斬龍隊」的人警覺時，業已遲了！

在一連串的慘號聲尚未歸於寂靜，數十條綠色的身影已連連跌撞地狠狠奔出，彷彿失了魂似的。

就在這時，顏瀝戈身形忽動，像是自寂然中，忽然冒起的一團旋風，在他身形的凌空暴旋裏，一百九十七掌有若一百九十七個無形的漩渦在空氣中激盪，一片雄渾的勁力在那一重重滾翻的掌影中猝襲那羣綠衣大漢！

大驚失色，那數十條綠衣大漢拚命的向四下奔逃着，祇是，却已來不及了，七條人影已被那片掌影震得飛上了半空！

那些方暗自慶幸逃脫的綠衣大漢，一口氣尚未透得，一抹炫目的冷電已流星般掣空穿過，於是，十多條經過幾許艱辛，多年光景，方才孕育成長的生命業已隨着血雨的飄灑，頭顱的飛出中終結了！

收回那把旋飛而回的「環刃」，冷孤雙目隱泛着酷厲的煞氣；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的站在那裏，彷彿自亘古以前便在那兒。

那羣綠衣漢中，唯一使劍的一個正是胡心靈，此刻，他正揮舞着手中一柄鋒利的長劍，狂風暴雨般攻向顏瀝戈！

於劍刃的揮削中穿掠游走着，顏瀝戈雙掌暴起，一百八十掌已在迴旋中反劈敵人，掌影掠飛有如浪排般，自數十個不同的角度橫擊側劈，硬逼着胡心靈，看情形，胡心靈雖是有兵器在手，却討不了好，反有些抵擋不住！

另一個紫臉虬髯的大漢，此刻却連臉都氣白了，他正是「斬龍隊」的大當家——「赤手擒龍」蕭嵐，蕭嵐汗水淋漓，衣飾凌亂的大叫道：「好歹毒啊！你這卑陋匹夫施的好暗算……」

冷孤冷硬的道：「我不過是以

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

倏起倏落，運掌如飛的顏瀝戈大笑道：「說得好。」

忽然間，一道閃耀着銀虹的流芒猝射顏瀝戈頭頂，去勢之疾，彷彿流星！

剛剛躲過蕭嵐迎面砍來的七十七斧、四十四掌，冷孤眼角已驀然一瞟之下，倏叫：「小心！」身形已驀地暴閃，雙手「環刃」已穿空掠出，有如疾電奔雷般猛斬那道流芒之後！

顧不得再傷人，那道流芒已猛地一收，九十九劍已自另一人手中灑出，在一連串的金鐵交鳴聲中，「環刃」已作出七次閃擊旋斬，但皆被那人擋閃開去。

目注招回「環刃」在手的冷孤，那人身形一停，冷冷道：「好一手『攀月摘星』！」

冷孤仔細一看那人，見那人長髮業已呈花白，兩頰下陷，嘴唇扁薄，雙睛突出，隱有一股肅殺之氣！

冷孤不由脫口道：「『九幽魔君』？」

那人冷冷道：「不錯，我是陰泉，『九幽魔君』陰泉。」

冷孤的目光一凝，手中「環刃」微微一晃，一片刀光刃芒已凌空縱橫交織着罩向陰泉頭頂，同一時間，他的雙脚閃縮如電，七七四十九腿暴踢陰泉下頷！

陰泉陰沉的低喝一聲：「來得好！」手中劍上下飛旋，劍光流顫，一蓬驟雨般的冷電暴灑而出，擋開冷孤急電般的攻勢，更連串的反戮向冷孤左脅！

冷孤眼角一瞟，不由心神一震，胡心靈、蕭嵐，以及剛自澗底上來的方海與彌斗元二人正團團圍困着顏瀝戈，雖然其中的彌斗元左臂已殘，然而慓悍不減，圍着顏瀝戈一個勁的狂攻猛打着，顏瀝戈雖然猛辣的抵擋着，却已有些支持不住的樣子！

一咬牙，暗自吸口氣，冷孤仗以成名的「搏神十絕式」已出手，力能開山的四式：「翻江起浪」、「移山填海」、「呼風喚風」、「力搏九幽」併斬而出！

尖叱一聲，陰泉劍法中最為狠辣的：「石破天驚」、「倒捲天輪」、「中流砥柱」、「索命招魂」、「大地旋轉」五式也猛然施出！

於是，已不應是人所能做見的景象，「環刃」起如光塔疊集，江河倒捲，以眩目奪魄的凌厲之勢湧向敵人；陰泉劍起若匹練交織，一蓬參差不齊的芒焰反捲冷孤，劍芒流燦，劍尖更泛起千百星芒，瀉向「環刃」之端；勢猛有如鬼哭，勁沉更似雷鳴，刹時間，丈許方圓之內，全叫冷森的寒芒流電，呼嘯着的勁風重重掩蓋着！

一擊無功，冷孤更不猶豫，「攀月摘星」、「斬神捉鬼」、「神鬼皆哭」、「神形盡滅」四式又緊接在前四式後施出！

額上青筋暴起，面目變得異常獰厲，陰泉不閃不避，剛剛施展過的五式再度揮灑而出，更加上另二式：「星殞黃泉」、「力架長虹」也隨之使出！

更不似是人力所能達到，劍光在盤旋中擴展成一片晶幕，晶幕之後，又是千百的光矢芒雨灑落，有如烈焰穿揚，傾力抵擋着「環刃」攻來的攻勢；「環刃」彷彿已變成澎湃洶湧的江河，森森的刃芒帶着閃掣流燦的烈陽光輝，盤旋變幻於天地之間；有如鬼在哭、神在號，更彷彿風雷閃電，好一場驚鬼泣神的捨命之鬥！

陰泉被逼得倒退五步，他猛然間厲嘯一聲，長劍倏然倒捲，身劍已化成一道光流，冷森森的劍氣舒捲長射，身劍已融為一體，這正是劍術修為的精深造詣——「身劍合一」術的施展！

於是，冷孤「環刃」滾繞全身，一道渾圓無隙的滾桶光華便猝然有如江河的暴漲，旋風的急捲，不錯，「刃絕滾龍」的凝氣成形一式已突然攻向陰泉所化光流。

陰泉與冷孤所化成的二道光柱已相交絞纏而過，快得人眼尚未來得及適應，迅即結束。

一抹飄灑的血雨，已灑落在窪地上、綠草間！

「咚」的一聲，陰泉仆倒在地上，他身上縱橫交錯的佈下了十七道深入內腑的傷痕，看得出已是歸於靜寂——死了！

冷孤身上也鮮血流淌，身中數劍，特別是前胸一劍更深可見骨，劃下一道長有數寸的血痕；他毫不停頓，身形一旋，又撲向正拚鬥着的顏瀝戈等人……

眼見得顏瀝戈正被逼得左支右絀，難以抗敵，胡心靈正暗自得意，驀然瞥見陰泉模樣，不由心膽俱裂，一疏神間，顏瀝戈有如電光石火般的手掌已到……

蕭嵐等人正為突然而至的冷孤逼得手忙脚亂，驟見此情形，不由大驚失色的尖叫：「快躲！」

胡心靈欲待要躲已是不及，但聞「蓬」一聲，顏瀝戈左掌已拍在胡心靈胸膛上，骨骼的碎裂聲清晰傳來，胡心靈雙目暴瞪如鈴，手中劍挾着全身勁力脫手擲出。

大驚之下，距離又近，眼見得難以避過，一溜冷電已暴飛而至，「叮噹」一聲金鐵交鳴，那柄長劍已被冷孤脫手的「環刃」打落塵埃。

顏瀝戈抹了一把汗，看着猶大

張着雙目倒向塵埃的胡心靈，沙啞的大喝：「謝啦！兄弟……」話猶未了，已一個旋身，衝向蕭嵐等人。

蕭嵐忽然將手中利斧奮力擲向冷孤，形如瘋虎般攻向顏瀝戈，蕭嵐雙手手指屈伸如爪，在一聲大喝裏，斗然幻成百數，彷佛無數雙餓鷹攫食的利爪，有如電掣般猝然罩去。

不錯，這正是蕭嵐成名之技：「赤手擒龍」！

大喝一聲，有如光焰暴旋，掌勢起處有若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自四面八方湧來，一道道、一波波的迴蕩氣流交織縱橫、勁氣曳空，「怒捲長虹」一式已在顏瀝戈手上施展，硬拚蕭嵐！

於是，在那響如暴雷般的連連拳掌交擊聲中，蕭嵐已步履踉蹌，頭髮蓬亂的歪斜退後，臉色更突呈灰敗；顏瀝戈也好不到那裏，他右肩衣裳已破，更露出肩頭上血肉淋漓的幾道血痕。

看也不看一眼，顏瀝戈雙掌急揮，再度硬衝而上，一股巨杵似的狂飆已直搗蕭嵐！

蕭嵐也雙目赤紅的凌厲攻到，雙手拚命的抓向顏瀝戈雙脅！

不閃不避，硬迎而上，顏瀝戈拚着挨蕭嵐一抓，雙掌驀地如急浪似的自下倒推而上。

狂號一聲，蕭嵐目瞪口張，彷佛要說甚麼，却又一句也說不出，他胸前塌陷如坑，雙手猶死命的抓着顏瀝戈雙脅！

顏瀝戈吐氣如雷，臉色蒼白如紙的猶立在那兒……

旁邊，冷孤也早已結束了拚鬥，如今，他的對手方海、彌斗元已靜靜的躺在那兒，再也不能動了；「斬龍隊」的其他角色，也早已是死的死、逃的逃了。

冷孤急步上前，伸手用力拉開蕭嵐雙手，漠視蕭嵐軀體緩緩倒下，急忙的檢視着顏瀝戈傷勢；半晌，方道：「好險，若是再用力點，那時就性命堪虞了！」

顏瀝戈吃力的笑道：「哈哈，姓蕭的……尚殺不了……我，你少……少擔心吧！」

冷孤深鎖眉宇，他道：「幸好，你在他抓着你之前，你先擊中他，否則後果難料了！」

顏瀝戈沙啞的笑着：「這……這次，你……咳，你總算報了仇了！」

冷孤低沉的道：「不錯，總算報了仇了！」

* * *

十日來，冷孤與顏瀝戈就在這一座小鎮上，在「仁心聖手」葉靈山的精湛醫道治療下，冷孤的毒不但已解，所受的傷也好得很快，至於顏瀝戈所受的傷也已好了很多，雖然尚未痊癒如常，也可到處走動了。

如今，在門前的一株古老的松樹下，冷孤正悠閒的坐着，他靜靜的看着不遠處的一大片縱橫交錯的阡陌裏，那些辛勞工作着的莊稼人，回想着那波譎雲詭、危機四伏的江湖生涯，不禁羨慕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們，是的，似這樣的平靜、安詳的生活，不知何日方能來臨！

緩緩地，顏瀝戈自屋內負手踱出，慢慢的走近冷孤身旁，輕聲的道：「兄弟，你果眞要走？」

冷孤緩緩的轉過身來，平靜而親切的道：「不錯，因爲盟中的兄弟來報，正有要事待理，是以我不得不先返。」

顏瀝戈道：「既是如此，我亦不便阻你，但願兄弟不忘在白山黑水的江湖中，尚有愚兄與你相交一場。」

冷孤微顯激動道：「天可變，海可枯，顏兄，你我相交之情誓不敢忘，山高水長，日後相會必可期。」

語畢，雙方四目交投，彷佛激起了一道火花，雙方的手已不自覺的互握着。

* * *

冷孤的思潮在不住起伏着，他又回想到半個月前，他暫拋下盟中雜務，四出訪尋多年不見的老友，其中，自是少不了顏瀝戈了，不料，當他抵達顏府，從嫂子顏氏口中得知，他這位老友，竟在一次遊歷名山大川時，不愼在苗境染上一種幾乎無法可治的毒瘴，更不祇此的是，不知如何，他又同時患上一種不知名的毒癩，如今，二毒俱發，頓教羣醫束手，生命危在旦夕。

正值此時，冷孤來至，聞言之下，大吃一驚，急忙陪同顏瀝戈往找葉靈山求治，豈料葉靈山表示，治法雖然有，却必須是求得其中數種稀世之物，其他各項尚可求得，獨缺一種，就是「龍紋血冰蓮」。

冷孤細想一下，忽然記起雲霓莊內正有一株這種異草，不過，此種異物乃當世難求，不但能解百毒，練武之人服之，更可平添功力，是以斷難明着往求，於是……

* * *

天色在這一瞬間，業已黑透，冷孤抬首一望，莊中燈火尚是通明，於是，再耐性等候，直至燈火逐漸熄滅，他方才立起身來，直向莊牆而來。

於是，轉眼間，他已來至那莊牆之下。

雲霓莊的莊牆約高二丈，那道莊牆是用大青石砌成的，看去是那麼的堅固。

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冷孤身形已拔空而起，兩手急揮，丹田氣猛往下壓，身形已快得無可言喻的凌虛飛過莊牆，進入莊中。

冷孤的落地處是一片草地，向四周一看，黑黝黝的是一大片茂密的樹叢，更有着一兩個人工而成的水池和堆砌着的假山；通過那座莊園，則是一幢幢的樓閣連綿，房舍櫛比；那一座座的樓宇建築雅緻而宏偉，屋頂飛簷垂角，金碧輝煌，果然是一派氣象森嚴！

冷孤越過莊園，來到一座閣樓邊，靜靜的，冷孤皺眉細想着，那冰蓮究竟在何處？又以甚麼東西藏着呢？

忽然間，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逐漸傳來，打破了冷孤的思潮；猛提一口氣，冷孤身形已翻上了那棟屋宇的屋頂。

七、八名勁裝大漢在冷孤剛剛翻上屋頂上的時候，已自遠處巡來，那夥大漢身穿白色的勁裝，腰間繫着一條五彩的腰帶，在黑夜中看去顯得特別搶眼，嗯，這正是雲霓莊獨有的衣着。

冷孤在這一瞬間暗自下了決定，他要先擒着他們之中的一個，再逼問口供，然後……

冷孤正待飛身下去，兩條黑影忽然急急奔過來，他們在那閣樓前停下了脚步，又是兩個白衣大漢，那兩人的其中一個抬手敲敲那閣樓的門，沒有多久，那扇沉厚的木門已緩緩啓開。

自那半啓的門縫中，一張生有痳子的臉孔已伸了出來，那人似乎半睡半醒的，猶惺忪着眼，不耐煩地道：「周揚，究竟是甚麼事？三更半夜的來煩我？」

那敲門的一個道：「痳坤，是倪常欽少莊主吩咐你去一趟的，你倒會縮頭大睡，你快去吧，免得少莊主久等……」

那喚作痳坤的聞言，急忙推門走出，邊整理衣衫邊問道：「究竟有甚麼事？這麼晚了還要我去！」

周揚道：「聽說是爲了聚寶樓的事！」

痳坤搶着問：「那兒沒有甚麼事吧？」

周揚道：「沒有，祇不過是東路來的『嘯雲寨』寨主高風送了一件稀世奇珍來，少莊主爲了小心點，所以才吩咐你去開啓聚寶樓……」

痳坤喃喃道：「那也不一定要我去的咯！」

周揚道：「誰叫你是聚寶樓的管事咯，不過，我又奇怪，那究竟是甚麼稀世奇珍？值得如此重視……」

那一直沒有開過聲的另一名大漢接口道：「聽說那是一整箱的長白老參，每支都在百年以上的！」

周揚「呸」了一聲道：「那算甚麼？單祇本莊的血冰蓮便已抵得上他十箱有餘！」

痳坤道：「話不是這樣說，無論如何，那血冰蓮都祇是一株，怎樣名貴也不比整箱一百支的人參好咯！」

於是，那三人便匆匆離開，向着莊院的另一面而去……

冷孤不由暗讚他自己的運氣，聽那三人的語氣，那血冰蓮必在聚寶樓之中。如今，他首先要做的，怕是守候在這閣樓中，靜待那叫作痳坤的管事回來……

現在，冷孤已經自那幢閣樓的窗外進入了一間房子中，抬目四顧，他發覺那是一間睡房模樣，因爲在房子的一側，尚有着一張臥床，顯見此正是一所寢室。

冷孤抿唇一笑，嗯，由這室內的華麗陳設，即可推知此臥室的主人，必然是地位頗高，或是在職位上的原因，而頗有積蓄；嗯，雲霓莊中聚寶樓的管事，地位雖然不高，想來却是頗有油水，再加上此室的主人已外出，然則，這正是那管事痳坤的臥室吧！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了！

忽然，一陣細碎而輕微的脚步聲隱約傳來，彷佛正朝冷孤處身的室中而來；冷孤不待那脚步聲走至，已猛吸氣，雙臂倏展之下，已上了室頂的承塵之上，俯伏不動。

脚步聲來至房門前停了下來，那鏤雕着鳥獸花紋的精緻小門已「呀」聲被推開，嗯，進來的正是那痳坤。

痳坤彷佛十分無聊的打了個呵欠，隨手關上門，漫步走入房中央，直向房中擺着的一方白木桌而來；圍着那桌子的是數張木椅，桌上一燈如豆，黯淡的光采已爲旁邊的裝飾，以及四周擺設的珍玩奪去……

痳坤緩緩坐下在桌前的一張太師椅上，喃喃自語道：「這份差事眞苦，連睡覺也不得安寧，要不看是肥缺，當眞是沒有半點味道。」

冷孤飄然來到他的身後，靜靜的道：「朋友，你安好麼？很對不起，打擾你了！」

痳坤順口道：「還好……」驀地全身一震，身子已驀然站起，急轉之下，已瞥見那微笑着站在他身後的冷孤，不由驚得張口欲叫！

冷孤又怎容他有此機會，「碧波盪漾」一式倏然施展下，煞然間漫天都是掌影，縱橫交錯，已在痳坤心驚膽顫之下，左手手指已點在他的啞穴及軟痳穴之上，於是，痳坤連反應尚來不及，人已如一堆爛泥般栽倒。

一把將他抓起，提着他來到錦帳輕垂的床邊，將他四正八穩的安

放在床上，然後輕輕拍活他的啞穴，壓低嗓子道：「朋友，我知道你是此莊甚麼聚寶樓的管事，現在，我有話問你，希望你能據實回答，更不可妄圖呼救，否則，你將連後悔的機會也沒有。」

麻坤氣息急促的躺在那兒，他心中明白，眼前的角色是如何的厲害，適才他的出手，自己簡直無法可躲，更不消說招架與反擊了；他却尚未知曉，冷孤剛才也僅是使上了三成的功力而已！

冷孤平靜的道：「首先，我要知道，聚寶樓在何處？那龍紋血冰蓮是否藏在樓中？藏於何處？以何物貯着？」

麻坤緊閉着嘴唇不語，彷彿橫了心，絕不肯說出一個字似的。

冷孤冷冷的一笑，左掌驀地併指如戟，「噗」聲中，已插進麻坤頸側的堅硬床板上又拔出；目注着麻坤又驚又懼的神態，冷孤嘆了口氣，道：「不知道，我這左掌插進人身上的感受究竟如何？那該是十分痛苦吧！」又轉變口氣道：「若是你執意不說，那我倒也無法，唯有另外再擒上幾人盤問，到時我就說，是你麻管事指使我的，那時，怕你便不會舒服咯；又或者，我弄瞎你雙目，點殘你雙手，然後，再除了在人面前嫁禍於你外，再盡量作出你我分贓不勻的樣子，於是，你這舒服日子，祇怕難再過咯！」

麻坤氣急驚懼地道：「我……我與你無寃無仇，你……你為何要如此害我？」

冷孤道：「無他，要你說實話而矣！現在，我是先弄瞎你的左眼抑或右眼呢？」說着話，併指如戟的在他的眼皮子上晃來晃去。

麻坤驚恐的道：「我說了，是西院的一幢三重閣樓上，那血冰蓮藏於一個白玉匣子中，安放在二樓左側第一間房子的暗格內，那暗格是在正對牆上的一隻銅鑄的龍頭，把龍頭向左旋動三下，即可看見。」

冷孤道：「很好，那樓上可有些甚麼機關埋伏？」

麻坤脫口道：「有……」驀地停住了口，遲疑不言……

冷孤道：「你已說了這許多，縱然不說下去，也已是叛莊的行為，何妨再說下去？」

麻坤暗自一咬牙道：「進那門處的第三級石階上，若是誤踏上去，會有毒煙自門上暗處噴出……」

冷孤待他說完了，方才說道：「多謝了，祇是，尚煩你躺上一會，待我證實回來之後，再行放你。」冷孤言畢，手指已輕戳在麻坤的「黑甜穴」上，於是，麻坤隨着他手指的收回，已緩緩睡去。

冷孤身形的晃動有如一抹沒有影子的幽靈，又似一道劃空的長虹，在一忽兒中，冷孤已來至西院；那西院中僅有着一幢閣樓，大概正是那聚寶樓吧！

冷孤業已來至這幢樓閣之前，他定睛一看樓門頂，那兒正高懸着一塊金字黑底的橫匾，上書的正是「聚寶樓」三字，冷孤心下暗道：「嗯，總算找對地方了！」

那樓門緊閉着，看去竟彷彿全是金屬鑄成的，襯着兩邊雲石所砌的石牆，於牢不可破的感受中，更覺得氣派不凡，而且也可推知主人的豪闊。

「那樓門門環若是向左旋，兩側即有亂箭射出，向右旋則不能開啓，唯有右旋三下，左旋三下，方能開啓……」那正是麻坤所說的話，如今，冷孤正照着做。

在一片「咿呀」的聲響中，那道樓門果然緩緩啓開；冷孤在那樓門剛啓的當兒，身形已有如一縷輕煙般飄入。

雙足方一沾地，那沉重的樓門又已在一陣沉重的聲音中，緩緩的自動閉上。

冷孤定睛一看，不覺有點兒眼花撩亂的感覺，雖然說，冷孤也見過不少的奇珍古玩，華麗裝飾，甚至，他本身就已擁有不少，但也不禁為此地的收羅之豐，寶物之多與貴重而暗自讚嘆！

那是一間佔地不廣的大廳，廳則有一道樓梯繞旋着延伸向上，連梯的扶手，竟也是金光燦然，彷彿是以黃金造成，即使是僅以金鑲，亦足以眩人眼目。廳中地上舖設着的竟是價值萬金的白熊氈，當中更擺設一隻玉鼎在其上。白玉為桌、珍珠作簾、水晶為盞、明珠作燈，更襯上各種或鑲寶石、或縷金絲、或以玉為飾、或以金作嵌的各式各樣寶，當眞是五彩繽紛，眩人眼目！

冷孤不暇細看，一縱身便已沿梯而上，直登二樓間，長廊中……

那二樓上也有一座大廳，廳上陳設不但依然華麗，壁上更掛滿了古今名家的字畫，於瑰麗中別饒雅緻。

冷孤來至長廊之上，第一間房子門前，他循着自麻坤口中得來的話，輕按壁上一塊微凸的紅色小石塊，那道室門果然應聲而開。

冷孤剛一走進室中，迎面已發覺那個銅鑄的龍頭安放在壁上，那龍頭雕刻得頭角崢嶸，驟目看去，彷彿是活的一樣！

眼看一切都是如此順利，毫無異象發生，冷孤的戒備心也不覺隨之減低。

於是，他上前一步，抬手就向壁上龍頭摸去，他按着那龍首緩緩

向着左面旋去，一陣金鐵交鳴的機鈕活動之聲已隨着他旋動的手傳來。

忽然，一陣緊似一陣的鈴聲刺耳的響了起來，而就在鈴聲初響時，那道室門已「碰」地關上，一道鐵柵也「呼」的下落；正在這當兒，冷孤耳朵裏又已聞得一連串的機括響聲，老天，不知多少支利箭已密集如雨的自四壁間，突然顯露的黑忽小洞中射了過來，箭鏃泛着藍光，可見得顯然其上已淬過劇毒！

深吸一口氣，一咬牙「浩浪氣」已運透全身，遍體立時堅逾精鋼，兩掌也已有如電光石火般狂劈出千百道掌影，這千百道掌影有若千百個魔影，浩蕩蕩的，滔滔不絕的怒濤，挾着迴旋的勁氣，激蕩着空氣，彷如駭浪驚濤，更似風捲雲湧，生生不息！

於是，漫天的斷箭殘桿墜落，「叮噹」的金鐵撞擊之聲不絕如縷，那不知多少的毒箭已被冷孤手掌劈斷撥開，更多的却為室內氣流的激蕩而失却準頭，飛散開去。

冷孤這才恍然因何那麻坤的態度，轉變得如此快，却原來在那半眞半假的供詞中，誘自己中計……

忽然，自那銅鑄的龍頭的龍口中，一股白色的氣體，已有如煙霧般噴了出來，迅速的漫湧在整間房內……

緊閉着氣，冷孤來到那鐵柵之前，他坐馬拿樁，雙臂運勁，兩手用力，兩條粗若兒臂的鐵棒已逐漸的擴張、變形、彎曲成一個可容進出的空隙！

冷孤雙掌在猛地運勁中，接連一百七十餘掌已急擊在那室門上……

他這才發現，那扇塗以黑漆的室門竟為生鐵鑄造！

緊咬鋼牙，冷孤雙掌再度擊出，於是，一陣有如霹靂般的震聲連串傳出，那扇鐵門不住的劇烈搖晃着，門上凹下了無數個的掌擊印，那扇鐵門已裂開崩散出一個大洞來！

更不稍待，冷孤身形已急急掠出，足尖一點樓板，已自那道旋梯向下走去……

冷孤足尖方才沾上梯面，那道旋梯竟然片片翻轉，每塊梯板的背面，竟然嵌上了淬毒的鋒利鋼刀！

深提一口氣，冷孤的雙臂划動，人已有如大鳥凌空般自梯上縱落……

冷孤雙脚才落地面，忽然脚下一浮，人已向下陷落，落足處竟又是一塊翻板！

急提氣，雙臂再划動中，將身形强行提起，緩緩飄落地面。

冷孤急躍至門前，用力一分，幸好那扇樓門竟已應手而開！

冷孤心內一鬆，正待掠出，七八柄利刄已兜頭蓋頂的朝他斬了下來。

急忙將兩臂一分，冷孤就地一旋一閃之下，那七八柄利刄已被震飛半空，七八條白衣大漢也已驚叫着退了開去！

冷孤身形方才站定，定睛一看，注目四下，不由心頭一緊，原來他已落在人家的包圍圈內！

冷孤凝神四顧，發覺那為數在百數以上的人當中，似以數人為首；那數人之中，一人年過七旬，面貌清奇，頷下長髯無風自拂，仔細一看，那人除了鬚髮已白之外，却依然臉上紅潤，彷彿不似年紀如此老大，更襯上一身雪白長袍，腰際繫着一條五彩繽紛、上嵌寶石的腰帶，神態看去洒逸而雍容，有着一股難以言喻的高貴嚴肅之氣概。

旁立二人，一人是滿面泛着紅光，禿頂肥胖的老頭；一個是膚色黧黑，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的枯瘦老頭，同樣的身穿白衣，腰紮五色帶。

後面也立着二人，左側的是一個身形魁梧，面貌冷沉而精悍，兼且形態軒昂的人物；右側的是一個唇紅齒白，長相斯文的英俊人物，都是約莫三旬出頭的白衣人。

心中暗自打量着，冷孤已約莫曉得眼前數人的來歷，那當中老者大概正是此地的主人——「雲中神龍」倪瑞艮；那旁立的二人，肥胖禿頂的約莫是主人的結拜兄弟之一——「魔刀」皮紹陽；黧黑枯瘦的應該是「絕劍」西門摩星。

至於另外的二位，那意態軒昂的一個約莫是倪瑞艮二子之一——「烈火神龍」倪常欽；儒雅斯文的一位或者是其次子——「小神龍」倪儀明吧！

此刻，那神態雍容的老者開口道：「小伙子，瞧你年紀不大，如何竟效越屋穿牆之徒，意圖作盜？」

冷孤雙手微揖，彷佛有些尷尬的恭聲道：「前輩有所不知，在下是因為……為着形勢所逼，不得不出此下策！」

那老者溫和的道：「老夫正是此莊主人，此二位是吾拜弟，那二人正是犬兒，瞧你長相不凡，縱然在生活上有所困難，也不應如此自毀前途……」

冷孤暗念：果然未有料錯，眼前正是倪瑞艮其人。

他心念方罷，再道：「在下倒非是為生活艱難，小子雖是無知，也頗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道理……」

倪瑞艮正欲再言，後邊立着的那位倪常欽已沉聲道：「爹，你何必與這小賊多言，不若快點動手收

拾他吧！」

倪瑞艮聞言，不由回頭呵叱道：「少說廢話，爲父個性如何，莫非你尚不知？我先要將此事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了，才能決定如何作出定奪。」話落，又扭頭回來，面向冷孤道：「此事究竟如何？尚請說個清楚……」

冷孤暗自思忖一番，忽然作出決定，一咬牙，他坦言道：「祇因在下摯友身染巨毒，據醫者所言，僅唯龍紋血冰蓮可解，是以在下斗膽前來盜竊此物……」

倪瑞艮聞言，詫異道：「此言可眞？」

冷孤點頭應是。

倪瑞艮身側的西門摩星忽然道：「大哥，小弟有一言想對你說……」

倪瑞艮聞言，急忙附耳過去，但見他時而皺眉，時而點頭，最後見他連連頷首，微笑道：「好……」話落，低聲吩咐他的兩個兒子，他們數人互相低語着……

冷孤正感疑惑，忽然，倪瑞艮對他道：「你是否當眞是爲了好友，故而孤身犯險？」

冷孤神色堅決而誠懇的道：「不錯。」

倪瑞艮又問道：「然則，你願意爲他犧牲自己否？」

冷孤想也不想道：「願意。」

倪瑞艮沉喝道：「好！」然後向着倪儀明吩咐一陣，倪儀明領命而去。

倪瑞艮對冷孤解釋道：「我們願意予你一個機會，首先，你必須服下我們給你飲的毒酒，除了我們特製的解藥外，天下無人可解，不過，服下此酒後，你却祇能活上子午十二個時辰，而且，你尚要通過我們定下的三關，若是不能通過，便要死在此地，不過，你如不願，老夫念你尚無大過，兼且能爲友赴難，放你離開。」

在他說話之中，方才離去的倪儀明已手托着一個銀盤回來，銀盤之上正有一把酒壺，一個玉製的精緻小酒杯放置於在上。

倪瑞艮已向着正在沉思的冷孤問道：「如何？」

冷孤臉上的神色依舊堅定不移，他道：「我已決定了，拿那酒來吧！」

倪瑞艮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讚許神色，他又加重語氣的再問：「當眞？」

冷孤依然神色不變的道：「不錯。」

倪儀明遠遠的把銀盤上那已斟滿了酒的酒杯抛了過來，冷孤抬手一把接住那酒杯，那杯中之酒竟連一滴也沒有酒出，由此也可見得雙方的手勁之準。

冷孤毫不猶豫，抬手仰頭之下，那杯中之酒業已飲進腹中。

倪瑞艮眼見冷孤點滴不留的果然飲下了酒，忽然哈哈大笑道：「小友，你上當了，現在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已令你自動躺下了！」

冷孤神色不變，安詳的道：「以我區區一條命，竟換得日後天下人對你失信之恥笑，亦算不枉！」

倪瑞艮神色一整道：「好，說得好，不過，此地除你之外，盡皆老夫手下之人，有誰會知此事？」

冷孤平靜的道：「我雖一死，但能藉此得知名重江湖的『雲中神龍』乃厚顏無恥之徒，亦不足惜！」

倪常欽嗔目大喝：「小子大膽！」

倪瑞艮揮手止住他道：「老夫不想被你目爲厚顏無恥、失信於人之徒，剛才之言，祇是戲矣，老夫僅於此向你致歉。」一頓又道：「依照本莊規矩，本應要你通過三場比鬥，先與老夫之子其一相拚，若是不敗，再與老夫其中一位拜弟再鬥，最後便是老夫，現在，老夫准許你僅在老夫五人之中，擇其一便可，若你勝了，那血冰蓮你可拿走，你如敗了，也可留命而去！」

冷孤拱拱手道：「在下從命。」

倪瑞艮沉凝的道：「你挑那一個？」

嘆了口氣，冷孤道：「老前輩，就是你吧！」

此言一出，衆人皆驚，以爲自已聽錯，或是冷孤說錯，個個皆瞠目結舌，不敢置信的瞪着冷孤發呆！

一陣子的寂靜之後，倪瑞艮豁然而笑：「好，有骨氣，有膽識！小友，不論你能否勝得了我，我已深感欣慰，果然沒有看錯了你！」

長髯飄忽中，倪瑞艮大踏步而出，他豪邁的道：「你遠來是客，老夫就以赤手與你相搏，請！」

冷孤道：「在下亦願與前輩在拳掌上一較。」

倪瑞艮聞言，不由略感對方狂妄，微有不快，他緩緩的道：「既是如此，你先出招吧！」

冷孤也不再推辭，他凝重的道：「有僭了！」

說聲中，冷孤雙臂急劃，九十九掌已有如寒電般暴洒向倪瑞艮頭頂！

在那一溜溜的勁風激蕩中，倪瑞艮已猛然側閃開去，同時，反手擊出一百掌反捲向冷孤。

冷孤快不可言的一躍避過，「碧波盪漾」一式已同時施出，刹時間，冷孤手掌已幻成千百，晃動有若烏雲湧合，狂風驟起，是那麼浩浩蕩蕩，滔滔如長江大河中怒湧的波濤般一下子猝然暴攻過去。

不禁大出意料之外，倪瑞艮連忙抖臂揮去，他那仗以成名的絕技——「雲龍三現」第一式：「眞龍乍現」業已出手！

「雲龍三現」是一種凌厲的赤手搏擊之術，再輔以詭異而又神乎其技的身法步法，若是把這種技藝練到登峯造極，便能持久的在空中游移回擊，而不落下；更可藉着那種輕柔的內勁身法，把敵人的攻擊力量消卸成最小，然後再趁勢的乘着移動快捷，而搶攻敵人照顧不來的頭頂、身後的死角，不過，這是必須具備極爲精湛的輕功根底與悠長的內勁，施展起來便當眞名副其實，千變萬化有如神龍乍現，見首不見尾了！

冷孤全然不爲對方怪異的身法所惑，他驀然電射而上，「黑浪三反手」的第二式「浪湧如山」，已有如怒濤般狂捲暴升的飛洒而出！

刹時間，漫天的掌影飛舞，一片片、一道道有如鋼錐般的罡烈的勁氣呼嘯的激蕩着空氣，就彷彿是六丁六甲之神在怒吼中揮擊，更有如是大海的龍王在推波助瀾，掀起滔天的巨浪！

不由臉上變色，圍觀着的各人皆料不到，這看上去如此年輕，彷彿毫不起眼的毛頭小子，竟然具有如此精湛玄詭的功力。

倪瑞艮的「雲龍三現」中的第二式：「神龍搏海」也已施出！

於是，在搏鬥中的雙方都已因動作的快速變幻，以至全看不清了，那半空游移着的人影宛若神龍騰空，馭風駕霧，挾着不住變化的眩目閃撲，飛撲捲迴於天地之間。冷孤在地上的身形在不定形的旋舞隱現，在適當的角度與空間做着有力而靈活的攻拒，在有如多臂魔神的旋迴裏，更隱挾着風雷之聲，雙方都在竭力的抵擋着對手凌厲已極的攻勢！

一百招過去了。

倪瑞艮與冷孤却依然在穿掠飛舞，盤旋閃擊着，雙方都接連的將本身的絕技施展出來，他們體內循環不息的內勁已能與心意融會貫通，隨心如意，而且招式上更已是無懈可擊！

二百招過去了，三百招也已彈指而過。

雙方的拚搏已經超出了三百招以上。

於是——

在冷孤猛一咬牙中，面容上已泛上了一片青紫之色，「浩浪氣」已在無形中暗暗運上；同一時間，「黑浪三反手」中最凌厲的一招——「萬流歸海」已驀然施展！

簡直是超越了時空的界限，冷孤的身形已幻成一道長虹般矯遊騰舞，雙掌變幻成無數，自不同的角度向外揮展，聲勢浩蕩，有如大海

揚波，天雲變色，更彷彿是天搖地動，撼岳移山……

倪瑞艮狂喝出聲，「雲龍三現」的最後一式：「龍現千重」已急急施展！

在那疾如鷹隼的騰撲裏，倪瑞艮身形已幻成九個，彷彿九人齊旋，影接着影，人連着人，直如天際神龍，上下於天地之間，縱橫於五嶽之內，挾着那狂悍的勁力，有如焦雷擊頂，硬拚那無數的掌影……

於是——

天地彷彿於一瞬間停頓，海洋似在眨眼之際平息，天上那洒照着光輝的月華似已黯然無色，一幅幻現着無窮變化、無邊無際的奇異圖形，已隨着向兩邊飛出的身形而消失於無形……

衆人凝神一看，倪瑞艮正挺身站在地上——面上毫無表情，頷下長髯不住抖動，可是，看來却似是毫無損傷！

丈許外，冷孤臉色青白的站在那兒，頭髮有點兒蓬亂，殷紅的鮮血正順着嘴角緩緩流出，看情形，似是有點兒吃虧了！

衆人正欲喝采，但又爲冷孤神色的從容，倪瑞艮表情的凝重，不覺噎在了唇邊。

倪瑞艮的二位拜弟皮紹陽與西門摩星二人也面無表情，一言不發的站在那兒。

後立的倪常欽、倪儀明二人，也爲眼前的氣氛所懾，正惶惑不定的看着……

忽然，倪瑞艮長嘆一聲，道：「你勝了！」話完一抖長袍，那原本雪白完好的長袍竟然化作粉蝶般片片碎落，現出其上印着的無數掌印。

衆人的驚詫聲暴然發出，冷孤已一拱手道：「多虧前輩手下留情，在下方能僥倖得逞……」

倪瑞艮心下明白，剛才他的出手已盡全力，却只能震傷了冷孤，而冷孤的手掌却已可取中他身上的任何部位，不過，對方却手下留情，且在人前保留自己三分顏面。

倪瑞艮吩咐倪儀明過來，囑他往聚寶樓內而去，然後再苦笑道：「朋友，你究竟是誰？可否一告老夫？」

冷孤沉吟半響，方自恭身道：「在下冷孤。」

衆人的驚詫聲再度響起。

倪瑞艮上前一步，他再問道：「冷孤，大漠『鐵騎盟』的首腦？」

冷孤點頭道：「正是。」

倪瑞艮驀然仰天大笑，道：「如此，老夫輸得不寃，老夫尚以爲你不過是普通的一個年輕人，却原來是名震江湖的『煞魂』！」

此時，倪儀明已手捧着一個白玉雕成的盒子，自那樓中走了過來。

倪瑞艮一指倪儀明手中玉盒，他道：「這便是龍紋血冰蓮了……」

冷孤抬手接過倪儀明遞來的玉盒，自那水晶爲蓋面的玉盒中，發覺在盒中的一塊黃色錦墊上有着的一株異草，那株異草長僅一隻手掌，形如普通的蓮花，不過，那蓮梗竟是呈朱紅色的，就彷彿是血的顏色；蓮瓣更呈着白而透明，更奇的是在每片瓣上，竟隱隱有着赤紅色、狀如龍紋的圖案顯現，嗯，這正是人人夢寐以求的仙草靈藥——龍紋血冰蓮了！

倪瑞艮又道：「適才你飲的所謂毒酒，不過是老夫拜弟所出主意，要試你的爲人，聊以相識，幸勿見怪！」

冷孤道：「此言何出，應是冷孤向各位致歉才是！」

倪瑞艮道：「來來，冷當家的，老夫兄弟三人，今夜定要與你大醉一場……」

* * *

大路上一騎疾馳，冷孤正快馬加鞭的往回趕着，回想昨夜倪瑞艮等人苦苦相留，却因他急於趕往救治他的摯友，故此唯有互囑着後會之期，然後，冷孤便匆匆離去。

他的思潮隨着馬蹄聲逐漸遠去……

（完）

賽龍舟風雲故事之一／石中蓮・文
可飛・圖

三盜六僧魔公子

龍舟競渡　刀光劍影

五月初一，整天下大雨。

直到黃昏，雨點依然像潑水般不斷瀉下。

就在這個時候，鋼刀鎮之東，突然出現了三個黑衣人。

這三個黑衣人，年紀並不大，最年長的一個看來不超過三十歲。

但，他們都是每人手持一根木杖。

最令人心悸的，就是這三根木杖，皆是血漬斑斑，雖在滂沱大雨之下，依然並未冲洗得掉。

這三個黑衣人，以前是從未在這裡露過面的。

鋼刀鎮數十年來，都很太平無事，這三個黑衣來客，莫非是帶給這個地方的不祥徵兆？

* * *

五月初二，雨已停了。

峥嶸老人在鋼刀鎮的一片廣場裡，心情沉重地看着十一具屍體。

昨夜大雨中，鋼刀鎮竟然有十一個人被暗殺，這當然是一件大事。

所以，連近十年來已經很少出門的峥嶸老人也被驚動了，更是親自出來檢視屍體。

峥嶸老人，原來姓陸名龐天，號峥嶸，但現在，知道他原姓名陸龐天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人人都祇稱呼他爲峥嶸老人。

峥嶸老人，今年差不多八十歲了。

但這個年紀老邁的老翁，却是鋼刀鎮的主宰。

在這裡，峥嶸老人每一句話，就是法律，遠在三十多年前，鋼刀鎮也曾有過一段充滿血腥，充滿罪惡的日子。

在那個時候，殺人、劫掠、强姦的案件，幾乎是無日無之。

雖然這裡的地方官也曾有過幾次出兵平亂，但過後不久，又復如是。

最後，連地方官也索性撒手不管了。

但自從峥嶸老人在鋼刀鎮出現之處，罪案就直線的顯著地下降。

因爲峥嶸老人手中的一柄虎頭鋼刀，在十日之內殺了八十九個惡霸。

直到第十一日後，鋼刀鎮就再沒有任何罪案發生。

還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鋼刀鎮以前原本是叫大河鎮，直到峥嶸老人出現後，才易名爲鋼刀鎮的。

* * *

鋼刀鎮上，一夜之間被暗殺十

一個人的消息，很快就傳了開去。

這個消息一直傳到二百里外的楓林集。

楓林集唯一的酒家，就是「一楓館」。

一楓館名副其實，四週圍祇有一棵楓樹。

因爲這裡其他的楓樹都已被這間一楓館的老闆砍掉了，就祇剩下了最中央的一棵。

曾經有不少酒客問一楓館的老闆爲甚麼要這樣做，所得到的答覆是：「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所以，這裡雖然祇有一棵楓樹，却已勝過其千千萬萬棵。」

這種解釋，有人接受下來，但也有人覺得似是而非，不倫不類。

至於這個老闆砍掉其他楓樹的眞正理由，知道的恐怕祇有秦白玉一個。

秦白玉是個年輕人，但一楓館的老闆也不老，祇比秦白玉長三歲。

這兩個人有一種特別的本事，就是無論怎麼樣酗酒的醉客，都能夠把他撵出一楓館門外去。

曾經有一次，有兩個號稱「拳王」、「拳霸」的惡人，在一楓館裏鬧事。結果就被秦白玉每人賞了一拳，直到現在，那兩個拳王拳霸的鼻子還是歪着的。

秦白玉幹完這件事之後，回頭問一楓館老闆：「這兩拳打得好不好？」

一楓館老闆搖搖頭道：「一點都不好。」

秦白玉一怔道：「莫非這兩個人不該打？」

一楓館老闆又搖了搖頭，道：「是你的拳頭打錯了位置，你不應該打他們的鼻子，應該打他們的咽喉。」

秦白玉道：「你的意思是要結果這兩個人的性命，那未免過份了一點。」

一楓館老闆冷冷一笑道：「如果你知道他們的來歷，你就知道即使殺了他們一千次一萬次都不過份。」

秦白玉道：「他們自稱甚麼拳王、拳霸，莫非……就是杭州的鄔氏兄弟？」

一楓館老闆淡淡一笑道：「不錯，就是這兩個爲了拳譜，便連老子都一刀砍翻的畜生。」

秦白玉立刻追出來，但鄔氏兄弟不知逃往那裡去了。

秦白玉回來，對一楓館老闆道：「你既然早已知道這兩個惡賊的來歷，爲甚麼不出手將之斃掉呢？」

一楓館老闆的聲音，似乎有點疲倦：「也許我今天不想殺人。」

秦白玉嘆了口氣，他瞭解他，因爲他的確很疲倦。

疲倦得連該殺的人都不想去殺。

秦白玉更知道，若是在五年前，鄔氏兄弟這種惡霸遇上了他，簡直就是遇見了死神。

一楓館老闆在五年之前，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物？

* * *

五月初三日，正午。

今天的陽光很好，秦白玉捧着兩籠畫眉鳥，哼着小曲，去找他的老朋友。

秦白玉的朋友不算少，但眞眞正正的老朋友却祇有一個。

這個人自然就是一楓館的老闆。

然而，他竟然不在一楓館，却有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在等他。

這個孩子是一楓館隔鄰雜貨店老闆的侄兒阿嗚。

阿嗚一見秦白玉，立刻就將一張紙條交給他。秦白玉一看，便已認出了是一楓館老闆的筆跡，上面寫着：七日之內，我若還未回來，煩將樹砍而焚之。

短短十七個字，却令秦白玉爲之神色一變。

煩將樹砍而焚之，意思是說：我已死，這棵楓樹也沒有再留下的價值，不如將它毀滅也罷！

一楓館老闆去了那裡？

他究竟出了甚麼事？

* * *

就在這個時候，一楓館的老闆，正在一輛馬車廂內，躺着身子，十分舒適愜意。

馬車向東行，這條路，將會直達鋼刀鎮。

不過，一楓館老闆對於這條路將會直達到那裡都不在乎，即使直達酆都城，他也絕不會在半途下車。

因爲車廂裡，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個女人。

一個使他朝思暮想，刻骨難忘的女人——宋芝芝。

宋芝芝實在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五年前很漂亮，五年後更加漂亮。

唯一的分別，就是五年前她是女孩子，但現在却已經是個女人了。

不過，一楓館老闆似乎也沒有將這個改變放在心上。祇要她在自己身邊，就算她變成了鷄皮鶴髮般的老太婆，便又何妨？

在車廂裡，他逗她笑。

她那雙又圓又大的眼睛痴痴地望着他，她嬌艷依舊，祇是似乎很疲倦。

他實在是一個怎麼樣的人，這五年來他的生活過得怎麼樣？很逍遙？還是充滿寂寞，充滿痛苦？

她當然沒有忘記，一楓館的那一棵楓樹。

他將其他的楓樹都砍掉了，祇因爲她曾說過一句這樣的話：「中間這一棵最好看。」

那時候，一楓館原本名號是千楓館。

千楓館的老闆也不是他，是一個老婦人。

後來他花了一大筆錢，將這家酒館買下，這就做了一楓館的老闆。

他買下這間酒館祇有一個理由。

因爲他認識她的地方，就在這裡。

他實在太痴，痴得整個人都爲之憔悴了、疲倦了。

現在他逗她笑。

可是，她笑不出口，却終於倒在他懷中哀痛地哭了起來。

他輕輕地撫摸她那長長的秀髮，道：「別心碎，我在這裡。」

他已決定，無論冒多大的危險，多大的困難，都要將宋芝芝重歸自己懷抱。

你若眞心愛着一個人時，你也會這樣的決定。

除非是個懦夫，又自當別論。

* * *

一楓館老闆，當然不是懦夫。

他所擁有的勇氣，可能比一千個人的勇氣加起來還大一千倍。

在十年前，他赤手空拳，就敢闖進杭州一間賭場之內，將三個專門强姦幼齡女孩子的採花淫賊，連眼睛都挖出來。

在八年前，他與秦白玉聯手，在長江下游兩岸，將名噪南北的長江十妖殺得乾乾淨淨。

在六年前，日本浪人横池糾夫挾技東來，以一百一十七招雪浪刀法殺了不知幾許中原豪傑，結果他死在一楓館老闆的拳頭之下。

一楓館老闆，就是名滿天下的「鐵拳九重天」封一傑，也就是佛門禪宗九重天拳法的唯一傳人。

如果說封一傑這樣的人，居然也會護花無力，相信任何人都會懷疑。

但事實上，封一傑的戀情確是倒霉透頂了。

夢中人，嫁作別人妻，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滋味？

* * *

五月初四日，清晨。

封一傑會晤鋼刀鎮的主宰者，崢嶸老人。

崢嶸老人在他的書房裡，接見封一傑。

通常，崢嶸老人晤客的地方，都是在大客廳中。

但今次却是例外。

崢嶸老人露出一個滿意的微笑：道：「封大俠，果然沒有令老夫失望。」

封一傑淡淡一笑，道：「除了芝芝外，在下已對其他事情毫無興趣。」

崢嶸老人拇指一伸，讚道：「快人快語，很好，我們就來一個交易，怎樣？」

封一傑一皺眉問道：「這裡出了甚麼麻煩？」

崢嶸老人忽然嘆氣，道：「初一大雨之夜，本鎮有十一個人被殺。」

封一傑淡淡的道：「殺人者，人亦殺之，何足怪哉？一夜之間，被人殺十個八個無名小卒，其實也算不了一件大事。」

崢嶸老人宛若不聞，又說道：「根據目擊者證實，兇手是來自黑衣城的邪派高手。」

封一傑略微動容，隨即又冷笑道：「黑衣城的高手是邪派，但鋼刀鎮高手如雲，只怕也沒有幾個是正派的。」

崢嶸老人的涵養似乎很不錯，臉上居然沒有慍色，只是笑了一笑：「封大俠若肯助老夫一臂之力，聯手對付黑衣城，宋芝芝自當完璧歸趙。」

「完璧？」封一傑心中大笑。

痛苦、凄楚地大笑。

然而，無論在她的身上，曾經發生過甚麼樣的事，她依然永遠是他的心目中的女神。

爲了她，他願意做任何事，作任何犧牲！

而她，爲了他又何嘗並不是如此？

* * *

五月初五日，端午節。

在鋼刀鎮之南，有一條大河。

每年端午節，近百里方圓的鄉鎮，都會各自遣派龍舟隊參加競渡的。

鋼刀鎮有一支龍舟隊，而且曾多次贏得勝利。

可是，今年鋼刀鎮却忽然臨時宣佈退出。

理由很簡單，因爲鋼刀鎮的龍舟隊，有十一名隊員被人暗殺。

封一傑對於這件事並不覺得驚訝。

因爲他早已知道那十一個被殺者的一切。

崢嶸老人曾說過一句話：今年的端午節，鋼刀鎮沒有龍舟隊，却有殺人隊。

封一傑已經好幾年沒有殺人。

但現在，他已被編入崢嶸老人殺人隊中。

忽然之間，崢嶸老人對封一傑道：「你聽過廣東十虎的名號沒有？」

封一傑長長伸了個懶腰，道

：「你是指爛頭何、黃飛鴻那些人？」

崢嶸老人點點頭，心情沉重地道：「這十個人，在嶺南享有盛名，拳脚與兵刃上的功夫都很了得。」

封一傑盯着他望了半晌，道：「莫非廣東十虎之中，有人來到了這裡？」

崢嶸老人今次却搖搖頭，說道：「廣東十虎沒有任何人來到這裡，但却有十個比廣東十虎更爲厲害難纏的人物，有意血洗鋼刀鎮。」

封一傑聳然道：「血洗鋼刀鎮？豈不斗膽得很？」

崢嶸老人道：「這個世界上斗膽的人本來就並不少。所以，老夫已決定整頓本鎮的實力，誓與侵犯者週旋到底。」

封一傑冷漠一笑，道：「好一個堂皇正義之師。」

崢嶸老人坦然受之，看他的模樣，當眞受之無愧。

但鋼刀鎮的殺人隊，是否眞正爲義而作戰？

封一傑心中有數，因爲他很瞭解，崢嶸老人是一個怎樣的人。

崢嶸老人忽然道：「龍舟競渡快開始了，我們何不去看看熱鬧？」

* * *

鋼刀鎮雖然沒有派龍舟隊參加比賽，但今年的龍舟隊伍，並不比去年減少。

因爲又有另一支龍舟隊臨場宣佈參加。

鋼刀鎮的龍舟隊賽前宣佈，已經很突然。

而這一支龍舟隊的參加，却更令人有匆匆而至的感覺。

主持這次龍舟隊大賽的是金風山莊的夏侯莊主。

這一支突如其來的龍舟隊，自然是經過夏侯莊主的答允，准其參加比賽。

只見這一艘龍舟的大旗，繡着三個黑色的大字。

這三個字赫然是「黑衣城」。

崢嶸老人頓時臉色鐵青。

封一傑無動於衷，好像早已料到有此一着的了。

看來黑衣城已完全不把鋼刀鎮放在眼中了。

封一傑唯一感覺迷惑的就是崢嶸老人口中說那「十個比廣東十虎更難纏的人物。」，這十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他們是否就是來自黑衣城中的高手？

在江湖道上，人人都知道，鋼刀鎮高手如雲，在崢嶸老人四週，都有不少武功超卓的好手，隨時會爲他賣命。

但封一傑却覺得，黑衣城的人其實是更加可怕。

沒有人到過黑衣城，黑衣城到底在那裏，沒有人知道。

但黑衣城中人這些年來所做過的事，却遠比鋼刀鎮上高手所做的事可怕得多。

在最近五年裏，黑衣城中人最少暗殺過三十位武林上成名的英雄人物。

這一股勢力已漸漸增强，而且開始足以威脅到鋼刀鎮。

終於，血案開始了。

鋼刀鎮在五月初一晚上，十一名龍舟好手被殺。

當鋼刀鎮宣佈退出龍舟比賽之後，黑衣城却突然參加，這種做法，無異是嚴重損害了鋼刀鎮的面子。

可以說，這是「欺上門」來了。

崢嶸老人立刻發出一道密令，召集全鎮的高手，來到河邊，準備與黑衣城中人一決高下。

至於鋼刀鎮殺人隊的隊長，就是封一傑。

* * *

參加比賽的龍舟，連黑衣城一艘在內，一共是九艘。

只見旌旗飄揚，鑼鼓喧天，九艘龍舟齊向終點進發。

崢嶸老人與他的殺人隊，就在終點上岸前恭候了。

崢嶸老人下了密令，要將黑衣城的龍舟隊殺個落花流水，血染江河水。

豈料黑衣城那一艘龍舟還未到終點，殺人隊背後已來了强敵。

那是十個白衣人，臉上都蒙着黑頭巾。

崢嶸老人怒吼一聲，喝道：「你們終於來了。」

轉過身子，他向殺人隊中一個雙手捧着大鐵盒的瘦漢子道：「鐵骨，拿刀來。」

這一個瘦漢子看來瘦骨嶙峋，却是鋼刀鎮上七大高手之一，姓禤名中鵬。外號鐵骨手，一身武功，向來深藏不露，但江湖中早有所傳言，此人的本領在鋼刀鎮中僅次於崢嶸老人而已。

禤中鵬雙手捧着的大鐵盒，盒中之物就是崢嶸老人賴以成名的寶刃，——虎頭鋼刀。

此時，那十個白衣蒙面人，已開始向殺人隊襲擊。

殺人隊中，雖然都是武功高强好手，但與白衣蒙面人一拚之下，竟然相去甚遠。

只見十個蒙面白衣人，有如虎入羊羣，斬瓜切菜般，剎那間解決了十幾個殺人隊員。

這十個白衣蒙面人，有四個使用長棍、三個使用柳葉刀，另外三個却是赤手空拳，不用兵刃的。

殺人隊本來是去殺人的，但現在却只有被人殺的份兒。

殺人隊隊長封一傑呢？

他沒有走開，但却也沒有動手，居然袖手旁觀，好像在舞台上看別人表演。

因爲他已知道，這十個白衣蒙面人的來歷。

崢嶸老人所說：「十個比廣東十虎更難纏的人物，就是眼前這十個白衣蒙面人。」

現在，封一傑總算猜出他們是誰了。

雖然他們都蒙着臉，但封一傑依然可以肯定，他們是秦家堡的人。

秦家堡主，就是秦白玉的父親。

而秦白玉在秦家堡中，是第二號人物。

別人蒙着臉，封一傑他也許認不出，但秦白玉却絕對例外，即使封一傑瞎了眼睛，他依然可以憑着感覺，便可以嗅出秦白玉身上的氣味來。

秦白玉喜歡在沐浴之後，塗抹一種很清香的紫葉蜜露，封一傑是他多年的老朋友，自然對這種清香氣味十分熟悉。

封一傑一眼便認出，正在用大擒拿手與鋼刀鎮七大高手之一相鬥的那個白衣人，就是秦白玉。

事實上，封一傑沒有看錯，秦白玉果然是來了。

而且是傾師而來，顯然要向崢嶸老人一顯顏色。

現在，封一傑的心裏又多了一個疑問：「秦家堡與崢嶸老人之間，究竟有甚麼過節呢？」

* * *

虎頭鋼刀，重三十三斤。

崢嶸老人一刀在手，眼中精光厲射，果然威武十足。

河岸之上，殺聲震天。

而大河之中，也是鼓聲咚咚，九艘龍舟直向終點衝去。

最先衝過終點的，正是黑衣城的那一艘。

在這一艘龍舟裏，共有四十多個黑衣人。

岸上固然已經天下大亂，這四十多個黑衣人衝到終點之後，竟然也是喊殺連天，上岸加入戰鬥。

崢嶸老人大吃一驚，想不到竟然背腹受敵，看來今日端陽，倒是鋼刀鎮生死存亡的重要日子。

鋼刀鎮七大高手，名不虛傳，秦家堡有兩個使柳葉刀的，被七大高手重傷。

但封一傑依然袖手旁觀，沒有動手。

不過，除了封一傑外，還有另一個同樣在袖手旁觀的人物。

這個袖手旁觀之人，竟是鐵骨手禤中鵬。

封一傑忍不住走過去，問禤中鵬道：「你爲甚麼還不去助戰？」

禤中鵬淡淡的反問道：「這句話正是我想要問你的？」

封一傑嘆了口氣苦笑道：「實不相瞞，穿白衣那一羣人是我的朋友。」

禤中鵬冷笑一聲道：「陸鎮主滿以爲邀你到此助拳，想不到却是引狼入室。」

封一傑道：「你還未回答我的問題，你爲甚麼還不去助戰？」

禤中鵬緩緩道：「我的理由，和你的理由都一樣！」

封一傑一怔道：「穿白衣的那一羣人也是你的朋友？」

禤中鵬却是搖頭道：「祇有這一點剛好相反，你的朋友是穿白衣，我的朋友是穿黑衣的。」

封一傑聳然動容，想不到禤中鵬原來竟是黑衣城派來鋼刀鎮的臥底。

封一傑忽然冷笑一聲，道：「黑衣城中人，做下許多傷天害理的事，你說出自己的眞正身份，不怕我會動手殺你嗎？」

禤中鵬獰笑道：「不怕，因爲現在不是你動手殺我，而是我要動手殺你。」

封一傑微笑道：「你有把握殺我？」

禤中鵬怒喝一聲道：「當然絕對有把握。」

* * *

武林之中，有一句很常聽到的話，那就是「南拳北腿」。

然而世間上的事，往往並非一般人常言所能夠絕對肯定的，禤中鵬與封一傑都不是南方人，但這兩個人的拳法，却都是武林中的佼佼者。

禤中鵬的名氣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他一出手，却比一頭疾馳衝至的猛虎更加驚人。

連封一傑也意料不到，一個如此瘦骨嶙峋的漢子，竟能發出這種威猛無儔的攻擊。

封一傑竄身讓開三尺，倏地雙臂一翻，牢牢勾住禤中鵬的兩條手腕。

這一招，大有名堂，乃是黔東武林大豪摩雲七叔的獨門絕技，叫做「雲裏鎖龍」，乃擒拿手法中最奧妙的一招絕學，一經勾住對方兩條手腕，想再掙開實在談何容易？

然而，禤中鵬果然並非弱者。

祇見禤中鵬雙膝一屈，跟着左腿由下而上，以快如閃電的速度，向封一傑小腹之下狠狠的踢去。

好快的一條左腿。

封一傑已經很久沒有看見這樣快的腿。

如果他還不放開禤中鵬，勢必

被踢至重傷不可。

但封一傑還不肯放開。

「你有快腿，我有快拳，鎖住你兩條手腕，並不一定要用兩隻手。」

結果，他竟然用一隻手就鎖住了褟中鵬的那兩條手腕，而另一隻手立刻就向褟中鵬的左膝重重擊下！

褟中鵬敢肯定，自己的腿一定比封一傑的拳快，所以他不但不退縮，反而更加上一股狠勁，他要一腿就踢死封一傑。

褟中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永遠不會對敵人仁慈，任何敵人他都要置諸死地。

可是，他忽略了一點。

他號稱鐵骨手，他最有威力的攻擊，應該是在雙手發揮，而不是在雙腿。

現在，他雙手皆受制於人，顯見封一傑的武功比他高出不少。

所以他的左腿，踢得很毒辣，也很快，但終究還是贏不了封一傑的鐵拳。

封一傑人稱「鐵拳九重天」。

褟中鵬早就聽人說過他的拳頭如何厲害。

直到此刻，他終於領教過了。

封一傑拳快如電，力逾千鈞，褟中鵬祇差一寸，不但踢不到他，反而被封一傑的鐵拳，將他的左腿膝蓋擊個粉碎了。

褟中鵬沒有死。

但他的淒厲慘叫呼嚎，却比臨死掙扎的呼聲更加令人心悸。

如果封一傑要殺他的話，他無論如何都躲不開去。

封一傑沒有殺他，祇因爲崢嶸老人突然也同一時間，發出了淒厲慘叫聲！

＊　＊　＊

河岸上大廝殺。

河邊水淺處也在大廝殺。

九艘龍舟，除了黑衣城那一艘外，其他八艘都已紛紛落荒逃到遠處。

河水已染成血紅色血，連龍舟也是血漬斑斑。

鋼刀鎮中人，腹背受敵，情況顯得十分不妙了。

終於，崢嶸老人在秦家堡十大高手圍攻之下，宣告敗落。

一柄柳葉刀自崢嶸老人腹部穿過背心，跟着前胸再吃了一記穿心棍。

崢嶸老人慘叫兩聲，最後大叫道：「殺宋芝芝，殺宋芝芝！」

然後，這一個鋼刀鎮的主宰人物就倒了下去。

崢嶸老人一死，鋼刀鎮敗局已定。

就在崢嶸老人倒下去之後，兩個鋼刀鎮的高手立刻落荒而逃。

這兩位鋼刀鎮的高手，一個是大力神袁非，而另外一個却是比袁非細小兩倍以上的笑面侏儒慕容美。

這兩個人的身形，一大一小，但封一傑却知道，他們絕對忠心於崢嶸老人。

崢嶸老人一死，這兩個人就沒命的飛逃，顯然祇有一個理由。

他們遵從崢嶸老人最後遺言的吩咐，去殺宋芝芝。

封一傑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但比他更吃驚的人，還大有人在。

除了封一傑之外，最少還有七八個人，一起趕追袁非和慕容美。

這七八個人，居然包括了秦家堡與黑衣城的高手。

袁非身材高大，走得不快，終於被黑衣城高手率先趕上纏住了。

但笑面侏儒慕容美却行走如飛，瞬即衝進崢嶸老人所居的府邸之中。

他顯然要進內殺宋芝芝。

崢嶸老人爲甚麼要在臨死之前，還要大聲吩咐手下去殺一個女人。

封一傑已來不及去推敲這一點，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怎樣將慕容美斃於掌下。

無論任何人要傷害宋芝芝，封一傑都毫不考慮，將之立斃掌下。

五年前，他已嘗試過護花無力的那種痛苦，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否則，他尚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

封一傑是個多情的男人。

所以，他的江東父老，自然也同樣多情。

＊　＊　＊

笑面侏儒慕容美雖然號稱侏儒，但比起眞正侏儒來說，還是高大很多的。

同時，他號稱「笑面」，但平時臉上却是硬綳綳的，難得見他一笑。

一個不笑的人，何以外號偏偏稱之爲笑面侏儒。

其實，慕容美也並非永遠不笑，祇不過當他一笑的時候，就會動手殺人。

現在，宋芝芝終於見到平時難得一笑的侏儒向自己發笑了。

一種很古怪、很有趣的笑。

宋芝芝也忍不住被逗得發笑，她也許並不知道，慕容美對她笑，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就在慕容美笑得最古怪，最有趣的時候，突然傳來一聲大喝：「你敢動她毫髮，老子就把你撕開十八大塊。」

跟着另一角落裏傳來一種冰冷的聲音，道：「慕容美，她若死在你手下，恐怕慕容世家從今之後雞

犬不寧，再無一天可好活。」

這時，封一傑亦已趕到。

剛才先後警告慕容美的前者乃是黑衣城高手骷髏王符典，後者却是白衣蒙面人的秦家堡高手。

連封一傑也頓時爲之迷惑，爲甚麼秦家堡與黑衣城的人都如此着急，要救宋芝芝的性命？

現在宋芝芝終於明白了，慕容美是來殺自己的了。

她拔足想逃。

但慕容美比她更快，一手就將她箍了起來。

封一傑眼中殺機大露，兩個箭步衝前，反手就向慕容美背後擊去。

慕容美大笑道：「來得好。」

右手緊箍着宋芝芝，左掌一揮，竟然將封一傑的攻擊硬生生的逼回去。

接着，慕容美左掌再揮，就向宋芝芝頸際劈下。

慕容美從未殺過女人。

這是他今生第一次想殺女人，同時，也是最後一次。

＊　＊　＊

骷髏鏢是一種淬有劇毒的飛鏢。

黑衣城高手，骷髏王符典，憑着這種飛鏢，在當世武林之中，被稱爲四大毒手之一。

慕容美也是暗器高手，他擅用的暗器是鋼梭子。

但無論如何，在暗器方面，他的成就絕比不上符典。

就在慕容美正待一掌殺却宋芝芝之際，符典就發射了一枚骷髏鏢。

這一枚骷髏鏢，決定了慕容美與宋芝芝的終生命運。

如果慕容美不死，宋芝芝一定難逃他的毒手。

慕容美若非如太過急於殺宋芝芝，他應該可以避得過符典這一鏢。

可是，他一掌擊向宋芝芝之時，去勢已老，雖聞背後異聲激射而至，却再難抽身避閃。

符典這一鏢實在也夠狠夠辣，竟然是向慕容美的腦袋射去，即使鏢上毒力未發，也足以當場便要了慕容美的性命。

果然，符典一鏢命中，慕容美腦袋開花。

連封一傑都爲之一涼，黑衣城中之人，出手果然毒辣無比。

宋芝芝這條性命，總算是被撿了回來。

忽然間，符典又再連發三鏢，直射向封一傑。

但封一傑却閃避得快，符典見飛鏢無效，索性大步衝前，一刀就向封一傑攔腰砍去。

就在這個時候秦白玉來了。

＊　＊　＊

現在秦白玉除下了面罩，露出本來眞面目。

符典與封一傑交手，打得激烈非常。

秦白玉朗聲大笑：「想不到符堂主，不但暗器功夫高强，三十六路符家刀法，也極是厲害，祇可惜到底對手還是太强了一點。」

符典不信這個邪。

他將手中的骷髏刀越舞越急，誓殺了封一傑才甘心。

可是，封一傑的拳頭却比他的刀更具威力。

「砰砰砰」，一連三拳，重重的擊在符典腹部，符典甚至連對方的拳頭從何而來都看不清楚。

吃了三拳之後的符典就像一隻被打了三棍的狗，登時倒下，連動都不能再動了。

封一傑擊倒了符典之後，轉身問秦白玉道：「秦家堡的人幾時學會了蒙頭蒙面，鬼鬼祟祟。」

秦白玉聳聳肩，道：「祇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因爲除了我之外，其他九個都不是秦家堡的人。」

封一傑愕住了，問道：「其他九個是誰？」

秦白玉又神秘的笑了一笑，低聲道：「六個狗肉和尚，再加上三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

這一次，封一傑更加呆住了，六個狗肉和尚，再加上三個江洋大盜。

莫非他們竟是……

秦白玉於是又作進一步的解釋，道：「你聽說過三盜六僧魔公子這七個字沒有？」

封一傑臉色一變，連連倒退了三步。

秦白玉却在笑，而且笑得很愉快。

封一傑終於明白道：「你就是魔公子？」

秦白玉哈哈一笑，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我不但是秦家堡的第二號人物，也是名滿天下的魔公子，同時，更是鐵拳九重天封一傑的老朋友。」

封一傑現在已經明白了，這個陪伴自己多年的老朋友，他的底細實在並不簡單。

秦白玉的掩飾功夫做得很好，而且，他本身的確是秦家堡的少堡主。

畢竟三盜六僧魔公子在江湖上是些甚麼人？

答案是：黑衣城中十大舵主也！

＊　＊　＊

現在，封一傑已落在黑衣城高手重重圍困之中。

封一傑冷冷一笑，問秦白玉道

:「你對我有甚麼目的?」

秦白玉鼻子一皺，笑着道:「我陪伴你那麼多年，祇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盡量的認識你，清清楚楚的瞭解你。」

封一傑默然，他已知道秦白玉爲甚麼要盡量了解自己。

因爲要殺一個强敵，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首先要盡量了解對方。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秦白玉年紀並不大，城府却極深。

秦白玉仰首望着天空，道:「今日的天氣很好，能夠在這種的天氣裏啓程進酆都，實在是你的福氣了。」

封一傑終於嘆了一口氣道:「五月初五實在並不是一個吉利的日子，難怪屈原也揀在此日投江自盡。」

秦白玉道:「祇可惜你死了之後，沒有人會爲你投粽子下江餵魚，屈原實在又比你幸福得多了。」

封一傑忽然問宋芝芝道:「如果我死了，妳怎辦?」

宋芝芝神色鎭定的道:「你死你的，我死我的，不關你事。」

好一句你死你的，我死我的。

明明是殉情，却說得毫不相關，倒也妙之至也。

誰知道秦白玉却道:「如果他死了，妳不能死。」

宋芝芝瞪眼怒道:「我偏要死。」

秦白玉笑道:「妳不敢死的，因爲如果妳死了，妳的父親也得死在一塊，妳敢麼?」

宋芝芝臉色煞白，怒道:「你無恥、卑鄙、下流!」

秦白玉給她這一罵，居然臉上有點發熱。

封一傑却緩緩道:「你們有甚麼好爭吵，現在我還是生龍活虎，遠遠談不上一個『死』字?」

秦白玉乾笑了兩下，道:「你想見十殿閻王，容易極了。」

封一傑當然知道，現在整個鋼刀鎭，都已落在黑衣城的手中，自己就算武功再高十倍，祇怕也難闖得出去。

他之所以難闖得出去，因爲他還要兼顧宋芝芝。

宋芝芝曾經爲自己犧牲了太多太多了，所以現在即使自己爲她而犧牲千次萬次，亦是甘心情願。

但他還有一綫希望。

因爲他在一楓館啓程到鋼刀鎭之前，曾放出一隻信鴿。

那是一隻會將訊息傳遞到八百里外的「月圓花好」手裏的信鴿。

「月圓花好」是封一傑眞眞正正的老朋友，遠在未結識秦白玉的時候，他們便已青梅竹馬，刎頸之交。

月圓花好，不是一個人，也不是兩個人。

說得清楚一點，那是總共三個人，月圓是一個、花又一個，還有一個好字，就是最俏皮，也是最有本事的一個。

* * *

江湖之上，黑衣城的三盜六僧魔公子，名氣不可謂不大。

但若眞眞正正要和月圓花好這三個人相比，似乎却又差了一點點。

何況三盜六僧魔公子這十個人，在火併的時候，又已損折了一僧一盜，現在祇剩了二盜五僧魔公子，總共是八個人而已。

封一傑在未曾做一楓館老闆之前，乃是江湖上一個大幫會的首腦。

直到五年之前一個晚上，這個大幫會年輕首腦，忽然留書不辭而別，將幫中的事務都交付給他的三個老朋友。

他這三個老朋友，第一個柳月圓。

不少人都以爲柳月圓是個女孩子，因爲這個名字的女人氣味實在太重了一點。

但實際上，柳月圓不但是個男人，而且是滿面鬍子，就像紅拂女故事裏的那個虬髯客一樣。

幸好柳月圓雖然外表看來粗巴巴的，實際上却是一個溫文爾雅，談吐彬彬有禮的年輕人。

柳月圓在文學方面，也許並無過人之處，但若論書法，他的名氣可並不小。

他最擅長寫的，就是一個「永」字。

永字八法，是書法中極深奧的一種學問。

柳月圓却顯然寫得很好，不過，他用的不是毛筆，而是精鋼打造的「月圓鐵筆」，他寫「永」字並非寫在紙上，而是寫在人的身體上，正爲如此，別人用的墨是黑色的，他用的墨却是紅色的。

因爲他的墨，也就是別人的血。

* * *

花濛濛並不姓花。

但他原來的姓氏究竟是甚麼，恐怕永遠也沒有人知道。

他是個棄嬰，在三十八年前的一個寒夜中，險些在路邊被凍死。

但他的運氣並不壞，就在最危險的時候，譚善遠夫婦剛好乘坐一輛華麗馬車經過。

結果，譚善遠的夫人，把他收養起來。

不過，他並不跟隨譚善遠姓譚，因爲譚善遠個性怪癖，不喜歡孩子。

後來他就被一個褓姆叫他做花濛濛。

花濛濛這個名字，不但更有女人味道，而且也比柳月圓三個字更古怪。

但花濛濛這個人却很正常，半點也不古怪，他具有驚人的智力，同時更有辦大事的才能。

在封一傑爲首的幫會中，花濛濛是一個具有絕對威信的主要人物。

在武功方面，他喜歡險勝敵人，贏得越驚險，他覺得越堪回味。

花濛濛曾經有一句使封一傑爲之佩服的話:「我喜歡在鬼門關前徘徊，很夠刺激。」

祇可惜近年以來，他每逢對敵，都贏得很輕鬆，半點驚險的感覺也沒有。這是別人的功力太差，還是他的功力太厲害?

然而，近年以來敗在他手下的人，却都在武林之中享有盛名之士，祇不過遇見了花濛濛才變得不濟事而已。

* * *

花濛濛固然厲害。

但他另一個老朋友似乎更加厲害。

這個人就是「月圓花好」裏的第三個人物——好好少爺公孫好。

公孫好之所以被人稱爲好好少爺，也許和他的父親公孫佳富大有關係。

公孫佳富是黑龍江以南五百里處的公孫山莊的長老。公孫佳富的武功極高，但品德反比武功高過十倍，所以被華北一帶武林人物，尊稱之爲好好先生。

父親既然是好好先生，兒子自然就順理成章的變成爲好好少爺了。

平心而論，公孫佳富被稱爲好好先生，是很對的。

但公孫好却顯然並不如父親那麼般的「好」了。

這並不是說公孫好心術不正，爲人邪惡，而是他無論如何，都並不像公孫佳富那般好，事事謹愼，待人謙恭有禮。

公孫好甚至可以用風流倜儻、玩世不恭這八個字去形容他的爲人，由此可見，這兩父子的性格，頗有不同之處。

公孫好之所以厲害，並不是他的武功比花濛濛高，而是因爲他有一種特殊的本事。

這種本事，就是他懂得用毒。

武林之中，有四大毒手，骷髏王符典是其中之一。

而公孫好也是四大毒手之一，祇不過大家同列四大毒手，功夫高下却大有分別。

符典用毒的本領，雖然極高，但若和公孫好相比，却變得螢光比月光，相差太遠太遠了。

* * *

封一傑原本的眞正身份，是紅珠幫的幫主。

紅珠幫在武林祇有六年的歷史。

開創這一個幫會的人，就是封一傑的三個老朋友——月圓花好。

紅珠幫之所以稱爲紅珠幫，因爲紅珠就是中州拳壇之王李紅珠，而封一傑却是李紅珠唯一的衣鉢傳人。

六年前，李紅珠遭奸人所害，被刺於市，封一傑終於廣集好手，將殺師仇人挖心剖肝，而且就此成立了紅珠幫以記念師傅。

第一年成立之初，幫衆僅得十七人。

但到第六年後的今日，紅珠幫的幫衆，已達千餘人，而其中有不少是武功極高的好手。

所以紅珠幫一直都是黑衣城的心腹大患。

鋼刀鎭的崢嶸老人已被黑衣城解決，紅珠幫的幫主，自然也得繼續消滅。

黑衣城城主向有統霸武林唯我獨尊的野心，任何眼中釘，都非要拔掉不可。

然而，黑衣城城主是否就是秦白玉這位魔公子?

* * *

現在，秦白玉似乎是智珠在握。他肯定封一傑絕對逃不出自己的掌心。

祇要他下了一道命令，封一傑就立刻遭受到黑衣城高手的圍攻。

封一傑既要兼顧宋芝芝，就一定不會逃走，同時，即使他想逃走，現在亦已經太遲了。

可是他一直都有一個願望。

他想親自領教領教封一傑的鐵拳。

所以，他親自出手，要拿下封一傑。

可是，他絕對不充英雄，在他出手之前，他對五僧二盜說得很坦白:「假如我不敵，你們就來幫手，總之一定要拿下封一傑，能活抓就活抓，不能活抓，就抓他到地獄裏去。」

說完，這位既是秦家堡的少堡主，也是黑衣城中的秘密高手魔公子秦白玉，就立刻向封一傑撲去。

封一傑橫竄二步，左手輕揮，却突然手中加勁，一拳向前擊出。

秦白玉沉聲笑道:「好一招節有勁。」

封一傑的拳忽然加快，秦白玉的招式也不慢。

直到現在，封一傑終於第一次看見秦白玉的眞本領，果然是好手中的好手。

忽然間，封一傑倒地。

宋芝芝臉都青了，但她却不知道封一傑並非被擊倒地，而是故意倒在地上。

這是一招誘敵之計。

如果秦白玉在這個時候還不知機，閃避的話，封一傑就有五成把握可以憑這一招將他擊倒。

誰知秦白玉並不上當，封一傑雖然倒在地上，他不但不再冒進，反而唯恐避之不及。

不過，封一傑這一招，依然繼續發揮了威力。

這是昔年李紅珠自創的奇招，名堂就是葫蘆三滾衝鋒鎖喉刀！

祇見封一傑忽然從地上躍起，一記掌力如箭出弦，直向秦白玉咽喉擊去。

秦白玉悚然一驚，想不到封一傑不但拳勁冲天，這一記掌力，更是凌厲無比，而且速度之快，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秦白玉連忙脚尖用力一蹬，雙手揮出截住封一傑這一招殺着。

總算他見機得快，咽喉未被擊中，否則現在他已必定倒在地上起不了。

但他的小腹，却承受了這一掌。

秦白玉連退了數尺，臉色驟然發白。

五僧二盜見狀，不待秦白玉開口，已分從四方殺出，將封一傑團團圍住。

秦白玉咬牙道：「殺！」

「殺」字的意思，就是不再打算活捉封一傑。

因爲連他自己都未曾料到，封一傑竟然如此厲害。

他本以爲自己即使不能勝過封一傑，最少也可以扯個平手，又即使連平手也扯不上，最少也可以支持百招以外。

可是，前後不到六招，封一傑便已將秦白玉擊敗。

雖然那一掌並未擊中咽喉，祇能擊中秦白玉的小腹，但他已深深體會到封一傑的鐵拳可怕之處。

封一傑的鐵拳越是可怕，越是非殺不可。

因爲紅珠幫幫主本就是黑衣城最大的一顆眼中釘。

＊　＊　＊

常言說得不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怕人多」。

封一傑的鐵拳雖然厲害，但五僧二盜也絕不是紙糊的老虎。

何况這七個人的手中，都有極具殺傷力的殺人武器，所以一經對戰，封一傑就變成了一隻待獵的野獸，就算是萬獸之王，祇怕結局也會十分悲慘。

宋芝芝的臉已滿是淚痕。

但她絕不會替封一傑向秦白玉討情。

因爲她了解封一傑。

他絕不會要求任何人給予自己施捨。

宋芝芝已決定，如果封一傑被殺，她就陪他一起。

至於她的父親，是否因自己的殉情而連累，她已顧不得那麼多了。

反正她的父親，現在已差不多等於一個廢人，也許死了比活受罪更好一點。

宋芝芝的父親是甚麼人？

秦白玉憑甚麼足以威脅宋芝芝？

＊　＊　＊

秦白玉的小腹雖然被封一傑的掌力擊得很痛楚，但現在他的臉上表情却顯得十分愉快。

因爲他終於可以一舉殲滅兩個對頭人。

鋼刀鎮在關中雄霸了多年，一直是黑衣城的死敵，而且更是黑衣城城主的仇人。

崢嶸老人在江湖之上名氣，雖然響亮，而實際上，他也並非甚麼正人君子。

因爲遠在三十年前的崢嶸老人，根本就是一個專劫鏢銀的大盜。

但那個時候，崢嶸老人却還僅五十歲左右，而且沒有甚麼人知道他的廬山眞面目。

直到近年以來，鏢局這一門生意越來越不濟事，許多鏢師都要改行，沒有鏢車行走，也自然無鏢可劫，於是崢嶸老人洗手不幹，索性來到這裏，做其一鎮鎮主。

至於黑衣城與崢嶸老人以前有甚麼恩怨，秦白玉却不太清楚。

他甚至連黑衣城城主是甚麼人也不知道。

因爲每次黑衣城城主出現的時候，他都用黑布蒙着面。

由此可見，黑衣城城主此人身份實在是神秘得很。

除了崢嶸老人是黑衣城頭號敵人之外。封一傑這位紅珠幫幫主也是非殺不可。

因爲紅珠幫在這十年之間，曾與黑衣城中人血戰過不下百次。

看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鬥，遲早總會爆發。

如果能在這場大決鬥之前，首先除掉了封一傑，那自然是奇功一件。

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非殺封一傑不可。

因爲，他和封一傑一樣，都愛上了宋芝芝。

所以，封一傑也是秦白玉的情敵。

＊　＊　＊

五僧二盜的武功絕非泛泛之

流。

封一傑雖然使出渾身解數，但祇能將一個和尚擊倒，這個和尚由於貪功，所以死得最快。

封一傑外號叫鐵拳九重天，給他打中一拳，可不是一件有趣之事，這個和尚自恃自己曾經練過鐵頭功，一頭撞去的力度，足以撞死任何超過二三百斤重的壯漢，那知道他的光頭雖硬，却終究硬不過封一傑的鐵拳，一撞之下，腦門被封一傑一拳擊爆，登時腦漿飛濺，就此倒斃地上。

可是，畢竟彼此衆寡懸殊之下，封一傑雖然收拾了一個鐵頭僧，但餘下來的四僧二盜，却招式狠辣，更難對付。

所以，封一傑大腿吃了一刀。

同時，腰間更被一根雙頭眉棍所擊中。

用雙頭齊眉棍的，是一個四十來歲的青臉大漢，此人原乃皖南著名的獨行大盜，姓程名大魁，手中這根雙齊眉棍，並非木棍，而是精鋼鑄造，一棍擊下，力度着實非同小可。

現在，連封一傑也開始感到沒有半點希望了。

莫非如今已是英雄末路的時候？

＊　＊　＊

秦白玉越看越是得意。

誰知道就在他最開心之際，背後突然勁風疾响。

秦白玉大吃一驚，不知背後突如其來的究竟是甚麼東西，不敢伸手抄接，只好使出鐵板橋功夫，堪堪避過背後激射而到之物。

回頭一看，竟是一隻死鴿。

怪事年年有，死了的鴿子居然也會飛。

秦白玉喝道：「甚麼人鬼鬼崇崇？」

只聽得河岸一間屋簷側有人笑道：「放飛鴿的，本就不是個人，是鬼！」

秦白玉臉色鐵青：「不論是人是鬼，都給我滾出來！」

那簷側之人又自一笑道：「三弟，一人做事一人當，你用死鴿子冒犯秦公子，別連累了老子。」

另一把聲音隨即道：「不錯，一人做事一人當，擲鴿之人，乃俏皮鬼公孫好是也。」

接着，一人出現，赫然正是好好少爺公孫好！

秦白玉心中一驚，臉上却不動聲色：「原來是公孫少爺，難怪如此了得！」

公孫好哈哈一笑，道：「令尊大人在江湖之上，乃是個德高望重的老英雄，想不到秦公子也不錯，竟然步步高昇，做了黑衣城的魔公子舵主。」

秦白玉臉上不由一紅，隨即道：「公孫少爺既已到此，想柳月圓與花濛濛也必已來了。」

公孫好哈哈地笑道：「他們兩人的性格，並不溫柔，只怕現在已準備打人了。」

秦白玉冷然道：「準備打人，是不是要打我？」

公孫好搖搖頭，笑道：「秦公子橫看是好人，直看也是好人，他們不會打好人的。」

秦白玉道：「不打我，打誰？」

公孫好道：「自然是打那幾個兇巴巴的和尚，和那兩個大賊。」

秦白玉一看，果然已有兩個穿着長衫馬褂的人，加入了戰圈，幫助封一傑反擊四僧二盜。

這兩個人，不問而知自然就是柳月圓與及花濛濛了。

秦白玉一見功敗垂成，不禁大怒。

公孫好也不放鬆秦白玉，道：「柳月圓花濛濛不會打好人的，但好好少爺剛好相反，越是好人，越加打重幾分，所以，秦公子看招了！」

秦白玉嘿嘿冷笑道：「你老頭子公孫佳富是個好好先生，是個如假包換的大好人，又爲甚麼不去打他？」

公孫好大笑道：「說得正好，正合我之心意，實不相瞞，咱們父子時常互打一頓，只可惜我打他不過。」

秦白玉哼了一聲，從袖中取出一柄銀光閃閃的摺扇。

公孫好忍不住稱讚道：「好一柄銀鱗扇。」

秦白玉冷冷的道：「這柄扇今天就教你乖乖的躺下。」說着手中摺扇一揚，居然從扇中射出幾十枝綠芒短針。

現在四僧二盜，雖然仍在人數方面佔有優勢，以六敵三，但情况顯然仍不理想。

終於又有一個大和尚倒下。

因爲這個大和尚的鼻孔旁，被柳月圓的鐵筆重重的點下了一下。

於是，他的臉變成了墨硯。

那是血紅色的墨蘸在柳月圓的鐵筆上。

封一傑大喜，心中很高興。

他心中之所以高興，並非爲自己已有援兵到才高興，而是因爲柳月圓這一筆，實在點得很精妙，在五年之前，他絕對可以肯定柳月圓的書法寫得沒現在這般精采。

在這幾年裡，柳月圓進步神速。

但封一傑呢？

他的鐵拳是否已經生銹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風雲故事之二「月圓花好九重天」便知分曉。

（本篇完）

安南奇情詭譎故事／史 可 金・文 飛・圖

蛇鬼山鬥蠱記

上文提要： 春水痕蠱師無能解去林子元身中的「千斤蠱」，便欲用「跳屍蠱」試把他弄出去細辨，結果此時加諸於林子元身上已有四種蠱了……林娟與潘掌櫃一同前來花韻紅母親處，雖見了林子元，却無能爲力……張氏向荒僻的蛇鬼山進發，千辛萬苦才找到師父白澤，但其師法力不能爲其頭恢復原狀，告訴她祇有蠱王才有辦法以「養頭蠱」爲她恢復原狀……

心脈已絕法力在　屍身跳起找蠱師

張氏問道：「他們爲甚麼起糾紛的？」

「唉！」白澤嘆了一口氣說：「還不是爲爭蛇鬼山的統治權力？」

「那末，」張氏問：「你看這局面何時了？」

「難說。」白澤說：「也許很快，也許要鬥到雙方都死盡才罷。」

張氏道：「那豈不是我的頭復原的希望渺茫得很？」

白澤安慰她道：「妳不要着急，我每天都見蠱王的，有機會我就向他請教養頭之法，祇要他把法子告訴我，我就可以爲妳施法了。」

張氏聽了白澤的解釋後，祇有住在白澤家裏，待兩派蠱王爭執平息後再說。

怎料日復一日，迄今仍無息爭的迹象，中央蠱王爲調停雙方的鬥爭，不是飛東北，便是西南，更加忙碌，連白澤也沒有機會和他見面，即使見面，也祇扼要地說幾句話便走。

張氏臨走時，用「千斤蠱」鎮壓着林子元，又佈了「毛蜘蛛蠱」，不怕別人把他移去，是以安心地在蛇鬼山等候。假如她知道林子元這時又受了春水痕的「跳屍蠱」，兩種大蠱力在他體中激盪，使他生命危殆的話，她便會儘速回家去爲林子元化解「跳屍蠱」和「千斤蠱」的。

一天，白澤見着張氏，說道：「看來兩派非決一雌雄不可了。」

張氏擔心道：「兩派蠱王鬥法，那一定是鬥得天翻地覆的了。」

白澤道：「那還用說？幸而我們的範圍，雙方都不敢侵犯，妳可以安心住着，我師尊不再調停他們的爭執，反而清閒，過一兩天，我帶妳去求他，解決妳這頭上的事，妳便可以回去了。」

張氏聽說，心放寬了許多，便與白澤閒着聊天，白澤感慨地說道：「看來這一場惡鬥，不知要害了多少生靈。」

正說着這中央谷地上空，突然有無數兀鷹飛過。兀鷹的健翼相連起來，把天都遮黑了。

張氏大驚，急向白澤問道：「蠱戰開始了？」

白澤望了望，說道：「正是，東北派好厲害，一來就驅使兀鷹作戰。」

張氏驚訝地望着天空，祇見那些兀鷹飛過中央谷地後，便分成兩隊，一隊向西飛，一隊向南。不久便在西南方向掀起了一片呼叫吶喊的聲音，兀鷹隊已俯衝下來，在西南面蠱王的領域，施行空襲。

這時候正南方面，升起了一縷黑氣，到了空中，漸漸擴大起來，

結成了一重黑霧。兀鷹見了黑霧，不敢俯衝下去，祇在霧層上盤旋。一些已陷在霧中的兀鷹，拚命衝了出來，但衝出來之後，飛不多遠，雙翼乍斂，又復跌了下去。

張氏看得清楚，便問白澤道：「南方蠱王施的是甚麼蠱？」

白澤道：「這是『毒龍蠱』，黑霧是從龍口中噴出來的。所謂『龍』其實是大蟒蛇，南蠱王一直豢養着牠，把最毒的五種毒物五種毒草餵給牠吃，噴出來的氣便有劇毒，不分人畜，中之則死。」

張氏驚道：「那末，區裏的人，豈不是都要死光了嗎？」

「這却不會。」白澤說：「南蠱王使法力，教毒霧到了半空才散開，這樣下面的人就不會中毒身死了。」

「可怕。」張氏說：「這樣的毒氣，恐怕兀鷹也抵擋不住了。」

「這要看東北蠱王又用那一套來挽救了。」白澤說。

張氏正凝望着，正西方面，突然刮起了一陣罡風，罡風之勢强烈無比，二三丈高的大樹也給吹倒，那羣飛到西方去的兀鷹，給罡風一吹，毛羽紛紛被吹落，眞可說是鎩羽而歸了。

張氏也學過「罡風蠱」，不過所使出的風力比這差得遠了。可見蠱王的法力，畢竟不同。

罡風一陣强似一陣，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向正東吹去。這時又聽得正東方突然響起一聲霹靂，把風勢反向西面吹去。

白澤突然驚呼道：「北蠱王的龜將軍出陣，鬥毒龍來了。」

張氏向北方一望，祇見雲端裏一隻其大無比的烏龜，口中銜着靈芝草，在雲中用四隻脚爬着，向南方緩緩移動。

這一頭大烏龜，來到黑幕上頭，竟然冉冉下降，去找那條巨蟒角鬥去了。

張氏問道：「這頭龜不怕毒霧嗎？」

白澤答道：「當然不怕，龜的本身已有避毒蠱力，再加上口中含着千年靈芝，那會中毒？」

張氏道：「可惜離得太遠，沒法看見蛇和龜是怎樣打鬥的？」

白澤嘆息道：「不看也罷了，這兩隻寃家，鬥得慘烈，除死方休，總有幾天好鬥呢。」

大龜下降不久，黑霧漸消了。想必是龜與蛇已開始肉搏，毒龍無暇再噴毒氣。

這時，東西兩方鬥得正厲害，東方的霹靂不斷的響，西方的罡風，也不斷的吹，眞個是山搖地動，直鬥到晚上才告終止。

第二天，却是意外的平靜，張氏問白澤道：「兩派已經鬥完了嗎？」

白澤搖頭道：「早着哩，那有這樣容易停止的，兩派今天沒有出動，那是準備第二次更劇烈的攻勢。」

張氏皺眉道：「那末要鬥到甚麼時候才了？」

白澤道：「以毒攻毒，勢必愈來愈毒，恐怕非到兩敗俱傷不止，更可慮的是，鬥到後來，連我們這中央區也要牽入漩渦。這時蛇鬼山的人，就死盡滅絕，祇賸下些染有蠱毒的毒蛇毒虺，毒草毒木。妳說可不可怕？」

張氏道：「怕也沒有辦法啊，但不知中央蠱王，能不能永遠維持中立？」

白澤苦笑道：「這個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且不要談這事，還是帶妳去見蠱王，先解決妳本身的事吧。這兒既不是樂土，能早日離開更好。」

張氏欣然道：「師父甚麼時候帶我去？」

白澤道：「這時候就可以去，妳隨我來。」

當下張氏隨着白澤，到中央蠱王的宮裏去。

中央蠱王的宮，在一處山邊的平台上，四邊光禿禿，沒有一根草長着，原來平台是一塊完整的大石。

蠱王所居住的雖稱爲宮，但仍是竹木搭成的竹寮，祇是比較的寬大而已。

入門，張氏看見廳子當中一張竹椅上，斜躺着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前額的頭髮已脫光，僅賸下兩鬢花白的頭髮，與後腦的髮結成一隻髻子，翹在後腦頂上。

蠱王的膚色並不十分黑，臉色微黃。他的身材在蛇鬼族人中算是高大的，但軀體臃腫，臉上更是肥腫難分。

有肥胖臉孔的人，一般都給人以慈祥的印象，蠱王沒有例外。然而在他的稀疏的眉毛下長着一雙鼠眼，這却顯得陰險，唇邊露出來的微笑，又透着狡獪。

他安閒地躺在斜背的竹椅上，兩隻赤脚，却穿在由上面吊垂下來的繩圈裏，不停地搖擺着，其狀怡然自得。

白澤進來，蠱王睜了睜那不討好人心的鼠眼，身體不動，說道：「白澤主事，你進來有甚麼事情稟報，後面跟來的婦人是誰？」出乎意料之外，他說的竟是越南土話。

張氏連忙上前施禮道：「小婦人張氏，是白澤師父的徒弟，特來求祖師替我施法矯正我的頭。」

蠱王欠了欠身，坐在椅上，朝張氏的頭看了一眼，問道：「妳的

頭是怎樣弄的?」

張氏道:「小婦人施『飛頭蠱』出了岔子。」當下便把經過對蠱王說了。

蠱王打了個哈哈道:「有趣,有趣,想不到長頭髮也會累事。」

白澤插嘴道:「徒弟授她飛頭蠱的時候,沒有教她留意頭髮被夾問題,令她吃了虧,請師父看在徒弟份上,替她把頭養大,感激不淺。」

蠱王看了白澤一眼,微喝道:「誰耐煩替她養頭?乾脆把頭砍下來,讓她再出一個頭便了,你不知道人有三頭六臂的嗎?」

「徒弟知道。」白澤說:「可是,徒弟沒有學會『三頭六臂蠱』。」

「哼!」蠱王冷笑了一聲:「你連這法術也不懂,便教人飛頭麼?萬一飛了出去,爲對方法力所制,不能飛回,豈不累事?」

「是,徒弟知錯了。」白澤說:「以後要請師尊授以『三頭六臂法』。」

蠱王道:「這是不難學的,幾天便可以把咒語背熟了。去拿我的刀來。」

白澤應了一聲進去了,蠱王向張氏說道:「一個人共有三個頭可出,如今我把妳這乾頭砍下,教妳長出一個新頭來,但以後便祇有兩個頭了,妳可得小心,別亂用飛頭蠱。」

正說着,白澤已經取了一柄明晃晃的緬刀來,張氏見了也不禁駭然。

張氏是懂得蠱術的,明知砍了頭去,還可以另長一個,但臨到這時,却不免害怕,萬一砍了頭而長不出來的話,那怎麼辦?

蠱王似乎已知道張氏之意,便安慰她道:「不要害怕,一點也不痛的。」

張氏點了點頭,沒有說甚麼。白澤教張氏跪在蠱王的面前,等候蠱王施法。

蠱王接過刀來,左手食指在刀身上畫了符,口中念念有詞。突然一刀向張氏的頸斬去,張氏的人頭落地,但沒有血冒出來,轉眼之間,頸項上果然冒出了一個新頭來,跟張氏平時的頭面長得完全一樣。

張氏大喜,向蠱王叩謝,白澤帶了張氏便走,蠱王把白澤喚住道:「且慢,待我一發把『三頭六臂蠱法』傳給你們師徒,這種法術,很有用的。」

說着一拍掌,便有一個黃布包袱從空中冉冉飛來,落在竹椅上,蠱王打開,取了其中一本符籙,交給白澤道:「你拿回去,照抄一本並教會你的徒弟念咒畫符吧。」

白澤拜領了那本符籙,便向蠱王告辭,蠱王揮了揮手教他們出去。張氏拾起那被砍下來的舊頭,隨着白澤回家。

這本符籙雖不厚,但那上頭的咒語文字,却是十分難認,張氏一個字也認不得。白澤一面教她抄寫,一面教她念。張氏雖然歸心似箭,也不得不爲着學習這「三頭六臂大法」繼續留在蛇鬼山上。

* * *

且說,林子元雖有花韻紅小心看護,甚麼滋補的東西都買來給他服食,但他身上有四種蠱力在激盪,特別是春水痕的「跳屍蠱」及張氏的「千斤蠱」,一種要他跳,一種却把他壓下來,在這樣的情形下,當然十分辛苦。體力迅速消耗,非任何藥力所能補,他的身體愈來愈虛弱了。

林娟見侄兒如此,憂慮一天比一天加深,一日,她對花韻紅說道:「妳母親不知甚麼時候才回來,阿元不知有沒有命等待她回來,我們總得想個辦法救救他呀!」

花韻紅也因張氏遲遲未歸,不知她在路上是否出了事,一直憂心如焚,聽了林娟的話,更沒了主意。轉向林娟問道:「娟姐,妳有甚麼主意,祇管說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林娟道:「阿元是中了蠱,那就祇有請個高明蠱師來替他解蠱,相信法力比妳媽更高强的蠱師一定會有,我們何不碰碰運氣?」

花韻紅明知解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蠱術被解,那施蠱的人,就會自作自受的,更怕母親之蠱一旦被破,就會身受其報。可是,眼見得林子元已變成一個殭屍似的活死人,旦夕不保,難道眼看着他死麼?

當下便對林娟說道:「娟姐的主意,我也祇好贊同了,不過,那裏去找高明的蠱師去?」

林娟道:「我和妳分頭問人去,總會碰上個高手的。」

花韻紅搖頭道:「我實在不認得人,娟姐,妳去吧。」

林娟離開了花韻紅,便到廣泰來找潘掌櫃。二人見了面,潘掌櫃首先問道:「阿元的情況怎麼樣了?」

「比以前更壞。」林娟說:「潘先生,我想拜託你再去設法找個高明的蠱師來,大家商量一下,看有甚麼辦法解除阿元身上的蠱力。」

潘掌櫃說道:「以前我託阮希達去請過春水痕來,但這位蠱師去過之後,就一直沒有回來。現在,阮希達又隨車到班和去了,我又認不得蠱師,那怎辦?」

林娟道:「你認識人多,祇管打聽一下,看誰有熟識的蠱師,請

他介紹。」

潘掌櫃道:「我雖然識得人多,但他們都是正派的唐山人,他們提起個蠱字就頭痛,又怎會識得蠱師?」

林娟愁眉不展,坐在賬房裏默默流淚。潘掌櫃也皺上眉頭,在想辦法。

二人有如楚囚對泣,空氣沉悶得很。

潘掌櫃想了一會兒,說道:「我在沒辦法中,想出一個辦法來,不知可不可行?」

林娟嘆口氣道:「事到如今,祇有死馬當作活馬醫了,潘先生有甚麼主意,祇管說出來,大家參詳一下。」

潘掌櫃道:「我知道梁財信的老闆梁財英,內力精深,請他去看看阿元,或者他有辦法可醫,也說不定。」

林娟道:「內功雖深,這和蠱力根本一點關係也搭不上,怎可以用內功驅蠱呢?」

潘掌櫃道:「內功當然不同蠱術,不過,蠱力是伏在體內的,如果有深湛的內力,運到體中,或者可以把蠱毒逼了出來。」

林娟想了想,便對潘掌櫃道:「你姑且找梁老闆問問,看他怎麼說?」

潘掌櫃道:「我一個人去,恐怕不夠力量,要知道梁財英第一不願以技炫人,第二他不想沾手降頭術。如果我單獨一個人去,他必定不答應,反而怪我多事。妳我同去向他哀求,他見妳是女人,而且又和子元的父親——妳的哥哥同是武林上的朋友,彼此相識,憑這關係,他或許會答應。」

林娟一想這話覺得有道理,當下便和潘掌櫃同去。

梁財英見潘掌櫃和林娟同來,招呼到舖面後的客廳坐下,客廳雖不大,陳設頗不俗,一套八仙椅,一張雲石鑲面的圓桌,橋枱上放了一具大理石屏和一個仿乾隆雲彩的花瓶,瓶裏插的不是花,而是虎尾草。

在牆壁上,掛着一把寶劍,這一把寶劍,是梁財英闖蕩江湖時所用以防身的武器。

梁財英請潘掌櫃和林娟坐下,便問道:「二位到來,可是要介紹我去醫治跌打?」

「不是的。」潘掌櫃說。

「那末,就是治風濕或癱瘓了?」

「也不是的。」林娟說:「我有一件事,要求求梁老闆。」

「唔,是甚麼事?」

「梁老闆與我的侄子林子元見過面?」

「見過的,你的哥哥林學我也識得,子元算是我的世侄,他怎麼了?」

於是,林娟便流着淚,把子元的遭遇都對梁財英說了,並請梁財英設法相救。

梁財英聽了躊躇道:「別的刀傷跌打,我都能治,但這種蠱法,我可一點也不懂,無能爲力,怎麼辦?」

潘掌櫃道:「憑我想像,認爲梁師父是可以用內功救阿元的。」

「內功?」梁財英詫異地問。

「是的。」

「內功是不能破蠱術的啊!」

「我也知道。」潘掌櫃說:「不過內功是能使對方的氣血運行的是不是?」

「不錯。」梁財英說:「若是被人點了穴道,我可以用氣功爲他解開。」

「所以我認爲蠱毒也可以用氣功化解。」潘掌櫃說:「蠱毒在人身上,不外寄在氣和血上,若能以氣功把它逼出來,使之無處憑附,人不也就好了嗎?」

梁財英道:「這道理却非我所知的了。」

林娟再三的央求,聲淚俱下的說道:「阿元是林家單傳獨子,他若有甚麼不測,林家不是絕後了麼?請梁師父做做好心,救他一救吧。」

「娟姐!」梁財英嘆了口氣說:「若是我有力量的話,我自然會去救他,用不着你苦求。無奈這實非我能力所能及,這等於不知病源,教我如何開藥方呢?」

潘掌櫃道:「梁老闆是不是恐怕自己也染上了蠱?」

梁財英笑了笑道:「我雖不知蠱爲何物,但我却絕不怕它,因爲我有眞氣護體,百邪不侵。」

潘掌櫃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如果你把眞氣度入阿元體內,阿元不也就百邪不侵了嗎?」

「是啊!梁師父大發慈悲吧。」

梁財英給他們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苦苦哀求,祇得說道:「既然如此,我就去試試看。」

林娟大喜,馬上僱三輛人力車,陪着梁財英,到張氏竹寮來。

花韻紅見林娟和潘掌櫃領了梁財英進來,心中疑訝道:「梁師父也會化解蠱術?這却是我料不到的。」當下祇好殷勤款待,倒了一杯茶給梁財英。

「不必客氣了。」梁財英說:「且待我看過子元再說。」

林娟領了梁財英到林子元的身旁。梁財英見林子元那殭屍似的形狀,搖了搖頭,伸手搭着子元的脈門,更是吃驚。回頭對林娟說道:「阿元六脈俱亂,命已垂危了。」

林娟流淚道:「這全靠梁師父

替他輸進眞氣，挽救阿元的性命了。」

梁財英想了想，決定在林子元的「湧泉穴」把眞氣輸入林子元的體中。當下盤膝打坐了一會兒，以內功運氣在指，然後點在子元的穴道上。

這樣過了好一會兒，梁財英自感力竭，這才收功，但已累出了滿頭大汗了。

再看林子元的臉上，似乎有點血色。林娟和花韻紅同感快慰。

又過了半盞茶時間，林子元的眼皮張開了，這些日子以來，他疲乏得連眼也不張，現在，有了梁財英的眞氣輸入，體力較强，所以能夠張開眼。

花韻紅和林娟雙雙到林子元的面前，朝他凝視。突然林子元的眼眶裏孕着兩點淚珠，眼皮一閤，擠下兩滴眼淚來。

林娟見了，覺得安慰，認爲這是梁財英眞氣的效驗。祇有花韻紅知道不對，看出這是子元在極度痛苦中而流出淚來。

要知道林子元雖被蠱力所制，不能說話，不能行動，但他的知覺仍有的。終日承受四股蠱力，已使他痛苦難堪，現在又有一股眞力侵入，在體中排蕩起來，他可眞受不了。

可是，梁財英的眞氣，雖使林子元加深痛苦，但也使他行將渙散的元氣獲得補充，暫時得以不死。

梁財英歇了一會兒，再把林子元的脈，發覺心脈已然絕了，按理心脈已絕，人也不會活，但林子元却仍不時的跳了起來。

梁財英大是詫異，對潘掌櫃說道：「我的能力已盡，因爲他的心脈已絕，再運眞氣也無法輸進他的體內。」說着便向林娟等告辭。

潘掌櫃祇好陪同梁財英回到市區來，潘掌櫃問道：「林子元眞是不能活了麼？」

「我看他不能再活過十二個時辰，」梁財英說：「你教娟姐爲他準備後事吧！」

潘掌櫃不勝嘆息，這晚林娟到廣泰來棧，潘掌櫃便把梁財英的話告訴了她。

林娟大哭，祇得爲林子元料理後事，購備衣衾棺木，次日到竹寮去時，一探林子元的呼吸已絕，體已冰冷，顯然他已經死了。

林娟抱着林子元的屍體大哭，口口聲聲埋怨花韻紅害死她的侄兒。

花韻紅也哭得淚人兒似的，但她却不肯相信林子元眞正死去。因爲林子元到現在爲止，仍然不時跳躍。

及至林娟召來了仵工，要殯殮林子元時，花韻紅發起狂性把仵工們都轟跑了。仵工無奈，祇好抬着棺木回去。

林娟氣結，向花韻紅厲聲責罵道：「阿元已死了，妳還要霸佔他麼？」

「不，不！」花韻紅嚎哭着：「元哥沒有死，死了他還能跳躍麼？如果他眞是死了的話，我願墊他的屍底。」

林娟見花韻紅如此堅決，又見林子元眞個還能跳躍，尚存萬一的希望，便不再强要把子元殯殮。

其實林子元這時却是眞正死了，他雖然跳躍，不過是春水痕的「跳屍蠱」的法力仍在之故。這種法力，連死去已久的屍體，尚能使之跳躍行走，何況林子元剛斷了氣。

林子元的身體跳躍的次數愈來愈頻，終於一躍而起，跳到地上來，筆直的站着。

站了好一會兒，然後左邊跳跳，右邊跳跳，一直向門外跳去。

竹寮的門，在林娟離去時，就沒有人把它關上，林子元的身體輕易地就跳了出去。

花韻紅給這情形嚇得呆了。她奔了出來，在林子元的背後大叫道：「元哥，元哥，你要到那裏去啊？」

林子元沒有答應，逕向着春水痕所住的方向跳去。

花韻紅雖然萬分驚懼，但她不能捨棄林子元，也跟在他後面走。

「紅姑，紅姑！」六嬸又跟在花韻紅的後面。

離開了竹寮半里路，那完全是荒野，竹林、灌木、泥沼，縱橫處處，簡直沒有路。

林子元並不受阻，他穿過竹林，跳過灌木，越過泥沼，繼續向前。

「元哥，元哥！」花韻紅在他的後面高叫着，捨命窮追，她跌倒了又爬起，荊棘鈎破了她的衣服，也鈎破了她的皮膚，泥沼幾乎把他陷得不能夠拔足。

她愈來愈落後了，在月色朦朧下，僅能見到林子元的一個影子。

這時，六嬸已經沒法走得動，迫得折回。

花韻紅追趕了一個更次，眼見林子元走進一列竹寮中去，那是春水痕的住處。

路，現在是比較平坦了，花韻紅可以放快脚步，追趕林子元。

再奔跑了一程，花韻紅已經距離林子元祇有十多二十步了。

林子元跳到一間竹寮前，跳了幾跳，便跳了進去。

花韻紅也跟着進去，祇是前後脚的事。

春水痕剛睡醒，林子元跳了進來，竟給他嚇了一跳。事隔許久，

他幾乎已經忘記了曾經在林子元身上施跳屍蠱這一回事了。

及至驚定，花韻紅也已撲了進屋。春水痕又是一驚，喝問道：「妳是甚麼人？」

「我……」花韻紅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指着跳躍中的林子元，半晌才接上話道：「我是找他來的。」

「找他？」春水痕道：「他是妳的甚麼人？」說着，暗中念咒解了跳屍蠱，林子元仆地便倒。

花韻紅來不及多說，連忙上前抱着林子元。

可是，林子元的身體冰冷僵硬，氣息全無，明顯地，他是已死了。

「哎吔！」花韻紅把手一鬆：「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起來。

現在，春水痕不待花韻紅表明身份，已知道她是誰。阮希達來邀他去施蠱時，已把花韻紅、林子元的關係告訴過他了。

花韻紅的艷名，遠近都知，春水痕雖住得偏僻，也無不知之理。想不到這個名噪一時的名妓，竟然送上門來，而且在這深夜的時候。

於是，他對花韻紅道：「紅姑，不要哭了。」

花韻紅驚異地向春水痕望了望，問道：「你是誰？怎知道我的名字？」

「嘻……」春水痕淫邪地笑道：「花韻紅是頂頂大名的妓女，那有不知的道理？今晚你到來找我，這眞是天賜良緣。」

花韻紅聽了春水痕這番話，心裏暗道：「不好，今回可是送羊入虎口了。」還不及答話，耳邊却聽得一個陰惻惻的冰冷聲音發話道：「甚麼天賜良緣？」

花韻紅循聲一望，燈影裏現出一個陷睛凸額，青唇獠牙的奇醜女人。這婦人就是春水痕的妻子麗荷。

春水痕生平最怕麗荷，儘管他的蠱術高明，而麗荷却是一點不懂蠱術，但麗荷自有一種使他懾服的雌威。今天晚上，麗荷在屋後的茅屋裏睡，早已熟睡了。却被花韻紅剛才那幾聲嚎哭驚醒，又聽得春水痕與人說話的聲音，便走到前面來看個究竟。才進入屋子，就聽見春水痕說：「天賜良緣」這句話。

花韻紅見着這奇醜無倫的女人，自不免吃驚，便是春水痕見着老婆，也嚇得答不上話來。

麗荷雙眼在花韻紅身上一掃，妬念頓生，上前把春水痕的耳朵扭着，厲聲喝道：「好哇，乘我熟睡，竟把女人拘來消遣，還說天賜良緣？」

春水痕耳朵被扭得「伊哇」大叫。

花韻紅心想趁他們倆在糾纏時逃走，可是，她不忍把林子元的屍體留在這裏，因此，她沒有逃。

麗荷這時也看見躺在地上的林子元了，她大感興趣，向春水痕問道：「躺在地上的那個瘦小子是誰？」

春水痕摸透麗荷的脾氣，見了男人，尤其是年輕小夥子，永不肯放過。當下心念電轉，便即說道：「他……他就是你的良緣。」

麗荷聽了大喜，連忙走到林子元的身邊去。可是，當她發覺這祇是一具冰冷僵硬的屍體時，她突然怒不可遏，「呸」的一聲，一口濃痰照春水痕的臉上吐去。

「你這死老鬼，敢戲弄老娘，眞是想死了！」說着便要上前再扭春水痕之耳。

「不！不！」春水痕雙手護耳說：「我不是戲弄你，我可以使他活轉過來的，不過，我却要和你談條件。」

麗荷從來不佩服她丈夫的蠱術，這時便罵道：「你還在做夢，死人也可以活轉來？」

「我騙你幹甚麼？」春水痕說：「我有一種活蠱。」

「那末，你就叫他活轉來。」

「不忙。」春水痕說：「他活轉來，自然是你的良緣，但我也要這女的，這叫各行其是，各得其所。」

（未完‧五）

上文提要:被木蘭花救出的薩都拉與女阿敏娜已乘客機欲回阿拉伯,突然四架戰鬥機出現逼降,薩都拉決定跳傘滿足對方的要求……高翔拿着搜查令到木蘭花家中搜贓物,市長夫人誣告她偷竊……木蘭花與穆秀珍將擒獲的「水星」放在遊艇之上,被擊昏的康斯坦丁醒後站了起來,利用脚後跟中的無綫電發報機發出密碼……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火海生死鬥

乘亂逃跑出生天　搶奪手槍有憑恃

木蘭花她又想及當「水星」落在她們手中時的鎮靜神態,就算他眞的要令自己葬身海底的話,自己又怎能慌張?她微笑着回答道:「那再好也沒有了,等我們有機會時,我們還會請你上天空去遊玩!」

「噢,」康斯坦丁像是在做戲,「像我這種人,上帝是不會歡迎的,我還是離天空遠一些好,所以我的辦公室是在海底,兩位請看!」

他指着外面,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循他所指看去,看到了一艘露出水面一半的潛艇。

木蘭花放下了一半心,因爲康斯坦丁剛才所說的話,分明只是準備將她們困在潛艇之中。

「在那裏,你們可以與你們的好朋友相會。」

「薩都拉?」

「對的,是他,他在潛艇上作客,已經有兩天了,嗯,他不怎麼合作,所以你們見到他的時候,可能已不再怎麼認識他。」

木蘭花感到一陣莫名的憤怒。「你們將他怎麼樣了,你們這羣……」

她陡地想到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不宜得罪「水星」,所以才停了口。

「水星」殘酷地笑着。「我們這一羣甚麼?魔鬼?還是畜牲?你可以直截說出來,我們毫不在乎,我們在乎的是錢!金子!金子!金子!金子!」他一連說了四個「金子」,是分別用英文、德文、法文和拉丁文說的,那表示他是一個博學的人。

這時,遊艇上已經全是黑龍黨的人,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被湯姆生槍指着,並肩走向一隻橡皮艇,橡皮艇上有兩個人監視着她們,而在遊艇上的人,也可以發槍射到她們。

「水星」在另一艘橡皮艇上,緊跟在她們的身旁,向潛艇划去。

那艘潛艇,是剛才康斯坦丁發無綫電報召來的,木蘭花百密一疏,成了階下之囚。

她和穆秀珍在潛艇上以「唇語」交談着。

「如果你跳下水,而不被槍射中的話,以你的泳術而論,能夠游回去麼?」木蘭花問。

「我想可以的。」穆秀珍曾經有過橫渡英法海峽的紀錄,這時,根據市中的燈光來看,距離是絕比不上英法海峽的,所以她這樣回答。

「我將你推下海,你逃走。」

「你呢?」

「我留着,我如果也逃,他們一定窮追,我如果不逃,他們便會放過你。」

「我不走!」

「你說過一切都服從我的命令的。」

「我逃出去又有甚麼用?」穆秀珍幾乎要哭了出來。

「有用的,你去找我們在海軍中的熟人,搜索這艘潛艇,或是向國際警方報告,千萬別去找高翔他們,他們簡直是飯桶,如果兩個地方都不接受你投訴的話,那你便去找薩都拉國家的元首,薩都拉是那個元首最親信的人,爲了救薩都拉,這個國家元首,是肯動用一切力量的,你可記得了?」

穆秀珍含着淚,點了點頭。

「你的責任極之重大,你可別當兒戲。」

「我知道!」穆秀珍不由自主講出了聲音來。

「你知道了甚麼?」「水星」立即問。

「她知道……」木蘭花回答着,但是她只講了三個字,便猛地將穆秀珍一推,穆秀珍「噗通」跌入了海中,兩柄手提機槍發出了驚心動魄的「軋軋」聲,水面上濺起了一連串的水花!

在這樣的情形下,木蘭花也只好閉起眼睛,禱告上帝保佑了。

「下海去追!」「水星」憤然地下着命令了。

四個黑龍黨徒竄下了海,從他們下海的姿勢來看,他們無疑也是第一流的游泳能手。

木蘭花不禁又代穆秀珍揑了一把汗。

在海底,穆秀珍只是竭力地向下沉去,直到她的手碰到了海底的岩石,身子碰到了海砂,這才迅速地向前游了出去。

黑夜,海底一片漆黑,那四個黑龍黨員下海之後,立即浮了上來。

「水星」下令潛艇艇首的燈大放光明,海底一羣一羣的游魚驚得四下亂竄。

在潛艇亮燈的一刹那,穆秀珍剛好游出了燈光照射的範圍,她盡力向前游着,到認爲安全時,才浮上水面,換一口氣,然後又沉下去再向前游着。

等到她第三次浮上水面換氣時,她才敢向剛才潛艇的所在看去,只見海面上已只有他們的游艇了,看來只是白色的一點,她已經游遠了。

木蘭花的預料是正確的,「水星」俘擄了木蘭花,已經心足。

穆秀珍逃走,追捕不到,他也絕不堅持,橡皮艇划近了潛艇,木蘭花自動地跳上潛艇的甲板,走進了潛艇的內部。

「水星」跟在她的後面到了一個窄窄的艙中。

「爲了防止你逃走,我們必需對你進行搜身。」

木蘭花漲紅了臉,道:「如果你們是一個有規模的組織的話,那你們應該派一個女黨員來進行這項工作。」

「小姐,東方女性的畏羞本能,在這種場合之下也適合麼?」「水星」輕浮地問。

木蘭花的眼中射出了怒火。「如果你想侮辱我,你必然會後悔莫及!」

木蘭花凌厲無匹的眼光,令得「水星」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說道:「好,我派一名女黨員來搜身。」

木蘭花鬆了一口氣,第一個難關總算渡過了。她心中在想,當那名女黨員在進行搜身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趁機將她制服呢?

但是她立即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爲她覺出潛艇在左右搖擺,那是已經潛入海中了,她是很難逃出一艘潛在海底的潛艇的,雖然她知道,即使是一艘舊式潛艇,也有逃生管的設備,和魚雷發射管都可以供人逃出去。但是在潛艇中,如此窄小的地方,想去到可以逃生的地方,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她決定慢慢地再尋找逃走的機會。

等了沒有多久,一個馬臉的婦女來到了艙中,對木蘭花進行了徹底的搜查。她除去了木蘭花身上所有的衣服,令得木蘭花美妙而無瑕的胴體完全裸露,然後,那婦人才拋給她一套粗糙的衣服,木蘭花連忙將這套衣服穿了起來。

現在,木蘭花可以利用的東西,就是一雙手和她聰明的頭腦了。因爲一切有用的工具,例如鋒利的小刀、百合匙,由她自己設計的幾種出人意表的武器,無綫電傳話機等等,全被搜去了。

在那個婦人退了出去之後,木蘭花嘆了一口氣,在艙中坐了下來。

不一會,又有人開門進來,命令她出去,帶着她經過了一條極窄的走廊,來到了另一個艙中,那個艙較爲寬大,而且艙的一半全是玻璃的,艙的位置又是在潛艇的首部,在燈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到種種奇形怪狀的游魚。

「小姐,」水星的聲音響了起來,木蘭花這才注意到他正坐在一張書桌後面:「當我們進入印度洋時,你將可以看到許多美麗的熱帶魚,說起來你或者不信,我本來是學海洋生物學的。」

「那你對虎鯊和金槍烏賊,一定有特別的研究。」木蘭花冷冷地說,她是在諷刺康斯坦丁,因爲這兩種生物全是海中的强盜。

「嘿嘿,」康斯坦丁冷笑了兩聲,「小姐,我們談談正經事了。」

「有甚麼可談的？」

「當然有，我們要你去勸服薩都拉，作為你取得釋放的條件。你可以告訴薩都拉，這是我們對他最後一次的嘗試，若是他再不答應的話，那我們便放棄對他的要求了，你和他都應該明白那是甚麼意思的。」

「當然，三歲孩子也會明白。」

「好的，你立刻可以進行你的工作。」

「薩都拉在哪裏？」

「我的手下會帶你去的。」他伸手按鈴，有一個壯漢走了進來，就是剛才帶木蘭花來此的人。

「帶她去見薩都拉。」

「是！」壯漢答應着，木蘭花跟着他走了出去，到了另一個艙門前，木蘭花被那壯漢推了進去，木蘭花手肘猛地向後一撞，正撞在那壯漢的胸前，當那壯漢怪叫起來的時候，她已經將艙門關上了。

船艙的擴音機中，立即傳來「水星」的聲音：「木蘭花，你這是甚麼意思？」

「懲戒他對我的無禮！」木蘭花大聲回答，向艙中打量。

那艙小得只不過六呎長，四呎寬，木蘭花一進艙，便已站在一張床前，床上躺着一個人，那人正瞪着木蘭花，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木蘭花呆了足足有一分鐘之久，才認出那人就是薩都拉來！

薩都拉的臉腫着，眼發黑，唇破，額裂。這一切，都顯得他曾遭受過無情的毒打！

木蘭花閉上了眼睛，好一會又睜開來。

「薩都拉先生，你還認得我麼？」

「認得。」從薩都拉碎裂的嘴唇中，吐出了這兩個字來。

「你是個堅强的人，我希望……」木蘭花覺得自己吐字十分困難，因為薩都拉在受了這樣的酷刑之後，要安慰他，絕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木蘭花略一遲疑的時候，薩都拉的臉上，已經努力地現出了一個笑容來。

「穆小姐，你放心，我忍受得住的，因為我覺得自己對得起自己的國家，無論甚麼樣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得住。」薩都拉的聲音十分低沉，但是却也十分堅決，令人感動。

木蘭花在床沿坐了下來，握住了薩都拉的手，道：「薩都拉先生，我十分佩服你，我一生見過不少勇敢的人，你是他們中的佼佼者。」

木蘭花那種女性獨有的溫柔，使得薩都拉的臉上又浮起了一個笑容來，這一次笑容，比上一次自然而快樂得多了。

「薩都拉先生，我如今是『水星』的俘虜，是來勸你投降的。」

「穆小姐，你不必多費唇舌了。『水星』已對我說出了他們的計劃，他們要我加入黑龍黨，要我利用職位上的方便，幫助他們敷接輸油管，使他們能每年偷走我國家所生產的石油的三分之一，這種空前的大盜劫案，你想我能參加麼？雖然他們答應每年分給我巨額的利潤，但是金錢却買不到我！」

木蘭花聽了，心中也不禁駭然。

她知道薩都拉的祖國，是世界上出產石油最豐富的國家之一，黑龍黨竟定下了那麼一個龐大的計劃，看來他們在一年之前，截擊火車，搶劫輸油管等等，全是為這一個驚人的偷油計劃而服務的。

輸油管要通過沙漠，由油田到港口，他們若是能夠得到薩都拉幫忙的話，在輸油管的中途，另接一條支管的話，的確是可以將從輸油管中經過的石油盜走三分之一的。

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是缺乏石油而又亟需石油的，黑龍黨徒在盜到了石油之後，可以以國際市場相仿的價格賣出去，他們一年可以獲利多少？木蘭花剛一想到這個問題，薩都拉已經代她回答了。

「他們的計劃若是能實現，那麼黑龍黨每年可以增加一千二百萬美元的收入，這可以算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劫案了！」

木蘭花嘆了一口氣：「如今，你已知道他們的全部計劃了，你可曾想到，如果你不答應合作的話，會有甚麼樣的結果？」

「當然想到過！」薩都拉的眼中閃耀着一種異樣的光芒，「我的國家是民主政體，並不是君主專政的，石油的收入是國家的，用在老百姓的身上，而不是歸君主去窮奢極侈，一千二百萬美金，可以建造多少醫院；建造多少學校，可以為我們國家的老百姓，做多少好事，我一個人犧牲又算得了甚麼？」

薩都拉講到後來，爽朗地笑了起來。

他一笑，臉上還未曾痊癒的傷口，便泛出了絲絲血痕來。

「我剛才說你勇敢，」木蘭花發覺自己的眼睛有些潤濕，「如今，我知道你不但勇敢，而且非常偉大！」

「我很抱歉，我絕不能接受你的勸說。」他說完之後，便閉上了眼睛。

木蘭花站了起來。

可是，她才一站起來，艙的一角上便傳來了「水星」的聲音：「木小姐，我給你半小時的時間，你要使薩都拉答應我們的要求，要不

然，我們沒有耐心再等了。你們應該知道，對付一個敵人，最後的辦法，便是使他歸自己利用，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那也只有毀滅這個敵人了。」

木蘭花呆了一呆，叫道：「我還有話要和你說，我有一個計劃……」

「在這裏，只有我的計劃，你是沒有資格提出計劃來的。」

「好，那也隨便你，你不要聽我的計劃，我也拒絕執行你的命令，隨你喜歡，不必在半小時後，現在你就可以毀滅我們！」

木蘭花一講完，再度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她不知道在這個狹小的艇艙中，是不是裝有秘密的電視傳眞器，所以她竭力使自己的神色，裝得十分堅決，絕無妥協的樣子。

而她的手心，這時却在冒冷汗。

木蘭花的心中，並沒有甚麼計劃，她那樣說的目的，只不過是想「水星」延遲殺死她和薩都拉兩人的時間，以及她想和「水星」晤面，尋求一拚的機會！

她不知道「水星」是不是會答應她，因為一直再聽不到「水星」的聲音。如果「水星」不準備再見她，那麼，在半小時之後，她和薩都拉兩人的命運，幾乎已經被決定了。

他們兩人，在這艘潛艇之中，實是一點反對的餘地都沒有的。

木蘭花焦急地等待着，她並不知這時間究竟過了多久，她只是覺出自己身上的冷汗越來越甚。然而她臉上的神色，却仍然鎮靜如常。

面臨生死的大關，如果說不焦急，不緊張，那實是欺人之談，但像木蘭花和薩都拉那樣，在最沒有希望的環境之中，仍然絕不屈服，仍然頑強地為自己爭取更好的環境，這才是眞正的人生！

實際上只不過過了十分鐘，但對木蘭花而言，却像是一世紀那麼久。

「水星」的聲音終於傳了出來：「好，我可以聽取你的計劃。」

木蘭花心頭的一塊大石落地，她立即回答：「我必需和你單獨晤談。」

「水星」又靜了片刻，只見艙門打開，兩個一望而知是身手異常矯捷的黑龍黨徒已經站在門口，他們的手中都握着槍。

他們並不開口，只是以槍口指着木蘭花。

在那一瞬間，木蘭花幾乎以為「水星」是在調侃自己，而那兩個人是被派來執行自己的死刑的。

但是「水星」的聲音却解除了她的疑慮：「你可以跟這兩個人前來見我。」

木蘭花站起了身來。

在那一瞬之間，她心中迅速地盤算着。

她本來是準備在見到了「水星」之後，設法與之一拚，同歸於盡的，但是那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木蘭花曾經到過「水星」的辦公室，她看到許多機鈕，毫無疑問，其中必定有無綫電控制的自動武器。可以說，她一進「水星」的辦公室，便置身於自動武器的控制之下。

只消「水星」略動一動手指，她的生命在一秒鐘之間便可完結。

而即使她能夠在萬分之一的機會中獲勝，她至多也只能夠做到與「水星」同歸於盡而已。

本來，木蘭花是絕無其他辦法的，可是，兩個黑龍黨徒在艙門口出現，却提供了一個新的辦法給木蘭花考慮！

因為那兩個黑龍黨徒的手上，都握着湯姆生槍，那是一種威力十分强大的槍械，子彈可以射穿一點五分的鋼板。

她如果能將那兩個黑龍黨徒制服，奪到那兩柄槍的話，那麼她就可以在這個窄小的艇艙之中，負隅頑抗，甚至於和「水星」作討價還價！

比較起來，是新的辦法有利得多了！

她只不過想了十來秒鐘，她的心中，便已經有了新的決定。

她站了起來，說道：「你們的領袖，要你們帶我去見他，你們都聽到了？」

她一面說，一面以十分輕盈的步子，向那兩個黑龍黨徒走去，完全是十分輕鬆，十分不在乎的神色，她的那種神氣，使人的戒備放鬆。

何況那兩個黑龍黨徒，心中早就以為對付這樣一位年輕美麗的小姐，居然要出動到兩支湯姆生，那實在是太可笑了。

所以，當木蘭花來到他們兩人面前，仍繼續向前走去的時候，他們也未曾特別在意，只是跟着木蘭花的去向，而轉過身來。

那艙十分窄小，門自然也不會寬，只不過兩呎左右，木蘭花踏出了門外，那兩個黑龍黨徒跟在後面，還在艙內，他們是並排站立着的。

木蘭花的樣子，完全是準備繼續向前走去的，可是在突然之間，她却向後退來，在那兩個黑龍黨徒還未曾明白木蘭花為甚麼突然自鐵門口退了回來之際，木蘭花的雙肘，陡地一縮，向後撞去！

這時候，木蘭花所穿的衣服，並不是她自己的，寬大的衣袖，更起了掩飾她行動的作用，當那兩個黑龍黨徒想要開口時，木蘭花的手

肘，已經重重地撞中了他們的胸口！

那兩人怪叫一聲，痛得身子震了一震。

而就在他們兩人身子一震之際，木蘭花又退出了半步，雙手齊出，抓住了兩人手中的槍管，身子一矮，手背自後至前，自下而上，倏地轉了一個大圓圈。

那是柔道之中的「大摔法」，對付一個敵人，能夠使這樣「大摔法」的，已經是柔道的高手了，但木蘭花卻雙手齊施「大摔法」！木蘭花在柔道上的造詣之高，可想而知。

而且，木蘭花這時並不是抓住了兩人的手腕，而只是抓住了兩人手中的槍！

如果這兩個黑龍黨徒夠機警，能夠在那一瞬間，知道木蘭花的目的，不但是在於奪槍，而且還在於將他們兩人摔出去的話，那麼他們可以立即鬆手，將手中的槍放棄。

如果那樣的話，他們雖然失了槍，但是人却不致於被摔出去。

而木蘭花直到抓住了槍管之際，還是背對着他們兩人的，只要他們的身子不跌出去的話，他們可以迅速使用「大砍手法」對付木蘭花，砍木蘭花的後頸，那麼，木蘭花縱使搶到了槍，也沒有用處！

可是，那兩個黑龍黨徒，却絕對沒有那樣的急智！

他們一覺出手上一緊，非但不肯放鬆，而且還將五指抓得更緊！

這樣一來，他們手中的槍，木蘭花就等於是他們的一部份一樣，木蘭花抓住了槍，也等於是抓住了他們的手臂，「大摔法」一使出，只聽得「砰砰」兩聲響，那兩個黑龍黨徒，先後從艙門中跌了出去，撞在走廊對面的艙門之上！

而當他們身子摔出的時候，他們已沒法子不鬆手了，木蘭花將兩柄槍向上一拋，立即又同時接住了槍柄，那兩個人爬起身來想逃，但木蘭花已冷冷的道：「別動，站在我面前！」

兩個黑龍黨徒臉無人色地站定，對面的一扇艙門打開，有一個人探出頭來，一看到這等情形，連忙又將艙門關上。

在木蘭花的身後，艙的左上角處，又傳來了「水星」的聲音。

「哈哈！」「水星」竟然在笑着，「佩服，佩服，木小姐，你的身手的確不凡，我如今知道『土星』和『金星』爲甚麼不是你的對手了，但是，你以爲可以逃出我的手掌麼？」

現代的科學技術，可以將擴音器製成一枚螺絲釘那樣大小，「水星」的聲音會從艙的左上角發出來，當然是那上面裝有傳音器的緣故。

而且，「水星」顯然是看到了剛才在這裏所發生的一切變化的。

那也就是說，在走廊上，或是在那個艇艙中，的確是有秘密的電視攝影裝置的，「水星」在他的辦公室中，便可以看到這裏的一切。

「哈哈，」木蘭花也報以一笑，「康斯坦丁先生，你的聲音之中，像是十分慌張呢！」

「哈哈哈！」「水星」康斯坦丁的笑聲不斷地傳了過來。

木蘭花繼續說道：「這是一艘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潛艇，我看出是日本製造的，日本在二次大戰末期，國內鋼鐵奇缺，一切的軍用品設計，也都作過修改，可以說只是僅堪使用的地步，我想，這艘潛艇的鋼板，不會厚過十二公釐吧！」

「水星」仍在笑着，但是他的笑聲，聽來已是極之牽强。

「那也就是說，」木蘭花繼續說着：「我們可以同歸於盡。」

當木蘭花講出了這一句話的時候，「水星」的笑聲再也繼續不下去了。

「潛艇如今是在海底，哈哈……」木蘭花反倒笑了起來：「如果我射穿了一個洞，海水便會湧了進來，如果我射出了兩個洞，空氣便會因爲海水迅速的湧進而逸出，這兩者都是以極高的速度進行着的，因爲子彈的彈孔太小……」

木蘭花略頓了一頓，才問道：「康斯坦丁先生，你在潛艇中的時間比我久，你可知道，在那種情形下，會發生些甚麼？」

「水星」康斯坦丁並沒有回答，但是木蘭花却可以聽到他沉重的呼吸聲。

「在那樣的情形下，」木蘭花自己回答自己的問題：「由於壓力平衡的消失，這艘潛艇會炸起來，炸得成粉末一樣！」

「你能夠生還麼？」「水星」狂叫着。

「我沒有甚麼關係，」木蘭花的聲音十分鎮定，「我反正是難免一死的了，是不是？」

「如今的深度是多少？」木蘭花忽然聽到「水星」這樣問。

她在一聽之下，不禁愕然。

但是她却立即明白了過來，那是「水星」在心慌意亂之際，竟忘了關上和他通話的傳音機，便和他的下屬通起話來了。

接着，木蘭花又聽了一個十分低的聲音，道：「我們在三千五百尺的深海中。」

「全速上昇，全速上昇！」「水星」下達着命令。

「水星，我們的機器……只能用半速上昇！」

「豬！」「水星」罵着：「我說全速，便是全速！」

「是。」

緊接着，潛艇便突然發生了激烈的震蕩，木蘭花的身子幾乎站不穩。她聽到有人叫道：「天啊，發生了甚麼事情？」

木蘭花各方面的知識都十分豐富，她知道，當機器已殘舊到不能發揮全力的時候，若是再硬要全力使用，那是十分危險的事情。

「水星」當然是因爲不甘心受她的威脅，而作出這種冒險的決定的！

因爲，只要潛艇一昇上了水面，那就不存在甚麼「壓力不平衡」的問題，木蘭花也絕不能以兩柄湯姆生槍來威脅他了！

可是，「水星」所冒的險却是太大了！

潛艇在不到三分鐘內，震蕩的劇烈程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木蘭花聽到有人在叫嚷說：「我們的機器不行了。」

「誰說不行？」「水星」的聲音在這時聽來份外冷酷：「我們已經上升了兩千呎了。」

「水星」的話剛一說完，便聽得潛艇的尾部，傳來了隆隆的聲響，接着，濃烟像是從四處冒出來一樣，充斥了整條走廊！

木蘭花連忙退回到了艙中，向薩都拉問道：「你能夠行動麼？」

薩都拉早已坐了起來，他扶着床，站了起來。「我想可以的，但是……」

他笑了一下，續道：「但是，潛艇若是毀了，我們會有逃生的機會麼？」

「不，」木蘭花糾正着他的話，「我們可以逃生的，潛艇中有逃生管設備的。」

這時候，從潛艇尾部中傳來的「隆隆」聲，軋軋聲，幾乎蓋過了一切，木蘭花不得不提高了聲音，才能使薩都拉聽到。

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們當然不怕「水星」聽到他們的談話了。

「潛艇上有許多人，能輪到我們麼？」

「我們不必從逃生管逃生，我們可以使用魚雷管，多數人不知道魚雷管也是可以逃生的，來，我們快走吧！」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幾乎是同時這樣說的。

走廊中的濃烟越來越甚！

而且，在轟隆聲中，還響起了驚心動魄的警號聲。

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一人握了一柄湯姆生槍，向外走去。

走廊中的人很多，但是誰也看不到誰，人們相互地撞着，奔走着，怪叫着，那種情景，和世界末日的來臨，實是沒有甚麼不同。

在混亂之中，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還可以聽到「水星」的喝罵聲。

所有的人，幾乎都是向同一個方向湧去的，木蘭花却拉着薩都拉，向相反的方向而去，走廊十分窄，人和人遇上了，要側着身子，才能相互通過。

當木蘭花和一個黑龍黨徒側身而過的時候，那黑龍黨徒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道：「喂，你瘋了麼？爲甚麼不向逃生管去，反向艇尾走，你還想去放魚雷麼？」

木蘭花含糊地答應了一聲，便走了過去。

她本來猜想，一艘潛艇，魚雷管和逃生管，是不會在一起的，如今，從那黑龍黨徒的話中，她更證實了她的猜想不錯。

兩人越向艇尾走去，就越是碰不到人，他們來到了機艙中，濃烟就是從哪裏冒出來的。

那時，薩都拉的行動比木蘭花的行動更快，他顯然對潛艇的內部構造十分熟悉，他摸索着，向前走了七八呎，又穿過了一條極窄的走廊，站定了身子，道：「就在這裏！」

當他講出這句話的時候，只聽得「水星」的聲音又從擴音器聲傳了過來：「誰也不准使用逃生管，快去修理機器！我們的潛艇會順利昇上海面，要不然，它早就爆炸了！」

人聲的洶湧，迅即將他的聲音蓋了過去，緊接着，便是兩下槍響！

「我們要快些了，」木蘭花道：「水星正在彈壓黑龍黨徒，不准他們逃走，他們如果退了回來，我們就沒有機會了。」

薩都拉並不說話，只是以十分熟練的手法拉開了一個徑可兩呎的圓門，探頭進去，向前看了一看，歡呼了一聲，道：「我們可以出去了！那魚雷管是最舊式的彈簧活門，如果是電動活門的話，那我們只能出去一個人，因爲它必需按鈕才打開，另一個人要留下來爲逃生的人按鈕。」

木蘭花呆了一呆，道：「原來這樣，我却沒有想到這一點！」

「快，我先爬進去，你跟在我的後面，當我們到達發射點的時候，我拉動彈簧掣，我們兩個人，便會以極高的速度彈出去的。」

「你身體行麼？」木蘭花關心地問。

「本來，我幾乎連站立的氣力也沒有，但是有你的鼓勵，我却變成甚麼打擊都經受得起了。」

薩都拉一面說，一面向魚雷管中爬了進去，木蘭花跟在他的後面，兩人爬進了魚雷管中，已聽得人聲湧了過來。

薩都拉問道：「你的脚可踏到了一個高起來的鐵塊了？」

「踏到了。」

「那便是强力的彈簧掣，當我按動開活門的掣時，那裏便會產生出極大的衝力，將我們兩人，自管中射出去的！」

「那你呢？」木蘭花問。

「我也踏着一個掣，在管中一共有兩個掣，魚雷上有兩個凹槽，當魚雷被送進魚雷管的時候，便在這兩個掣上固定，魚雷手拉彈簧掣，魚雷便射出去，這是最舊式的裝置，我估計這艘潛艇，一定立即就要爆炸了！」薩都拉匆匆地解釋着。

他話才一講完，便道：「準備，一……二……三……！」當木蘭花聽到薩都拉講出「三」字之際，她只聽得耳際「嗡」地一聲響，她所踏的那個掣，發出了一股極强的力道，向前撞去，她人像魚雷一樣地向前直衝了出去。

幾乎只有一秒鐘的時間，她已經穿出了魚雷管，來到水中了！

她在剎那間，簡直感到整個人都要炸了開來一樣的難過！

那當然是因爲她在水中移動太過快速的緣故，但水的阻力，使她在水中前進的速度迅速地慢了下來，當她夠力量浮出海面尋找薩都拉的時候，突然聽到了「轟」地一聲巨響，海水起了劇烈的震盪，回頭看去，海水冒起了幾股水柱，水柱之中，夾雜着鋼鐵的碎片，水面上，迅速地浮起了油花！

那艘潛艇爆炸了！

看情形，潛艇是快要浮上海面之際爆炸的。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她在海面上尋找薩都拉，她知道薩都拉受過嚴重的折磨，只怕會支持不住而沉入海底下去的。

但是她這個憂慮倒是多餘的。

因爲薩都拉的身子，就在她前面十來呎處，浮上了海面，木蘭花連忙游了過去，薩都拉喘着氣，他臉上和身上的傷口，顯然是因爲海水的泡浸而異常疼痛，因爲他臉上的肌肉扭曲着，見了木蘭花，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木蘭花抓住了他的手臂，放在自己的肩上。

「我……們……出來了……」薩都拉掙扎着說了一句。

「可是我們還在印度洋中飄流。」木蘭花苦笑着回答他。

就在這時候，忽然在他們的身後響起了一個聲音，道：「先生小姐，可要搭順風船麼？」

木蘭花連忙回頭看去，她不禁呆住了！

她看到一隻橡皮艇，艇上像是還有幾包密封的食物，而在艇上，則是穿着救生衣的「水星」康斯坦丁！康斯坦丁的全身頭髮也濕了，他的一綹頭髮貼在他的前額，使他看來更是兇狠，他的手中，却握着一柄小手槍指着兩人。

當木蘭花看到潛艇爆炸的時候，她只當「水星」也已死了。

然而這時，她才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

「水星」不許別人逃生，但是他自己，却從逃生管中逃了出來，而且，還帶了橡皮艇和食物，那幾隻鐵罐中，看情形是淸水。

「水星」康斯坦丁是一個殘酷的人，木蘭花是知道的，但却也想不到他會殘酷到這一地步！

一時之間，木蘭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薩都拉却道：「康斯坦丁，我認輸了。」

「已經遲了。」「水星」冷冷地說，他手中的手槍向上略提了提。

「你完不成『太陽』給你的任務，將會如何？而且，我已答應你的要求了。」薩都拉說着，一面以手肘撞着木蘭花。

木蘭花立即明白了薩都拉的用意。

康斯坦丁手中的槍低垂了些。

「好，我只要你，不要木蘭花，我要看着她爲印度洋中的虎鯊所噬！」「水星」狠狠地說，顯然他對木蘭花恨到了極點。

木蘭花毫不留情的罵道：「薩都拉，你這沒有骨氣的東西，你……」

薩都拉推開了木蘭花，逕自向前游去。

木蘭花掉轉頭，向相反的方向游出，但是她游出了五碼左右，却立即潛下水去，木蘭花剛一潛下水，「水星」康斯坦丁便已經警覺了，他手中的槍響了起來，一連響了三下。

海面之上飛起了三道水柱，木蘭花並沒有受傷，因爲木蘭花已潛入十五英呎以下，已經在手槍在水中的射程之外了。

她在水中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游着，然後，她猛地向上升了起來，頭頂在橡皮艇上，雙手用力一推，橡皮艇已被推翻了。

橡皮艇一翻，「水星」手舞足蹈地向下跌了下來，那時候，薩都拉恰好來到橡皮艇的旁邊，薩都拉揚起拳頭來，對準了「水星」的下顎猛擊了過去！

那一擊，康斯坦丁是沒有法子受得了的，因爲那是薩都拉融合了仇和恨的一擊，力道大得出奇，「水星」的頭猛地向後仰去，恰好橡皮艇中的一箱食物跌了下來，壓在他的頭上。

「水星」像是一柄斧頭也似，直向水中沉了下去。

(未完・二)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九手抓鬼

上文提要：「飛刀黑寡婦」張媽媽到賭坊找秋菊等三女，要她們立即去殺沈彤雲，睡夢中的沈彤雲雖被芍藥扎了一刀在氣海穴上，但因他每逢睡覺必移穴……石大丹欲找沈彤雲，却遇到孟婆强行叫他帶路去找錢神通，無奈下石大丹祇好聽話帶路……石大丹告訴沈彤雲，孟婆在賭坊內，他聽了此消息後由後門溜出去……

孟婆求生洩秘密　守得雲開露曙光

孟婆笑道：「包捕頭，我想知道，你們是怎麼會兜上我的？」

包爲仁嘿嘿冷笑，道：「我有綫眼，當妳進開封城的時候就有人盯上你了。」

孟婆道：「盯上我？我又沒犯法。」

包爲仁道：「妳在我姓包的眼中，妳是乖，開封城中妳沒犯案。」

孟婆道：「爲甚麼要我去衙門？」

包爲仁道：「等妳見了咱們師爺便知道了。」

「胡師爺？」

「不錯。」

孟婆道：「我與他們的交易雙方極爲滿意呀，同時我把人交給了他們，爲何此刻又找我？」

包爲仁道：「就我所知，妳這毒婆子並未把事情辦妥。」

「怎麼說？」

「詳情妳去了衙門便明白了。」

孟婆的雙目骨碌碌的轉動不已，包爲仁立刻冷笑，道：「毒婆子，少來花招，妳瞧！」

他把手一揚，嘍，八支利箭指着孟婆。

如今的孟婆身上的傷未好吶，她便是沒傷也難逃八支利箭對她射。

她大嘆一聲，道：「好吧，咱就跟你去一趟衙門，瞧瞧是怎麼一回事。」

她當然知道爲的是沈彤雲，但她可以裝糊塗不認帳，反正她已把人交給汪宏發了。

於是，她坦然的跟隨包爲仁往城中走回去了。

*　*　*

就在這批捕役小心押着孟婆往城中走，沙丘的另一面轉出一個人來。

這人不是別人，乃沈彤雲是也。

沈彤雲一路追踪而來，想不到會遇上這種事。

沈彤雲原是要逼問這孟婆爲甚麼跑去賭坊找錢老板打聽他的事，沈彤雲對別人不必太介意，但對孟婆就不得不小心了。

沈彤雲上過孟婆的當，如換別人早完了。

現在，他見這孟婆被捕役們押解回城，不由起了更大的疑心。

沈彤雲心中疑問，孟婆爲知府大爺汪宏發的銀子而用毒坑他，雖然未成功，却還是把他細住，如今又把這毒婆子弄去衙門，這件事好像並非因爲這洪宏發是司徒文正的好友而對自己下手。

沈彤雲立刻有了戒心。

*　*　*

這是大雪天，雖然雪下得不

大，但大街上那麼多捕快押着一位老太婆往王府井街的知府衙門走着，還是引起不少人跟着圍觀。

毒奶奶未被鎖鏈加身，她走得十分坦然，因爲她想不出汪宏發有甚麼理由再找她的麻煩。

當然，毒奶奶也不怕被捕，如果姓汪的想殺她，那就大家一齊死。

毒奶奶有同歸於盡的手段。

她心中也明白，她的手段對付沈彤雲不一定靈光，但對付像汪宏發這樣的人物應是綽綽有餘。

* * *

圍觀的人眞不少，沈彤雲也夾雜在人羣中，直到這批捕役走入知府衙門，人們才漸漸的散去。

沈彤雲也走回去了，他回去大家樂賭坊。

迎面就撞見了錢通神。

沈彤雲淡淡的對錢老板道：「錢老板，你已騙過我一次了，我不想被你騙第二次。」

哈哈的一笑，錢老闆道：「你提的是三個美人呀！」

「不錯！」

「沈公子，你又沒吃甚麼虧，三個美人侍候你，你樂歪了嘴，就算我沒把她三人的眞正身份告訴你，那也沒有甚麼關係吧！」

沈彤雲臉色一沉，道：「少來，差一點沒死在床上，你還說俏皮話呀！」

錢通神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了以後，已經叫人去整治一桌好酒菜，爲沈公子除霉掃汚了。」

沈彤雲推門走進房，道：「你至少應該透露一聲她三人的身份呀！」

錢通神道：「我不敢呀，沈公子，你知道天雷幫的勢力有多大？黃河兩岸上千里，十多個縣份有他們的分堂在，而我這大家樂賭坊算甚麼？幾個打手祇能撐個小門面，我惹不起他們的。」

拉把椅子坐下來，沈彤雲道：「說吧，虎牢關的毒奶奶找上你，她同你說了些甚麼？」

他把手指着錢通神，又道：「是好是歹，我不喜歡你再騙我，知道嗎？」

錢通神全身一緊，道：「你知道孟婆來找過我？」

沈彤雲道：「休忘了我乃江南第一奇人，我甚麼事情都知道。」

他這是半唬半眞的令錢通神心中犯嘀咕。

錢通神嘆了一口氣，道：「沈公子，其實也沒有甚麼啦，孟婆也不告訴我甚麼事，她祇叫我注意你的行踪而已，因爲你住在我這裏……」

沈彤雲心中冷笑，但他却淡然的道：「也罷，我不住你這兒了，我去住客棧。」

錢通神一聽，急搖手道：「不，不，不，你不能去住客棧。」

「爲甚麼？」

「住客棧不方便，客棧中雜七雜八的人多嘈雜，叫人入夜難成眠呀！」

他哈哈一笑，又道：「如果你想找姑娘，你放心，我找最美的姑娘送過來。」

沈彤雲叱道：「我不是色狼。」

錢通神忙又道：「更何況過兩天咱們又有一場賭局要上場，少了你大伙都失望。」

沈彤雲道：「又有賭場子了？」

「不錯，而且這一回說甚麼我也要決心同你搭伙作伴，咱們聯手弄一票。」

沈彤雲嘿嘿一笑，道：「要是輸了呢？」

錢通神道：「你永遠也輸不了的。」

沈彤雲道：「你錯了，我又不是神仙，更何況久賭神仙輸。」

錢通神道：「你不是神仙，但我相信你有比神仙高明的手段，這一回咱們聯手出擊，必豐收，哈！」

「哈！」沈彤雲也笑了。

沈彤雲心中想：「叫你這老小子上個當吧！」

* * *

沈彤雲要錢通神上當，當然是因爲錢通神欺騙了他，而毒奶奶的出現，也絕非祇叫錢老板注意他的行動。

沈彤雲乃絕頂高手，他的智慧超人十等，有些人們尚未想到的事情，他早已想過了。

* * *

開封府的知府衙門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府衙很氣派，當地傳言，那個衙門正是前朝包公的大堂，如果有人不相信，吶，知府衙門後面的刑具房中還放了兩具上了紅封條的狗頭鍘與虎頭鍘各一具，那可是有歷史的。

* * *

走過刑具房就是一排大牢房，孟婆被押進牢房中，她獨自一間坐在破板大床上。

天氣冷，地上鋪的乾草一大堆，破被子有一床，這算是對犯人人道的了。

這時候過午不久吧，忽聽牢門拉開了，祇見一溜的進來三個人，兩個年輕人與一個中年漢。

孟婆認識其中兩個人，正是胡師爺與汪宏發二人，至於另一人，她用一雙忿怒的眼睛直視着。

那年輕人不開口，却是不停的冷冷笑着。

孟婆見這年輕人倨傲，沉聲道：「他是誰？」

胡師爺叱道：「孟婆，這是甚麼地方，由得妳問三問四的嗎？」

孟婆道：「我眞的要問三問四了，你們把我抓來此地，爲了甚麼？」

胡師爺道：「我問妳，妳把個未中妳毒的人送交咱們手中，反倒叫咱們受了侮辱受了傷，還死了人，這件事妳又怎麼說？」

冷冷一笑，孟婆道：「喂，我明明把人毒倒的，也看着他上了牛筋加身，我的任務已了，我當然拿了銀子走人，以後的事關我屁事。」

汪宏發大怒，叱道：「那小子沒中毒，他假裝中毒，妳當然要負責任。」

孟婆道：「我還要找你們算帳的。」

胡師爺道：「妳找我們算帳？」

孟婆道：「我把人交你們，說好了問完話就殺了他的，你們不小心却被他跑了，可好，他找上了我，吶，你們瞧，我的這條左臂被他打斷了。」

三人這才知道孟婆遇上麻煩了。

那汪宏發衝着一邊的年輕人道：「此人太厲害了，我看留他不得。」

年輕人點點頭，道：「走，咱們出去再說。」

胡師爺與汪宏發對望一眼，便跟那年輕人走出大牢房，孟婆立刻叫道：「喂，放我出去呀！」

胡師爺走回來，道：「孟婆，妳稍安勿躁。」

「甚麼意思？」

「妳暫時住在這兒，少不了你的吃喝。」

「要把我關多久？」

「不會太久，快的話一半天就放妳。」

這師爺神秘兮兮的匆匆走了，而且似乎帶着笑聲。

孟婆忿怒的道：「眞可惡啊，你們這是講理地方，你們却做出最不講理的事來，是無天理呀，操！」

* * *

就在天剛黑不久，有兩個獄卒進到這間牢裏來，兩個獄卒各自端着大木盤，盤中放的是吃喝。

盤中的吃喝雖非甚麼山鷄兔鹿醋溜銀魚，可也是十分精緻的小菜，單祇那一壺高粱酒，在這大冷的天就十分令人愉快。

大牢的柵門外，兩個獄卒把盤子放下來，掀開了蓋子看，嚄，熱騰騰香噴噴，引得孟婆走出來，道：「是給我老婆子弄的吃喝？」

個頭大的獄卒冷冷道：「妳一個人吃得完嗎？」

另一獄卒已把一碗肉絲麵與兩個大饅頭取來交給柵內的孟婆，道：「娘的，妳比我們吃得都好。」

孟婆道：「酒呢？」

那獄卒道：「酒呀，輪不到妳喝。」

兩個人端了盤子往裡面就走，引得孟婆大感奇怪，她伸頭往裡面瞧，祇是她甚麼也瞧不見。

孟婆以爲這牢中必有死囚犯，要不然怎會叫犯人吃酒呀，誰會有這麼大能耐？

孟婆被囚在開封知府衙門的大牢裡，日子才過了三天，三天之中她發現令她奇怪的事情，那就是獄卒兩人專門爲她與另外的犯人送吃喝，雖然也聽到不少犯人半夜嗥叫，但總是看不見是甚麼樣的人。

祇有一件事孟婆最奇怪，因爲這兩個獄卒天天送的有酒菜，可是她就是吃不到這麼好的酒菜，她永遠也祇是一碗肉絲麵加上兩個大饅頭。

一般犯人祇吃一個窩窩頭，水都沒得喝。

* * *

於是，這一天的午時，兩個獄卒送吃的來了。

孟婆忽然伸手去抓酒壺，一個獄卒手也快，他抓住錫壺不放手。

「喂！老太婆，妳幹甚麼？」

孟婆道：「天冷我要喝酒。」

「這不是你喝的，貴客的酒豈容妳喝？」

孟婆道：「我也是汪大公子的貴賓呀，不信你們叫他來問一問。」

那獄卒道：「我們知道，祇不過妳是二等客，妳放手，想喝酒我們去向大公子報告一聲。」

孟婆哈的一笑，道：「算了，我也不想喝了，你們告訴我，這酒是何人要喝的？」

「這酒是……嗚……」

獄卒說一半，另一獄卒把手捂住他的口直搖頭。

於是，兩個獄卒又端起盤子往裡面走了。

孟婆忿怒的罵道：「個狗日的！」

* * *

孟婆已經住第四天了，忽然一大早天未大亮，祇見有兩個姑娘花枝招展頭髮散亂的自大牢深處走出來。

兩個姑娘走得匆忙，又見那送飯的獄卒小聲呼叱：「快走，輕聲些！」

一般犯人不知道，但孟婆聽到了。

孟婆奔到柵門邊，她伸頭看，她相信這兩個姑娘絕對不是犯人，孟婆忽然想到牢裡面有人天天大魚大肉有酒吃，嚄，這兩個姑娘必是爲他叫來的了。

孟婆大感奇怪，是誰有那麼通天的本事，能在知府大牢裡呼風喚雨呀！

於是，孟婆決心要弄個明白！

孟婆更急於想出去了。

* * *

孟婆想不到有人在牢中坐監不但有酒有肉的享用，而且還可以召來美女陪酒，這光景有誰會相信？

就在這天近午時分，胡師爺與包爲仁二人走來了。

那捕頭包爲仁衝着孟婆一笑，道：「這幾天的日子還好吧？」

孟婆想到酒菜沒她的份，不由冷冷道：「爲甚麼不送我酒菜吃？」

「甚麼酒菜？坐牢還吃酒菜，娘的，我不幹這勞什子的捕頭了，我也坐牢吧！」

孟婆道：「我看有人坐牢吃酒，還有姑娘陪吶！」

「妳看見了？」

「吃的見了，甚麼人不知道。」

一笑，捕頭道：「沒見就別亂說，也許有刑房的人要的酒菜。」

胡師爺便在這時候對孟婆道：「放你出去了，只不過咱們大公子要你幫他個忙。」

孟婆道：「幫他甚麼忙？」

胡師爺道：「今夜大家樂賭坊有牌局，妳同司徒少主一齊出馬！」

孟婆道：「要我參加賭呀！」

胡師爺道：「不錯，妳同司徒少主聯手！」

「司徒少主？」

「是的，天雷幫少幫主司徒文正！」

孟婆一驚，道：「不，天雷幫的司徒少幫主聽說是大豪，我惹不起。」

她看看牢外，又道：「同時我也沒那麼多銀子呀！」

胡師爺道：「孟婆，妳要知道，原是要妳別活着走出去的，就是因爲這一場牌局！」

「爲何找上我？」

「有人見妳在賭上的手段，所以才找你的，只要妳今晚表現好，妳以後就自由了！」

孟婆道：「也好，我就聽你這一回，只不過……」

「妳還有甚麼話要問？」

孟婆道：「賭這玩藝我清楚，萬一有邪門出現，誰也難保會完蛋！」

她伸手，又道：「給點賭本呀！」

胡師爺自袋中摸了半天，才摸出五百兩銀票，道：「吙，今夜就看你的了！」

他忽的把銀票又收回，道：「妳不但要贏慘那小子，妳如果殺了姓沈的，咱們大公子說了，送你五千兩銀票，絕不食言！」

孟婆嘻嘻一笑，道：「好，我盡力而爲，娘的，我這臂傷還未好吶！」

捕頭已命人把孟婆放出來了！

這孟婆出了牢門就拔腿跑，她往牢內跑。

孟婆一心要看一看，這大牢裡住的是甚麼樣的三頭六臂人物，又是女人又是酒的供奉着。

孟婆往內跑，捕頭後面追，捕頭也大叫：「喂，你往那裡跑？」

孟婆不回答，一口氣跑到牢盡頭，她發覺大牢內有一堵大紅磚牆，一扇門半掩着，門內傳來哈哈笑。

孟婆只想進去瞧，好一把大鎖掛在鐵柵上。

捕頭過來了，他一把抓住孟婆叱道：「妳想幹甚麼？」

孟婆打個哈哈，道：「我想出去呀！」

捕頭道：「出去走那邊，跟我來吧！」

那孟婆眞想呼叫室內的人露個面，只不過室中之人不但不露面，而且「彭」的一聲還把厚木門關上了。

* * *

這光景更令孟婆懷疑，她心中琢磨，總得設法弄清楚那裡面住的是甚麼大人物！

當她木然的走出王府井街的知府衙門時候，很快的有個漢子迎過來了。

「你是孟婆婆？」

孟婆一瞪眼，道：「我就是，你是誰？」

那人一笑，道：「我姓皮，天雷幫的人……」

孟婆道：「是你……」

姓皮的不是別人，受傷剛好的八卦刀皮不邪是也。

皮不邪對孟婆道：「是我們少主把你保出來的！」

「你們少主是司徒……」

「司徒文正！」

孟婆道：「你們司徒少主要我幫他下賭坊？」

皮不邪道：「不錯，咱們少主的敵人就是那個姓沈的小子。」

孟婆點點頭，道：「姓沈的小子也傷了我老婆子，我恨死他了。」

皮不邪道：「太好了，咱們今夜聯手收拾他！」

他忽的小聲又道：「不但弄乾他的口袋，有機會妳把那小子弄死。」

「然後呢？」

「然後妳就發了。」

孟婆道：「你的意思是……」

「咱們少主有償金，一萬兩銀子等你拿。」

孟婆雙目一亮，笑道：「嚄，

眞不少，太好了！」

她老人家樂得拍手笑了！

* * *

大家樂賭坊的前院早就開始鬧哄哄了，十八桌各種賭法齊上桌，約略的數一數，今夜至少來了近百人。

二大院的人也不少，正屋就有三桌圍得緊，只不過這幾天不見了石大丹，也不知他去那兒了。

另一院中的大客廂中，錢通神愉快的在招呼前來大賭的幾個大豪。

此刻只差一個人，那人便是司徒文正。

沈彤雲早來了，這兩天他就未出門，因爲他預期就在這幾天應該有好消息傳來。

沈彤雲答應同錢老板合伙，就在今夜這場賭。

錢老板搓着雙手十分的高興，就好像他就要弄上一大把銀子似的。

忽的有個伙計奔來：「老板，少主來了。」

抬頭看院門，嚄，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人，男的司徒文正，那女的換了衣，她正是孟婆婆。

客室中大家絕口不提那夜在黃河灘打架之事，大家仍然相互之間打哈哈。

此刻，司徒文正來了，他當先對大伙一笑，道：「今夜我給大伙介紹我天雷幫的女護法，她，孟婆婆就是，她今夜陪我來玩幾把，大家不介意吧！」

這時候當然沒人介意，這時候大伙等着賭。

沈彤雲却笑笑，道：「怪了！」

司徒文正一瞪眼，道：「怎麼怪？」

沈彤雲道：「我說的怪是怪在這位孟婆婆，她原是自由自在身，爲何投入天雷幫呀！」

司徒文正道：「人各有志，你管得了呢？」

沈彤雲道：「不知還有一人是否也投入天雷幫了？」

「誰？」

「有個姓丁的呀！」

司徒文正道：「不認識！」

沈彤雲說的乃是「伏牛虎」丁杰，他知道丁杰與孟婆的關係，他如此問，是探一探孟婆是否眞的入幫。

如果丁杰也入幫，她就是眞的入幫了！

* * *

沈彤雲一笑，道：「今夜必然很熱鬧，哈……」

錢老板見司徒文正帶個毒婆子走來，心中實在不高興，他知這老婆婆會弄詭。

只不過當他發覺沈彤雲不在乎的時候，錢老板便也寬心不少。

「來，來，大家先吃點喝點。」

司徒文正道：「別吃了，幹吧！」

那孟婆自腰間取出一塊方巾，她自己在口鼻捺了幾下，好像擰出清鼻涕似的，對司徒文正道：「少主呀，可要我推幾莊？」

司徒文正道：「每人只能出八把牌，一共是兩副，妳如喜歡，推吧！」

孟婆站在桌邊了，她對大伙先瞧瞧，道：「各位，我是不會弄假的，咱們青石板上蹭屁股……硬碰硬一下，你們只管放心大膽的下！」

她又抖抖她的方巾，立刻挽在腰上，洗了牌就推出來了，手脚還眞俐落。

* * *

今夜來的正是新鄉龍家堡堡主與他的大掌鞭，老鳳翔銀樓的周大年同毛玉，東大街寶和錢莊的歐陽太斗與齊長風幾個人。

只不過今夜的位置有調整，沈彤雲同錢老板守在出門。龍家堡佔天門，末門的是歐陽與姓周的。

此刻，孟婆見桌上下的盡是大張銀票，她的心口砰砰跳，她想着那句老古話，富人一件衫，窮人吃半年。

如今這些一方大豪拿着銀子當石頭呀，看我老太婆吃光你們吧！

只見她洗牌發牌之間有一招是擲骰子，誰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動的手脚，骰子的點數出得妙。

這毒奶奶的指甲特別長，這幾天她的左臂傷處也養得差不多了，還能勉强與她的右手相配合。

毒婆子把牌分送每人的時候，她十分嚴肅的去拿牌，所有的牌分送完，圍在桌邊的人不知不覺的已中了她的陰謀了！

毒奶奶的陰謀當然是用毒，中了她毒的人何止是一遍，當她抖方巾的時候就已開始施毒了。

沈彤雲也沒瞧出來，但他知道這毒奶奶的手段，他早已有了防備，就如同他喝毒奶奶蓮子稀飯一樣，沈彤雲明知上當，他却不說明。

他甚至也不對錢通神說明白。

他就是打算叫錢通神今夜倒大楣，雖然沈彤雲陪着錢通神一起輸，但他不心疼。

* * *

毒奶奶已通吃三副牌了，她對大伙笑笑，道：「今夜不用換人推，我推莊推到底吧！」

怪了，大伙還都聽她的，好像她的話出自每個人的心中一樣，無人會反對。

沈彤雲便在此時發覺每個人都

不對勁了。

每個人一臉的木訥樣。

君不見江湖下五門的術士有陰招，對人肩上拍一下，這個人就迷糊了。

這毒奶奶好像也是這一套，只不過她是暗中下的毒！

毒奶奶的身上盡是毒，指甲中也藏的有。

她當然最注意沈形雲，今見沈形雲也是一臉的糊塗樣，她打自心眼裡樂了。

毒奶奶出牌也送牌，她的手法也高明，別的不用說了，一副牌她可以出現兩次猴王對子來，在場的人也不想一想，那有這樣的天九牌？

這中間只有一人心裡最明白，他就是江南第一奇人沈形雲是也。

沈形雲心中明白表面裝糊塗，輸了銀票不在乎，錢通神已輸了五十兩，口袋早已空空如也了。

這是第二十一把牌了吧，在場的幾個大豪還有人木然的叫道：「下，下大的……好吔！」

幾個大豪有跟班，跟班的一樣糊塗蛋！

那站在毒奶奶身後的司徒文正高興得幾乎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原來這司徒文正早已服了毒奶奶給他的清心丸，他才沒與別人一般的糊塗。

毒奶奶人推了二十七把牌，她見桌上沒有幾兩銀子，她才對司徒文正道：「少幫主呀，夜深了，休息了！」

她說休息，別的人跟着叫：「夜深了，休息了！」

大伙好像喝了孟婆湯一樣的忘了一切。

此刻，司徒文正對孟婆道：「妳叫咱們的朋友跟咱們走吧，嗯！」

孟婆忙點頭，道：「是，他會聽我的話的！」

只見這孟婆對沈形雲道：「沈公子，你跟我們走吧，這兒不好，出去好！」

沈形雲道：「這兒不好，出去好！」

他裝做木然的樣子跟去了。

其實不叫他出去也不行，他的銀子豈是平白被毒婆子這老女人撞騙的。

大房中，各人都木然的走到幾處招待室中，誰也不開口多說一句話，就那麼的睡覺了。

錢通神也休息了，他對於損失那麼多銀子也忘了心疼，其實受迷毒的人都不會想到損失的銀子，那得等過了時，藥效失掉，才會撫胸頓足，痛心疾首，悔不當初。

＊　＊　＊

沈形雲跟着司徒文正與毒婆子二人往賭坊外走，那毒婆子怕沈形雲中途會清醒，拿了那方巾猛往沈形雲的臉上甩，還巧笑道：「聽話的孩子有糖吃，乖乖的跟我走，走到前邊你就知道了！」

沈形雲傻哈哈的只會笑……他裝得還眞像……

這三人自馬道街北頭往北走，走了大半個時辰之久，抬頭看，潘楊二湖在前面。

潘楊二湖在龍廷前，一條大道在中間，大道兩邊有柳樹，四個惡漢正等在那兒了。

那司徒文正一聲低吼：「我不要他活了！」

隨着他的跋扈吼叫，只見四個操大刀幪面怒漢立刻把沈形雲圍了個結實。

毒奶奶這時候閃身到司徒文正前面，她伸手道：「少幫主，該我的給我吧！」

司徒文正嘿嘿一笑，道：「妳今夜表現得不錯，十分令我滿意，我在想，天雷幫需要妳這種人物，本少主有心打算提拔妳入我天雷幫……」

孟婆道：「少幫主，我不打算入幫搞派，我是自由職業慣了的人，你的好意，我老婆子心領了！」

她的手仍然未收回，接道：「該我的給我吧！」

司徒文正道：「眞是太可惜了……」

他似乎在往袋中摸銀票，但孟婆立刻有警覺。

孟婆一個閃身，她的手中多了一把毒物，道：「老婆子打了一輩子雁，絕不會臨老被雁兒啄瞎眼，少幫主，你不會打算咱們同歸於盡吧？」

她這麼一吼，司徒文正呵呵笑了。

「怎麼會呢？何況這些銀子全是你贏來的。」

隨着他的話，一張千兩銀票已取在手中，他抖了一下，道：「拿去吧！」

孟婆接到手中，冷哂道：「就這麼一千兩？」

司徒文正道：「妳是自我手中取走銀子最多的人。」

孟婆道：「今夜少說也爲你我贏了十多萬兩銀子。」

「妳說錯了，不是你我，是我！」

「可是我也出了五百兩銀子當賭本呀！」

「那是胡師爺送妳的，也是我送胡師爺一千兩中的一半，所以我送你一千兩！」

「一萬兩！」

孟婆開口一萬兩，實在也不多。

但司徒文正一聲笑，道：「妳也不怕撐死？」

「撐死鬼比餓死鬼要好呀！」

她這是要定了。

司徒文正道：「妳休忘了胡師爺的話！」

孟婆道：「甚麼話？」

司徒文正道：「祇要姓沈的一死，妳還有五千兩銀子的收益呀！」

孟婆哈的一笑，道：「我這就等着你的人殺了姓沈的，他是你的了！」

司徒文正哈哈一笑，道：「好，且等砍了姓沈的，咱們再去見胡師爺。」

他對四個蒙面怒漢吼道：「給我殺！」

祇見這四個大漢就等司徒文正這一吼了。

四人眞的是標準殺手，那種出刀的手法眞狂野，宛似四頭黑豹般撲上沈形雲了。

「哈……」沈形雲仰天長笑，人已旋動着直往高空盤去，四丈高處彷彿笑聲把他帶向高空般，祇見他雙手已揮，雙腿力盤，於是半空中出現無數隻腿影來！

沈形雲在半空中暴旋力踢三十二腿！他不但有「九手抓鬼」神技，便雙腿也盤出七條腿影了！

「嗤……」

「彭，彭，彭彭！」

「哎呀！呀！」

隨着各種的怪叫聲，四個大漢不但出刀砍空，每人已被宛似懸在半空中的腿踢得滿臉鮮血，鼻子也走了位！

「嘩」的一聲落下地，四個大漢已歪倒在地上了！

這種光景實在叫人難以相信，沈形雲不是中了毒嗎？

沈形雲當然未中毒，他假裝着中了孟婆的毒。

此刻，他的表現令孟婆大吃一驚，司徒文正厲吼：「你小子未中毒呀！」

沈形雲却冷厲的臉向孟婆，道：「我已經放過你一馬了，妳這老太婆仍然在坑我，憑妳的那點毒物，怎會放在我的心上！」

孟婆道：「那在賭桌上，你爲甚麼……」

沈形雲道：「我要看妳在使出甚麼花招來！」

「可是你輸了那麼多銀子！」

「我的銀子不會損失，相反的，祇會增加……」他冷視着驚怒交加的司徒文正，又道：「你們的合作到此已結束了，我聽得很仔細！」

冷冷一笑，沈形雲又道：「當你們大伙介紹這毒婆子已加入天雷幫的時候，我就明白你們的企圖了！」

司徒文正大叫：「我們甚麼企圖？」

沈形雲道：「贏銀子次之，殺我才是第一要務！」

司徒文正厲吼：「可惜又被你逃過一劫！」

沈形雲道：「兩次想我死，你與毒婆一樣，留你們不得！」

「你敢對本少主動手？」

「有何不可……」

他的話聲猶在，人已幻化成一片黑影旋上去，隨之連聲辟辟啪啪聲響起來。

「哎唷！」

「轟！」司徒文正雙手舞刀未能砍中敵人，他自己已撞在一棵柳樹上了！

撞得還眞不輕，七暈八素的滿口是血往外溢。

一邊的孟婆想開溜，祇聽沈形雲沉吼一聲：「毒婆子，妳跑不掉的，還是乖乖的站在那兒別亂動！」

孟婆尖聲道：「我不跑，大不了一死！」

沈形雲道：「死有好死與賴死，不跑妳會好死！」

他不再同孟婆囉嗦了！

沈形雲的手伸出去了。

「拿來吧！」

司徒文正靠着柳樹直搖頭，道：「拿甚麼？」

「當然是被你們合伙弄去的銀子了！」

司徒文正道：「好，今天本少主認輸，說，你一共輸了多少？」

冷冷一笑，沈形雲道：「你口袋中全部！」

司徒文正一聽大怒，道：「混帳呀，我口袋贏的是大伙的，又不是你一人的，你憑甚麼要全部？」

沈形雲道：「我不但全部要，也要你的命！」

他嘿嘿一聲，又道：「死人是用不到銀子的！」

司徒文正大叫：「他娘的老皮，要銀子還要命呀，天理何在，江湖的規矩就是被你們這些人物攪亂的！」

沈形雲叱道：「這話應該由我來說！」

他的手猛一伸，道：「我的習慣是不從死人身上搜銀子，司徒大少爺，還是你掏吧！」

司徒文正大叫：「我不甘心的！」

忽的，四個受傷的大漢一齊奔過來了，四個人圍緊了司徒文正，其中一人道：「殺吧，叫咱們死在少主前面，小子，你動手！」

沈形雲冷笑，他忽的撲上去，但見一天的紫影中，四個大漢已倒

在地上了！

司徒文正一瞧，心頭頓時一陣驚悸。

沈彤雲伸手，道：「你還不把袋中銀子取出來！」

司徒文正道：「打個商量如何？」

沈彤雲道：「你沒有同我打商量的條件，娘的皮，你憑甚麼？」

司徒文正尖叱，道：「如果你眞的不在死人口袋中取銀子，娘的，我這就先死，你一紋也沒有！」

沈彤雲道：「拿死來威脅我？」

「是你逼的！」

淡淡的，沈彤雲道：「好吧，你有甚麼條件？」

司徒文正道：「我的條件很簡單，銀子給你，你得放人，如何？」

沈彤雲道：「要我放虎歸山？」

「你怕甚麼？」

沈彤雲哈哈一笑，道：「本不打算放人的，但你這句話，我放你，而且……」

司徒文正怕沈彤雲反悔，立刻把袋中所有銀票取出來，幾乎是雙手捧上去。

「拿去，全給你！」

「哈……」

沈彤雲一把接過銀票，他相信那是全部的，立刻塞入口袋中！

沈彤雲突然出手，他在四個倒地的怒漢們身上拍去。

就聽幾聲辟啪響，幾個大漢又活了！

四個大漢跳出來，沈彤雲已吼叱：「滾，統統滾開！」

司徒文正忽見四個殺手又活了，心中稍有安慰，對於四人剛才的表現，他更是滿意。

司徒文正對四人道：「咱們走，今日之敗不表示永遠是敗，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立刻，四個大漢擁着司徒文正匆匆的走了。

「桀桀桀……」孟婆的怪笑聲是不自然的。

她本來想笑得好聽些，但她却一些也表現不出來。

「沈公子，你眞高招呀，打得天雷幫的傢伙們屁滾尿流又抱頭鼠竄！」

沈彤雲道：「毒婆子，我放過妳一次，也是因爲丁大俠的說情，妳怎麼如此健忘，又惹上了我？」

「桀……」孟婆苦笑，道：「下次不敢了！」

沈彤雲道：「妳還有下次？」

「沈公子，你是大人不記小人過，宰相肚裏能撑船，我孟婆打心裏服了你！」

沈彤雲道：「妳太過份了，憑妳的那點毒呀！」

他指指孟婆左臂，又道：「好了嗎？」

「謝謝關心，好多了！」

「那麼，再叫它斷一次吧！」

「不……不……我有回報呀！」

沈彤雲不動了，道：「回報？」

孟婆有甚麼回報呢？

＊　＊　＊

沈彤雲面對着毒奶奶孟婆嘿嘿冷笑不已，那模樣就好像他要取孟婆的老命似的！

孟婆也以爲自己已完了，但她突然想起沈彤雲是個不願向女人動刀的人，她才大叫她有回報！

祇是沈彤雲聽了以後冷冷笑，

孟婆立刻又道：「你是南方大俠，你不屑枉殺一個女人吧，尤其是我這樣的老太婆，是不是？」

沈彤雲道：「我可以不殺你，但我可以叫妳自己下手把命結束！」

孟婆道：「你要怎樣逼我死？」

沈彤雲手指遠處，道：「去，跳河！」

孟婆道：「叫我跳黃河呀！」

「祇有黃河水才能洗去妳一身的罪孽！」

孟婆道：「我有甚麼十惡不赦的罪呀，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求生手段，我的手段祇不過不爲人喜而已，這也算十惡不赦？」

沈彤雲道：「妳以爲妳還有活的條件？」

忽然，孟婆雙目一亮，道：「沈公子，你如果殺了我，你一定後悔莫及！」

「我不會後悔，我祇有愉快！」

孟婆道：「你祇需聽了我的話就知道！」

沈彤雲沉叱，道：「拖延死的時辰，妳不會得逞的，而且，那個丁杰也不會那麼巧的再出現！」

他一頓，又道：「便是姓丁的再出現，這一回我也絕不會放過妳！」

孟婆神秘一笑，道：「沈公子，我發現一樁耐人尋味的事情，這件事也許會與你有關！」

沈彤雲道：「妳以爲我會相信妳的鬼扯？」

孟婆道：「聽了就知道！」

沈彤雲道：「也罷，妳說吧，我有的是時間！」

孟婆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怎麼同那司徒文正小子合作的？」

「你們都想我死！」

「錯了，你死對我有甚麼好處？是他們要你死！」

「誰？」

「司徒文正與知府大少汪宏發呀！」

沈彤雲雙眉一挑，道：「原來他們是一丘之貉呀！」

孟婆道：「那汪大少命府中捕頭率人把我弄返衙門去的，關了我三天多！」

「難怪開封城不見妳的人！」

「我被關進大牢，祇等今夜的一場豪賭，得手之後再把你幹掉！」

沈彤雲道：「你們的手段不入流！」

孟婆道：「沈公子，你不會知道吧，我住在牢裏三天半，却發現一樁奇怪的事情！」

沈彤雲道：「這奇怪的事就是妳要對我說的了？」

「不錯！」

沈彤雲道：「妳最好直說，眞假我自會判斷！」

孟婆道：「事情絕對眞，說不定與你有關係！」

「說吧！」

「我不說！」

沈彤雲道：「妳怎麼又不說了？」

孟婆道：「我把事情告訴你，你仍然叫我去跳黃河，我多麼的不划算呀！」

沈彤雲淡淡的道：「那要我聽了以後才決定妳的生與死，說吧，要實在！」

孟婆道：「我祇求你答應別叫我死，我保證以後絕不對你再動毒物！」

沈彤雲一嘆，道：「我這人就是心軟，也罷，你如今又活了，說吧！」

孟婆一聽哈哈笑了，道：「沈公子呀，你眞大方，難怪是南方來的豪客，我先謝了！」

她福了一福，模樣還挺俏皮的！

沈彤雲道：「我在聽吶！」

孟婆道：「是，是，我這就對你說！」

她神秘的又道：「我在獄中吃得好，每一頓一碗肉絲麵還有兩個大饅頭！」

「那是他們要利用妳，自是與一般囚犯不一樣！」

孟婆道：「可是還有兩個比我更高等，他們每頓有酒菜，喝的是上好的高粱酒，菜是四樣大菜，祇有上等酒席才吃得到的菜！」

沈彤雲道：「貪污的獄吏吃的吧？」

孟婆道：「不，那是被囚在很深的牢房中人，我敢說是兩個人，而且更妙的是他們還有更好的特別待遇！」

沈彤雲的興趣來了！

他雙目一亮，道：「甚麼樣的特別待遇？」

孟婆道：「獄卒爲他們找來兩位標緻的大姑娘，快天明才離開！」

沈彤雲猛一怔，道：「眞有這回事？」

孟婆道：「是我親眼所見呀！」

沈彤雲道：「妳看到被囚的人了嗎？」

孟婆道：「我是要奔去瞧一瞧的，可是走一半又被他們拉出來了，我祇見那是一間有厚木門的房間，有人還似乎在發笑！」

沈彤雲冷然一笑，道：「這個消息太好了，太好了！」

孟婆打蛇順竿上，道：「你不殺我了吧！」

沈彤雲搖搖頭。

孟婆再問：「你沈公子也不逼我跳黃河了吧？」

沈彤雲道：「妳現在就可以安然的走了！」

孟婆一聽哈哈笑了。

祇見她又對沈彤雲福了一福，道：「這個要殺你，那個要殺你，天天有人要殺你，原來你沈公子才是個大好人，娘的老皮，往後有誰說殺死你，我就饒不了他，我叫他先死！」

沈彤雲一笑，道：「妳已叫我分不清妳是好人還是個大惡人了，妳快走吧！」

孟婆回身就走，她越走越快，西北風刮來她的叫聲：「我是大好人吶！」

＊　＊　＊

江湖人有幾個會自稱大惡人的？

江湖上人都以爲自己是善良人，動刀殺人，那也是被逼的，當然有的被人逼，更多的人爲「活」！

但無論如何，沒人會大叫自己是惡人的。

＊　＊　＊

對於孟婆的這個消息，沈彤雲以爲直到今日才微露些許曙光。

沈彤雲以爲獄中的兩人很可能就是他一心追找的兩個賊，江南的兄弟神偸「偸天」與「換日」二人。

當然，沈彤雲需要前去查看一番了！

現在，沈彤雲走回大家樂賭坊了，這時候前面仍然在呼盧喝雉的賭得凶吶！

賭坊中不見錢通神，但迎面的走道上迎上一個人，這人不是別人，大家樂賭坊的首席坐枱伍曼天是也！

伍曼天早已等候在那裡了！

「沈公子，你回來了！」

沈彤雲道：「你有事？」

伍曼天道：「今夜你同咱們老板合作，怎麼輸得那麼慘呀！」

沈彤雲道：「我也輸了吔！」

伍曼天道：「難道你也鬥不過那個毒婆子？」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南振岳追踪紫衣女，却是宮姨娘，她用黑瑪瑙劃破南振岳手背，以爲他必死無疑……宮姨娘原名宮如玉，見南振岳沒即刻毒發身亡，武功又奇高，便假裝駕車迷路，帶他到楊文治家，實則乃同夥人，結果中了化功散、迷神香，身上的金東、金牌、立軸全被搜去……三江鏢局分局來了一紫臉漢子，自稱是南振岳……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幾方梟雄獲消息　急赴死谷仰天坪

吳大椿起身接過，道：「龍副壇主還有甚麼吩咐麼？」

南振岳也站起身子搖搖頭，道：「沒有了，只是此函干係重大，吳老哥千萬小心，遺失不得！」

吳大椿道：「龍副壇主但請放心，屬下記住了。」

南振岳拱拱手道：「兄弟另有急事，也要走了。」

說完，飄然向門外走去。

吳大椿恭送南振岳走後，那敢耽擱，也立即縱身上馬，兼程朝君山趕去！

這一去，却引起了江湖上譎詭離奇的軒然大波。

* * *

九宮山，高峯九層，山勢奇偉，毗連幕阜山脈，橫亘湘鄂贛三省。

這日中午時分，正有一行人翻山越嶺，朝山中趕來！

這一行人，是由一位面貌清癯，白髯飄胸的老者率領，在一座山谷旁邊，休息下來。

這位白髯老者，正是雄霸江湖，威震長江的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

他剛從衡山回轉總壇不久，就接到通城分舵主烈火鈎吳大椿親自兼程趕上君山，呈遞的東壇副壇主龍振南(南振岳)的密函。

略謂在岳陽附近發現宮姨娘，尾隨追蹤，證實尉遲壇主等人已被押往九宮，囚在一處隱蔽山谷之中，盼幫主火速馳援等語。

這才親率西壇壇主禿龍萬三勝和北壇壇主滿天飛花宋伯通，帶了八名香主，兼程趕來。

中午時分，到了一座山谷旁邊，大家吃着乾糧，略事休息。

東海龍王手扶龍頭枴，眺望着谷中景色，一面朝烈火鈎吳大椿問道：「吳分舵主，這裡是甚麼地方了？」

烈火鈎吳大椿連忙躬身道：「這裡名五里坡，距問津樑還有三十里光景。」

東海龍王微微頷首，瞥見山麓間正有一個黃衣老僧，身後跟着八個手執禪杖的灰衣僧人，大步走來。

禿龍萬三勝低「咦」一聲，道：「是少林寺的和尚！」

東海龍王凝目望去，點點頭，道：「似乎是少林羅漢堂住持百忍大師，他們到九宮山是作甚麼來的？」

黃衣老僧似是也瞧到了東海龍王等人，突然脚下加快，朝山坡上走來，那正是少林羅漢堂主百忍大師。

只見他黃衣飄動，雙手合十，人未走近，一聲佛號已經遠遠傳來，道：「阿彌陀佛，公孫幫主近來可好？老衲幸會！」

東海龍王抱拳還禮道：「托大師福佑。」

說話之間，百忍大師已經走到近前，朝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兩人合十道：「萬施主、宋施主好。」

萬三勝、宋伯通也同時欠身抱拳道：「托福，托福。」

東海龍王捋髯問道：「大師已有多年不履江湖，此行必有事故？」

百忍大師低喧佛號，道：「此事說來話長，公孫幫主親來九宮山，想必貴幫也有人被擄在此了？」

東海龍王聽得不期一怔，從百忍大師的口氣聽出，分明少林寺也有人被賊黨擒來，由此可見這夥賊人，居然聲勢不小！

他因百忍大師既已吐露口風，自己也毋須隱瞞，這就點點頭道：「大師說得不錯，敝幫尉遲壇主身陷匪窟，兄弟才聞訊趕來。」

百忍大師吃驚道：「幫主說的是尉遲壇主，可是當年一掌震三雄的霹靂掌尉遲施主？這眞是令人不敢置信之事……」

他說到這裡，想起自己還沒答覆東海龍王的訊問，微微一頓，接着說道：「此事幫主也許早有耳聞，敝寺在三月之前，被黑風婆門下盜走『大旃丹』，敝師弟百非追踪下山，從此沒有返寺，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才得到消息，據說已落入一夥賊人手裡，被囚此山一處幽谷之中……」

東海龍王瞿然道：「是闖尊者！如此說來，果然和尉遲壇主落在同一幫人手裡了！不知大師可知他們究竟是何來歷嗎？」

百忍大師搖頭道：「這個老衲也不大清楚，但據老衲所知，趕往九宮山仰天坪來的，不止是老衲一行。」

東海龍王怔道：「不知還有那一門派的人趕來？」

百忍大師徐徐說道：「老衲聽說好像武當玉眞道友，也在最近突告失踪……」

東海龍王禁不住身軀一震，目中突地暴射出逼人光芒，接道：「武當玉眞子也被賊人劫持了？」

要知武當三子，在武林中名頭極大，尤其掌門人玉虛子，久已不問塵事，玉眞子無異是武當派實際上的負責人，論聲望地位，自然要在少林闖尊者，和龍門幫南壇壇主尉遲烱兩人之上！

禿龍萬三勝道：「大師說的仰天坪，大概就是賊巢所在了？」

百忍大師道：「老衲只知仰天坪是一處異常隱蔽的幽谷，遭他們劫持的人，就被囚禁在這裡，但不知仰天坪究在何處？」

東海龍王回頭道：「吳分舵主可知仰天坪在甚麼地方嗎？」

烈火鈎吳大椿惶惑的道：「屬下自幼生長山下，自問對此山地形極熟，但沒聽說過這裡還有仰天坪的地方。」

東海龍王微微一怔，接着捋髯笑道：「也許這仰天坪三字，是他們自己取的地名，好在龍副壇主已在問津樑等候，咱們見到他，就可知道了。」

百忍大師慈眉一舒，笑道：「阿彌陀佛，原來幫主已經派人踩探清楚了，江湖上都說公孫幫主雄才大略，智謀過人，即此一點，便見高明，老衲此行，也沾光不少！」

東海龍王微微一笑，道：「大師言重了，敝幫龍副壇主已在前面等候，咱們不如趕到問津樑，再作計較，大師意下如何？」

百忍大師合十道：「公孫幫主說得極是，老衲亦正是此意。」

東海龍王轉身道：「吳分舵主，只管請在前面領路。」

烈火鈎吳大椿答應一聲，朝東海龍王、百忍大師，以及萬、宋兩位壇主躬身爲禮，當先領路。

東海龍王和百忍大師略爲謙讓，一行人跟着朝山徑上奔去。

出了五里坪，山勢漸陡，一路曲折徑上，只是緣壁而行。

烈火鈎吳大椿邊走邊說，指點山勢，說道：「從這裡上去，就是三盤嶺，山勢三上三下，要翻過三盤嶺，才到問津樑。」

這一路，當眞是險峻難行的一段去路，要是換了普通人，登上一盤，已經夠你怵目驚心，但一行人個個都是武林高手，自然也並不在意。

大家循着山勢，翻過兩重峻嶺，剛循壁而下，下了第二盤，只見一片崖石底下，盤膝坐着五個身負長劍的道人。

百忍大師低喧佛號，道：「武當道友，原來已經先我們來了！」

東海龍王抬目望去，便已看清中間那個黑髯藍袍的，正是武當三子中的玉靈子，這就接口道：「不錯，那正是玉靈道兄。」

那五個道人驟聞人聲，抬頭之際，突然瞧到一簇人朝峯下走來，四個青袍道人，身手矯捷，立時一躍而起，嗆嗆連響，各人手上登時掣出長劍！

東海龍王呵呵一笑，抱拳道：「道兄請了！」

這一瞬間，玉靈子也瞧到來的是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和少林百忍大師，怔了一怔，立即稽首道：「無量壽佛，原來是公孫幫主和百忍大師，貧道多多失敬！」

百忍大師合十道：「老衲和公

孫幫主也是前山才遇上的，道兄想必已經來了一會，不知可曾有甚麼發現呢？」

玉靈子原是個性好强之人，武當三子在江湖上聲譽極盛，玉眞子失踪，大是有損武當威名，武當派始終秘而不宣。

此刻經百忍大師一問，雖沒明說，也使他頗感難說。

東海龍王目光何等犀利，早已看出玉靈子臉上極不自然，連忙接口道：「兄弟原是爲了敝幫尉遲壇主遭人劫持，匆匆趕來，不想方才途遇大師，說起闖尊者和貴派玉眞道兄，也在最近失踪，足見其中必然另有陰謀，說不定平靜已久的江湖，已在醖釀着一場極大危機，兄弟正覺此行實力不足，能在此地遇上道兄，實是最好不過之事。」

玉靈子臉色微微一紅，道：「公孫幫主好說，二師兄失踪之事，說來慚愧，敝派還是前天才得到的消息，聽說似在此山一處叫仰天坪的谷中，貧道聞訊趕來，半日之前，已經搜索了許多山谷，迄未發現有甚可疑之處。據山下居民相告，此山根本沒有仰天坪這個地名，不知公孫幫主和大師一行，可有線索？」

東海龍王瞧他言詞含糊，似有掩飾之處，心中暗暗好笑，這道士死要面子，有話不肯實說。

百忍大師低喧了一聲佛號，道：「老衲也和道兄一樣，絲毫找不到頭緒，差幸公孫幫主手下，已查出眉目，就在前途等候，道兄正好同去。」

玉靈子喜道：「如此甚好，貧道自當附驥同行。」

東海龍王連說「不敢」。

一行人相繼前行，翻下三盤嶺，是一條陡峻的下坡，斜斜緣壁而下，轉過山脚，陡聽水聲洪洪，只見兩山之間，是一道遼闊的山澗，水勢湍急。

烈火鈎吳大樁領着衆人，一路循着山澗，朝上走去。

這一路上，一邊是臨壑懸岩，下面就是百丈深澗，一邊是危崖斷壁，路寬僅容一足！

一行人各自施展輕功，急縱疾掠，約莫走了頓飯光景，只聽水聲越來越響，迎面一處峽口，奔騰而下的水勢，宛如匹練倒掛，直注壑底，發出震耳欲聾的隆隆之聲！

這道瀑布週圍，白霧滃翳，水氣如霰！

烈火鈎吳大樁領着衆人直向瀑布下走去！人到二三十丈之外，已覺那傾瀉而下的瀑布所激起的水花，有如濛濛細雨，沾衣欲濕，寒氣逼人！

一行人進入這片霏霏濛濛的白氣之中，但覺白氣愈來愈重，有如進入濃霧之中一般，眼前白茫茫的，就是窮盡目力，也只能看到三四丈遠左右。

走了百步左右，烈火鈎吳大樁突然停住身子，朝東海龍王躬身道：「啓稟幫主，這裡就是問津樑了。」

大家循着他手指瞧去，果見一條滿生苔蘚的石樑，直向對崖通去。

東海龍王微微頷首，當先朝石樑上走去，百忍大師、玉靈子、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跟在他身後相繼過去。

這條石樑，不過十餘丈遠近，轉瞬已達對崖。

只見崖上早已站着一個紫醬臉的佩劍漢子，瞧到東海龍王，立即趨上前去，恭身道：「屬下恭迓幫主。」

東海龍王呵呵大笑道：「龍老弟辛苦了，快去見過少林百忍大師、武當玉靈子道長。」

一面向兩人笑道：「此人就是敝幫東壇副壇主龍振南龍老弟，今後還要兩位多多指敎。」

南振岳依言朝百忍大師、玉靈子兩人抱拳爲禮。

百忍大師、和玉靈子慌忙還禮，口中連說：「久仰！」

東海龍王一手扶着龍頭枴捋髯問道：「龍老弟可知賊人巢穴所在？」

南振岳躬身道：「屬下三天前，在岳陽附近發現宮姨娘，一路尾隨，目覩她進入一處秘密所在，後來經屬下暗中偵查，可能尉遲壇主等人全被囚禁於此。」

東海龍王目射精光，點點頭道：「他們巢穴在那裡？」

南振岳道：「那是一處極爲隱蔽的峽谷，好像叫做仰天坪。」

玉靈子瘦削臉上突然飛掠過一絲殺氣，問道：「龍副壇主可知谷中還囚禁着甚麼人嗎？」

南振岳抬目道：「這個在下倒是不太清楚。」

玉靈子又道：「那麼龍副壇主可知這夥賊人，到底是何路數？」

南振岳道：「他們每日都有人進出，在下因藏身之處較遠，無法聽清他們談話內容，弄不清他們來歷。只是今天中午，有兩人從谷中出來，在下隱身一棵大樹之上，那兩人邊走邊說，在下約略聽到了幾句……」

他似乎言有未盡，却突然停了下來，目光朝東海龍王望去。

東海龍王微微笑道：「百忍大師、玉靈子道兄和老夫都有數十年深交，龍老弟但說無妨。」

南振岳道：「屬下聽到其中一人說道：『老太這次重出江湖，自然要給九大門派來個下馬威，其

實，只要先把龍門幫和少林、武當兩派消滅了，其餘門派，就不足爲道了。』

「另一個笑道：『可惜這次龍門幫的事，事機不密，這多年來，九大門派中，老太早已有了安排，哼！別認爲他們少林、武當勢力雄厚，只要老太認爲可行，點上個頭，還不是就縛着他們掌門人，聽候老太的發落！』」

玉靈子勃然變色，冷嘿一聲，道：「這斷好狂的口氣！」

百忍大師也合掌當胸，低喧佛號道：「阿彌陀佛，他們口中的老太，能有這麼大的神通，老衲眞也不敢相信。」

東海龍王聽得手撚銀髯，不住的點頭。

宮姨娘和東壇壇主申公豹申幹臣的叛變，使他深信「九大門派中老太早有安排」之言。

百忍大師話聲出口，瞥見東海龍王只是點頭，心中覺得奇怪，東海龍王公孫敖獨創龍門幫，崛起江湖，聲譽之隆，幾乎凌駕九大門派之上！

他平日何等雄才大略，豪氣干雲，但此時聽了有人要先消滅他龍門幫，却似有默默承認之意，寧非奇事？

想到這裡，不由合十問道：「公孫幫主高見如何？」

東海龍王沉吟道：「大師見詢，兄弟不得不言，龍副壇主聽來之言，也確有可信！」

玉靈子抬目道：「公孫幫主可是認爲各派之中，果有這個『老太』預伏的奸細？」

東海龍王鄭重說道：「目前老夫雖不知這個『老太』爲誰，但以敝幫遭遇之事，加以推測，也許不假。」

說到這裡，就把有人假冒自己，發號施令，率衆偷襲衡山，以及東壇壇主申幹臣叛幫，尉遲烱遭人劫持之事，簡單說了一遍。

這一番話，聽得百忍大師和玉靈子兩人聳然動容！百忍大師合十當胸，連誦佛號，道：「阿彌陀佛，這眞是駭人聽聞之事，看來莽莽江湖，警鐘已響，龍門幫公孫幫主領導之下，雖已轉危爲安，但兇焰未戢，大家倒確實不可掉以輕心！」

玉靈子道：「貧道之意，此處離賊巢已近，敵暗我明，如被發覺，豈不讓他們有了準備，咱們最好能夠迅速行動，出其不意，直搗巢穴，也許可以一鼓把他們蕩平。」

東海龍王點點頭，道：「道兄說得極是，龍老弟，事不宜遲，你在前面帶路。」

南振岳躬身道：「屬下遵命，諸位請隨我來。」

說完，轉身向前行去。

禿龍萬三勝隨在幫主身後，眼看龍副壇主形貌雖似，但好像缺少了一種英颯之氣，心中不覺暗暗起疑。

一行人跟在南振岳身後，施展輕功，不過盞茶工夫，便已奔近一處谷口！

南振岳身形不停，直向谷中走去。

這是一條兩山夾峙的峽谷，兩側峭壁，高有百仞，岩石光滑，長滿青苔，涓涓細流，循壁而下！

愈向前行，峽谷愈窄，曲曲彎彎，僅可容一人通行，飛崖夾人，勢將窒息！

烈火鈎吳大樁走在最後，口中忍不住吃驚道：「再進去是天井谷，那是一片絕地！」

禿龍萬三勝聞言回頭道：「吳兄，你不是說不知仰天坪嗎？」

吳大樁道：「是，是，屬下原先沒聽說過仰天坪的地名，但從這裡進去，明明是天井谷絕地了。」

禿龍萬三勝心中一動，立即回身朝手下四名香主悄悄吩咐，道：「你們和吳分舵主，立即退出谷去，守住谷口，不得有誤。」

那四名香主和烈火鈎吳大樁恭身領命，一齊轉身退出。

禿龍萬三勝吩咐完畢，脚下加緊，追上衆人。

這條峽谷足有三里來長，地勢逐漸朝下，等走完峽谷，景物一變。

只見前面是一片十來畝大的盆地，荒草沒徑，亂石成堆，四週全是百仞峭壁，寸草不生，抬頭仰望，青天只有小小一圈。

此刻僅是午牌初過，這谷中已經陰氣森森，天昏地黑！

人在其中，當眞成了井底之蛙，叫它天井谷，固然名副其實，叫它仰天坪，也自無不可！

東海龍王手策龍頭枴，站定身子，目光朝四週一轉，回頭問道：「龍老弟，這裡就是仰天坪了？」

南振岳似乎也被眼前的一片荒涼景色看得呆了，聞言連忙躬身道：「屬下前天明明看到宮姨娘從谷口進來，這三天來，屬下始終沒離開過此谷左右，也明明看到有不少人從谷口進出，怎會如此荒涼……」

東海龍王數十年老江湖，閱歷何等豐富，但面對這片谷地，却也看不出一點可疑之處，不禁沉吟道：「也許他們巢穴，暗藏山腹之中，好在地方不大，大家不妨仔細搜上一搜。」

百忍大師長眉微皺，道：「此谷形勢險惡，如果是對方設下的誘敵之計，故意放出消息，說被擒之

人，四禁在仰天坪上，把咱們騙來此地，敵人只要守住峽谷，咱們縱不束手就縛，也插翅難飛了！」

東海龍王聽得不期一怔，心中想道：「老和尚這話不錯，對方眞要利用此天然地形，誘使自己一行人入彀，即使武功再高，只怕也不易闖得出去！」

禿龍萬三勝道：「幫主放心，屬下已命四名香主和吳分舵主五人，留住谷口，作爲退路。」

東海龍王道：「如此甚好。」

玉靈子「唷」的一聲，從肩頭撤下長劍，說道：「咱們還是先搜上一搜，龍副壇主既然看到有不少人從谷口進出，說不定賊人們故佈疑陣，正是他們巢穴所在！」

話聲方落，只聽身後峽谷中，響起一陣輕快雜沓的步履之聲，由遠而近！

滿天飛花宋伯通和手下四名香主，站得離峽谷較近，聽到這陣步履之聲，立即低喝一聲道：「有人來了！」

倏地轉過身去，四名香主同時一齊向左右分開，守住了峽谷出口。

大家給宋伯通一喝，不期而然全都朝峽谷出口望去！

只見谷口紅影一閃，昂然走出一個身穿火紅道袍的蒼髯老道，他身後跟着一個藍袍道人，接着又是四名灰衣負劍道士，相繼從峽谷走出。

在場之人看了又是一怔，衡山派掌門人靈均道人竟然親率師弟靈光，和四個門人，也會趕到仰天坪來？

靈均道人走出敞谷，一眼瞧到衆人，似乎也怔得一怔，稽首道：「百忍大師和玉靈道兄，原來也在此地！」

百忍大師、玉靈子一齊打恭還禮，道：「道兄也親自趕來了。」

靈均道人立即朝東海龍王稽首道：「若非幫主派人指引，貧道眞還找不到仰天坪所在！」

東海龍王身軀一震，道：「兄弟並不知道道兄也會親自趕來，也並沒派人接引。」

靈均道人詫異的道：「這就奇了，敝師弟紀嘯天落入敵手，被囚禁九宮山仰天坪，也是幫主派人知會，貧道才率同三師弟兼程趕來。剛到前山，正苦於找不到仰天坪所在，恰好幫主派人來迎，說幫主已在仰天坪等候。」

東海龍王聽得悚然震驚，雙目精光暴射，龍頭枴一頓，急急說道：「果然是誘敵之計，諸位道兄，賊人把咱們引來絕地，必有陰謀，咱們趕快退出此谷爲宜。」

話聲才落，只聽身後峽谷左首，一座突出的崖石上，突然傳來一陣陰森刺耳的「桀桀」怪笑，接着只聽一個尖銳蒼老的聲音冷冷的道：「諸位既然來了，還想走嗎？」

東海龍王循聲望去，那座崖石突出峭壁之上，狀若將墮，距地面少說也有三十丈以上，休想瞧得到崖上之人。

不由洪聲問道：「尊駕是甚麼人？」

那尖銳蒼老的聲音道：「爾等待會自知！」

接着只聽另一個年輕女子嬌聲喊道：「龍振南，老太叫你快上來呢！」

這聲音，東海龍王最是熟悉不過，那正是宮姨娘的聲音！

大家轉頭瞧去，就在衡山派的人走入峽谷的一瞬之間，龍門幫副壇主的龍振南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禿龍萬三勝怒哼一聲道：「想不到這小子也是奸細！」

話聲方落，只聽崖上傳來龍振南的聲音說道：「屬下叩見老太。」

那尖銳蒼老的聲音「桀桀」怪笑道：「振南，你這件功勞不小，唔！谷底有多少人了？」

南振岳的聲音說道：「目前已在谷底的，有龍門幫幫主公孫敖，暨西壇壇主禿龍萬三勝，北壇壇主滿天飛花宋伯通。衡山派掌門人靈均道人暨師弟靈光。少林寺羅漢堂住持百忍，武當三子中的玉靈子。」

那尖銳蒼老的聲音尖笑道：「夠了夠了，如玉，你扶我出去，看看這些井底之蛙！」

東海龍王終究是久經大敵之人，身處危境，却依然鎭靜如恒，手持着龍頭枴，一手斜捋銀髯，淵停嶽峙，絲毫看不出他心頭激怒！

那座突出的崖上，此時突然出現了三個人影！

中間是一個滿頭白髮，黑衣鳩面老嫗，在她左首是一個眉目如畫，宮鬢堆鴉的紫衣女郎，正是宮姨娘！

右首一個紫臉漢子，赫然是方才帶引大家前來仰天坪的龍門幫副幫主龍振南！

這座峭壁，岩石光滑，幾乎寸草不生，突出的崖石，距地面少說也有二三十丈，縱有世間第一的輕功，也是無法攀登而上。

黑風婆！

東海龍王心頭一緊，暗想：難怪他們以「老太」相稱，原來果然是這老魔頭在暗中作祟！

想到這裡，不由仰臉大笑道：「老夫還當是誰，能有這麼大的神通，原來果然是黑風婆重出江湖了！」

黑風婆「桀桀」一笑，道：「幫主言重，老婆子在這裡恭候諸位

了！」

玉靈子怒叱道：「黑風婆，妳待怎的？」

黑風婆冷哼道：「老婆子縱橫江湖之時，你還是個流鼻涕的小道士！」

玉靈子大怒道：「你敢不敢下來和貧道走上三百回合？」

黑風婆哂道：「這句話，連你師傅當年都還不敢出口呢！」

百忍大師合掌當胸，低喧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菩薩把老衲等人引來此地，究竟是何居心？」

黑風婆尖笑道：「老婆子還有甚麼好心眼的？請諸位入彀，無非想消滅你們九大門派，稱霸江湖，不過今天還差强人意，龍門幫幫主、衡山派掌門人都已入我掌握，武當三子也只差一子了……」

玉靈子長劍一振，大喝一聲，突然縱身躍起兩丈來高，以背貼壁，施展壁虎功，朝上游去！

靈均道人長笑道：「善哉善哉，貧道不信已落入妳掌握之中……」

反手掣劍，身子同時縱起，劍尖迅速在石壁上一點，身形借勢拔起，一下就縱起五丈來高。

這片石壁，平滑如鏡，除了施展壁虎功，不論輕功多高，也是休想飛躍而上，但靈均道人在「猿公劍法」上浸淫數十年，施展出騰躍之術，以劍代足，當眞比壁虎功還要快捷！

一時看得在場之人無不暗暗點頭，衡山一派，以「猿公劍法」馳譽武林，看來果然名下無虛！

就在兩人騰身飛起的同時，崖上三人已倏然隱去！

但聽右首峯頂，「呼」「呼」兩聲，兩團黑影凌空打到！

靈光道人大聲叫道：「大師兄，玉靈道兄小心！」

玉靈子此刻也已游到五丈來高之處，聞聲立即向橫移開了五六尺遠，抬頭朝上望去！

那兩團黑影來勢極快，一下打在兩人頭頂不遠之處，但聽「噗」「噗」兩聲，兩團黑影登時分裂四散，化成一大篷灰白煙霧，漫天灑下！

玉靈子左手袍袖一揮，身形沿壁滑落，連嗆帶咳，大聲喝道：「諸位小心，這是石灰！」

靈均道人也鬧了個灰頭灰臉，緊閉着眼睛，劍尖急向石壁上一點，身子向外飛開數丈，才飄落地面，舉袖拂着頭頂。

這一瞬工夫，半空中已如流星飛舞，無數包石灰，紛紛打到衆人頭頂的石壁之上，只聽「噗」「噗」之聲，像連珠般響起！

一包包石灰，紛紛碎裂飄灑，朝衆人當頭灑落！

刹那之間，白霧瀰空，一片迷茫！

要知石灰最易入目，令人嗆咳，各人急忙各自舉袖護住頭面。

東海龍王長笑一聲，振腕一掌，凌空劈去！

百忍大師、禿龍萬三勝也雙袖飛舞，相繼發掌，羣雄立時紛紛揚掌出手。

半空中掌風呼嘯，狂飆潮湧！

但那裡知道石灰原是質輕易揚之物，經羣雄掌風的激蕩，更是四散飛揚，使人睜不開眼睛！

不，即使睜得開眼睛，也是一片白茫茫的石粉，難見三尺以外之物。

滿天飛花宋伯通大聲叫道：「諸位趕快住手，此物拍擊不得……」

他說這幾句話，已經吸入了不少石灰粉屑，喉頭起了一陣劇烈的嗆咳。

但就在此時，他聽到身右不遠，有人發出一聲悶哼，急忙凝目望去，依稀看到一個面蒙輕紗的人影，從自己身側閃出！

宋伯通久在江湖走動，閱歷何等豐富，心頭驀地一震，忖道：「此時石灰瀰漫，視線不清，成了敵暗我明之勢，他們對谷中地形又極熟悉，如果再暗施突擊，眞是防不勝防的事，這條蒙面人影分明是對方的人了？」

心念電轉，屈指輕彈，兩粒精鋼如意珠業已脫手打出，朝那人身後襲去！

他出身峨嵋，精擅各種暗器，才有滿天飛花之譽，那知兩粒鋼珠堪堪出手，那人形如鬼魅，一閃不見，只聽自己鋼珠打出的方向，突然有人驚叫出聲！

那自然是誤傷了自己人，聽那叫聲，雖然傷得不重，但至少也打在關節肩腕等處，不自禁叫了一聲慚愧！

只聽東海龍王長笑一聲，喝道：「宮姨娘，妳還不給老夫站住？」

原來那面蒙輕紗的人影正是宮姨娘，她瞧到東海龍王手橫龍頭枴擋住去路，不禁後退半步，冷冷的道：「你攔得住我嗎？」

手掌一揮，一指點了過去。

東海龍王雙目精光暴射，狂笑一聲，道：「妖女，今天老夫如不把妳生擒回去，也非把妳活劈枴下不可！」

神威凜凜，大袖一展，拂出一股强猛勁風，擋開宮姨娘一指，隨手一拐，橫掃而出。

宮姨娘嬌軀迅疾一轉，像流水行雲般輕快的避了開去。

東海龍王口中大喝一聲，手上龍頭枴驟然一緊，化成了一片玄光，直朝宮姨娘當頭罩落。

宮姨娘不敢輕敵，迅速從袖中飛出一柄兩尺來長的銀尺，左揮右擊，劃起一片凌厲嘯風，當眞威猛無儔！

宮姨娘自然不敢以一柄短尺，硬架東海龍王的沉重龍頭枴，但她出手奇詭，銀尺側擊旁敲，記記都點在枴身之上，把沉重的枴勢輕巧地化解開去。

東海龍王這一輪盛怒猛攻，竟沒得半點便宜！

就在東海龍王和宮姨娘動手的同時，這片被濃厚石灰瀰漫的絕谷地上，喝叱連聲，響起一陣急促的兵刃相擊之聲。

似是雙方之人，已經展開了一場十分激烈的拚搏！

原來在這等幽暗如晦的谷底，再加上石灰飛揚，迷人眼目，羣雄大都只好憑藉耳聞之力，和武功上的感應，來防襲克敵！

但就在此時，大家發現了敵踪，那是四個身上服色不同，面罩輕紗的女子！

她們形如鬼魅，在視線模糊之中，閃移游走，悶哼之聲就連續響起，等羣雄發覺，已有許多門人被她們制了穴道。

靈均道人首先截住了一名藍衣蒙面女子。

接着百忍大師和武當玉靈子、禿龍萬三勝三人也分別截住了三個身穿黃衣、白衣、玄衣的蒙面女子，立即捉對兒厮殺起來。

＊　＊　＊

憑靈均道人、百忍大師等人，不是一派掌門，便是一派名宿，在江湖上可說全是一流高手，在武功上，也都有數十年的造詣，照說這幾個蒙臉年輕女子，那裡會是他們對手！

但說來當眞使人難以置信，這四個蒙面女子不僅身法離奇，游離靡定，就是她們手上的短劍、短尺，也招式詭異，神妙無方。

任你百忍大師功力深厚，靈均道人劍術精湛，也莫能沾得她們半點衣角。

茫茫白霧之中，但聽掌風呼嘯，隱隱可見閃動的人影，和閃鑠的劍光……

這一段話說來雖長，其實也只是黑風婆在崖上現身之後的不一會工夫的事。

「阿彌陀佛！」

激戰之中，只聽百忍大師朗誦一聲佛號，道：「諸位道兄不宜戀戰，咱們還是趕快退出此谷，再作計較。」

靈均道人接口道：「大師說得不錯，三師弟帶領大家退出谷去。」

靈光道人躬身道：「小弟遵命！」，長劍向空一揮，大聲道：「各派道兄，貧道替諸位開路！」

喝聲出口，當先朝峽谷中衝去。

堪堪奔到谷口，突聽一聲敞笑：「你們還想走嗎？」

一個身穿鵝黃色長衫，面蒙黑紗的人，陡然從峽谷中現身出來，手中寶劍一抬，幻出三朵劍花，分向靈光道人當胸襲到。

靈光道人幾乎尚未看清來人，喝聲入耳，黃衣人的劍勢已然點擊過來，心中不覺大怒，修眉一豎，大喝道：「賊黨敢爾！」

長劍疾揮，飛灑出一片劍光，封架開黃衣人的劍勢，隨手還攻出三劍。

黃衣人冷哼道：「你是衡山三靈中的靈光道人了？」

靈光道人應道：「不錯！」

兩人口中雖在說話，手上長劍却是緊密異常。

黃衣人劍劍攻向靈光道人身前要害，瞬息之間，已接連攻了七八劍。

靈光道人名列「衡山三靈」，劍下造詣自有獨到之處，黃衣人攻出的劍勢雖極凌厲，但都被他隨手點出的劍尖震蕩開去。

黃衣人攻出七八劍之後，哈哈大笑道：「技止此乎，衡山三靈原來也徒具虛名，和我不擅劍術的人，也差不多……」

他說到這裡，突然把寶劍交到右手，右手迅疾從肩頭褪下了一件四尺長，八寸寬的奇形兵器！

那好像是一張狹長的鐵琴，色呈黝黑，上面安着五根閃鑠有光的鋼弦。

黃衣人一手仗劍，一手橫琴，笑道：「靈光道人，你只要在我手下走出百招，我就放你出去。」

靈光道人縱然平日涵養再好，聽他這般出言相激，也不禁心頭火發，何況身後的人要等自己通過才能出去。

一時不由修眉軒動，仰天大笑一聲道：「貧道負責開路，無暇和你打賭，朋友還是快些閃開的好。」

劍勢突然一緊，劍光如虹，「刷刷」攻出！

他口氣雖然平和，但胸中還是惱他出言無狀，這一出手，自然全力運劍！

剎那間，劍影如山湧出，挾着嘶嘶輕嘯，銳猛已極！

黃衣人又是一聲長笑，左腕振動，劍光連指，似是虛張聲勢，右手那張狹長鐵琴却縱擊橫掃，疾蓋而來！

靈光道人的長劍和他狹長鐵琴一接之下，陡覺對方功力奇强，每一擊之中，竟然都似蘊藏了千斤神

力，震得自己手腕微微發痲。

尤其是琴上五支鋼弦，發着「琅琅」聲響，聽得人心頭極煩，心中不覺大驚，立即凝聚眞氣，運劍相抗。

打到三十餘招之後，黃衣人的琴招愈出愈奇，勢道也愈戰愈强，他左手那柄長劍懸空虛點，也愈來愈快。

靈光道人漸漸感到眞力不繼！心頭感到不勝駭異，對方的武功並不比自己高出多少，縱然落敗，也絕不會有如此快法……

這樣又打了十來個照面，突然黃衣人大喝一聲：「撒手！」

左手長劍突出，一下壓住了靈光道人的長劍，右手狹長鐵琴挾着「琅琅」琴音，像泰山壓頂一般朝靈光道人當頭砸下！

靈均道人正因和藍衣女子久戰不下，老道士動了眞火，施展出「猿公劍法」中的搏擊之術，身形騰空躍起兩丈高，正擬撲刺而下！

瞥見三師弟靈光身陷危境，心頭一急，立即捨了藍衣女子，口中大喝一聲：「三師弟速退，此人劍中有弊！」

一條人影疾如飛隼，隨着喝聲，從衆人頭上橫越而過，來勢奇快！

「嘭、嘭」……

空中響起兩聲震耳斷弦之聲，人影倏分！

黃衣人那張狹長鐵琴上，兩條琴弦已被橫空而來的靈均道人劍尖挑斷，疾向峽谷中退去。

靈光道人也在此時，突然身子搖了兩搖，一屁股朝地上坐去！

靈均道人落到地下，回頭朝四個門人吩咐道：「你們師叔只是受了敵人劍中迷藥，你們快扶住他……」

話聲未落，突聽東海龍王的聲音暴喝一聲：「賤婢那裡走？」

「嘶！嘶！嘶！嘶……」

靈均道人只覺一陣輕風，從自己身邊掠過！

幾縷五色影子，像輕煙般朝峽谷中飄去！

這當眞快得無以復加，靈均道人心中驀地一動！

這幾縷五色影子，當然就是那幾個妖女了，自己站在峽谷入口不遠，竟然來不及攔截！

從峯頂投下的石灰已經停止了，飛揚的灰粉也漸漸稀薄下來。

這片絕谷盆地之上，好像下過一場大雪似的，鋪上了厚厚一層白粉，到處都是白皚皚的。

連每個人頭臉衣衫之上也全是石灰。

宮姨娘和另外四個女的，此刻早已走得沒了影子，羣雄淸點人數，差幸尚無死傷。

東海龍王一頓手中龍頭枴，憤然的道：「可惜，全給他們跑了！」

滿天飛花宋伯通突然趨到幫主身邊，低聲說了幾句。

東海龍王臉色一變，立即抬頭道：「諸位道兄，咱們速離此谷。」

靈均道人心頭一凜，道：「不錯，那幾個妖女果然走得蹊蹺！」

大家不再多說，由靈均道人領先，東海龍王斷後，魚貫從峽谷中退出。

這一路上，竟然不再有人襲擊，一會工夫，便已退出谷口，只見留在谷口的龍門幫四名香主和烈火鈎吳大椿，全已被人制住。

禿龍萬三勝替他們解了穴道，那四名香主和烈火鈎吳大椿瞧到幫主，不禁滿臉羞慚，一齊躬下身去，惶恐的道：「屬下該死……」

東海龍王不待他們說完，擺手道：「不用多禮，這事怪不得你們。」

話聲一落，突然仰天大笑起來！

他內功精深，又彆了滿腔憤怒，這聲長笑，當眞是聲貫金石，風雲變色！

百忍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公孫幫主笑從何來？」

東海龍王手拄龍頭枴，雙目精光電射，大笑道：「黑風婆把咱們引入絕地，正該放上一把火，把咱們燒成焦炭，兄弟實在想不到還能生離仰天坪！」

百忍大師凜然點頭道：「幫主說得極是，她如果投下的不是石灰，而是火種，咱們這些人確實難有一人可以活着出來。」

東海龍王大笑道：「咱們能夠活着出來，黑風婆妄想獨霸武林，消滅異己的陰謀亦已敗露，她惡貫滿盈之日也快到了。」

靈均道人微微搖首道：「貧道倒是認爲今日之事，頗爲可疑。」

百忍大師道：「道兄高見，老衲願聞其詳。」

靈均道人還禮道：「大師言重，貧道之意，那黑風婆既然選擇了仰天坪這片峽谷，又用盡方法，把咱們騙入她預先佈置好的絕地，正該一網打盡才對。

「但她不此之圖，却又輕輕放過，這就顯得太過虎頭蛇尾，前後矛盾，大悖常理之處，使人不無可疑……」

百忍大師聽得不住的點頭。

東海龍王聽了却暗暗皺了下眉，心想：你道士說的，老夫早已想到了，可惜不明白我方才那番話的用意，但又不便出言阻攔。

只聽靈均道人又道：「尤其方才那幾個蒙面女子，武功之高，招式之詭，貧道平心而論，實在難有勝算……」

（未完・十四）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沙成山遇到冷泉夫婦，將秦百年的陰謀說出來，「毒王」也願為除魔衞道出一份力量，於是派柳仙兒與他同去……「西陲二十四騎」「皖北飛索門」「川南龍爪門」「湘江無憂門」都對沙成山懷有成見與仇恨，但沙成山想要團結這些力量對付江厚生……沙成山答應毒王與花滿天，有一天找到眞秘笈，定會謄抄一份送給他們療傷治病……

與師問罪上山莊　大夫引路救囚客

沙成山點點頭，道：「不錯，一切開銷，一共多少銀子？」

丁掌櫃笑意盈盈的道：「我早算過了，一共連你的朋友花費在內，一百二十兩銀子！」

他一頓又笑道：「一大半是你那位朋友用掉的，一天五隻老母雞燉參湯，可用了你不少銀子！」

淡淡的一笑，沙成山正要說話，倏又見幾個和尚道士，匆匆往南走去，心中正感奇怪！

三個青衣大漢已到了平安客棧門口，他們看了沙成山一眼，似乎並不認識，其中一人抱拳問道：「請問這裏掌櫃……是……」

丁掌櫃道：「三位，我就是！」

那人立刻問道：「這兩天可曾有位老人家同一壯年人來投店？」

丁掌櫃搖搖頭，道：「沒有見過你們要找的人！」

祇聽另一人急切的道：「掌門人怕是在甚麼地方躭擱了，鳳凰嶺離此三百里，三天前就該來了！」

沙成山心中一緊，立刻對掌櫃的道：「剩下的銀子替我買匹好馬，套上馬鞍，我要立刻趕到『龍騰山莊』去救人！」

三個青衣大漢俱都一驚，其中一人對沙成山抱拳，道：「這位兄台說的『龍騰山莊』，不就是在鳳凰嶺嗎？」

沙成山笑笑，道：「不錯，正是鳳凰嶺的龍騰山莊，三位是……」

那人立刻回道：「我們是川南龍爪門下的，我們原是奉派來方家集與門主會合，找那殺害我們少門主兇手的，門主轉道鳳凰嶺至今未見人回來，請問……」

沉深的搖搖頭，沙成山道：「三位兄台尚不知道吧，龍騰山莊的二公子被殺，江厚生一怒之下找不到眞兇，却囚了不少武林人物，準備七七之期一過，便要與他死的兒子陪葬，祇怕你們的門主也在陪葬之列了！」

後面站的黑漢突然罵道：「龜兒子，好可惡呀！我們找姓江的要人去！」

沙成山立刻又道：「三位，要去可得早去，已有幾批江湖朋友找去了！」

三個人不再多說，回頭便往另一家客棧走去！

沙成山接過一匹套好鞍的花斑大馬，看了看，有些黯然的拍拍馬脖子，問一旁的掌櫃，「我的銀子夠嗎？」

笑笑，丁掌櫃道：「良駒無行情，五百兩不多，五十兩不少，你騎去吧！」

沙成山翻身坐上馬背，已見到附近客店裏跑出七個龍爪門大漢，他們匆匆的便往南奔去，顯然同那幾個和尚道士走的一條路——鳳凰嶺！

一條寬敞的大道上，忽然出現江湖上各門各派人物，便一些出家人也往這條大道上走去——鳳凰嶺！

寬敞的大道延伸到一大片巨竹林子裏，有一棟大屋子露出個屋簷角，這兒駐守着五十名龍騰山莊的武士。

原以為來此的人是為了莊主二公子，不料這些人物中有人叫囂起來：「快叫江厚生出來！」

出言莽撞，語意不善，立刻有人便跑進莊子裏面把張長江找來了！

總管張長江笑容可掬的望着大批來人，道：「各位前來龍騰山莊，就是我們莊主的朋友。各位祇是來得不巧，偏遇上我們二公子遇害，如果大家肯幫我們找到眞兇，就請隨在下到莊後去看看死者屍體，如何？」

突然，有個老太婆聲音，問道：「你們二公子死了幾日了？」

張長江立刻又道：「明日便到七七之日，各位請這邊走！」

那位老太婆立刻又道：「你是這兒的總管？」

張長江笑笑，道：「不敢，在下張長江！」

老太婆冷冷的道：「張長江，聞得你們囚了不少江湖高人，準備與你們二公子陪葬，可有此事？」

張長江指天指地，跳起脚來大喊寃枉，道：「我的老奶奶，這是誰造這種缺子絕孫的謠言？像我們江先生，一年除了三次救貧，平時更是濟助道上朋友而不遺餘力，『龍騰』『虎躍』在武林中也是小有名氣，誰會做出這種人神共憤之舉？各位，你們如果相信，就上了這個人的惡當了！」

老太婆拄着金杖，道：「你既如此說，那就帶我去看看！」

張長江立刻笑笑，道：「在下看今日來了不少貴客，請問都是何門何派，免得莊主問起來，張某無以為答！」

老太婆頓着金杖，道：「湘江無憂門門主，花滿天就是我老婆子！」

便在這時候，突然後面傳來馬蹄聲，孔二娘也尖聲道：「誰要進莊？孔二娘陪你進去！」

張長江遙望過去，祇見是十五匹健馬馳來，為首的是個大脚婆娘，心中一陣冷笑！

緩緩的，穿着大紅衫的戈二成走上前去，冷冷道：「張總管，今天當着天下英雄面，你可休想玩奸施詐，否則，龍騰山莊我一把火燒你們個鳥蛋精光！」

張長江冷冷的道：「既然大家要看，就請一齊走吧！」

算一算這些人幾乎有一百二十多人。

跟在戈二成身後的柳仙兒低聲對篷車後面的冷如水，道：「大公主，由我同戈二成進去，你們小心在此守護着門主，千萬不可輕進！」

冷若水對柳仙兒的忠心直點頭，道：「你們也要小心！」

百毒門的人全部守在一輛大篷車四週，百毒門的七位壇主，在冷若水的指揮下，團團緊守着冷泉夫婦二人！

繞過高牆，上了山道，張長江又把這上百之衆一齊帶進了那條極大的山洞裏面！

張長江邊走邊解說：「各位，這兒就是這麼一條大山洞，我們二公子就停靈在前面，各位可以仔細的看，那兒有甚麼地牢？」

一衆人等到了洞中的停靈地方，祇見有八具靈柩，祇有中央的一具是金色棺材，顯然是江少強的！

張長江咬牙切齒的道：「各位請看，我們龍騰山莊也算得是武林世家，平日行善積德，却換來這種代價，各位替我家主人想想！」

張長江凄苦的表情，幾乎動搖了衆人的心！

突然，柳仙兒走前，沉聲道：「有人說你們『龍騰山莊』囚了不少江湖中高人，可有此事？」

張長江怒叱道：「這個人胡說八道，你們千萬別上他的當！」

柳仙兒望了戈二成一眼！

戈二成已冷冷的道：「張總管，你可以帶我們在這山洞中走走？」

張長江十分坦然的道：「當然可以，各位，我們這就各洞走走！」說完，便當先往前走去！

緊跟在張長江身後面的，除了花滿天、孔二娘、戈二成、柳仙兒之外，尚有不少出家人。

這些人誰都不開口，他們未曾聽沙成山說過，但有幾個和尚是奉了智化大師交代而來探看的！

「快刀」閻九子走近戈二成，道：「戈兄也來了，我懷疑姓沙的小子沒說實話！」

不料他的話被走在前面的張長江聽到，立刻驚異的回頭問道：「沙……你是說替我們姑老爺辦事的沙成山？他……他竟然……」

戈二成立刻揮手道：「別提甚麼沙成山，快帶我們去看看！」

張長江挫着鋼牙往前走，他一連繞過幾條長洞，衆人看不到可疑之處！

戈二成突然大叫：「柴松、鐵秀，你們在那兒？」

戈二成是聽沙成山說的，他見

不到可疑地方，便叫了起來，因爲他相信沙成山說的是實情！

一路叫，張長江祇裝不知道！

又繞過一道洞，迎面突然出現個矮子。

張長江已高聲叫道：「伍總管，你來得正好，可以爲我們做見證！」

那矮子走向衆人面前，柳仙兒立刻認出是「虎躍山莊」的總管伍大浪，冷冷的，柳仙兒對戈二成道：「一丘之貉！」

張長江已對大夥介紹，道：「這位是虎躍山莊的伍總管，我們莊上出了人命，死了這麼多人，奉老爺子才派他來協助的！」

伍總管點點頭，道：「各位怎麼來此？」

戈二成逼近伍大浪，沉聲道：「你們囚了不少道上高人，準備陪葬江二公子，可有此事？」

搖搖頭，伍大浪道：「沒聽說過！」

哈哈一聲笑，張長江道：「各位聽清楚了吧！」

伍大浪走近張長江，也不知他對張長江說了一句甚麼話，張長江立刻對衆人抱拳，道：「各位慢慢在山洞找下去，有伍總管帶路也是一樣，在下要去迎接一位貴客了！」

張長江走了，而且走得十分愉快。

臨去，他還向大家哈哈笑着，道：「莊主備酒，等候大家看完山洞後好生喝一杯！」

洞中每隻長明燈下站着一個黑皮軟甲抱刀大漢，每三丈站一人。

就在伍大浪引着衆人往前走不到三丈遠，祇見他突然一指點向黑衣勁裝大漢眉心，一股鮮血往外標濺！

他已從大漢站的背後握住一隻粗環，祇用力一拉，附近出現一個石室。

裏面裝璜十分豪華，洞口有一把手，他伸手握住往下按，石內的桌椅與厚氈便立刻沉入洞底！

他的動作十分快速，這一切動作祇是轉眼間的事情！

衆人衝進洞口往下面看去，祇見是兩個昏迷不醒的人靠着山洞閉緊雙目！

戈二成一眼便認出二人，立刻叫道：「是白門主、貝海濤二人！」

後面有七個川南龍爪門兄弟，他們聽得戈二成的話，便立刻擠到洞口，「噗通通」跳下去三個青衣大漢！

上面的孔二娘跺着一雙大脚丫子破口便罵：「娘的皮，沙成山那小子果然說的全是老實話！」

一邊，「快刀」閻九子眞快，大馬刀已擱在洞口伍大浪的脖子上叱道：「娘的，你既是虎躍山莊總管，與龍騰山莊早已沆瀣一氣，老子先宰了你！」

伍大浪嘿嘿一笑，道：「各位，我並非伍大浪，我是……」

花滿天也叱道：「娘的，睜着眼睛說瞎話，連張長江那個王八蛋還叫你伍總管，你還說自己不是的，你明明怕死。」

伍大浪立刻又道：「我若眞是伍大浪，爲何把各位引入秘室？」

閻九子叱道：「你說你是誰？」

伍大浪道：「二閻王沙成山呢？他若不來，老夫就不便露出眞面目來。」

孔二娘怒道：「爲甚麼？你說個理由出來。」

伍大浪立刻不客氣的道：「我信得過沙成山的本事，祇有他尚可同江厚生一拚。你們之中怕很難有人擋得住江厚生的『幽靈七幻術』，我若此刻現出原形，你們誰保證我的安全？」

柳仙兒立刻笑道：「伍大浪，沙成山會來的，我相信他不會不來。」

此刻，一根鐵索垂下來，立刻把洞中昏迷的白艮與貝海濤二人吊到地牢上面。

花滿天率衆前來，完全是江湖義氣。

她重重的對伍大浪道：「你不露眞實身份也吧，這洞中共囚了多少同道，你快引我們前去救他們出來。」

伍大浪立刻對衆人解說：「明日七七，就是埋葬之期，鳳凰嶺上已挖好墓。山洞中囚的人今日一早便不供給吃喝，祇叫他們喝了一碗迷魂湯，明早空着肚子淨體好入棺。「我還正擔心沙成山不按日子前來呢！」

說着，他立刻對衆人道：「你們先派出高手，消滅洞中守衛，據我所知，此洞中已囚了十位武林高人，還有和尚道士……」

突見一個老和尚近前急問：「在那兒，快領我們去找。」

伍大浪一見這和尚，笑笑，道：「原來智上大師也來了。」

是的，這老和尚正是智上大師，跟着他一起趕來的尚有方寬厚的兩個師弟與智化大師。

伍大浪立刻提高聲音，道：「昨日過午，又來了兩個大漢，其中一人斷了左手 他們就囚在這兒。」

說完把一個被狙殺而死的大漢拖開，伸手又在壁上猛力推去，轟的一聲又出現一個豪華石室。

伍大浪伸手在洞口的把手力壓，室內立刻又現出個地洞，衆人低頭看去，戈二成又同閻九子叫道：「閻兄，是關洛雙雄，想不到他們也來了。」

閻九子刻命人躍下去，鐵索垂下，把兩個大漢吊上來。

孔二娘見四個吊上來的人需要人背着，急着問道：「如何才能把他們救醒過來？」

伍大浪立刻笑道：「冷水澆頭，他們就會醒轉過來。」

說完又走向另一通道，這兒已不見守衛人，伍大浪一怔，道：「快救了人出洞，守衛的人一定跑了。」

於是，這個石室也被推開，祇見洞下兩面人正自呼呼大睡，智上大師驚呼道：「師弟，師弟！」

不錯，正是智空大師！

就在智上的呼叫中，有個中年道裝人物已呼叫道：「惠因師伯，怎會是你。」

這道士說着，便立刻跳了下去，於是，又有兩個和尚也匆忙跳入牢中，立刻便將昏迷中的二人抬了上來。

現在，誰也不再追問伍大浪的眞實身份了。

這一次連繞過兩道彎，伍大浪匆匆打開另一石室，那石室也是相當豪華，那會像是陷坑？

地牢又被打開了。

這次有人在洞口驚叫道：「是笑師伯，他老人家怎會落入坑內？」

更有個女人怒叱道：「可惡，原來把老酒鬼也囚在這兒，我老婆子非找江厚生那老小子打一架不可！」

衆人看去，祇見這婆婆擦脂抹粉頭上插了一支馬英花，瘦瘦高高的，年紀總在四五十歲之間。

不錯，這兒就是沙成山曾經陷入裡面的地牢，救出的二人正是華山「笑彌勒」鐵秀與「醉仙」柴松二人。

伍大浪遙指遠方，又道：「走，尚有一處囚着兩人，救出之後快退出洞外。」

衆人穿過中央停靈的大洞，走入最近的一座石室，鐵柵內囚着兩個鬚髮蓬鬆的大漢，沒有人認識這兩人。

因爲二人衣衫襤褸，滿面垢土，萎靡得了無生氣。

有四個無憂門大漢便抬着二人走出鐵柵門外。

伍大浪已高聲叫道：「大家快往外面走。」

不料就在此時，山洞中傳來轟隆之聲此起彼落。

伍大浪大驚，急叫道：「快逃，張長江這兩天已對我產生懷疑，他一定發動機關要封墓了。」

「鐵脚寡婦」孔二娘罵道：「娘的，原來這山洞就是個大塚墓呀，大家快往外面衝呀！」

一行近百人，誰不驚心動魄？

驚呼怒罵之聲，此起彼落。

此刻，前面已現出洞口的光亮，衆人已聞得轟隆之聲從後面漸漸響過來。

有一股岩石灰塵被洞內激起的氣漩逼飛過來。

就在這時候，前面的出口「嘩啦」一聲響，好粗的一道鐵柵門落下來，張長江已雙手叉腰站在洞口狂笑不已。

伍大浪第一個撲過去，叫道：「老張，快放我出去。」

張長江忿怒的「呸」了一聲，道：「去你的『武大郎』，你究竟是誰易容改變的？快說！」

伍大浪指着自己，叫寃枉道：「張長江，我眞的是伍大浪，不信你來仔細看。」

張長江罵道：「看你個鳥，眞的伍大浪必然早已被害死了，王八蛋，這些人說出此地囚了人，我便更加懷疑你這王八蛋了。如果你眞是伍大浪，你會向我保證過沙成山已被你騙上絕嶺取寶而被你推落萬丈深淵了，這些人永遠也不會知道鳳凰嶺上的秘密，那麼這些人前來，你又作何解釋？」

二十名身穿勁裝軟甲外套大漢，各自忿怒的分站在張長江的兩邊。

洞內，孔二娘高聲罵道：「娘的，江厚生果然狠下了心，他原是欺世盜名之輩，算我們瞎了眼，上這種惡當。」

伍大浪急切的道：「難道非要我們這麼多人陪葬？」

張長江冷冷的道：「不錯，這最後一道洞口未落下來，便是要等七七之日，今夜子時方能啓動，各位，你們就在裡面躭着吧！」

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喝叱怒罵聲，有一種十分怪異的聲音在空中不斷的盪漾，聽起來令人毛髮悚然，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張長江一怔，道：「怎麼，竹林那面尚有你們的人？」

柳仙兒已沉聲道：「不錯，是我『苗疆百毒門』的人，姓張的，你以爲祇有我們？」

哈哈一聲笑，張長江對二十名勁裝大漢吼道：「小心看守，我過去看看就來，別叫那些雞貓子喊叫之聲驚動了老莊主的安寧。」

於是，張長江立刻展開身法，匆匆的往大道上的巨竹林撲過去，一路上還發覺從莊內衝出二十多名莊內武士，個個凶狠的抱刀往竹林那面跑。

張長江剛走沒多久，山洞上面，傳來一個有氣無力的聲音：「各位，你們辛苦了！」

這句話說給誰聽的？

洞內被囚的衆人？還是洞口守

衛的二十名黑裝大漢？

就在二十名壯漢一怔之間，那人似是連滾連爬的從洞上面滾落下來。

他帶起了塵土飛揚，便在這種沙石墜落中，下面仰天觀看的勁裝大漢，立刻傳出凄厲的狂叫聲：「啊！」

等到那人落在洞口，二十名壯漢已躺下一半在地上。

眞夠駭人聽聞的，十個地上躺的，個個頭上一個血洞，敢情全被石頭打入腦殼裡當場死了。

洞裡面傳出柳仙兒的歡叫聲，道：「沙成山，你這個死沒良心的，這時候才來呀！」

洞口，沙成山可並沒閒着，餘下的十名壯漢瘋子一般的圍殺而上，有個大漢已狂怒的罵道：「你個小狗操的，原來你躲在山上未出來。」

沙成山的身法怪異，他不即出刀，人却旋繞在十把砍刀的冷芒中，笑道：「我要是出來，張長江那個王八蛋非尿濕褲子不可。」

洞內，伍大浪哈哈笑道：「沙成山，你來了，我還用得着扮甚麼『武大郎』？」

說完，他在脖子上面一陣揉擦，緩緩的撕開一張人皮面具，是個老人，白髮蒼蒼的老人，洞內竟然無人識得。

突然，洞口外面一聲雷吼：「寒江月刄！」

是的，沙成山覷準了出手機會了。

便在他的狂吼中，宛如星河決潰。

一天的冷芒閃爍不已，鮮血便在空中飛濺，「銀鍊彎月」犀利快速的刀鋒，帶起切肉豁骨的聲音。

十名黑衣勁裝大漢無一倖免的旋着血身往四下裡倒去！

沙成山的動作果然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人倒，他的刀已不見，緩緩的走至一塊大石邊。

祇見他推開大石，石下面現出一個旋鈕，他很快的便扭動鐵鈕，洞口那道粗得嚇人的鐵柵便立刻彈升起來。

洞裡面的人立刻往外面衝。

柳仙兒毫無顧忌的衝向沙成山，她雙臂一張便抱緊沙成山的脖子親了上去。

戈二成全身一哆嗦，雙目幾乎噴火。

沙成山忙拉開柳仙兒雙臂，道：「柳姑娘，妳抱錯了人，妳應該抱住他才對！」邊指向戈二成。

柳仙兒立刻笑道：「都說好了的，他不會吃乾醋的，戈二成，你說是嗎？」

柳仙兒媚眼瞟向戈二成，令戈二成一哆嗦，忙點點頭笑道：「不錯，我是這麼說過的，沒關係，就算你們……你們上床，我也認了……」

沙成山立刻對柳仙兒道：「快，請戈兄帶妳去支援冷門主，他那面正幹得如火如荼，去晚了可就糟了。」

他雙目直視戈二成，又道：「當然，這也是你的機會——表現的機會到了，戈兄還等甚麼呢？」

「大漠紅鷹」戈二成在洞中已經一肚皮的窩囊氣無處發洩，又見柳仙兒對沙成山的表情，眞是窩囊中的窩囊。

此時聞得沙成山的話，狂吼如鷹，一飛冲天，空中連翻十一個空心觔斗，直往巨竹林子那面撲過去。

戈二成的身法，光景連柳仙兒也大吃一驚。

是的，龍騰山莊的第一道關卡處，巨竹林的房子外面，「苗疆百毒門」的七壇主加上冷若水與六名侍兒被五十多名手持長短刀大漢團團圍了起來，顫巍巍的直起身子冷泉沉聲對圍上來的大漢們吼道：「快叫江厚生那狗東西出來！」

有個壯漢見圍在篷車四週的男女加起來不過十四個，車上站的兩個老人好似大病在身，不由冷笑連聲，道：「老頭兒，你是甚麼東西，敢直呼莊主名諱，老子們且拿下你們，再送你們去個地方『極樂』去！」

另一壯漢長刀一引，狂吼道：「兄弟們，殺！」

冷泉怒聲如雷，對於這些大漢們的圍殺，氣得他哇哇怪叫。

冷若水已高聲對冷泉道：「爹，你二老快進去，這裡由女兒等應可足以應付！」

車上，老太婆突然摸出一把小蟲準備往敵人打去。

冷泉立刻阻止，道：「不行，這裡有我們的人，這時候他們身上未塗解藥，妳若打出『鑽心蛭』，連我們的人也受不了。」

此刻，雙方已在篷車四週拚殺起來！

苗疆百毒門以寡敵衆，緊守篷車，相互配合，彼此支援，一時間尚能保持不敗！

「毒王」冷泉遙望四週，不見有道上朋友往這邊來，又未見沙成山救出甚麼人出來，不由得一聲狂吼：「住手！」

兩下裏正自相互搏殺不已，冷泉厲吼之聲甫落，雙方各退兩丈，冷泉已沉聲說了兩句「苗語」。

當然，龍騰山莊上的人誰也沒有聽懂！

那大漢立刻狂叱道：「老傢伙，你還有甚麼屁要放？是不是打不過了想找退路？」

突然，苗疆百毒門的男女十二人動作劃一，每人手入懷取出一顆大紅丸含在口中！

便在這時候，冷泉已仰天悲鳴不已！

他雙手祈天，口開如洞，直着喉嚨叫連聲，甚至全身也在顫抖不已！

五十多個龍騰山莊大漢們，誰也聽不出來他叫甚麼，更不明白冷泉爲甚麼會如此嘶啞狂叫不休！

有幾個大漢議論紛紛的道：「娘的老皮，這老小子瘋了！」

「準是被爺們把他嚇成這種樣子了！」

祇有正面大漢滿臉驚異的道：「這是甚麼功夫？老子好像沒有見過！」

那「毒王」冷泉的厲叫聲不時的轉變方向，忽高忽低，忽粗忽細，光景如同對上天在對話！

就在對方一衆大漢們又開始鼓噪着揮刀再殺的時候，突然天空中一陣嗡嗡聲傳來！

於是，冷泉的聲音更加尖吭嘹亮！

他的雙手高舉，細看之下，他雙手赤紅，發出一股十分誘人的香氣出來，香氣有些濃而刺鼻，十分怪異！

嗡嗡之聲宛如一片墨雲，剎時便穿進巨竹林子裏，衆人舉頭望去，已有人狂叫起來：「好傢伙，那兒來了這麼多虎頭蜂！」

龍騰山莊上的大漢中間，也有人瞭解虎頭蜂的厲害，立刻大叫：「別動，不能招惹牠們！」

不料，那羣上萬虎頭蜂剎時間落在「毒王」冷泉的雙掌之中，盤旋在他的週身不去……

這情景眞令人難以相信，便四週圍的大漢們，也從未見過這般怪異光景！

猛然間，冷泉的雙掌上下晃閃不已，口中尖吭的大叫：「阿叱卡！阿叱卡！」

怪事發生了！

羣蜂嗡嗡四散開來，一隻隻瘋了般的往人頭上飛撲過去，見人便螫，至死方休……

五十多名龍騰山莊大漢舞刀抗拒，早被羣蜂螫得哇哇怪叫，沒命的往莊內逃去！

有些見機快的，展開身法狂奔，未被螫到，這些人直奔出半里遠，才喘過氣來，有些已被螫得面目全非，痛苦的凄叫不已！

便在這時候，張長江匆匆的走來！

有個大漢立刻向他稟報：「總管，不好了，百毒門的人會妖術，他們呼叫一羣毒蜂，螫得兄弟們四散下裏逃命，你看怎麼辦？」

張長江沉聲罵道：「你們都是豬？爲甚麼不把他們帶入山洞中？」

有個被蜂螫得鼻子大了一倍的大漢回道：「我們原是要領他們去山洞的，可是他們不去，還拆穿了我們的計謀，說甚麼我們在山洞中有地牢，一定要莊主本人出來相見，雙方一言不合還幹了一場！」

張長江咬咬牙，道：「娘的，這一定是有人露了風聲，今天才來了那麼多人物！」

一頓，他立刻大聲叫道：「快，每個人準備兩支火把，不能叫百毒門的人把毒蜂引進莊子裏！」

這些人也眞夠快，剎時間便走入一個小房子裏面取出成綑松枝桐油火把！

如今能夠再戰的不過三十人，張長江命人把火把燃上，高聲吩咐：「先把毒蜂燒盡，再把百毒門的人圍住，能殺便一舉殺光他們，否則等我把事情稟明莊主再說！」

三十名大漢，舉着六十支火把，立刻便又衝入巨松林子裏面！

緩緩進入巨竹林子裏的篷車上，「毒王」冷泉見這許多火把，立刻凄泣似的一陣狂叫，且從懷裏摸出一把白色粉末往空中撒去。

那些毒蜂見到白色粉末，便立刻破空飛去，剎時間一隻不剩！

龍騰山莊的大漢們見毒蜂飛走了，又見百毒門的人個個無恙，不由狂罵着舉刀殺來！

就在這巨竹林中，雙方第二次拚鬥起來……

這些大漢們被毒蜂螫得火冒三丈，個個奮不顧身的逼向篷車上殺去，有個怒漢似乎是這批人中的頭目，祇見他拔身而起，騰空揮刀便往篷車上落去，口中怒吼道：「老子劈死你這兩個老狗！」

不料他尚未落在篷車頂上，一團小點衝他射來，這人也十分了得，空中扭腰側翻，橫開三尺！

原以爲是敵人暗器，不料這些小黑點橫裏往他身上撲去，剎時間落到他的頭手皮膚上面。

等到他發覺是一些怪蟲——鑽心蛭，已覺痲痛難耐，舉刀困難！

冷泉一聲冷笑，右掌拍出，這大漢的身子便像斷線風箏飛在五丈外！仔細看去，天爺，這人的臉皮發紫，那些小蟲已鑽入肉中直往他的腦門各穴道中鑽去，他連聲狂叫翻滾，狀至嚇人！

龍騰山莊內便在這時候發出一陣鑼聲！

上百名莊丁們，盡皆舉着長短刀往莊門口衝過來，後面，更有十名巨漢，盡是巨斧鋼盾。

有個白面山羊鬍老者，穿着十分華麗高貴，舉步嚴肅威猛，臉色淡紅，雙目如炬，大步走在十名持斧大漢前面，直往莊外走來！

是的，這人便是「龍騰山莊」的主子——「飛龍」江厚生！

就在莊門口的廣場上，「飛龍」江厚生金剛怒目的橫肩站在石梯上，冷冷的望着巨竹林內，沉聲道：「十衛何在？」

後面轉出一個猛漢，施禮道：「十衛侍候莊主，請吩咐！」

江厚生重重的道：「派人把張總管叫回來！」

立刻，就是一個持斧巨漢飛躍着衝到林邊，叫道：「總管，莊主叫你們撤回來！」

張長江聞言，立刻猛揮手，叫道：「暫退，莊主有令，暫退！」

於是，張長江率領着這些受過毒蜂螫過的漢子們，便退守到廣場正面，近百名龍騰山莊的大漢們，一個個凶殘的望着緩緩逼來的篷車，準備莊主一聲令下，他們便會一舉把百毒門的人殺得一個不留！

這光景早看在「毒王」冷泉的眼裏，身邊的冷若水已憂心的道：「爹，這時候還不見沙成山他們出現，怕是已上了江厚生的當被困在山洞中了！」

「毒王」冷泉重重的道：「處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切就靠我們自己，老伴，我們都有生不如死的感受，趁此機會轟轟烈烈的大幹一場，豈不是痛快？」

老太婆哈哈笑道：「老頭子，我也有同感，你我使出混身解數，殺他們一個大吃一驚，如何？」

「毒王」冷泉高舉雙手，在篷車緩緩移動中，又開始仰天高吭尖叫起來！

那面，已有人對張長江道：「總管，車上那老小子在招呼毒蜂了！」

張長江立刻大聲道：「快！準備火把！」

石梯上面，「飛龍」江厚生沉聲道：「何用準備火把，你們且退後！」

張長江立刻對江厚生道：「莊主，毒蜂太多，祇怕……」

江厚生沉喝道：「別再多說了，都是你，竟然把抓到手的兇手放走，如今惹來這些可惡的東西們找上鳳凰嶺……」

張長江立刻低頭，道：「這都是伍大浪出的餿主意……」

江厚生濃眉一揚，沉喝道：「伍總管呢？」

張長江立刻指着莊後，道：「屬下把他囚在山洞中了……」他一頓，立刻又道：「被囚的不是伍大浪伍總管……」

江厚生憤怒的戟指張長江，道：「說話顛三倒四，你到底在說些甚麼？」

張長江立刻走近江厚生，道：「莊主，屬下眞的該死，今天來了這許多門派的人物，方知道伍總管已經死了，如今山洞中被囚的伍大浪是經人改扮的……」

江厚生驚異的道：「一定是扁奇那老東西幹的好事！」

張長江立刻又道：「所幸我已經把他們全囚在山洞中，祇等明晨吉時一到，立刻封洞，那麼多人物與二少莊主陪葬，多少也使得二少莊主瞑目了！」

江厚生憤怒的戟指張長江，叱道：「你眞是糊塗到家了，這麼多武林高手，他們能甘心被囚？等着我們去封山洞？你早應該發動總機關了！」

張長江一怔，道：「莊主是要現在就把他們囚死在山洞中？」

江厚生沉聲道：「我擔心他們已經衝出山洞了！」

此刻，也正是沙成山等聞得「毒王」冷泉尖聲嘯叫之時，也是戈二成與柳仙兒往竹林子裏奔去的時候！

突然，又見那羣毒蜂羣聚在篷車上的冷泉雙掌之上！

江厚生冷然的走上前去，沉聲道：「老毒蟲，你敢跑到龍騰山莊上撒野，大概就是憑藉着你那驅使毒蟲的本領吧！」

冷兮兮的一聲笑，冷泉道：「江厚生，你原來人面獸心，你兒子死了就該去找兇手，為何囚了那麼多道上朋友陪葬？你兒子是甚麼東西？他又不是皇帝老子……」

江厚生怪叱道：「放肆，老毒物，死的不是你兒子，風涼消遣的話誰都會說，你少在老夫面前放閒屁！」

他一頓，又道：「既然你們全知道了，也免得我們日後多麻煩，你們今日全死定了，一個也別想走出鳳凰嶺！」

「毒王」冷泉雙手托着大堆毒蜂，仍然怪叫道：「江厚生，原來你眞的是個欺世盜名之輩！」

江厚生重重的道：「你錯了，這祇是我們未來領袖武林，一統江湖的手段，借着我兒江少强的被害，樹立我們的威名而已！」

「你們？」「毒王」冷泉嘿嘿笑道：「你們指的可是『龍騰』『虎躍』二莊吧？」

嘿然一厲雙目，江厚生道：「冷泉，你知道得越多，死得也就越早越快！」

「毒王」冷泉雙手高舉掌上毒蜂，尖吭的又是一句苗疆土語：「阿叱卡！阿叱卡！」

叫聲中，他雙手往空送去，祇見雲一般的一羣毒蜂，隻隻發瘋般的往江厚生圍飛上去了！

江厚生見毒蜂往自己飛來，忽然拔空而起，半空中他突然一聲旱雷也似的怒吼，飛近他的毒蜂立刻

被他的吼聲震死不少，紛紛落在地上！

然而，江厚生的吼聲也激發了毒蜂的野性，便不要命的往江厚生圍去！

就在一聲雷吼之後，江厚生的身子已在空中閃躍不已！

他雙掌出手如風，身子虛幻不定，誰也看不清他的身子實體在何處！

江厚生似是長了一雙無形翅膀，在空中繞圈幻閃不已，令人眼花撩亂……

於是，毒蜂便隻隻的被他掌風拍死在地上！

是的，這就是「飛龍」江厚生的絕學——「幽靈七幻術」！

篷車上面，「毒王」冷泉目中見淚，他低泣的道：「這些可憐的毒蜂為我而拚命，死得十分壯烈，忠勇志士不過如此！」

一邊，冷若水道：「爹，你拿着女兒的『寶蟾』，以防萬一！」

「毒王」冷泉搖搖頭，道：「孩子，如果沙大俠他們都被囚在山洞裡，只怕我們今天眞的走不出鳳凰嶺了！」

便在這時候，二次騰空的江厚生已狂怒的叫道：「張總管，你立刻去山洞發動機關把各道皆封死，不得有誤！」

張長江立刻應道：「莊主放心，屬下這就去辦，絕對不放他們一個人走出山洞！」

張長江匆匆的抄近路往山洞那面走！

不料他剛剛走過後莊，便看到一男一女往他這邊走過來，一怔之下，迎上前去，冷冷道：「你們是怎麼出來的？」

這一男一女正是戈二成與柳仙兒！

柳仙兒是「龍騰山莊」的總管，想起他把大夥騙到山洞之事，暗中咬牙對戈二成道：「你別出手，看我怎麼整他！」

戈二成低聲道：「讓我為你代勞，至少也是給我一次表現的機會吧？」

俏眼望了戈二成一眼，柳仙兒道：「有你表現的機會，快退一邊去！」

戈二成訕訕笑道：「也好，我一邊保護妳……」

柳仙兒笑嘻嘻的走近張長江，道：「總管大人，我們根本沒有進甚麼山洞，你能領我們去看看嗎？」

張長江一怔，剛才人多，有男有女，也許眞的這二人沒有進洞，此刻再把他二人誆進去不是更好？

笑笑，張長江道：「就在上面，你們跟我來！」

柳仙兒就在張長江走出半丈，忽然一聲尖叫，道：「總管大人，切莫稍動，你背上有個毒蜘蛛，咬上一口就沒命了！」

張長江一驚，忙回頭看，果見一隻巴掌大毛茸茸的黑毒蜘蛛在後背上不動，立刻沉聲道：「二位可否幫個忙，用手中兵器把這毒物打落地上？」

柳仙兒立刻慢慢走近前去，驚叫道：「這東西最毒，你可千萬別動，我幫你把牠打落地上！」

張長江立刻低聲道：「謝謝……謝謝……」

柳仙兒走近張長江，笑笑，道：「我要出手了！」

她「了」字甫出，冷芒激閃，「咻」的一聲便見鮮血四濺，張長江背部受重傷，狂嗥着急奔而去。

一旁，戈二成的汗毛孔也豎起來，他壓低聲音道：「柳姑娘，妳是怎麼把這毒物擲上張長江背上的？」

笑笑，柳仙兒道：「不是擲，是牠跳去的！」

說着便把毒蜘蛛又收回腰上袋子裡！

張長江傷得重，龍騰山莊前面搏殺得更慘烈！

就在江厚生揮掌運氣，連吼帶打的擊死所有毒蜂之後，他却躍身又落在石梯上面，大手戟指「毒王」冷泉，道：「冷泉，你夫婦二人自碎天靈，我念在你二女兒曾陪秦百年過了四年的份上，放你們的大女兒走路！」

「毒王」冷泉沉聲叱道：「江厚生，你少在老夫面前玩陰毒，一旦老夫自碎天靈，你絕對不會放走我女兒。因為你仍然擔心老夫身上毒物，一旦被咬，你便很少有生望，所以你如此說法，姓江的，難道不是？」

江厚生大吼一聲，道：「給我殺！」

「苗疆百毒門」來了七位壇主，個個也俱有一身本領，此刻被近百人圍着，轉眼之間便倒下三個，冷若水背上也中了一刀！

篷車上面，冷泉狂叫道：「江厚生，老夫與你一戰，叫他們都退下！」

嘿嘿一聲笑，江厚生道：「殺光你的人，老夫再拆你的一身毒骨！」

便在這危急之時，高牆外面傳來罵聲不絕於耳，足音如擂鼓般往這面撲過來！

石梯上面的江厚生跺着脚罵道：「該死的張長江，果然叫我猜中！」

為了保存實力，江厚生立刻大聲吼道：「都退回來，老夫倒要看看來的都是甚麼跳樑小丑，無名之輩！」

（未完・廿二）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獨孤二郎大山裡遇到苗大公，老人家欲到三江地面打探毒王的消息，也許可醫好中州一劍的病，可惜他不知遇到的少年乃……兄弟二人相見，二郎告訴一郎找到母親，也告訴他東方美之事……苗大公找到齊家酒館打探消息，並替齊大妹子把脈開藥方，齊大妹子感激他，便免費將風月宮、毒王、余凝霜瞎眼諸事告之……

竊聽對話定大計　擬賣消息賺萬金

齊大妹子一怔，她立刻笑了。

「二位，如果要我齊大妹子注意那小子的下落，我以爲何不直接上猴兒坡呀，找他去。」

丹桂叱道：「猴兒坡水簾洞，那個地方多猴子，最會欺侮女人了，所以我們懶得去。」

齊大妹子笑了。

就聽那丹桂對海棠道：「至今咱們還找不到那兩個小畜牲，不知是否也同他們爹一樣，死了。」

丹桂道：「死了也就算了，秘密我二人封存起來，以後反而少煩惱。」

「我倒非常希望他們兩人出現，好叫咱們兩位咪咪同他二人對決，殺出個結果來。」

冷咪紅道：「我如果再遇上那狗東西，必殺了他。」

齊大妹子也不知道，丹桂與海棠帶的這兩個少女，也都是她們同獨孤無名所生，她們說起來應是同父異母姐妹了。

然而風月宮的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偏愛製造人間痛苦，就好像別人過好日子，她們就不快活，非要別人痛苦，她們才愉快似的。

眞正仇恨、偏激、嫉詬，令她們做出來的事情就如同瘋子才會不顧一切的蠻幹。

話雖如此，齊大妹子仍然親自招待，提壺爲這四人斟酒，且笑呵呵的道：「不知兩位宮主是否金安吶！」

丹桂冷視，冷咪白道：「我娘好了！」

齊大妹子聽得一呆，「甚麼？冷宮主她……」

「病了，現在好了。」

丹桂是不會說出冷風香曾在大別山三仙岩與大酒簍子幹了一架受了重傷。

她們四人吃了就走，走得快極了。

齊大妹子吃一驚，立刻對小朱道：「快，快去叫丁三，暗中跟下去，看她四人去何方。」

小朱拔腿就跑，跑得不見了。

祇不過半天工夫，丁三氣咻咻的回來了。

丁三走到後屋，見丘文山同一個紅面老者對坐，齊大妹子道：「說，有一句說一句。」

丁三道：「老板娘，四個風月宮的女人呀，她們過了河往鷄公山方向去了。」

齊大妹子道：「大別山！」

丘文山道：「瞎猜，他們去大別山幹甚麼呀！」

「去找大酒簍子東方美呀，東方美慘了。」

「你怎知東方美在大別山？」

「獨孤二郎說的嘛。」

她想了一下，又道：「東方美去了大別山，獨孤二郎尚且背了二十斤二鍋頭，所以我知道。」

丘文山道：「如此說來，冷風香必定曾與東方美幹過，東方美傷了冷風香，惹得四女找去了，打算圍殺那大酒簍子去了。」

齊大妹子道：「這可怎麼得了呀！」

坐在一邊的苗大公不開口，他老人家祇是聽，多年未踏入三江地面了，先聽聽看看再決定。

祇不過今夜二更天是關鍵，他要會一會獨孤無名的妻子，武林中的大美人余凝霜。

＊　＊　＊

兩條人影如飛一般飛行在荒山中，沒多久已到了太白山下。

兩條人影兩個人，正是獨孤一郎與獨孤二郎兄弟二人，兄弟二人滿懷着喜與憂，喜憂參半的奔到了孫二娘的野店中。

獨孤一郎大聲叫：「孫大嬸子呀，我回來了吔！」

「誰呀？」

灶房中擠出孫家母女二人，這二人看得一瞪眼。

孫水秀指着二人問：「喲，你們二人一模樣，誰是大來誰是小呀！」

「雪地舞刀一千遍的就是我，我是一郎呀。」

孫水秀對她娘道：「你看看，他二人長得這麼大，比我高。」

孫二娘道：「女人骨頭軟，十五歲矮一半，你是女人，當然不比男人高。」

「快坐呀，我給你兄弟二人弄吃的。」

獨孤二郎道：「咱們沒時間了，祇希望把酒帶上十來斤，包些吃的要趕路。」

孫水秀特別拉了獨孤一郎，道：「記得那天下半夜，我還摟着你睡一起，幾年不見，你快變成大人了。」

獨孤一郎道：「也正是那夜，我知道我不姓石，我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兒子。」

聽得孫氏母女也吃驚，這孩子當時眞存得住氣，忍辱偸生這幾年。

孫二娘聽說二人要趕路，二話也不說，包了吃的，裝了酒一袋，便分別交在兄弟二人之手。

孫水秀仔細看着二人，她很高興的叫了。

「有空回來山中呀，把咱這兒當成自己的家。」

獨孤兄弟奔遠了，但孫水秀的這幾句感性話，兄弟二人聽得熱呼呼的。

這兄弟二人一路奔到了鷄公山，連夜趕上三仙岩，二人剛剛繞過一大片老荒林，忽然間，有四條白影從另一山道上飛奔直上三仙岩。

獨孤二郎呆了一下，道：「哥，有人上三仙岩峯上了，你看。」

獨孤一郎這還是頭一回來到大別山，他用目看，果見林中四條白影飛掠得快，不由對兄弟道：「我們快追上去，必是有人想害我乾娘了。」

獨孤二郎道：「會是風月宮的人嗎？」

獨孤一郎道：「我以爲必是風月宮的人。」

兄弟二人展開了身法，風馳電掣一般，穿林越崖，走峭壁跨小溪，一路追上去了。

山峯上有風聲，風聲之中有尖叱，聽得叫人吃一驚，顯然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架勢。

「大酒簍子，大酒瘋婆子，你出來，快出來受死！」

這叫的聲音尖銳，語音是霸道的。

果然，祇聽轟隆一聲大震，山峯附近塵土飛揚中，傳來一聲好長的桀桀怪笑聲。

其實仔細聽來那宛如鶴唳之聲的長笑聲比哭差不多。

刹時之間四條白影把個瘦小長髮的老太婆圍住了。

那四條白影也正是海棠、丹桂、冷咪紅、冷咪白四女。

四女圍住的老太太，可不正是大酒簍子東方美還會是那一個。

冷咪白上一回曾與她的娘冷風香，以及水仙三人來過，那一回水仙傷得極重，冷風香也裂了肩胛骨。

冷咪白這一回帶領海棠三人前來，其實是有一點想撿便宜的味道。

祇因爲冷風香雖然受了傷，但她的陰風指也厲害，相信這東方美也受了傷，是以丹桂與海棠二人便帶着咪紅咪白二少女出來了。

現在，大酒簍子東方美很可憐的樣子，她舉着手上的酒袋，道：「你們四個小之又小的小輩，你……」

她戟指冷咪白，叱道：「上一回老婆子見你小不點，放過了你，你不知死活的又來了，又來幹甚麼？」

「來殺了你。」

「哈……」東方美道：「老婆子年近八十，一生之中聽過無數次要殺我這句話，但却也都是死在老婆子手中，無一逃出，但却也想不到由你這黃口孺兒口中說出來，看來冷風香那女人果眞又調教出一個凶殘的，無仁義的小魔女出來了，江湖未來必見血腥了。」

丹桂乃冷咪白的親娘，她也最

呵護冷咪白，聞得東方美的冷叱，不由大怒，雙手擧起了四枚花葉鏢，尖叱一聲：「老太婆，你休想再看到明日太陽。」

東方美道：「現在，你們殺不了我老太婆了，你們何不等上半天再動手呀？」

海棠道：「怎麼說？」

東方美道：「我老婆子已喝完了所有的二鍋頭了，酒力之下武功不失，但若等上兩個時辰，老婆子酒癮再上來之後，全身乏力，如害大病，你們動手，老婆子我祇有招架之功，絕無還手之力了。」

海棠冷笑道：「還有人把弱點暴露給敵人的道理，你必有陰謀。」

「甚麼陰謀，祇不過老太婆實在活膩了，又不肯自己下手了斷，祇好借你們之手死在我心目中最懷念男人的身邊而已，我有甚麼陰謀。」

她擧着空空的酒婆，又道：「希望不再來，好酒已成空，美夢最難圓，走入酆都找阿龍，哈……」

丹桂道：「她瘋了。」

東方美叱吒：「放屁，老婆子最是清醒不過，若不清醒，也不會找來我阿龍的地方了。」

她這話也是實話，她至少是個極端痴情的女人，這世上太多的人活着的時候糟蹋了情，破壞了情，視情字爲敝屣而不屑一顧，一旦到了老年，到了死之將至，沒有幾人會那麼瀟灑的離開人間，差不多都後悔不知情之爲何物，便也白走一趟人生之途。

東方美是個執着的女人，她至死而不渝，仍然熱愛着她當年熱愛的男人，不管這個男人是多麼的對不起她，也瞧不起她，但她以爲愛得仍然値得，甚至她還打算借別人之手死在這三仙岩上了。

忽聽冷咪白道：「兩位阿姨，快殺了她，殺過以後再去找那個臭小子。」

海棠點頭，四女要動手了，但就在這時候，山腰上傳來大吼一聲：「住手！」

這一聲有石破天驚的力量，震得山谷迴鳴不已。

海棠四人低頭看，兩個少年人飛奔上來了。

雙方還差三十丈，海棠吃一驚：「是他，那個當强盜頭子的小子跑來了。」

冷咪紅也叫起來：「我正要找他報仇，他倒送上門來了，我今非殺了他不可。」

她曾與她的娘冷月嬌二人在齊家酒舖門外同那獨孤二郎戰了幾招，祇是那一次連她的娘也未佔到便宜，冷咪紅尚且受了傷。

如今這就是誰說過的那句話：「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雙方已對峙在荒山古洞前了。

來的正是獨孤一郎與二郎兄弟二人，東方美小聲浩嘆：「死也難爲呀，天爺！」

那獨孤一郎提着酒袋奔上前，他半撒嬌帶叱吒：「乾娘呀，你這算甚麼人物嘛！」

東方美道：「我怎麼了？」

獨孤一郎道：「你是不是不要你這乾兒子了？你老也不想一想，留下我一人在世上呀，我想找個孝順的對象也找不到了，你還不是叫我一生活得不快活呀！」

東方美道：「乾娘我就是叫你快活，才不對你說，我一人來此三仙岩！」

獨孤一郎道：「你老至少叫我孝順你三五年，你何必急着死？」

「我死在我愛人身邊呀，我死得愉快極了！」

「你老糊塗！」

「好小子，功夫傳了你，你不怕我了，反抗我了呀！」

獨孤一郎道：「你是乾娘我是兒呀，我只求能夠孝敬你，你能活爲甚麼不活呀！」

「老婆子已無生趣了！」

「有！」

「我還留戀甚麼呀！」

「酒！」他擧着酒袋，又道：「酒就叫你老多活十幾年，你活着我孝敬你吃酒，你如果有一天歸天了，你放心，我把你老放在酒缸裡，同這兒的司馬前輩放一起，那該多麼的風光呀！」

東方美一聽之下，笑了！

「好小子，我老婆子沒有看錯人，教了一個有良心的小子，哈……這年頭有良心的太少了呀，哈！」

這時候海棠四人站在一邊呀，四個人也吃一驚，怎麼這兩個少年人長得那麼像！

丹桂忽然想起了兩個少年人，她戟指獨孤一郎道：「你叫甚麼名？」

「東方一郎……」

海棠再指向獨孤二郎，道：「你叫甚麼名？」

「本人司馬二郎是也！」

海棠一怔，道：「一叫一郎，一個叫二郎，莫非你們就是那兩個小子出世了呀！」

獨孤一郎與獨孤二郎心中早已明白自己的身世，只不過這二人就是不承認，咬定了一人姓司馬，另一人姓東方，弄得四女也火大了！

海棠女指着獨孤一郎道：「雞公山前你們强盜頭子打劫三江知府的銀子，還傷了我們，今天是你自行了斷，還是咱們出手做了你這小子！」

獨孤二郎比之他哥獨孤一郎多

了許多江湖經歷，他哈哈一笑，道：「風月宮的妖女呀，想叫本寨主死呀，那得勞動勞動你們的玉爪了！」

冷咪紅叱道：「可惡！」

忽聽東方美道：「把酒拿過來，唉，我好像不能死了，我還有酒可戀棧呀！」

獨孤一郎忙把一袋酒交在東方美的手中。

東方美連喝十幾口，搖着腦袋道：「小子呀，你們兩個出招吧，我在一旁瞧熱鬧，看一看你修練的大搬移法，是不是還能在江湖之上唬唬人！」

她提了酒袋坐在那倒塌的石洞口邊！

獨孤一郎抖開雙掌，對兄弟獨孤二郎道：「弟，咱們這是頭一回聯手呀！」

獨孤二郎道：「其實我一人就可打發她們了！」

丹桂冷笑：「你吹的甚麼牛皮！」

冷咪紅道：「飛鏢齊發，看你二人躲得了躲不了！」

海棠突然發動，騰身而上，雙手亮出了花葉鏢！

風月宮的花葉鏢十分霸道，邊沿五分之四地方十分鋒利，中在人身上入肉半寸深，若是中在頭上，而又是風月宮高手發鏢，這人非死不可！

風月宮五花瓣這幾年武功也有進境，冷風香更傳授了她那霸道的陰風指，更是了得！

如今海棠四的人一經發動，飛鏢先出手，打向獨孤兄弟二人！

先是，那獨孤二郎長嘯一聲，振臂疾揮，掌風之中帶起銳嘯，便在這勁嘯中，他一手反拍身後，神奇的打落三支花葉鏢，人剛落地，兩把尖刀直刺上身，那丹桂還厲叫，左手併指隔空點。

獨孤二郎一個反彈身，右掌抓住了丹桂的右臂他猛一抓！

「大輪迴佛抄手，妙，這是我熱愛的阿龍眞功夫吔，太妙了！」

就在這時，丹桂的尖刀落地了，身子往外撞！

冷咪白大叫：「不要傷我娘！」

冷咪白揮刀出鏢，不料人影只在面前一晃，身後傳來低叱：「揍你！」

「叭」的一聲，冷咪白的頭上挨一掌，打得她的身子往前猛一衝，差一點摔下山崖！

冷咪白被受了傷的丹桂一把拉住：「小心！」

海棠又連發九支飛鏢，幾乎是天女散花手法！

怪了，獨孤二郎不閃躲中雙掌連拍帶撥，早把打來的九支飛鏢拍落在地！

冷咪紅揮刀貼地捲過去，她使了一招「飛蝶弄花」，刀指獨孤二郎的下三路掃殺過去。

眞玄，就在冷咪紅的身子上方，獨孤一郎貼得幾乎壓上了冷咪紅，他冷笑：「小心上方！」

這句話幾乎發自冷咪紅的腦後，嚇得冷咪紅立刻就地側翻一丈，才發現她的身側是另一個少年郎！

坐在洞口的東方美大笑：「成功了，哈……」

她當然說的是獨孤一郎使出的如影隨形大搬移。

這才不過三五個照面，勝負之間已明朗！

海棠不殺了，她厲叫：「兩個小子啊，太可惡，咱們絕不放過你們！」

東方美大叫：「逃就逃吧，說甚麼下台階的狗屁話，如是由我老婆子下手，早把你們四個丫頭碎屍在這荒山絕嶺上了！」

丹桂大叫：「我不甘心吶，還可一拚！」

海棠道：「必需我五姐妹聯手了！」

東方美冷笑：「回去告訴冷家兩個妖女，叫她準備妥當，不日我們找上風月宮，一把火燒她個鳥蛋精光！」

海棠冷冷的道：「好，咱們等你去燒風月宮，嘿嘿嘿，只怕你不敢！」

丹桂痛得流出眼淚來，冷咪白急道：「阿姨，很痛是嗎？」

「不痛，阿姨恨不得殺了他們！」

獨孤二郎回以冷笑，道：「沒本事出刀，有嘴巴說大話，哈，那就來呀，光吹牛是吹不死人的！」

丹桂大叫：「你這小東西啊，氣死我了！」

「哈……」

「哈……」

獨孤兄弟齊聲笑起來了，因爲四個風月宮的人拔腿往山下奔去了，也算是逃了！

獨孤兄弟二人見風月宮的人都逃下山去，立刻走到東方美面前，那獨孤一郎道：「乾娘，下山去吧！」

獨孤二郎道：「哥，我們抬大石頭，先把洞口堵死，洞中是我乾爹呀！」

一聽是兄弟乾爹停屍洞中，獨孤一郎立刻把東方美拉開，道：「乾媽，好死不如賴活，你閃開一邊等着我！」

東方美還吃吃笑：「你這小子倒是調皮起來了！」

獨孤兄弟二人也不多言，盡抬大石頭堵洞口，每塊石頭幾百斤，再想進去就難了！

東方美忽然站在洞口大聲叫：「阿龍喲，我不是不愛你了呀，我早晚會回來，我們合一起，永遠永遠合一起，我們再也不分離！」

獨孤一郎道：「乾娘呀，咱們下山吧，天底下沒有活人同死人共處一洞的，除非這人着了魔！」

「看你這小子說的甚麼話，如果你再長幾歲，知道人間最珍貴的愛有多麼偉大，你怕是比乾媽還瘋狂！」

「再瘋狂也不會虧待自己，走吧！」

東方美木然的不想走，獨孤二郎笑了。

「前輩呀，你如果不跟我們走，十罈女兒紅我白白爲你老準備了！」

「甚麼，十罈女兒紅呀！」

「就在雲夢齊家酒館裡！」

「唉，你這小子擊中老婆子的要害了吔！」

東方美先是拍拍身上灰，再抖抖滿頭亂髮，提了酒袋一聲笑：「哈，咱們雲夢去也！」

她率先往山下奔，獨孤兄弟緊跟上，兄弟二人一模樣，到了山下往雞公山那面轉山道，妙了，事情就有那麼巧，六匹狼來了！

六匹狼乃是桐柏山猴兒坡的霍長山六人是也！

山道上碰了面，霍長山幾人吃一驚！

李度山怔怔的看着獨孤兄弟，道：「哎哎哎，你怎麼還會變呀，孫悟空七十二變，竟變成了兩個咱們的頭兒了！」

霍長山驚呼：「本事再大，也不能一人變兩個呀！」

東方美站着瞧，一聲吼：「你們是幹甚麼的，賊頭賊腦準是盜！」

笑笑，獨孤二郎道：「前輩，他們是我的部下呀，我是他們頭兒！」

東方美叱道：「眞沒出息，你幹起大盜了，你乾爹如果地下有知，肯定被你活生生氣個半死！」

獨孤二郎道：「前輩，自我當了他們頭兒，我規定他們不能亂搶人，要銀子，那就打那些有銀子的人去打，窮人家却不能殺，不信你問他們！」

霍長山道：「是，是，是，一點也不差！」

獨孤二郎問道：「不在山上操練打游擊，下山來幹甚麼呀！」

徐大莊道：「當家的，咱們去了劉家寨呀，每年銀子一千兩，我們去徵收呀！」

獨孤二郎道：「這件事是有的，劉家寨也最有錢！」

霍長山道：「可是咱們碰釘子了！」

「甚麼？碰甚麼釘子？」

「劉家寨那個有本事的老頭子他仍然在，是老頭兒在寨上說的話，有了你當家的在，他們奉送銀子，當家的沒來他們不給呀！」

「爲甚麼非得我前往？」

「他們說，要你親去有証明，不是咱們亂要的，所以頭兒你出現，兄弟們都快樂！」

王天笑道：「太白山下我與十名兄弟聽了頭兒的話回山寨，至今才與頭兒你碰面，去吧，頭兒，一千兩銀子只有你去了才給咱們呀！」

獨孤二郎一聽之下，對獨孤一郎與東方美二人道：「你們等等我，我去去劉家寨就回來！」

東方美道：「要去一齊走，且莫再分開！」

霍長山道：「當家的，他二位……」

獨孤二郎道：「一個是我哥，她老人家是我哥的乾娘，本事大得不得了，四十年前在江湖上就位列絕頂高手了！」

霍長山一聽，立刻大叫一聲：「兄弟們，快跪下來叩頭呀，咱們頭兒的老前輩到了！」

六匹狼會做作，噗噗通通跪地上，六個各叩三個頭，東方美已在半里外了！

東方美露了一手縮地神功，霍長山幾人從未見過這身法，心中既驚且喜！

六個人心中同樣想：「這要上山入夥去，打進信陽州，攻入襄陽城多威風呀！」

獨孤一郎對兄弟道：「弟，辦完這事回雲夢，咱們要見娘的！」

，獨孤二郎道：「那是當然，我也不打算再上山爲王了，找咱們爹娘要緊！」

「你爲甚麼當上山大王？」

「乾爹死了，我又沒地方去，當初也只是找個臨時棲身之地而已！」

這桐柏六匹狼高興的一路哈哈笑，也一齊的奔上了劉家寨的山坡上，一轟到了寨門下！

劉家寨寨門是關着的，霍長山大聲吼起來！

「大善人，劉一仁吶，站出來吧！」

寨牆上有人敲小鑼，劉家寨內有響動，不多久，寨牆上站了一排十多人！

這其中除了劉一仁這位有銀子的大善人之外，一邊站了那位「一杖定乾坤」總教席歐陽不邪！

除了這些人物之外，那位三江大義門之主「鐵掌寶刀震三江」貝長庚與他的三位殺手也來了。

這些人低頭看寨邊，歐陽不邪吃一驚。

他大叫：「怎麼會變呀，變成兩個了！」

劉一仁大叫：「一個都吃不消，今天怎麼變成兩個了。這人邪門呀！」

獨孤二郎哈哈笑，他重重抱拳，道：「劉寨主，這次來是領你老人家一千兩銀子的賞來了，你多包涵呀！」

霍長山大叫：「是不是先比個武甚麼的，然後你大寨主才平心氣和的拿銀子呀！」

忽聽那貝長庚道：「咱們是有這個意思。」

他頓了一下，又道：「多年了，原來跟在石二刀身邊的孩子已長大了，石二刀却不見了！」

是的，石二刀與獨孤二郎當年在山道上，那是劉一仁娶兒媳婦，遇上了六匹狼，倒叫石二刀檢了便宜！

那一回貝長庚來護航的，不料還是吃了虧，這件事他這幾年一直耿耿於懷，難以釋然。

獨孤二郎哈哈一笑，道：「原來霍頭目六人來，你們不給那一千兩銀子，目的是要我出面，然後想同我再打一架呀！」

貝長庚道：「正是這意思，而且你也來了！」

獨孤二郎又是一聲大笑，道：「那是你們下來呢，還是我上去寨牆上打一架？」

貝長庚忿然的道：「且在寨門下，咱們雙方放手一搏！」

獨孤二郎道：「乾脆，歐陽老頭兒也下來！」

寨牆上的歐陽不邪聽得不舒服，他嘿嘿笑着也往寨外躍下來了。

下來的共有五個人，大義門的貝長庚、「千手掌」和艮、「鐵彈子」申方一、「快刀」李一中四人，加上那個氣咻咻的歐陽不邪，一下子堵在寨門前！

忽聽後邊山道坐在地上的東方美大叫：「等一等再動手！」

大伙一聽看過去，東方美喝了幾口酒，她站起來，道：「叫他們六個人閃開了，不許他們出手！」

霍長山道：「老太太，兩軍對陣，力量集中呀！」

「用不到你們多事，退一邊去！」

貝長庚也聽得一驚，這個瘋婆子沒見過！

歐陽不邪也看不出這老婆子何許人也，他發呆！

東方美對獨孤兄弟二人道：「祇有你們二人，打他們五個人，敗了，一毛錢不要，如果挨刀，白挨，可是如果贏了，不殺他們，但需要……」

她再走近三大步，又道：「喂，你們之中誰當家？」

歐陽不邪指向寨牆上，道：「當然是由劉寨主做主！」

東方美桀桀怪笑，忽的叫道：「如果你們敗了，除了一千兩銀子之外，還需一大袋！」

寨上的劉一仁大叫：「一大袋子甚麼呀，金銀珠寶呀，我們的寨中……實在……」

東方美大吼：「誰要你一大袋金銀珠寶呀，一大袋上好的女兒紅，酒，酒呀，你聽清楚了嗎？」

寨上的劉一仁大喘一口氣，忙應道：「行，行，一大袋女兒紅我備下！」

東方美祇是爲了酒，她對獨孤二郎道：「速戰速決，別拖泥帶水，叫我等酒等得煩心！」

她提着酒袋閃一邊，似乎看也懶得看，又喝着她手上的酒了！

獨孤一郎道：「弟，叫他們一齊出手吧，我乾娘有交代，她是不許我令她失望的！」

獨孤二郎招手，道：「喂，你們五位一齊出手吧！」

貝長庚早按捺不住火性子，他乃有聲望的鐵掌寶刀震三江，這名號也非來之虛名，今天被兩個小子不當人物對待，士可忍孰不可忍！

歐陽不邪上一回祇是同獨孤二郎來個文鬥，事後他覺得有點上當，這一回對上眞正兵器，且看這小子到底有甚麼了不起的武功。

祇見那貝老爺子把長衫衣襬抖飛起來，一把抓住捲掖在腰帶上，右手寶刀，左掌一揮，道：「小小年紀，目中無人，少不得咱們倚多爲勝了！」

那歐陽不邪乃有「一杖定乾坤」之威名，今日這個局面，他老人家再是有修養也忍不住的火冒三丈！

「貝門主呀，咱們如果合五人之手對付兩個少年人，名譽上實在不太那個。」

貝長庚道：「歐陽老哥的意思……」

歐陽不邪道：「我們老兄弟二人出招，你的三位門下護法三面掠陣，不到必要，何必他們出手。」

貝長庚道：「老哥說的也是！」

這二人一個舉着寶刀，另一個手持老籐虬結杖，兩三步已逼到獨孤兄弟二人面前！

獨孤二郎道：「怎麼了？祇是你們這兩位手下敗將呀，多沒意思！」

貝長庚是在劉家寨娶親，而歐陽不邪則是在劉家寨大門下，二人均敗在獨孤二郎之手！

如今獨孤二郎毫不保留的說他二人是手下敗將，氣得二老大爲光火。

貝長庚大吼：「黃口小兒，休得張狂，看刀！」

了獨孤一郎！

歐陽不邪隨之揮杖疾掃，掃向獨孤兄弟二人眞叫玄，二人沒有一個閃讓的！

兄弟二人肩一甩，腿一抬間，咻的一聲撞入敵人懷中去了！

貝長庚那凌厲的一刀幾乎貼着獨孤二郎的左肩臂滑空切下，同時之間，他的左掌帶着呼呼掌風劈頭拍向敵人的頂門，祇一着就是要人命的殺招！

獨孤二郎就像個泥鰍，他溜溜滑在刀刃掌風下，忽的一個反力道回抓，抓住了貝長庚的雙腕！

這二人突然僵住了，但仔細看，貝長庚的身子漸漸的在萎縮，他的額上在冒汗！

有骨裂響聲不大，但貝長庚仍然在咬牙！

另一面，歐陽不邪十七杖掃打中，越打越心寒，忽然之間敵人好像祇在地上留下了身影，就在他打算以八步趕蟬身子往前急衝之間，右肩頭上狠狠的挨了一掌，打得他急忙以左手接過快掉地的老籐杖！

於是，掠陣支援的申方一當先大叫一聲：「看打！」

隨着他的大叫，三粒鐵彈直射向獨孤二郎，申方一的目的是要逼使獨孤二郎撒手！

獨孤二郎果然撒手了，但貝長庚的刀落地上了，他在獨孤二郎甫一鬆手間，抖着雙臂大聲的叫：「佛抄手呀，這是少林七十二絕學中最難學的絕技，佛抄手！」

山道邊喝酒的東方美大叫：「阿龍唷，你的玩藝兒發揚光大了吔！」

獨孤二郎放了貝長庚，却直奔申方一，申方一的三粒彈子早被獨孤二郎拍落！

風月宮的花葉鏢十分霸道，獨孤二郎不放心上，申方一的鐵彈算甚麼！

佛抄手的手法，講求的是掌如鐵板，快、疾、狠、準、削、拿、撥、握八大字訣！

獨孤二郎出掌穿石，其力通天！

此刻，他直撲申方一，那鐵彈子又是三粒射過來，清楚的被獨孤二郎捏在掌中，貝長庚呆了。

獨孤二郎忽的一掌拍去，打得申方一就地滾出三丈外，半天爬不起來。

歐陽不邪歪着上身吃力的站定，他攔住了李一中與和艮二人，道：「再殺就不自量力了！」

貝長庚大叫：「歐陽老哥呀，長江後浪推前浪，咱們不中用了！」

「胡說八道！」東方美大叫：「後浪推前浪，人人都知道，可也不是絕對的，有潮有湧逆向流，後浪又怎樣，我老婆子幾近八十，要不要同我過幾招？」

貝長庚與歐陽不邪，甚至寨上的劉一仁也吃一驚！

獨孤一郎道：「乾娘，這是小場面，你一邊喝酒吧，少生這閒氣！」

「你這孩子，老婆子要鬆散鬆散骨頭，你也要攔我！」

歐陽不邪猛可裏大吃一驚！

「你……大酒簍子東方美呀！」

「哈……」東方美大笑，道：「幾十年不在江湖走動了，竟還有人知道我呀，哈！」

寨牆上的劉一仁大叫：「送去三十斤女兒紅，一千兩銀子奉給山寨兄弟們，快呀！」

寨門開了，奔出幾個寨中的師父，他們兩人抬了三十斤的酒，另有一個袋子，袋的是銀子，而且還是一兩一個，合計一千個。

「哈……」霍長山幾人奔過來了。

李度山幾人接過銀子又接酒，獨孤二郎道：「你們拿了銀子回山寨，以後呀，這種機會不多了！」

霍長山道：「當家的，你可不能丟下兄弟們不管呀！」

忽聽東方美道：「有了銀子下山去，小生意你們做起來，何必等着挨刀子！」

她直言，王天笑幾人點頭，但六人的心中不以爲然！

銀子由霍長山六人帶走了，獨孤二郎看着六人走遠，他多少也有些黯然。

他把酒袋背起來，抬頭對劉一仁道：「山高水長，希望有一天能登山拜訪寨主的大名！」

劉一仁却帶點火的道：「咱們越少見面越好！」

獨孤二郎很想大聲叫：「我不是强盜呀！」但他張口祇用力哈了一口氣，背了酒袋對他哥道：「走吧，人家是不會歡迎咱們進去喝口茶水的。」

於是，兄弟二人陪着東方美，三人直奔武勝關大道而來，這條大道通雲夢，雲夢正有事情發生了！

* * *

二更天尚差半個時辰，齊大妹子當先看看北街頭，人已走得差不多祇有零星幾個人了，她才匆匆忙忙的走回後房中，於是，丘文山又坐上了軟轎出門來，他被抬出了城，往河邊去了！

河邊沒有船，那條十分華麗的畫舫早就不見了，那是丘文山爲了要余大美人會一會多年慕她之名而難得一見的申屠十方與宰父長風二人，才自漢陽僱來的那條船，便是船上的美貌侍女也是臨時僱來的。

事情辦完了，而且辦得十分圓滿，如今余大美人被送去另一個地

方，那個地方附近有個巨大的墓園！

丘文山的軟轎到了巨塚附近就不見了！

齊大妹子帶着老頑童苗大公也趕來了！

齊大妹子當先走到那個斜坡林中，她擊掌三次，立刻自暗中閃出個漢子！

「是李七嗎？」

「老闆娘，你吩咐！」

「記住，事情完了，叫當家的一起回酒館，別叫我發火，大家不好看！」

撥開一個荒蕪的洞口石板，這李七走入地道中，五七丈深處他才亮起一支火把！

「老人家，你拿着火把！」

「你幹甚麼？」苗大公問着！

李七道：「老人家，我得先把石板推合上呀，外人闖進來就不大對勁了！」

苗大公道：「老夫想不到，丘文山會往地下鑽！」

李七一笑道：「地下最安全！」

轟的一聲石板合上了，洞中若是沒火把，伸手不見五指，那李七接過了火把！

「老人家小心走，跟在我後頭！」

苗大公道：「你慢慢的走，老夫老眼昏花不清楚！」

那李七走個不快也不慢，一直走了半里遠，他忽然繞了個彎，走到一處石道邊。

李七用拳頭打在石壁上咚咚響：「五哥！」

又是一聲「轟」，石壁上開了個洞口，李七笑對苗大公道：「老爺子，你請吧，我的這一段走完了！」

洞口處，那大漢叫趙五，他伸手去扶苗大公，道：「老人家，過來吧，咱們往洞底下走！」

那李七已回頭走回去了！

苗大公道：「眞叫神秘，你們這是幹甚麼的！」

趙五一笑道：「別問那麼多，老人家，咱們全是好人吶！」

苗大公跟着趙五走，上上下下的走了幾十丈，忽然前面傳來人聲：「怎麼還沒來！」

祇一聽，便知道是丘文山的聲音。

忽聽一聲巨響，很沉悶，聲音甫落，前面露出個洞門，有人已站在門口等着了！

苗大公大喘氣的走出去，丘文山哈哈笑的迎上來：「老爺子，到了！」

苗大公道：「余美人在那裏，余美人在那裏？」

他忍不住的帶點急躁樣子，令丘文山心中犯嘀咕！

丘文山何許人也，搞消息的人物最是精靈古怪，他對苗大公指指附近的小院，道：「老爺子，你自己過去吧，我不陪你了，甚麼話你都可以說！」

苗大公道：「那你也得先爲老夫介紹呀！」

丘文山道：「行，我先帶你過去！」

夜幕早已低垂，星辰掛滿了天空，有微風自那高大的城牆上壓下來，苗大公用力的猛吸一口氣！

他跟在丘文山的身後面，走到了那座十分精緻的小院中，祇見祇有一間房子在右邊，那也稱得上是一間精舍，很有古趣盎然的味道！

小屋的門開着，燈光之下端坐着一位風姿綽約的女子，她，正是武林第一大美人余凝霜是也！

丘文山呵呵笑，帶領着苗大公來到了：「夫人，有一位老人家來看你了！」

余凝霜立刻站起身來迎在門下。

苗大公自我介紹：「老夫苗大公，當年也算得是三湘名醫，杏林風發一甲子，如今退休了！」

丘文山一笑：「老人家，你已自我介紹了，丘文山還有事，你們在此細談了！」

苗大公道：「丘老闆，多謝了！」

丘文山果然匆匆的走了，轉個身消失不見了！

苗大公回頭看看小院中，甚麼也沒看見，他急忙把門掩上。

余凝霜道：「老人家，你請坐！」

苗大公道：「夫人，你就是那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妻子余凝霜了！」

「老人家，是的，祇是我們夫妻分散十多年了！」

她落淚了，不是掩臉而哭，祇不過這種默默落淚的哭更見傷神！

苗大公上下仔細看，他再問：「獨孤無名模樣，夫人可還記得？」

「他，六尺之軀，方臉大耳，五官端正，氣宇軒昂，雖非風度翩翩，却也溫文爾雅，是個君子，一劍在手，祇殺當殺之人，我……好懷念他啊！」

苗大公道：「夫人，你們是怎麼被人拆散的？」

余凝霜道：「那年，我夫妻打算在我們的劍廬爲我們生的兩個孿生兒子慶生日，那天我夫要自長沙爲兩個兒子帶回金飾佩帶，可是，他還未歸來，風月宮的人來了，我爲了保護兩個兒子，祇好跟她們上了大車走了！」

她憤怒的又道：「她們把我母子帶上了君山古洞囚起來了，後來

我才知道，冷風香與冷月嬌嫉妒我，也恨我丈夫，可是，我的孩子……」

苗大公道：「夫人，你可以跟老夫走了！」

「跟你老人家去甚麼地方？」

「暫時不能說，祇要跟老夫走，你就會知道，你們一家否極泰來了！」

余凝霜道：「難道老人家知道我丈夫的下落了？」

苗大公祇是微微的點點頭！

「噗通」一聲，余凝霜跪在苗大公的面前，她落下了眼淚，哭了！

苗大公當然知道一個家庭失散十多年的悲慘情形，一旦得知消息，免不了神情激動，痛哭流涕！

苗大公拍拍余凝霜的頭，又拍拍她的肩，低聲道：「夫人呐，老夫祇是來打聽那毒王李歧旺下落的！」

余凝霜哭道：「李大叔已死了！」

苗大公道：「可謂美中不足啊！」

余凝霜道：「老人家，你這是……」

苗大公道：「十年一過，老夫才開了竅，中毒之人應找那煉毒之人求解救之方法，因爲……」

「我丈夫中了毒？」

「中了李歧旺煉製的人皮手套上附的劇毒！」

「我丈夫已中毒十多年了！」

「有老夫在他的身邊全力保他不死！」

余凝霜一聽之下，再叩頭：「老人家，謝謝！」

苗大公低聲道：「此事萬萬不能聲張，我們這就走，可是，怎麼走？」

余凝霜道：「恩人呀，你老何不稍等呀！」

「等？你們已十多年分散了，應該立刻跟我走呀！」

余凝霜道：「且等我的兒子歸來以後，我母子二人一同跟你老人家走。」

苗大公道：「他現在那裡？」

余凝霜道：「我的二郎入深山，去幫助一位老前輩，那位前輩有癡情，自己封在死人洞穴中了。」

余凝霜也只是知道這一段，她不知道二郎已把他哥一郎已經找回來了。

苗大公一聽之下，他重重的點點頭，道：「能有獨孤大俠的兒子出現，也許更加有希望重拾他的記憶。」

余凝霜仍想不通丈夫是怎麼失去記憶的。

於是，苗大公暫時不走了，老人家靜下來守在余凝霜身邊。

* * *

有聲音自風洞中吹送過來，那是丘文山的聲音。

「大妹子，大妹子呀！」

坐在床前發呆的齊大妹子一聽，笑了，因爲她決定打算生孩子了，人家苗大公說過，她再有三年不生孩子，這一輩子就沒有機會生子了。

苗大公開出的藥單也交由小朱去買了，拍拍床，她要同丘文山擁睡一個月呀，太好了。

齊大妹子好像在做白日夢似的自言自語噗嗤笑，忽然聲音自暗門洞中傳出來，齊大妹子急忙發動機關睡床上，她吃吃笑：「當家的，上床要等天黑呀！」

風洞中，丘文山叱道：「不生孩子又怎樣，沒有銀子才重要。」

齊大妹子一怔：「你說甚麼？」

丘文山道：「大妹子呀，中州一劍有消息了呀。」

「我的媽呀，你怎麼知道的？」

「聽來的。」

「聽誰說的？」

「老頑童苗大公呀，他原來是找毒王李歧旺，問一問中了毒的獨孤無名有甚麼可以解救的，如今毒王死了，老頑童打算回去了，可是他遇見了余大美人，二人正等着余美人的兒子回來以後，他們一起去見獨孤無名了。」

「你聽得清楚呀？」

「咱們這八卦洞中有通風，你又不是不知道，余美人便是小聲講也好像在我的耳邊說悄悄話一樣。」

齊大妹子一聲低呼：「天爺呀，十多年未見到的中州一劍呀，獨孤無名他還活着。」

丘文山道：「所以說，咱們發財的機會來了，哈！」

齊大妹子道：「這生子之事呀……」

丘文山道：「往後延遲兩個月。」

齊大妹子道：「有了這個發現，我也祇好收起咱們私人事，趕辦咱們的公事了。」

丘文山道：「大妹子，我們祇裝做不知道，等他們走了以後，我派人暗中跟上去，祇要發現他們的去處，又知道獨孤無名躲的地方，大妹子，咱們就發財了。」

齊大妹子道：「咱們把計劃先擬妥，當家的，你說說，找那幾個地方去剝他們的皮呀！」

丘文山得意的道：「七虎山莊要去的。」

齊大妹子道：「索價多少？」

「一萬兩呀，少一個不告訴他們。」

齊大妹子道：「飛馬幫也一樣索他一萬兩了。」

丘文山道：「那當然了，申屠十方非拿不可。」

齊大妹子道：「還有呢？」

丘文山道：「官府呀，三江知府衙門貼出的告示，當年獨孤無名殺了石老三與知府大人劉百忍，至今官家價碼加到了五千兩，這五千兩能不要嗎？」

齊大妹子道：「獨孤無名殺石老三，也等於替你報了仇，你還要報官呀！」

丘文山叱道：「妳懂個屁，聽我的，妳以後就知道了。」

齊大妹子道：「也就是這三個地方在找獨孤無名了，當家的，我記下了。」她心中決定，不打算報官。

丘文山大叱：「你這個女人呀，笨蛋到家了。」

「怎麼啦，這不是全聽你的嗎？」

丘文山道：「還有個最重要的地方，難道妳忘了嗎？個豬啊！」

齊大妹子道：「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剝銀子的？」

丘文山道：「當然是風月宮呀，笨蛋！」

「風月宮？」齊大妹子猛一挺，道：「對呀，這消息送去風月宮，一萬兩銀子肯定會到手。」

「十萬兩。」

齊大妹子吃一驚：「十……萬……兩呀，乖乖隆地咚。」

丘文山道：「十萬兩，少了不說。」

齊大妹子道：「開口十萬兩，冷風香會殺人。」

丘文山道：「冷風香如果知道獨孤無名沒死，而且又一家人團圓了，她會瘋，她這個凶殘毒辣的女人呐，我肯定她會下決心屠殺獨孤無名一家人。」

齊大妹子道：「當家的，你總也該把你的打算付諸實現了吧！」

丘文山哈哈一笑，道：「我的計劃會嚇死人的，大妹子呀，就快了，哈！」

這笑聲越聽越遠了。

齊大妹子反而楞在房中了。

* * *

獨孤兄弟與大酒簍子東方美來了，三人走入齊家酒館的時候，天快黑了。

二門下，齊大妹子也楞了，她喃喃的道：「看看，看看，這兄弟倆，長得一般高、一樣的漂亮、雄壯……」

兄弟二人齊走上去，齊聲呼叫：「大嬸！」

齊大妹子樂歪了，祇因爲當年她曾每人送了他們一把刀，而且是寶刀，如今還插在二人的腰帶上。

「太好了，你兄弟跟我後面吃個飽。」

獨孤一郎道：「大嬸呀，還有我乾媽。」

東方美吃的一笑，道：「老婆子祇喝酒。」

齊大妹子道：「那妳走對地方了，咱這兒別的不怎樣，酒可多。」

一行到了後屋內，齊大妹子可忙開了，又是酒又是菜，又是瓜菓端出來，擺了一滿桌。

祇不過獨孤兄弟無心吃，他二人急着要見他們娘。

獨孤二郎對齊大妹子道：「我是先去了三仙岩，經我這位東方前輩的允許，急急的把我哥找回來了。」

「東方前輩呀，妳做了功德了。」

東方美道：「是他的骨架好，一般人我老婆子是不收的。」

齊大妹子道：「眞的是，人算不如天算，風月宮的兩個女魔星，一心想折磨你一家人，可再也想不到，你兄弟反而因禍得福，一個習了司馬龍的一身絕世武功，另一人習了東方前輩的功夫，這比之天地雙煞祇不過是個狠勁，你兄弟不得了啦！」

獨孤一郎道：「我娘呢？不見我娘，我吃不下。」

齊大妹子看天色，天也快黑了。

再看東方美，老人家托着酒壺呱嘟呱嘟的喝，那模樣她是非喝上三五斤是不罷休的。

獨孤二郎道：「我娘這幾日可好呀！」

齊大妹子忙點頭：「好，好得不得了。」

她知道不但好得不得了，而且一家人快團圓了，祇不過她不能說出這一段，那是攸關幾萬兩甚至十幾萬兩銀子的大事，她得裝做不知道。

於是天黑下來了，雲夢的大街上已有幾家把燈籠燃上掛在門口。

齊家酒館的燈籠是個大「酒」字，十分醒目。

齊大妹子小心的走着，她這是第二次帶人去城外，城外有個荒林坡，林中有地道。

那是個很奇怪又隱蔽的地道，套句文人的話，那地道是有歷史的，這得以後慢慢說。

現在，四人摸黑進入荒林坡，忽高忽低的走了許久，忽見齊大妹子站住了。

她神秘兮兮的四下看，口中還低聲道：「別叫人發現了，咱們這兒不能漏氣。」

獨孤兄弟也四下看，忽又見齊大妹子用足踼石板，石板踼得邦邦響。

「誰？」

（未完・廿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上文提要：燕雨絲母女倆賺了江蓀與魯純，然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龍天香與龍三、冷雪舫等三人狙擊石擎天、金羅漢，被後來的霍金騷擾，走了二人，霍金反被制，但三人遇到昆達等七個喇嘛，幸虧一男一女蒙面人援手……談天儀將辛南星制住放在「一瓢山莊」的門口，龍三與冷雪舫將他帶去「潛龍堡」活祭龍潛……

獨戰狼羣援手至　尼庵尋人遇截擊

能逃過狼吻，已是異數，而此人居然會救他，更是異數。

這個揮劍屠狼，八方威風的人竟是洪峯。

三十來匹狼足足死了二十六七匹，其餘的空着肚子逃離現場。

「前……前輩會救我，作夢也想不到……」

「爲甚麼？」

「我以爲前輩一定不贊成晚輩和天嬌在一起！」

洪峯冷冷地道：「本來如此，但我在路上遇見了天嬌，由於她對你很癡，所以我才救你。」

「前輩怎會到這廢墟來？」

「說來也是巧合。」洪峯道：「今天傍晚，我在十里外經過，聽到有人叫『殺了我，殺了我』之聲就循聲趕來，但因路不熟，找到好久才找到，因而遲到深夜！」

辛南星被放了下來，洪峯道：「是怎麼回事？你怎會被綑在這石柱上？」

「洪前輩，一言難盡……」辛南星祇好實說一切。

「既然不是背叛天嬌，我救你總算是救對了！」

「前輩祇要遲來一步，晚輩就被撕成片片了！」

「這兩個傢伙也眞夠狠毒的，這仇恨不能忘！」洪峯連作五七聲長嘯，不到半個時辰，洪天嬌就出現了。

當小唐到達時，辛、洪二人才走了不到半個時辰。

他祇看到一根大石柱邊有些切斷的繩索，還有幾十頭死狼，顯然是被高手重創致死的。

小唐無法想像這兒到底發生了何事？他四下找尋，也看到龍潛和蕭笠等人墓前有冥紙灰。

至少他相信，龍、冷二人來過，會不會是二人曾發生危險，然後不知因何斷繩而去？

或者是二人把辛南星綑在石柱上，然而，這些狼屍又是怎麼回事？小唐雖聰明，還是想不通。

在墓前拜過，一迴身，陡然一驚，黑暗中有千百隻綠森森的小燈眨動着，原來是百十頭灰狼，已把他圍住。

狼是很聰明的野獸，牠們噬人是有些技巧的。

如果走夜路忽感肩上搭了一手(一爪)，千萬別馬上回頭，那必是狼，一回頭就會被咬斷喉管，先被吮乾血液。

在那情況下應在旁樹而過時疾轉到樹後。小唐當然不會怕這個，祇是有生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狼，不免生悸。

他撤出了長劍，他的遭遇比前此不久屠狼者要困難多多，大約估計，不在百頭以下。

他冷靜地觀察，發現狼羣步步進逼，是聽一匹狼的命令，那就是狼王，祇要宰了這一匹，其餘的就會潰散。

祇不過小唐也知道，要殺這匹狼王祇怕也不容易，這狼王必受其他狼羣的呵護。

包圍圈越來越小了，他被包圍了三層，最近的不超過兩丈了。

一片狼海之下，如何屠狼？總不能足不沾地吧？這些狼會把這十丈方圓之地佈滿。

狼王嗥聲乍起，驚心動魄的景象出現了，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狼全撲了上來。

即使你雙手用劍，甚至多生兩隻手，祇怕也應付不了這陣仗，騰起身子時，躍起追噬的狼首先遭殃，狼血噴濺，五頭已了賬。

小唐一騰身，原先的立足處即被狼羣佔據。

他祇好落在六七丈外狼隻稀少之處，當然，他一落下，幾乎眨眼工夫，羣狼又形成了包圍圈。

此刻，大約又有七八隻倒臥血泊中，但包圍圈又形成了，狼海如狂濤巨浪似地壓上來。

這眞是人獸大戰奇觀，這些兇猛野獸可不管甚麼生命可貴，前仆後繼，近似瘋狂。

小唐有時以劍拄地騰昇，有時以狼身爲借力換氣之處，劍成血劍，人也變成了血人，渾身都是狼血。

半個時辰，他估計至少也殺了五六十頭之多，但看來似乎還和原來的密度差不多，可見還在陸續增加。

潛龍堡在深山之中，本是野狼出沒之地，潛龍堡一炬成灰之後，此處就變成了狼羣棲身之處了。

屠狼血戰一直繼續了一個時辰以上，殺狼百餘頭，大約現場上還有百餘頭之多。

由於太多太亂，他一直未找到那頭狼王，所以無法瓦解狼的攻擊。

不要以爲武林高手就一定能應付這種場面，如果今夜換了冷雪舫或夏乾等人，很難說有何後果。

小唐有點疲累，也不知道是否還有野狼增援。

浴血搏殺中，他祇看到千百盞綠森森的小燈像流星般地在四面八方流瀉。

牠們似乎並不知復仇爲何事，祇憑本能需要，牠們要吃人肉。

有所謂，狼是銅頭鐵身輕楷腿，牠們最脆弱的一部份就是腿部，所以小唐的長劍不知掃斷了多少狼腿。

失去腿的狼並沒有死，仍然吃力地躍跳着往上撲。

不管身手有多高，體力消耗太多，動作就不靈活了。

就在這時，「轟」地一聲，東邊有爆炸物爆開，狼屍血肉橫飛，接着，北邊又炸開一個。

是魯純？當今武林善使火器的當然不止魯純一人，祇不過最活躍的就是魯純。

狼怕大聲和火焰，所以很多人走夜路會帶一面銅鑼，見到野獸就猛敲，或者點上火把。

能跑的狼很快地驚惶逃竄，現場上狼屍成堆，還有近百頭失去腿部的還在垂死掙扎。

小唐拄劍喘息，且四下打量，却看不到一個人影。

魯純會幫助他而不居功嗎？似乎魯純作不到這一點。

小唐離開了現場時，他發現了一個人影在前方奔行，並不太快，立刻追去。

他此來是接應龍、冷二人的，一定要弄清二人有無麻煩，追了一會，發現這是個女人。

小唐本不想追，但因這女人是在潛龍堡廢墟附近發現的，身份有點神秘。

他希望自這女人身上知道龍、冷二人的行踪和現。

小唐眼見這女人進入一座尼庵，小唐也追了進去。

這尼庵很小，祇有三間正殿兩間廂房，却沒有人。但由屋中的情況看來，有人曾住過，且是女人，祇是剛才追的女人却並非尼裝。

小唐未找到人，悵然出了尼庵，正自考慮是回去還是繼續在附近找尋，忽見林中緩緩走出一人。

小唐發現這女人正是不久前他所追踪的女人，而且居然是燕雨絲。

對於這位聲名狼藉的「人間天上」壓寨夫人，小唐並不像別人一樣，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小唐總以爲「厚德載物，雅量容人」這古訓極有道理，誰能終生不犯錯？做人應有容人的大量才對。

「原來是譚夫人。」

燕雨絲輕喟着，小唐還對她這麼尊重，沒有一絲輕視之色，不免感佩。

近幾月來，不論是黑、白兩道上的人，對她沒有輕蔑之色的簡直少見，就連她的兒子都不例外。

「唐少俠在潛龍堡廢墟中幹甚麼？」

「夫人去過？」

「是的。」

「夫人去幹甚麼？」

「聽到狼羣嗥叫聲，以爲有人在和狼羣搏鬥。」

「原來是夫人丟了兩件火器助晚輩脫困的。」

「不是我，那是小女雁兒。」

「是雁姑娘?她的人呢?」

「丟了兩件火器之後就跑了。」

「跑了?為甚麼要跑?」

「嗨……」燕雨絲深深地嘆了口氣，欲言又止。

「夫人不便啓齒嗎?」

「不是，祇怕唐少俠不喜歡聽這些。」

「夫人這話是甚麼意思?」

燕雨絲道：「雁兒以前曾有個心願，今生不嫁少俠，就不嫁人。」

「這……這又何必!」

「少俠難道還不知道雁兒的脾氣?」

小唐吁口氣，道：「夫人應該知道，雁姑娘厚愛，祇怕得不到完整的情感，晚輩兩度喪妻，已經變成空殼子了。」

「雁兒並不計較這些。祇是現在，她自動打了退堂鼓。」

「那是對的，在我身邊不會幸福，晚輩也許命中註定尅妻。」

「她不是為了這個。」

「雁姑娘是?」

「唐少俠，如果你喜歡雁兒也同情雁兒，我就說出來，但你放心，我們不是非要你怎樣不可。」

「是的，夫人，我懂妳的意思。」

「那就進來說吧!」二人進入尼庵，燕雨絲泡了茶，她說出了燕雁的遭遇，小唐為之色變，道：「好惡毒的手段!」

燕雨絲道：「當然，我們已報了仇，我們把魯純閹了。」

「無怪這幾月來燕雁好像總是迴避我了。」

「她十分自卑，她說無顏見你，今生也不肯再嫁人了，她要和我一道出家。」

「夫人，妳要開導她，她的不幸是值得同情的。」

「少俠，除非你能當面勸解開導，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雁姑娘呢?」

「八成躲起來了，她絕對不願見你。」

「夫人，妳該幫助晚輩找到雁姑娘。」

「好吧，我們分頭去找，一個時辰之後仍在此相見。」

他們一個時辰之後並沒有找到燕雁，燕雨絲道：「她八成躲起來了。」

小唐道：「這樣吧，晚輩就在附近的白河鎮上長興客棧中等三天，如夫人找到了雁姑娘，請通知一聲。」

「好吧，我會盡一切可能把她帶去。」

＊　＊　＊

燕雁的確在迴避小唐，她曾發誓，今生不見小唐。

她太自卑了，却又把小唐視為神聖一般的人物。

當燕雨絲和小唐返回尼庵交談時，她就在三里外的山洞中。燕雨絲自廢墟中把小唐引來，就是想為他們撮合。

她眞希望自己從此變成山頂洞人，不再履塵世。

這山洞在江邊附近，她近來常來此沉思。此刻她躺在冰涼的大石上流淚，就在這時忽然洞中暗了些。

這情況不是浮雲掩月，必是有人站在洞口。

果然，洞中站定一人，雖然面向洞內看不清臉孔，祇能看出是個女人，她坐了起來，道：「誰?」

「找妳算帳的人。」

「江蓀?」燕雁立刻站起，撤出刀來。她知道江蓀不會善罷甘休，却想不到這麼快，更想不到，她會找到這裡。

「對，妳有甚麼感覺?」

「我的仇已報，且由於童貞已失，我對生命已不再留戀了。」

「有那麼豁達嗎?」

「我不像妳那麼不在乎。」

「我知道，小唐在尼庵中。」

「那已經與我無關了，我知道自已不配，而且妳更不配。」

「為甚麼我要加個『更』字?」

「因為那天魯純弄妳時，妳說過已非處女，妳早已不貞，還有甚麼資格與人爭奪?」

「魯純那賊獨佔了我們兩人，去了勢也該認了。」

燕雁道：「妳可以研究嫁給談天儀，現在武林中的年輕人條件比他好的太少了。」

江蓀道：「我就是要那個比他條件更好的人。」

燕雁道：「妳說這句話也不會臉紅?」

「我為甚麼要臉紅?我祇不過比妳多和男人接近過一次而已。」

「就聽妳這種口胳，妳的貞節觀念就不深。嫁張三、嫁李四，妳都無所謂，何必再去汚染唐耕心!」

「汚染?」

「怎麼?妳以為措詞有欠妥當?」

這工夫江蓀已經抽刀攻了進來。這山洞很矮，有些地方不低頭就會碰頭，而且越往裡越低。

燕雁自知不是敵手，才不過十來招就步步後退。

這山洞她近來雖然常來，却沒有深入過。

退到最深處已無路可退，祇有靠近洞頂邊緣處有個黑洞，她從沒到這洞口看過，祇是有時隱隱聽到那黑洞內風聲「呼呼」，不知道往何處。

如今燕雁被逼到了壁下，已無路可退，而江蓀又狠狠地攻擊不已，她一挫身躍到那黑洞口處。此處還比較高些，也不過距地面一丈二三而已。

江蓀道：「妳能鑽進那個洞永遠不出來嗎?」

燕雁不出聲，反正是死，也許掉進黑洞去比落入江蓀手中好些。

她讓魯純玩了江蓀，江蓀雖不重貞操，却必然恨之入骨。

她蹲在黑洞洞口，在這兒非但有「呼呼」風聲，還隱隱可聞潮水聲，奇怪，這兒可通大江嗎?

這黑洞一定是與外界相通的，要不，就不會有風聲和潮聲。

向後望去，甚麼也看不到，她心中嘶呼着：「娘……唐大哥，永別了!」這時江蓀躍起一刀刺來。

這黑洞口不過三尺方圓，躲無可躲，身子往後一仰，腳下有酥石，立刻仰了下去。

人在這檔口，不僅是驚惶，主要是絕望，其他任何問題都來不及去想了。

她祇知道身子在往下落，風很冷，好久還沒有到底。

「蓬」地一聲終於落到底，由於太高，她也未提氣，雖然落在不太硬的東西上，仍然昏死過去。

醒來之後，她發現眼前一亮，發現是躺在一個帳篷之中，一個老人坐在床前椅上，瞇着眼睨着她。

其實這老人也並非瞇着眼，而是他的眼本就很小，乍看像瞇着眼，但嘴却很大，所以樣子很滑稽。

他的頭髮和鬍子相信從未梳理或淸洗過，很亂也很髒。

燕雁覺得渾身也很痛，道：「老頭，是你救了我?」

「不是。」

「那是誰能使我不死?」

「一頭江豬。」

「江豬?這我就不懂了。」

「妳的身子落在江邊睡覺的江豬身上，江豬被妳壓死，妳却活着。」

世上居然有這種巧事，我眞要好好謝謝這頭江豬。」

「妳要賠我的江豬。」

「江豬是你養的?」

「我們三四天見面一次，我叫他兒子，牠叫我爹。」

燕雁不由暗笑，這老頭八成有點不大正常。

江豬能說話叫「爹」嗎?她道：「老頭，江豬會叫爹?」

「牠叫的聲音我以為就是『爹』。牠知道老頭愛吃鯉魚和大蟹，就經常弄些來送給我。」老頭竟然落下淚來。

燕雁大吃一驚，她發現老頭並非不正常，而是眞情流露。

「我們相處了十來年，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

燕雁一直不出聲，把臉偏到一邊。

很久之後，老頭大聲道：「妳好狠心，殺死了我的兒子居然沒有一句道歉的話。」

燕雁還是不出聲，小老頭站起來探頭望去，燕雁滿臉淚痕，他吶吶道：「丫頭，妳……妳哭了。」

燕雁點點頭。小老頭道：「妳哭甚麼?」

「既然江豬是你的兒子，我壓死了你兒子，使我十分難過。」

「還好，老夫還以為妳一點也不難過呢，至少，妳並不以為一頭江豬並沒有甚麼了不起。」

「江豬也有牠的生命，況且又是你的兒子。」

「有一個辦法能使我不生氣。」

「甚麼辦法?」

「妳作我的女兒，失去了一個兒子，有了個女兒，收支平衡，倒也湊合。」

「好啊!我現在眞希望有個爹。」

「怎麼?妳爹不在了?」

「一言難盡。」

「不是我不怪妳，即使妳想說出身份來，老夫還不喜歡呢!」

「怎麼?你連自己女兒的身份都不想知道?」

「對!因為我的仇人太多，萬一妳的父母是我的仇人，那多麼遺憾?」

「萬一事後發現我的父母是你的仇人呢?」

「我相信妳一定不會幫你父母殺我的。」

「老頭，你似乎頗有自信。」

「當然，因為我要傳妳武功。」

「我不想學武功，因為我不想到人間去了。」

「為甚麼?」

「我恨那個地方!」

「我以前也恨那個地方，但日久之後又想那個地方。我們都是凡人，不可能永不想那個地方，對不?」

「我就不想。」

「老夫不信，妳就沒有喜歡的人?妳不想妳所喜歡的人?」

燕雁不出聲了，因為她想起了母親及小唐。

的確，凡人果然不能不想那地方，她道：「老頭，你連我的身份都不知道，怎可傳我武功?」

「我雖不知妳的身份，却知道妳的心地善良!」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提起我和兒子相處了十來年，一直相處很好，妳就淚水滂沱了!妳丫頭是個心善的人!」

「如果我不想學呢?」

「妳敢不學？妳師兄不能學，妳再不學，老夫的絕世武功不是要帶到地下去了？」

「師兄？我的師兄是誰？」

「不就是江豬阿冬嗎？」

燕雁一愣，忽然忍不住大笑一陣，笑得渾身都痛。

「丫頭，妳笑甚麼？」

「江豬，我師兄！眞逗！」

「丫頭，這一點也不可笑，妳如果在此獨居二三十年，妳也會和一些動物發生情感的，動物的情感更純眞而無邪。」

「你爲甚麼爲牠取名阿冬？」

「因爲牠肥肥胖胖地，像個大冬瓜一樣。」

「你眞要我作你的女兒？」

「難道是假的？妳壓死了阿冬，不作我的女兒也不成！」

「阿冬的屍體呢？」

「我已經埋了！因爲老夫不忍多看牠一眼。」

「這到底是甚麼地方？爲甚麼我在山洞中的黑洞處看不到甚麼？落下來却很明亮，却又沒有別人在此居住？」

「這是一個秘密的所在，也許和古人所寫的(桃花源)差不多，自成一個封閉的天地，外面的人看不到。」

「莫非這兒永遠出不去？」

「如果出不去，那還能算是桃花源嗎？」

於是第三天她的身子復原之後，老頭就開始教她武功，最初她一點興趣也沒有，因爲她以爲失去了貞操就等於失去了一切，學武有甚麼用？

也許是老人亮了一手，引起了燕雁的好奇，就開始學了。

* * *

唐耕心在客棧中等了三天，未見燕雨絲的影子，到尼庵去找，也未找到人，相信必是去找燕雁了。他雖極爲關切，但此來是照料龍、冷二人的，他要回「一瓢山莊」看看二人有沒有返莊？

第二天天快黑了，進入一個大鎮，正要找家客棧，忽然傳來了兩聲乍震。

唐耕心相信這是火器爆炸之聲，來到後街，祇見一家勾欄院門外很多人圍觀。

據說有個瘋子在勾欄內以火器炸人，尤其是想炸死這勾欄中的紅姑娘。

勾欄院很容易和嫖客之間結下樑子。比喻說爭風吃醋之下，勾欄方面偏袒有錢的嫖客，或者嫖客床頭金盡，妓女所表現的無情等等。八成是這類事件，有些嫖客就會在乎而報復。

「轟轟」兩聲，裏面又傳來爆炸聲及慘呼聲，還有斥呵及打鬥聲。

小唐不想管這種事，正要離去，忽見裏面大搖大擺走出一人，竟是「火神」魯純，後面追出五個漢子。

在門外，魯純以一對五，還是能支持，他的身手有限，主要是火器霸道，祇不過對付這些打手是好應付的。

這工夫有人勸架，道：「先不要動粗，到底是爲了甚麼事？」

其中一個漢子憤然道：「這個王八蛋太欺人，他來過兩次，每次來此等找紅姑娘，即使紅姑娘有客人他也往房中鑽，使客人大爲不滿，可是紅姑娘要接他這個客，他又不來眞的，而且也不付費用……」

觀衆議論紛紛，小唐以爲，魯純的過錯比勾欄中人多，八成是倚仗一身火器欺負人。

那漢子又道：「紅姑娘氣極，罵他不像個男子漢，就這麼一句話激怒了他，立刻丟火器傷人，如今已有五個姑娘被炸傷……」

這工夫鴇母嚎啕着奔了出來，也許是魯純怕女人糾纏，躍過人羣，向鎮外奔去。

那些保鏢漢子自然追不上他，小唐却知道魯純爲何如此？他被燕氏母女閹了，一個陡然間失去了「本錢」的人，這種行爲是不足爲怪的。

魯純在郊外緩下來，他隨時都會作這種發洩，他總覺得這些女人對他是一大威脅。

尤其是她們罵他不像男子漢，一句無心的話他當了眞。在目前，他眞的不是個男子漢。

在小徑上轉了個彎，在弦月下發現一個人半臥在大石上。

魯純變得十分暴虐，狂妄。他目空一切。

到了大石附近才發現是唐耕心，不由一凜。

他固然狂，見了小唐就狂不起來了，道：「唐耕心，你在此幹甚麼？」

「恭候大駕！」

「找我？甚麼事？」

「勾欄院的妓女也碍着你哩！你用火器去對付那些可憐蟲，你還算個人嗎？」

「老子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你少管閑事！」

「我當然要管，而且想拔掉你的『火牙』！」

「少賣狂……」魯純伸手一掏，手還沒有抽回，人已自大石上射至，閃電的一腳正中魯純的脖子，人已飛出。

更絕的是，魯純的身子還未落地，小唐又已射到，待魯純的身子落地，已被制住了兩個穴道。

乾淨俐落，一氣呵成。

小唐正要搜出他身上所有的火器，小徑前端出現了一個人，竟是「恨天手」洪峯。

「姓唐的，你要幹甚麼？」

「把他身上的火器搜出來，免得他去害人！」

「你最好別動他！」

「你知不知道，他今天作了些甚麼事？」

「不知道。」

小唐大致說了一遍，道：「你的看法如何？」

「沒有甚麼，小事一段！」

「原來你和魯純一樣，不是個東西……」小唐主動拔劍攻上。洪峯未拔劍，但才接了三招，就知道不亮兵刄根本不成。

小唐是武林新銳，爆發力大得驚人，而且所學雜而博。

洪峯的劍術有三十年的火候，威力可知。

他們由二更打到三更過半，還未分出勝敗。

這工夫魯純已經自解了穴道，道：「洪前輩，讓我轟他幾下！」

洪峯不出聲，他雖已無把握取勝，敗則未必。

魯純當然不敢出手，手中却揑着火器等候機會。

兩百五十招之後，雖然仍無高下之分，洪峯年紀大了，體力不繼，就顯出疲態了。

小唐却是越打越有精神，好像內力取之不盡。

這工夫魯純也上了，他雖差得遠，但抽空出手，也不可輕估，祇可惜他出手遠了些。

三百招後，魯純又被制住穴道倒下，在三百五六十招上，洪峯中了一掌，踉蹌後退。

小唐站在原地未動，洪峯雖然輸得一頭火，却也不能不佩服小唐的風度，道：「小子，洪某輸得沒有話說，但以後還要找你！」

小唐抱拳道：「晚輩不過是僥倖而已！」

洪峯解了魯純的穴道，這小子又要用火器，洪峯沉聲道：「下次遇上再用，有我在此不許用！」

魯純道：「前輩不以爲這小子欺人太甚？」

洪峯道：「我却以爲你在胡搞亂整……」

魯純道：「眞想不到姓唐的居然有此身手……」

弦外之音似乎在說：你不也敗在他的手下？

洪峯冷冷地道：「武林中沒有不敗的高手……」

* * *

在另一個鎮上，小唐在酒肆中吃海鮮。

此處靠湖邊，海鮮便宜而且新鮮，內心記掛着龍、冷二人，也不忘燕雁，不知她去了何處？燕雨絲能不能找到她？

這工夫小二送上一個方勝兒，打開一看，不由心頭一暢，因爲一看前面的稱呼和後面的具名，就知道是誰了。

耕心哥：

小妹迴避你自有苦衷，今夜請到本鎮興隆客棧七號房相見……

左下方具名的是燕雁。

「這就好了！這表示她不會執意出家了吧……」

此刻不過是一更，他吃完飯在街上逛了一會，將近三更，來到興隆客棧。

找到了七號房，這是個邊間，輕輕一推開，竟是虛掩的。

屋內無燈，但隱隱可以嗅到脂粉和肉香。

隱隱約約可以看到床上躺着一個人，小唐對這種事非常謹愼，固然，燕雁絕不會設下桃色陷阱來賺他，他還是留有分寸，道：「燕雁……」

「嗯……」完全是鼻音。

「我把燈點起來好不好？」

「不要……」聲音很低，磁性也很大。

小唐仍然站在門內，時間稍久些，隱隱看出，她好像全裸，祇有下體那一小段搭了點東西。

「燕雁……我們要以正常方式進展……」

燕雁不出聲，却傳來了輕微的抽泣聲。

小唐很不忍，她救過他很多次，如果要感恩圖報，作了這件事也報不了。

可是，報恩有很多方式，這些方式要嚴格選擇才行。他緩緩地走到床邊，影影綽綽地，可以看到她的玉體橫陳，和那堅拔的雙峯。

她輕輕扯了一下要他坐在床邊上，然後，似是有意無意地摸了他一下。

小唐心頭大跳，眞是女大不中留，居然敢這麼作。然後，她的手又在爲他解衣扣。

小唐考慮過燕雁，馬大風也轉達過母親的意思，叫他考慮燕雁，以爲燕雁不錯。

事實上合適的女孩的確不多，嚴如霜身邊的女徒他看不上，民間女子也不適當，要找個條件比燕雁更好的就太難了。

衣衫大半都脫了，小唐躺下來，道：「燕雁，這樣不好吧！」

她不出聲，拉起他的手放在她的胸部，軟而又膩滑，他收回手，她忽然又把他的手放在另一部位。

小唐有點吃驚，儘管他是過來人，也知道燕雁也有過一次經驗，仍以爲這舉措太大膽了。

祇不過他沒有峻拒，他覺得燕雁也很可憐。

她很久以前就喜歡他，僅次於連蓮和顏鳳妮。

她有甚麼錯？祇不過是想以這方式安慰他而已，絕對不可能是基於她的強烈需要吧！

他可以感覺到她的身子痙攣得十分劇烈，甚至貼了上來，以兩腿緊緊地夾住了他那隻手。

是不是有點過火了？

她的身體火熱，蒸發着肉香。唐耕心不是聖人，仍能原諒她的狂熱舉動，她用力一翻壓在他的身上，然後想再一翻使他在上面。

這麼老練，倒是使小唐頗為意外，這不太像一個祇有一次經驗的少女。

這當然是個關口，就在這時，窗外忽然有人咳嗽了一聲。

這聲音頗似燕雨絲。

如果眞是她，此時此刻咳一聲是甚麼意思？

是在阻止他們發生這件事吧？按理說，燕雨絲應該求之不得，似不該阻止。

這一聲咳嗽不會有別的意思，及時喚醒了他的理智，他立刻翻了下來，匆匆穿上衣服，開門走出。

燕雨絲就在院中，他道：「夫人，晚輩……」

「不是你的錯。」

「夫人，也不能怪燕雁！」

「少俠，你進去亮起火摺子看看，那是雁兒嗎？我要是不來，會發生甚麼事？」

小唐大為驚駭，立刻進入屋中，那知就在這時，一個衣衫不整的女人穿後窗而出。

小唐在這瞬間已明白了大半，這少女不是燕雁。

不是燕雁會是誰，這並不難猜。

小唐追出，雖未追上，却看出不是燕雁。

「夫人，慚愧……」

「不必自責，這個丫頭很不單純！」

「夫人一直未找到燕雁？」

「是的，所以我很擔憂，本來我以為她不想見你，所以避開了，沒想到她一直沒露面……」

「她會去了何處？」

燕雨絲搖搖頭，道：「由於她太在乎你，所以遭遇不幸之後會數度自殺，她對自己的期望太高了！」

小唐喟然道：「夫人，我不值得她那麼……」

「她以為值得就成了！」燕雨絲道：「你怎麼會和她在一起？」

「說來也是自己馬虎，內心想着燕雁的不幸，沒有多去思考，更沒想到燕雁怎麼會如此放浪……」

燕雨絲至少有一點是暗自慶幸的，由這事件，他測出了唐耕心對她女兒的情感，如果這是她的女兒，某件事已經發生了。

「這一點也不能怪你！唐少俠要回『一瓢山莊』？」

「是的，夫人怎會跟到此處來？」

「我找不到小女燕雁，就有一個僥倖的想法，以為她可能在你的附近暗暗跟踪……」

「她會那樣嗎？」

「原來以為她會，結果她始終未出現，證明我的看法錯了！我祇是看到你接到小二一個方勝兒，去了興隆客棧，所以我跟去看看……」

「夫人，燕雁的行踪很使人躭心，尤其江蓀這女人在此，祇是我必須回去了，我此來是有任務的！」

「少俠請便，我想雁兒不會發生甚麼事的，八成犯了牛脾氣，故意避不見面。」

「但願如此，夫人，如果一直找不到燕雁，務請託人捎個信給晚輩，可以利用『一瓢山莊』的人力各方找尋。」

「謝謝少俠關切！」

「也謝謝夫人及時阻止了一件不幸的發生。」小唐道：「夫人，有一件事也許不該說，但說了也無妨。」

「請說！」

「前些日子，譚起鳳和石綿綿曾蒙面救過龍天香阿姨、龍三及冷雪舫兒。雖是蒙面，相信是他們二人。」

燕雨絲不出聲。

小唐欲言又止，然後告別。他返回「一瓢山莊」，發現龍、冷二人已經回來了，二人也向他道歉。

昆達喇嘛的師弟二人被龍天香等帶回山莊，一個叫山達、一個叫雲達，都還純潔，不像昆達那麼壞。

詢問之下，二人十分合作，說出了「人間天上」的情況。

江歡看出有些人不穩，來了一次清幫殺戮，一場混戰，元氣大傷。以前譚起鳳的舊部下傷亡不輕。

祇不過主要的人物和霍金、歸鄉、石擎天、金羅漢、火谷老人崔永泰以及「三島七把刀」等人都逃離了「人間天上」。

如此一來，「人間天上」固然實力大減，却由於清一色是江歡的心腹，反而更加堅強鞏固了。

江歡也必會招攬他的狐朋狗黨前來助陣。

雲達和山達喇嘛決定不回「人間天上」而返回西域。他們說昆達很受江歡器重。

長輩們正在研究，現在的「人間天上」又來了那些黑道高手。

等了五六天，燕雨絲並未傳來燕雁的消息，八成是沒有找到，立刻稟明父母去協助找尋。

唐氏夫婦並不把譚起鳳的事和他的女兒扯在一起，他們頗為欣賞燕雁。

*　*　*

小唐又去了那個尼庵，却不見燕氏母女。

對燕氏母女的遭遇，小唐十分同情。所以對她們並沒有輕視，尤其對燕雁，更沒有那種想法。

在附近找尋、打聽，一直沒有音訊，這天深夜，他忽然心血來潮，又悄悄地來到尼庵附近守候。

他以為燕氏母女也許遇上了大對頭，白天不敢返回尼庵，深夜必然回來。

這想法合理，祇不過仍未找到她們，小唐不能不為燕雁躭心了，此刻小唐在庵頂瞭望，四野茫茫，不見人影。

「是不是和我接近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他近來常常這麼想。

不知想了多久？突然被似有似無的高手奔掠聲驚起。廂房頂上已站定二人。凝目望去，竟是霍金和歸鄉。

這二人和石擎天、金羅漢、崔永泰以及「三島七把刀」等人在江歡排除異己，大肆殺戮清幫時逃出「人間天上」。

小唐心頭一凜，如果這些人仍在一起，今夜就太凶險了。霍金和歸鄉二人的左、右一脚都被唐雲樓砸傷致殘，所以恨唐家的人入骨，庶不知以他們的罪孽，唐雲樓不殺，不廢他們的武功，已夠仁慈的了。

「小子，你終於落了單！」歸鄉道：「我們知道你來此為何？」

小唐正希望知道燕氏母女的事，正好套問一下，道：「你知道甚麼？」

「你小子是來找燕雨絲那婆娘的。」

「她的人呢？」

「看到我們，落荒而逃。」

「祇有她一個人？」

「怎麼？你以為辛南星還和她在一起？」

小唐道：「難道不是？」

「哼！辛南星是個大色狼，又靠上洪天嬌哩！」

這半天沒見別人到來，小唐以為也許石擎天、金羅漢以及崔永泰等人和他們二人分了手，道：「怎麼？眞的祇有燕雨絲一個人？」

霍、歸二人不再答話，一左一右包抄而上。

他們都知道小唐的厲害，也都不敢托大而撤下兵刃，霍金號稱「兩節斷魂」，熟銅兩節棍剛猛而機詐。

小唐一劍在手，攻守進退有據，居然游刃有餘。

這二人成名時，小唐還沒有出生，但這種事不服也不成。全力合擊，可以勉強平手。

五十招左右時，又有一條人影射向屋面，竟是「三島七把刀」之一。

七個東洋刀客已有數人致殘，也有的已死，殘的回東洋去了，如今祇留下二人。

小唐以一對三就不成了，沒想到不一會又來了一個東洋刀客，四對一，小唐立刻岌岌可危了。

這些人都吃過小唐的虧，可以說同仇敵愾，勢在必得。

小唐憑着博雜的技藝和敏捷的反應拖時間，無論如何是拖不久了。

又拖過了三十招左右，小唐開始失招了，首先被歸鄉踢了一脚，不久又中了霍金一棍，好在並未砸實。

這種熟銅棍砸在肩背上，就算未砸實也夠受的了。

小唐馬步不穩，「三島七把刀」中村兄弟也想佔點便宜，兩把刀如電掃到。

小唐幾乎是無法逃過這兩刀的，這時突然自後院冒上一人，大喝一聲「看刀！」

中村兄弟剛剛掃出長刀，硬生生地收回來，因為來人正是掄刀攻擊他們。霍、歸二人則未攻擊，因為他們剛才想讓給中村兄弟，不想爭功。

這一禮讓，也等於為小唐帶來了生機，要不，即使這人援手，祇怕也會掛點彩的。

來人竟是燕子飛，他在附近晃盪，也在尋找母、妹。

加上一個燕子飛，自然好得多，但因小唐受了傷，時間一久，祇怕還是不成。

燕子飛也知道不可久戰，示意要小唐逃離此處，小唐又故作未見，他道：「霍金、歸鄉，你們也都是家父的舊部屬，且待你們不薄，怎可過橋抽板，翻臉不認人？」

霍金道：「譚起鳳重色輕友，咎由自取……」

燕子飛道：「如今江歡趕盡殺絕，排除異己，你們如不和白道合作，必被各個擊破，一一除去的！」

他們也不是不知道這道理，就是不甘向「一瓢山莊」這邊靠攏。

燕子飛還是很嫩，和小唐比起來差了很多。六七十招下來，被中村兄弟之一踩了一脚，這一脚很重。

燕子飛一個踉蹌，差點仆倒，中村另一兄弟一刀斬下，燕子飛祇有一手，本就不靈活，這一刀已不可倖免。

小唐被霍、歸二人纏住，無法馳援，大叫「子飛小心……」這當然是來不及的，「刷」地一刀，腹上衣衫裂開。

血水立刻透衣而出，小唐猛攻一劍，掠近挾起燕子飛飄下屋面，向林木深處奔去。

這些人當然要追，他們希望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殺了兩小，如被他們逃走，麻煩就大了。

祇不過深夜一旦入林，要找一個人是很難的。

此刻小唐把燕子飛放在草中，把一瓶刀創藥粉全倒在他腹上的創口上，匆匆包紮了一下。

這一刀划出半尺長的血槽，血水弄了小唐一身，燕子飛似乎昏了過去。

追的人逼近了，但由於夜風很大，他們無法亮起火摺子。

小唐聽出，接近的是兩個人，是中村兄弟。

對於這兩個東洋人到中國來助紂爲虐，小唐恨極。

反正不出頭也會被搜出，不如先發制人，近了，一前一後，撥草而行。

大約雙方還有五七步的距離，中村兄弟的方向稍有改變，小唐此刻攻擊，等於是攻其側面。

快逾閃電的一擊，中村兄弟自然招架不住，慘嗥聲中，中村兄弟二人各中一劍。

小唐絕不戀戰，掠回來挾起燕子飛狂奔而去。

霍、歸二人不能不管中村兄弟，這一躭擱，小唐已奔出了很遠。

由於中村兄弟二人創傷很重，霍、歸二人祇爲他們上了些創藥就去追小唐，中村兄弟二人傷重流血而亡。

小唐逃走，霍、歸二人以爲，他挾着一人不會太快，二人分頭去追，追了半夜也未追上。

小唐對這一帶太熟，四周五十里內沒有鎮甸。

爲了救人，他不能奔那麼遠，再說，在途中也可能被霍、歸二人追上。他居然又折回來，再次進入尼庵。

首先，他到處找治傷的藥，他以爲以前燕氏母女在此住過，可能會留下藥物，但找了很久沒有找到。

看來霍、歸等人不久前也是剛來，這尼庵中沒有男人住過的跡象。沒有藥也沒有大夫，燕子飛是死路一條。

燕子飛對他有恩，即使是爲了顏鳳妮的病，也操過不少的心，他不能讓燕子飛死去。

此去任何一個方向，都要奔行數十里，祇怕燕子飛拖不過那麼長的時間，在顛簸之下，流血會更加速。

正自焦灼，忽然隱隱聽到交談聲。

小唐頓時升起希望，但仔細一聽口音，又不免心頭一沉，可能是石擎天和金羅漢。

這更是兩個死對頭，遇上他們也許和遇上霍、歸二人差不多。至少霍、歸二人曾是譚的部下，也許還念點舊情。

正自想着如何應付，忽見二人由牆外掠入。

金羅漢還背了一個人，小唐心頭一沉，祇以爲背的可能是中村兄弟之一，如果沒猜錯，霍、歸二人必然也在後而快到了。

那知二人在院中停下來，石擎天道：「有人嗎？」

連叫三聲，自然無人應聲，石擎天道：「這尼庵無人？」

金羅漢道：「咱們要在此歇一夜。」

這光景金羅漢背上之人道：「金大俠快快放下在下，眞累壞你了！」

（未完・卅八）